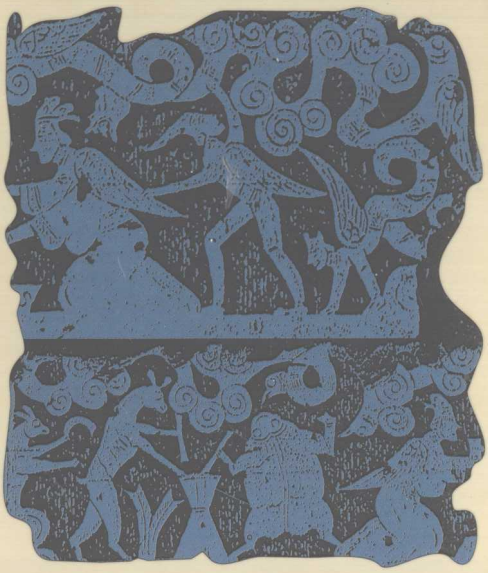
漢語史與
中國古典文獻學
研究叢書



# 魏晉怪詞彙研究

周俊勛 著

四川出版集團
巴蜀書社

漢語史與
中國古典文獻學
研究叢書

四川大學“九八五工程”文化遺產與文化互動項目

ISBN 7-80659-902-9
9 787806 599020 >

ISBN 7-80659-902-9
定價：40.00圓

四川大學十五『211工程』重點建設學科項目

漢語史與中國古典文獻學研究叢書

# 魏晉南北朝志怪小說詞彙研究

周俊勛 著

四川出版集團
巴蜀書社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魏晋南北朝志怪小説詞彙研究 /周俊勛著. —成都:
巴蜀書社,2006.8
(漢語史與中國古典文獻學研究叢書)
ISBN 7-80659-902-9

Ⅰ.魏… Ⅱ.周… Ⅲ.志怪小説-詞彙-研究-
中國-魏晋南北朝時代 Ⅳ.①I207.41②H131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06)第 104969 號

**魏晋南北朝志怪小説詞彙研究** 周俊勛 著

| | |
|---|---|
| 責任編輯 | 李 蓓 |
| 出 版 | 四川出版集團巴蜀書社<br>成都市槐樹街 2 號 郵編 610031<br>總編室電話:(028)86259397 |
| 網 址 | www.bsbook.com |
| 發 行 | 巴蜀書社<br>發行科電話:(028)86259422 86259423 |
| 經 銷 | 新華書店 |
| 印 刷 | 四川五洲彩印有限責任公司<br>電話:(028)85011398 |
| 版 次 | 2006 年 12 月第 1 版 |
| 印 次 | 2006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
| 成品尺寸 | 203mm×140mm |
| 印 張 | 16.5 |
| 字 數 | 400 千字 |
| 書 號 | ISBN 7-80659-902-9/H·100 |
| 定 價 | 40.00 圓 |

本書如有印裝質量問題,請與工廠調換

# 《漢語史與中國古典文獻學研究叢書》
# 編委會


主　編：項　楚

編　委：周裕鍇　祝尚書　俞理明
　　沈伯俊　蔣宗福　張　勇
　　楊文全　段志洪　楊宗義

秘　書：劉長東

# 目　錄


**緒　論**……（1）

0.1　選題的緣起及研究的現狀 ……（1）

0.1.1　緣起……（1）

0.1.2　研究的現狀……（6）

0.2　志怪小說語料的構成及利用 ……（8）

0.2.1　志怪小說語料的構成……（8）

0.2.2　材料的選取……（9）

0.2.3　材料的處理和利用……（11）

0.3　研究的構想及方法 ……（14）

**第一章　志怪小說詞彙構成**……（17）

1.1　詞語的分類 ……（17）

1.1.1　詞的分類標準……（17）

1.1.2　複合詞的判斷……（18）

1.1.3　新詞的判斷……（19）

1.2　志怪小說詞彙構成 ……（22）

1.2.1 志怪小說詞彙構成概況……（22）
1.2.2 志怪小說詞彙面貌……（24）

**第二章 志怪小說的新詞描寫**……（45）
2.1 單音節新詞的分類描寫 ……（45）
2.1.1 全新的新詞……（46）
2.1.2 變音的新詞……（52）
2.1.3 變義的新詞……（55）
2.1.4 新興單音詞產生的機制及規律……（64）
2.2 雙音節新詞的分類描寫 ……（72）
2.2.1 聯綿詞……（73）
2.2.2 疊音詞……（74）
2.2.3 並列式……（77）
2.2.4 偏正式……（124）
2.2.5 動賓式……（156）
2.2.6 主謂式……（169）
2.2.7 動補式……（171）
2.2.8 附加式……（184）
2.2.9 不規則構詞……（200）
2.2.10 新興複音詞產生的機制及規律 ……（205）
2.3 小結 ……（228）

**第三章 志怪小說構詞語素的發展與雙音化發展**……（229）
3.1 單音詞詞義的發展 ……（231）

3.1.1 單音單義詞的發展……（231）
3.1.2 單音多義詞增加更多的義位……（233）
3.1.3 單音詞詞義的虛化……（244）
3.1.4 單音節詞義演變的方式……（255）
3.2 聚合關係變化引起的變化 ……（265）
3.2.1 同義詞構成形式……（265）
3.2.2 反義詞構成形式……（309）
3.2.3 類聚關係變化對雙音化的影響……（316）
3.2.4 單、雙同義形式及其限制性條件……（331）
3.3 組合關係變化引起的變化 ……（337）
3.4 單音語素對雙音詞內部形式的影響 ……（367）

**第四章 志怪小說雙音詞的發展與詞彙化**……（377）
4.1 引言 ……（377）
4.2 雙音詞構成形式與詞義投影 ……（379）
4.2.1 雙音詞構成形式的多樣化……（379）
4.2.2 雙音詞中語素義的影射……（390）
4.3 雙音詞的詞義發展與詞彙化 ……（399）
4.3.1 意義的抽象化……（400）
4.3.2 雙音詞詞義的抽象化模式分析……（404）
4.3.3 意義的轉變……（408）
4.4 雙音詞的功能與詞彙化 ……（412）
4.4.1 雙音形式詞類的變化……（412）
4.4.2 動詞由單音到雙音形式的功能變化……（416）

4.5 小結 …… (422)

**第五章 志怪小說中的借詞及佛經詞彙** …… (423)
5.1 引言 …… (423)
5.2 意譯詞 …… (424)
5.2.1 由“胡”構成的雙音節詞 …… (425)
5.2.2 佛經意譯詞 …… (426)
5.3 佛教詞彙與漢語詞彙化的關係 …… (434)
5.3.1 與漢語詞彙雙音化的同步發展 …… (434)
5.3.2 加速漢語雙音詞詞彙化的進程 …… (438)

**結 語** …… (447)
**附錄一 二十卷本《搜神記》語料構成及價值** …… (450)
**附錄二 志怪小說新興單、複音詞詞表** …… (463)
**引用資料** …… (482)
**參考文獻** …… (487)
**詞語索引** …… (498)
**後 記** …… (518)

# 緒　論

魏晋南北朝時期是漢語發展史上的重要時期。它處於上古漢語與中古漢語的交替階段，在漢語詞彙史的研究上佔有極其重要的地位。而此時的筆記小説，又是體現這個時期語言面貌的難得材料。

## 0.1　選題的緣起及研究的現狀

### 0.1.1　緣起

魏晋南北朝時期，漢語詞彙産生了許多變異和發展，如新興詞語大量涌現、常用詞交替、複音詞增多、更多外來語被吸收和中土化等等，引起詞彙系統發生變化；另一方面，許多先秦的詞語在此時産生了新義項和新用法，詞義系統也有别於先秦。伴隨詞彙系統和詞義系統的變化，必將帶來漢語内部各個部分的調整。比如在構詞方式上，新詞産生的同時，雙音節詞的構成格式

多樣化、動補式的最終完成、構詞語素的大量出現等，都是此時語言中發生的重大變化。

從整個時代的語料情況看，魏晋南北朝也正是漢語口語與書面語産生明顯分歧的時期，口語最終與書面語形成對立。而當時的佛經翻譯大量采用口語，與傳統典籍形成了一個明顯的區别。以典籍中口語性程度的高低作爲標準，大體上可以將當時的典籍區分爲口語性成分較高的典籍和口語性較低的典籍，前者主要是與佛教典籍有關的一些著作，與當時的中土文獻存在明顯的差異。就中土文獻内部而言，互相之間也存在差異，小説、樂府詩歌又比史書等典籍的口語性要强，儘管史書中保存的一些信札、奏疏、詔令等也不乏口語成分，但在出現的新詞新義方面，仍然無法與前二者相比。

魏晋南北朝筆記小説在中古漢語詞彙研究中的重要地位受到歷來研究者的重視，最典型的就是劉義慶的《世説新語》，幾乎被漢語史學者看作是從東漢到唐宋的一座橋梁。蔣紹愚（1989a）將它與唐代變文、宋儒語録、元代雜劇、明清白話小説並列作爲代表漢語詞彙在各個時段基本“面貌”的語料。而在這個時期興起的志怪小説，作爲筆記小説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在詞彙上也具有同樣重要的價值。六朝志怪小説不僅數量多，而且内容也豐富多彩。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的内容。(1) 奇山異水及自然現象的有關傳説。這些有關自然現象的種種傳説，有的具有人文内涵，有的與名人有千絲萬縷的聯繫，有的則被賦於美麗而神奇的故事。(2) 神靈的有關傳説。各書所記的神靈都是漢晋以來民間所祭之神，如《異苑》所記的梅姑、江神、夜郎竹王神，清溪小

姑、紫姑等，《搜神記》所記的丁姑、將子文等。也有一些是歷史上成就卓卓而命運不濟之士，如屈原、項羽等等，内容不外寫神顯靈威。(3) 靈驗、徵兆的有關傳説。(4) 物具人性的有關傳説。(5) 人與動物相處的有關傳説。總之，這些志怪小説取材十分廣博，多涉及晋宋兩朝史實及民間故事。語言清新、優美、簡練、傳神，富有極强的時代特色。

從總體上看，魏晋南北朝志怪小説口語色彩較濃，尤其是其中記録了當時大量的俗語詞彙，有些是衹見於其中的某一書，對漢語詞彙史的研究具有重要價值。與同期的《世説新語》相比，記載了更多的名物詞以及與下層生活息息相關的一些日常生活詞彙，如《幽明録》"庾敬"條"建德民虞敬上厠，輒有一人授手内草與之，不睹其形"中的"草"，指"以某種草做成的厠所中的拭便用品"。又如《搜神後記》卷六"白布衫鬼"條："便紛紜擲一物下，正着翼子面。視之，乃主人家婦女褻衣，惡猶着焉。"其中的"惡"指"婦女月經"（劉釗 1995）。這類詞語在諸如《世説新語》等典籍中是不容易出現的。語言上的另一個重要特點是，既記載了當時大量使用的口語成分，同時又在很大程度上襲用和化用了古語，形成或新或舊的古語成分與完全新鮮的口語成分同時並存的現象，有時會引起理解上的錯誤。如《搜神記》卷七"無顔帢"條："至永嘉之間，稍去其縫，名'無顔帢'。"卷十三"青蚨"條："南方有蟲……形似蟬而稍大。"兩例中的"稍"，就分别記録了舊義"逐漸"和新義"稍微"（劉綸鑫 1996）。

形成這種現象有其特殊的原因。衆所周知，小説在魏晋以

前，被視爲不登大雅之堂的“街談巷議”，這既有内容方面的因素，也有語言方面的原因。從語言上來考慮，這些小説的生存空間是民間，也就是説，它必須用當時通用的語言進行創作，纔能獲得自己的生命力。進入魏晋後，志怪小説脱離子、史，謀求自身的發展，更加注意故事情節和語言藝術的運用，通俗化的語言是其謀求自身發展的主要手段。與此同時，釋、道兩家在宗教領域的競争，也都看好小説這種易於吸引大衆的形式，將其作爲傳播教義、擴大影響的工具，這又進一步迫使這些小説不斷俗化自身的語言。從各種志怪小説的語言比較可以看出，前期的志怪小説如《搜神記》儘量在雅化自己的語言，處處是“言必有徵”，而後期的志怪小説却堂而皇之地用口語成分和俗語詞來裝飾自己的門面了。

志怪小説包含大量六朝特色詞語，反映出當時的時代特色。魏晋時期，崇尚玄談，在其他文獻中常常可以閲讀到關於下圍棋的活動。這種活動的盛行，必然在語言中留下烙印。如“戲”，從其本義來説是指游戲，但是從魏晋時期的志怪小説以及其他語料中知道“戲”可以特指下圍棋，如《搜神記》卷三“管輅”條：“顔依言而往，果見二人圍棋，顔置脯斟酒於前，其人貪戲，但飲酒食脯，不顧。”《世説新語·雅量》：“遐與人圍棋，馥司馬行酒。遐正戲，不時爲飲。司馬恚，因曳遐墜地。遐還坐，舉止如常，顔色不變，復戲如故。”從《世説新語》等典籍的記載中，我們知道此時的許多游戲活動不僅僅是娱樂而已，同時常與賭博有着千絲萬縷的聯繫，因此，“戲”這個詞也就同時具有了“賭博”的意義，如《世説新語·任誕》：“桓宣武少家貧，戲大輸，

債主敦求甚切，思自振之方，莫知所出。……與債主戲。耽素有藝名，債主就局曰：‘汝故當不辦作袁彦道邪?’遂共戲。十萬一擲，直上百萬數。”又如“方相”是古代民間以竹紙扎製的一種東西，作爲傳説中驅除疫鬼和山川精怪的神靈的形象。在此時出現，並大量使用於志怪小説中，如：

費長房視藥丸曰：“此方相腦也。”（搜，15“賈文合”條）

夜忽見北窗外樹下有一物，面廣三尺，眼横竪，狀若方相。（異，4“傅亮被誅”條）

忽變爲人形，長五六尺，狀似方相，或前或却，如欲上車。（幽，“王仲文”條）

這個詞在志怪小説中使用相當廣泛，這與志怪小説專門記載有關神奇、怪異的事情的體裁有關。像這樣與生老病死相關的詞語在志怪小説中出現不少，是志怪小説語言的獨特之處，與同期的其他語料有明顯的差異。又如《異苑》卷七“謝客兒”條：“其家以子孫難得，送靈運於杜治養之，十五方還都，故名‘客兒’。”其中的“治”爲“奉道之家的静室”之意，清黄生《義府·冥通記》：“道家以符法禁治鬼神，故名其所居爲治。”其他的如《觀世音應驗記》中的“逾”、“稱”、“至到”、“人騎”、“擬”、“倚”（方一新 2001）、“漲”、“方便”、“於”、“是”、“狼狽”、“透”（董志翹 2002）等，《異苑》中的“研”、“浦”、“直”、“耳”、“鼻”、“港”等，《搜神記》中的“怕”、“地”、“催”、“促”等，《冥祥記》中的“梭”、“婆”等，《幽明録》中的“墅”、“店”、“釘”等，都是當時的口語詞的記載。其中最能

體現志怪小説與其他文獻的用詞不同的是關於男女性關係的詞語，如“燕好、燕婉、嬿接、嬿婉”，“綢繆”，“交接、交歡、交合、野合”等等。像這類的詞彙現象，都體現出志怪小説語料在漢語詞彙史研究中所具有的特殊價值。

另外，志怪小説還記載了與佛教相關的一些内容，吸收了相當多的佛教詞彙，尤其是《冥祥記》、《觀世音應驗記》、《幽明録》等書籍。這些典籍中的佛教詞彙與當時佛經中的詞彙存在一些區别，它們與漢語的融合度比專門的佛教典籍中的詞彙要高。也就是説，它們在從一種宗教性語言逐漸向漢語口頭語言進行滲透，表現爲一些宗教性比較濃的詞語在發生變化，可爲外來詞的本土化研究提供一些綫索。與此同時，漢語中的一些詞語受其影響也開始産生出新的用法。對探討佛經漢譯對漢語的影響，以及佛教詞彙中土化等方面都具有重要的價值。

### 0.1.2 研究的現狀

近年來，漢語史學者對魏晋南北朝時期的詞語研究投入了較多的時間和精力，利用的資料更加多樣化，研究的方法不斷出新，研究日趨深入，取得了豐碩的成果。但是，對此時期的小説語言，尤其是志怪小説語言進行研究的力度顯然不够。屬於魏晋南北朝小説專書辭典的，有張永言主編的《世説新語辭典》和張萬起的《世説新語詞典》，但它們都是致力於《世説新語》一本書的，没有涉及其他的小説。語料注釋、整理性質的有汪紹楹（1979）的《搜神記》，汪紹楹（1981）《搜神後記》，齊治平（1981）校注《拾遺記》，范寧（1980）校注《博物志》，范寧

(1996) 校注《異苑》，王根林、黄益元、曹光甫《漢魏六朝筆記小説大觀》，董志翹 (2001)《觀世音應驗記三種譯注》等。

而就整個魏晋南北朝時期小説的詞語研究來看，較全面的衹有江藍生 (1988) 的《魏晋南北朝小説詞語彙釋》一本專著。該書發掘出了一些詞語的新義，指出了其中的某些詞語在當時的特殊用法，相當一部分條目的解釋上已經注意到歷史的發展 (郭在貽 1989)，收詞標準也比較注重當時的口語詞彙，是魏晋小説詞語研究的代表之作。衹不過在語料的利用上，對名物、典故方面的詞語收詞偏少。從該書的研究範圍看，也衹是將志怪小説作爲一個旁證性的材料。

其次，專門研究志怪小説語言的，又主要以《搜神記》爲主[①]。如：駱曉平 (1989) 對其中的一些六朝新詞進行了考證；李新健 (1989、1990、1991、1992) 連續發表了四篇文章對其中的複合詞和複音詞進行了研究；楊克定 (1992) 對其中動詞"來"、"去"的語義表達和語法功能進行了研究；劉綸鑫 (1996) 後出轉精，從詞語特點和語法特點兩個方面進行了研究。此外，涉及志怪小説詞彙研究的大多是一些注釋性專著或零散的詞語考釋、校證方面的文章，其中又以方一新、王雲路《中古漢語讀本》、《中古漢語詞語例釋》等涉及較多。這些論著大多是舉例性研究，而以志怪小説語料爲主體，進行比較全面的、系統的詞彙研究的成果還不多見。

① 劉麗川 (1984) 對其中的結果補語進行了研究，郗鳳岐 (1992) 對其中的"以"字進行了研究。

志怪小説材料的不確定因素是造成這種現狀的主要原因。但是，志怪小説作爲六朝時期的一種新興文學體裁，對中國文化産生了深遠的影響，其在文學上的價值早已爲學界共識。從語言上看，志怪小説在詞語的構成上具有自己獨特的特點。其語言的特色既不同於同時期的史書、文人作品，也不同於同時期同屬於筆記小説的《世説新語》。相比於同時期其他材料的研究，志怪小説就顯得非常冷落，除了少數篇幅短小的論文以外，比較完整的、系統的研究衹有江藍生《魏晋南北朝小説詞語彙釋》一本專著。

## 0.2 志怪小説語料的構成及利用

### 0.2.1 志怪小説語料的構成

魏晋時期是我國筆記小説的萌芽時期。研究者們又根據這些

筆記小説的内容，將其分爲志人和志怪兩種[①]。根據内容，魯迅《中國小説史略》又將志怪小説分爲文士之傳神怪故事、釋家之明因果故事、方士之行勸誘故事。第一類包括魏文帝曹丕的《列異傳》、張華《博物志》、干寶《搜神記》、陶潛《搜神後記》、劉敬叔《異苑》、劉義慶《幽明録》、吴均《續齊諧記》；第二類包括南朝齊王琰《冥祥記》；第三類爲王浮的《神異記》、王嘉《拾遺記》。它們大體上代表了當時志怪小説的主要内容。

### 0.2.2 材料的選取

由於這些筆記小説大多已經亡佚，而且有些作品的撰寫時代也還不清楚，所以我們主要是將目前比較常見的、經過學者整理過的一些筆記小説作爲研究的材料。即：

晋代：干寶《搜神記》　王嘉《拾遺記》　張華《博物志》　陶潛《搜神後記》

南北朝：劉敬叔《異苑》　劉義慶《幽明録》　王琰《冥祥

① 2003年4月10日新華網（蘭州）：在甘肅天水放馬灘出土的竹簡《墓主記》，是迄今爲止中國最早的有文字記録的志怪小説。放馬灘地處秦嶺山脉中部，有一百多座秦漢墓葬。1986年，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對放馬灘古墓葬群的13座秦墓和1座漢墓進行了考古發掘，出土了包括戰國秦木板地圖、竹簡和西漢初期紙繪地圖等重要文物。甘肅省考古所研究員何雙全對一號秦墓出土的460枚竹簡做了歸類整理和深入研究，並按内容分别定名爲《日書》和《墓主記》。何雙全研究的初步結論是：《墓主記》叙述了一位叫丹的人死而復活的故事。講述丹死時在另一世界的種種見聞，反映了佛教輪回思想傳入以前人們對死後情形的宗教信仰。《墓主記》所記故事頗與《搜神記》等書的一些内容相似，情節雖不如《搜神記》曲折，但仍可視爲同類故事的最早版本。如果這個事實成立的話，那麽中國最早的志怪小説將被提前到戰國後期（感謝伍宗文先生提供此條材料）。

記》　傅亮、張演、陸杲《觀世音應驗記三種》

這些典籍大多是經過後人輯佚而成的。它們同時還存在版本上的差别。在版本上，也相當重要。這些典籍中相當一部分已經經過前賢時彦的整理，可以爲我們的研究提供選材的初步依據。根據目前流行的、比較好的版本，我們主要選擇以下一些作爲依據：

干寶《搜神記》，汪紹楹校注本，中華書局，1979 年①。

王嘉《拾遺記》，齊治平校注本，中華書局，1981 年。

張華《博物志》，王根林、黄益元、曹光甫校點，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 年。

陶潛《搜神後記》，汪紹楹校注本，中華書局，1981 年。

劉敬叔《異苑》，《漢魏六朝筆記小説大觀》，王根林、黄益元、曹光甫校點，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 年。

劉義慶《幽明録》，《漢魏六朝筆記小説大觀》，王根林、黄益元、曹光甫校點，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 年。

王琰《冥祥記》，魯迅校録《古小説鉤沉》，齊魯書社，1997 年。

傅亮、張演、陸杲《觀世音應驗記三種》，董志翹譯注本，江蘇古籍出版社，2002 年。

---

① 周俊勛（2003；2004）對《搜神記》經過比較詳細的考察，剔除了一些明顯不屬於這個時期的材料，所以利用的時候，祇統計剔除後的材料。而一些混雜在其中的後人改竄的材料，隨文加以注明。

### 0.2.3 材料的處理和利用

這些典籍的語料大多都是從其他典籍，如類書、注釋語言中輯録出來的。經李劍國（2000）、周俊勛（2003，2004）對《搜神記》的研究分析，尤其是周俊勛（2003，2004）從語言學利用價值的角度，對《搜神記》材料的構成、輯録方式以及各條材料的拼合情況、利用價值等方面作了深入細緻的分析，證明了這些材料在輯録的過程中存在大量地拼合、竄改等複雜情況。不經過精心、仔細的校勘，利用起來是非常棘手的。由於目前這類材料的整理工作還没有全部完成，一些材料没有經過深入的核查，材料的構成情況到底存在多大的差異還不十分清楚。所以，對它們進行研究似乎有點勉爲其難。

但是，正如我們前面提到的，志怪小説的語料有其存在的特殊價值，有單獨研究的必要。正是考慮上面這些因素，所以我們選擇了其中的詞彙作爲研究對象。因爲經周俊勛（2004）的研究，利用這些小説材料來研究語法是不行的，無法得到體現一個時代的語法系統。而利用這些材料來研究詞彙，輔助於同時代的其他語料，還是具有較强的操作性。這些語料不是不能利用，而是應該把握住利用的方法，江藍生（1988）就充分利用這些材料，在詞語考釋、詞義系統的歸納等方面作了很好的示範性工作。

比如，異文是歷來研究詞彙都非常重視的語言材料，它常常揭示出詞語的發展演變。而志怪小説的這些材料與其他典籍中的材料形成了衆多的異文，僅據周俊勛（2003，2004）對《搜神記》的研究發現：《搜神記》的近 400 條材料，分别被 39 種典籍

引用過，它們與同時期其他幾十種文獻中記載的相關材料形成了大量的異文。這些異文會給我們研究上古漢語向中古漢語的演變提供許多思路，借助它們，往往還可以揭示出魏晋南北朝到唐、宋時的漢語詞彙演變情況①。如《搜神記》卷十一“周暢”條：“暢收葬洛陽城旁客死骸骨萬餘，爲立義冢，應時澍雨。”“澍雨”，《太平御覽》卷三五作“注雨”，《後漢書·周嘉傳》、謝承《後漢書》② 記載此事皆作“澍雨”。“注”和“澍”形成異文。究竟哪一個正確呢？追踪這個詞語的發展綫索，大致可以看出這兩個詞語的演變情況。“澍”，爲“降（雨）”的意思，是漢魏時的常用詞。如漢董仲舒《春秋繁露·求雨》：“祝曰：‘昊天生五穀以養人，今五穀病旱，恐不成實，敬進清酒、膊脯，再拜請雨，雨幸大澍。’”《後漢書·和帝紀》：“[帝] 未及還宫而澍雨。”“澍”，梁顧野王《玉篇》中音之樹反，與“注”同音。因此，在南北朝時，由於音同的關係，“澍雨”就寫作“注雨”了，如北魏賈思勰《齊民要術·大小麥》：“到榆莢時，注雨止，候土白背復鋤。”又《種芋》引《泛勝之書》：“二月注雨，可種芋。”③ 又如《異苑》卷九“盜鹿”條：“汝徑往門前，候無人時，取一瓦

① 這些異文材料，同時在文字學方面也具有很高的價值。衆所周知，唐代以前的一些典籍，在唐代經過孔穎達、陸德明等人的訂定之後，今本文字頗不同於原本。《搜神記》的材料中，有 44 條被唐以前的典籍引用過，再加上《北堂書鈔》引用的 26 條、《法苑珠林》引用的 129 條材料，總共有近 200 條材料。與其他類書引用的材料比較，這些材料更多地保存了原書的文字面貌。如“創”作“刅”，“琵琶”作“鞞婆”等等，都可以反映出當時文字使用上的一些情況。

② 《太平御覽》卷二五二引。

③ 《漢語大詞典》“注雨”條釋爲“猶大雨；暴雨”，不符合原句中的語義。

子，密發其碓屋東頭第七椽，以瓦著下。”又見於《三國志·魏志·管輅傳》，其中的“候”，《三國志》作“伺”。我們判斷這條材料正是來源於《三國志》，像這種情況，處理爲同義詞替換，利用的時候將異文“伺”作爲旁證材料。爲什麽祇作爲旁證材料而不認爲《異苑》原來就作“伺”呢？因爲“候”的“等候”、“等待”的意義從東漢出現後一直使用到現在，如《漢書·游俠傳·陳遵》：“嘗有部刺史奏事過遵，值其方飲，刺史大窮。候遵沾醉時，突入見遵母。”這種異文材料在志怪小説中是相當多的。又如《冥祥記》“趙沙門單”條：“故先斷穀食。初進麵，三年後，服練松脂，三十年後，唯時吞小石子。”此條又見於梁慧皎的《高僧傳》，其中“斷”作“絶”，“服練”作“復服”。“斷”、“絶”同義，並且一直都在使用，所以可以直接處理爲異文。“服練”顯然是一個道教使用的詞語，它的形式，最早出現在《太平御覽》卷六六三“地仙”條引漢·劉向《列仙傳》：“封君達，隴西人，服黄連五十年餘，入鳥鼠山中，服練百餘歲，往來故里，常騎青牛，施藥愈病，人惟呼‘青牛道士’。”又見於《太平御覽》卷九九一“黄連”條引作《神仙傳》。但查找葛洪《神仙傳》作“服煉”，與《太平御覽》不同，而今本流傳的劉向《列仙傳》根本就没有這個詞。根據對其他文獻的檢索，可以判斷：在晋代使用“服煉”，而在唐代更多改爲“服練”。《冥祥記》的材料輯録自《法苑珠林》，在没有其他材料證明的情況下，我們將“服練”理解爲唐代的詞語形式。

就語言研究的三大部門來説，志怪小説的詞彙研究價值最大。選擇詞彙進行研究，也考慮到其中存在的一些困難和問題，

所以，在進行研究時，將借鑒江藍生（1988）的作法，與同期的其他語料進行聯繫和佐證。也許人們會說，這樣的話，那麼選擇六朝志怪小說的詞彙進行研究還存在什麼價值，與其說是對六朝志怪小說詞彙進行研究，還不如說是對整個六朝詞彙進行研究。實際上，這正是它的價值所在，形式上它同於專書研究，而功效上它等同於斷代研究。更何況，這些志怪小說中的材料大部分是保存下來了的，祇是一部分材料被後人改過，而引用材料之間形成的異文又可以幫助我們通過與同時代其他典籍中的材料進行比較，大多可以幫助恢復這些被改動過的詞彙。這將爲今後整理這些文獻提供語言學上的依據。

鑒於志怪小說語料的特殊情況，本文擬用一個比較簡單的、可供操作的手段，即：將整個文章的理論放在討論志怪小說中出現的新詞和新義上。而分析這些新詞新義的時候，在正文的下面列出該詞該義見於同時期的其他材料作爲參照，除非特殊的討論需要，一般在正文中不出現志怪小說以外的材料。而根據現有材料不能確認爲是六朝産生的詞語，爲了其他學者能够利用，還是將其放在文章中列出，祇不過不作爲這個時期的語言現象加以討論。在該句的左上方用上標“*”標明。

## 0.3 研究的構想及方法

語言總是處在不停的變化之中，它的某個共時狀態祇存在於

歷時演變長河中的瞬間。語言是不斷變化的，相對説來，共時狀態衹是虛擬的存在，在共時狀態中存在的不是一個絶對静止的語言系統，而是一個不斷變化——舊的東西正在淘汰、新的東西正在産生——的過程。語言共時的變異現象（variation）是歷時演變過程（change）的反映（沈家煊 1999：17）。根據魏晋南北朝志怪小説語料的實際情況，本文主要采用描寫語言學理論和比較語言學理論。一方面，運用描寫語言學理論，結合横向聯繫同時代比較確定的語料，將志怪小説的詞彙作一個類平面的描寫；另一方面，運用歷史比較語言學的理論和方法，來具體描寫和比較志怪小説内部的語言發展。

漢語史研究中歷來比較重視斷代研究，這種研究有一個潜在的前提，即將各個時代的語言現象看作離散的成分，似乎前一個時代的詞彙同後一個時代的詞彙的發展是突變的。事實上，語言演變是漸變的，前一個時代的成分與後一個時代的成分是非離散性的，是不可絶然切分的。因此，各個階段詞彙系統的研究絶對不是一個純化的系統，而是包含一個歷史層級。一些詞彙是前代遺留下來的，一些詞彙可能是那個時代特有的。因此，作爲斷代詞彙研究的著作，首要的問題不是將所有的詞彙不分時代、不分新舊籠統地來進行描寫，而主要是弄清楚一些主要詞語之間意義的區别，弄清楚這些詞語中哪些是原有的詞，哪些是新産生的詞，同時還要進一步討論這些詞語的發展。因此，對志怪小説中漢語自身變化的研究部分，在描寫共時層面的詞彙系統的同時，儘量找出其中的歷時沉積現象。

對研究漢語史來説，這種研究狀況當然是十分理想的一種，

也會對漢語詞彙史的研究帶來很大的益處。但是，要找出一個時代的語言中所有的歷史沉積，將他們與新産生的成分完全截然分開，是非常不容易的，其中的情況也是十分複雜的。比如基本詞彙、常用詞，這些詞幾乎貫穿整個漢語的歷史時期，有的從古到今很少變化。有時往往在一個時代的語言中還很不容易觀察到它們的變化。因此，現在大家選擇的一個比較切實可行的辦法，就是儘量找出自己所研究的對象的新詞新義，從而使這種斷代的研究具有可操作性。因爲找出了新詞，就是找出了某個時期新産生的詞語形式；而找出了新義，也就可以發現一個舊有的形式怎樣變了意義，而變了意義的一個詞，儘管形式上還是舊有的形式，但已經具有新的意義，也就成爲了一個新的形式。一個語言的詞彙系統中到底包含哪些東西，現在並不是十分清楚。蔣紹愚（1989b、1999）提出研究詞義系統的演變，包括研究不同歷史階段義位的有無及結合情況、詞的聚合關係、詞的組合關係以及詞的親屬關係在歷時發展中的變化等，是一種切實可行，也可以分内容、分步驟進行的系統工程，這樣可以一步一步地揭示出某個階段漢語詞彙的基本面貌。本書將主要按照這個思路來描寫志怪小說中的詞彙現象。

# 第一章
# 志怪小説詞彙構成

## 1.1 詞語的分類

### 1.1.1 詞的分類標準

詞是語言中“最小的完整定型的語言建築材料單位”，是“一個完整而表意清晰的最小語言符號”（劉叔新 2000）。所謂“完整”，也就是一般理解的能够獨立運用；“最小”就是不能再進行切分；而“定型”意味着它有穩定的語音形式和意義，兩個方面都不是隨意的、不定的。按照比較統一的意見，作爲組成語言材料的一級單位，詞比語素大，但又比詞組小（伍宗文 2001：4）。

漢語作爲一種單音節語素語言，一個語素對應於一個音節。因此，漢語詞的形式與其他語言詞的形式存在比較明顯的區别。可以説，漢語詞的形式與漢語的音節是相輔相成的，任何討論漢

語詞的著作都不能脱離漢語的音節。從目前的漢語研究狀況來看，人們比較注意漢語的音節作用。

從漢語詞彙的音節結構分析，可以將漢語的詞分爲單音詞和複音詞兩大類别。單音詞一個音節就是語言中的一個詞，複音詞就是包括兩個以上音節的詞，即雙音節詞、三音節詞、四音節詞[①]。

雙音節詞是漢語複音詞中最重要、最具特色、最有代表性的一類詞，是漢語詞的基本形態，也是漢語在魏晋南北朝時期新形成的、數量最多的一類詞。同時，也是漢語複音詞中詞化程度最高的一類詞。馮勝利（1997：30）根據漢語韵律的特徵，認爲漢語中複音節詞的最小音步爲二，最大的音步爲三，超過三音節的就是兩個以上的音步，也就是兩個以上的韵律詞，比如説四字格形式的成語。漢語中的詞可分爲單音節、雙音節、三音節。從詞彙化的角度來看，三音節以上的詞詞化程度低於雙音節詞。因此，我們討論志怪小説中的複音詞時，衹集中在其中的雙音節詞和三音節詞。

### 1.1.2 複合詞的判斷

由於詞這一級單位大於語素，小於詞組，所以漢語的詞向下要區别語素與詞，向上要區别詞與詞組。單音詞衹有一個音節，單音詞不存在與語素的區分；複音詞存在兩個音節，有時在音節

① 五音節以上的形式主要出現在人名、地名中，一般語言研究不考慮，除非是專門性的研究著作。

上容易與詞組混淆，複音詞存在與詞組的區分問題。

如何確定一個雙音形式是詞而不是其他句法單位，不是一個容易説清楚的問題。目前的研究總結出了許多方法，從語言的語義、語音、語法等各個方面都有討論。語音上的判斷標準在古代漢語中幾乎不能起作用。在這裏我們主要從形式標準、意義標準、語法性質等主要方面作一個總體上的把握。具體説，主要依據以下三條原則。(1) 形式上，注重格式的凝固性。複合詞的兩個語素結合後，中間一般不容許插入其他成分。(2) 語義上，注重其語義的整體性的融合度。(3) 語法上，注意詞性的轉變、搭配成分的變化等方法。同時在一些特殊情況的處理上儘量結合多種方法，比如修辭標準、見次頻率、類推規則等。

### 1.1.3　新詞的判斷

新詞是指某個時期新産生的詞。過去研究者大多根據現行語文工具書，如《漢語大詞典》等作爲標準來判斷，主要是考慮到在浩如烟海的典籍中要想絶對窮盡性地檢索出某個詞語在某個時代是否出現，或者説某個意義在某個時段是否就存在的確不容易。這造成了實際上的不合理情況，即可能一個詞在以前的時代就存在，而限於客觀上的原因，我們還將其按照新産生的詞語來進行研究。最近幾年，隨着衆多大型語料庫的製作完成，比如《四庫全書》電子版等，檢索比以前更加方便。因此，現在大家在判斷某個新詞的時候，可能更多通過這些大型的電子檢索工

具。這樣下的結論就比以前更可靠[①]，儘管也可能還是存在一些問題。

儘管這些檢索語料爲判斷新詞提供了更大的方便，但是針對具體的情況，怎樣判斷它是否是新詞也有許多不一致的地方。詞是音義的結合體，音和義是一個詞不可分割的兩個方面，它們共同維繫着一個詞的存在。爲闡述的方便，可以先提出一個假設，即假定 A∈［a｜b］是這個時期存在的一個音義結合體，其中 A 代表一個詞語形式，a 代表該詞的音，b 代表該詞的義。新詞的産生在理論上存在三種可能：第一，a、b 都是新出現的，即音義是全新的組合，可以稱爲“全新的新詞”；第二，b 没有變化，但代表讀音的 a 却起了變化，稱爲“變音的新詞”[②]；第三，a 没有變化，即音是舊的，代表意義的 b 却發生了變化，稱爲“變義的新詞”。也就是説，我們主要依據語音結構和語義的變化來認定新詞。

實際處理過程中可能會遇到比較複雜的情況，尤其是在判斷單音節新詞的時候。具體説來，全新的新詞比較好處理，容易把握。志怪小説中也存在這樣的全新新詞，如“港”，從字形上看，它首次出現在漢馬融《長笛賦》“港洞空谷”，根據李善注“港

① 如“貫”作爲“串錢的繩索”的意義，《異苑》卷七：“明日晨興，乃於庭内獲錢十萬，似久埋者，而貫皆新。”《詞典》引南朝梁・簡文帝《菩提樹頌》文，但通過其他的材料證明，這個意義早在《史記・平準書》“京師之錢累巨萬，貫朽而不可校”中就已出現，不能作爲新詞看待。

② 對於此類詞，有時也是不容易判斷的。蔣紹愚（1989：231）以《周禮・天官・冢宰》中“染人”的“染”《釋文》音“而艷反”（去聲）和“染絲”的“染”爲例，作了説明。

洞，相通也”，可知“港洞”爲一個連綿詞，“港”衹是一個純粹的記音成分，根據向熹（1993：484）此字音 hòng。在《異苑》中，“港”用來表達“與江河湖泊相通的小河”的意義，《玉篇·水部》：“港，古項切，水派也。”古項切，音 gǎng，則“港”就是一個全新的詞。第二類中，代表音的 a，還存在聲、韵、調的變化，衹要三者中任何一方發生變化，都應該看作新詞。比如“釘”，原始詞義爲釘子，當經切，平聲。通過聲調的變化，讀去聲，爲丁定切，動詞（孫玉文 2000：173）。第三類中，代表意義的 b，還存在全變、部分變以及分化等多種變化。意義全變和分化，或可能存在詞性上的變化，或可能會重新指派新詞，與舊詞形成同源詞，如“彎”和“灣”（見《搜神記》卷十一）。而分歧最大、最難判斷的就是意義上的部分變化。到底意義變化多大纔算産生了新詞，没有一個準確的判斷標準[①]。本書主要限制於産生出了不同詞性的詞義，或者新詞義與舊詞義之間不具有引申的關係。如果新的詞義是在舊有的詞義的基礎上引申出來的，又没有發生詞性的變化，就作爲一個詞的新義處理。比如“快”以前是形容詞“愉悦”的意思，這個時期産生出兩個新的意義：①佳、好；②迅速。一個是形容詞，一個是副詞，將第一個意義理解爲詞的新義，而第二個意義發生了詞性的轉變，作爲一個新産生的副詞處理。又如“轉”，此時産生了兩個意義：①表時間，

① 一些學者認爲一個詞的詞義系統的意義如果差别大就應該認定爲一個新詞。雖然也有其合理的地方，但是其中的“差别大”是一個無法認定的“非標準的標準”，不容易把握。

即漸漸；②表程度的變化，即越來越，越發，更加。柳士鎮（1992：222）處理爲新興的單音節副詞。由於“轉”在上古本身就有副詞的性質，所以仍然將其處理爲是該詞的新義。

## 1.2 志怪小説詞彙構成

如前面介紹的，六朝志怪小説不僅數量多，而且内容也豐富多彩。涉及從漢魏到南北朝時期的正史、野史以及逸聞趣事等各個方面。從詞彙涵蓋量看，志怪小説的詞彙面超過了同時期的《世説新語》；從語言性質看，《世説新語》儘管口語成分很多，但總體上還是比較文雅，而這些志怪小説却比較通俗，其中多《世説新語》未收録的名物詞，以及與下層生活息息相關的一些日常生活詞彙。

### 1.2.1 志怪小説詞彙構成概況

任何一個時代的詞彙都存在既繼承又發展的情況，既有直接繼承前代的詞語，而又不可避免地産生出一些新詞來適應社會的發展要求，以反映新事物、新概念。志怪小説中的詞彙也是如此。統計的志怪小説大約 20 萬字，其中有單音詞約 3341 個，其中繼承前代的 3143 個，新産生的 198 個；複音詞約 4372 個，其中繼承前代的 2215 個，新産生的 2157 個。

六朝志怪小説複合詞構成比例統計表

| | | 搜神記 | 搜神後記 | 拾遺記 | 幽明録 | 異苑 | 冥祥記 | 應驗記 | 博物志 | 合計① |
|---|---|---|---|---|---|---|---|---|---|---|
| 舊詞 | 單音詞 | 2158 | 1375 | 2047 | 1948 | 2023 | 2526 | 1125 | 1423 | 3143 |
| | 複音詞 | 1166② | 884 | 977 | 1023③ | 1550 | 1513 | 414 | 575 | 2215 |
| 新詞 | 單音詞 | 50 | 21 | 15 | 32 | 36 | 43 | 9 | 13 | 198 |
| | 複音詞 | 397 | 127 | 372 | 365 | 328 | 681 | 404 | 162 | 2157 |
| | 單複比例 | 1∶8 | 1∶6 | 1∶25 | 1∶11 | 1∶11 | 1∶16 | 1∶45 | 1∶12 | 1∶11 |
| 總詞數 | 總詞 | 3771 | 2407 | 3411 | 3368 | 3936 | 4763 | 1945 | 2165 | 7713 |
| | 單音詞 | 2208 (59%) | 1396 (58%) | 2054 (60%) | 1979 (59%) | 2059 (53%) | 2569 (54%) | 1126 (58%) | 1428 (66%) | 3341 (43%) |
| | 複音詞 | 1563 (41%) | 1011 (42%) | 1349 (40%) | 1388 (41%) | 1878 (47%) | 2194 (46%) | 818 (42%) | 737 (34%) | 4372 (57%) |
| | 新詞比例 | 11.8% | 6.0% | 11.4% | 11.8% | 9.1% | 15.1% | 21.2% | 8.1% | 29.5% |

上表中的統計皆未包括人名、地名、國名、朝代名等專名。統計的資料不可能絶對準確無誤，一則各自的判斷標準存在一定的分歧，二則這些志怪小説材料本身存在不少問題。之所以還是將它們作了一一的統計，主要目的是想從這些統計資料大致看出詞彙的構成情況。

總體上看，此時新産生的詞語主要是複音詞，單、複新詞的比例高達 1∶11。可以説，此時漢語主要是依據複音化來産生新詞，擴充自己的詞彙，滿足表達新事物、新概念的需要。而在整個語料中看，儘管複音詞的數量超過單音詞，但具體到某一部著作中，單音詞的比例大過複音詞，如果考慮每一個詞出現的頻

① 合計的數據是剔除各書重複後的數據。

② 李新建（1988）統計複音詞爲 1967 個，没有剔除不屬於《搜神記》的材料。

③ 鄧志强（2001）統計總數爲 1271 個，其中語音構詞 99 個，佔複音詞總數的 7.8%；語法構詞 1172 個，佔複音詞總數的 92.2%。

率，就更是如此。新詞在語料中所佔比例高達 29.5%，但語言使用中却大多保持在 10%～15%之間，最多的是《觀世音應驗記》，也祇佔 21%，這樣的新詞比例不至於影響到人們的正常理解。而從另一個方面看，新詞比例最高的兩本著作都是集中宣傳佛教的著作。

### 1.2.2 志怪小説詞彙面貌

所選 8 種小説儘管體裁一樣，但各有側重，所以詞彙上也各有自己的特點。大致説來，《搜神記》、《搜神後記》的語言比較近於史，詞彙中雅的成分多一些。《博物志》記載名物詞最多，有許多詞語是首次出現。其次是《異苑》，記載的範圍特別廣泛，涵蓋奇山異水、神靈、靈驗、徵兆以及人與動物相處的各種傳説，所以《異苑》的詞彙非常豐富，從統計資料看，《異苑》總字數約 27010 字，而總詞彙量却達 3937 個。《拾遺記》記事多神仙怪異，荒誕空虚，目的是爲宣傳神仙方術，所以詞語濃麗華艷，比較注意詞彙的與衆不同，新詞不少，但口語化並不太强。《幽明録》、《冥祥記》、《觀世音應驗記》明顯帶有宣揚佛教的目的，詞彙不僅口語化强，而且多佛教詞彙。因此志怪小説的詞彙可以粗略分爲普通詞彙和表現志怪特點的特殊詞彙。

#### 1.2.2.1 普通詞彙

普通詞彙包含基本詞彙和一般詞彙兩大類，表現出比較强的歷史繼承性。尤其是其中的基本詞彙，體現出一個時代語言的基本特徵。基本詞彙中佔主體地位的是那些反映人們日常生活的詞

彙，主要以單音詞作爲主體。因此，這裏主要以詞義的繼承爲綫索，大略描寫志怪小說中單音詞的構成情況，並簡單勾勒出詞語繼承先秦、兩漢以及新産生的歷史層級。這些詞語不可能全部描寫出來，主要選擇在志怪小說中使用較頻繁的詞語。

**名詞**　在漢語詞彙中佔有很大的比例，它是構成基本詞彙和一般詞彙的主體部分。此時新産生的名詞，主要出現在動植物、衣食住行、身體生理、交通水利等幾個領域。

有關天象、時間、方位的詞語，大多是繼承前代的，尤其是繼承先秦的，如“日、月、星、辰”，“年、月、日、歲、春、夏、秋、冬、朝、昏、暮”，“上、下、左、右、前、後”等。新産生的，如時間名詞“間”①，《搜神記》卷二十“義犬冢”條：“家養一狗，字曰黑龍，愛之尤甚，行坐相隨，飲饌之間，皆與分食。”

有關地理地貌的詞語，主要是來自先秦，如“山、川、風、水、火、土、湖、坑、竇、瀆”等，新産生的有“嵌、陰溝”等。

有關植物的詞語，繼承先秦的有“樹、木、竹、竿、桑、麻、禾、麥、稻、葛、核、橘、柚、蕨、囷”，産生於兩漢的有“橙、菇、藿、野葛、巴豆”等，新産生的有“柑、苣藤、篔簹、丹蕖、青香”等。

記載動物的詞語，繼承先秦的有“虎、狼、鹿、兔、狗、

① 用在動詞的後邊，用“之”引入，表示“……的時候”。

猴、蜂、蚊、鯊、鰔”等，繼承兩漢的有“鮫、鱠、狸、驢、蟒、蚑、蝦、蜆”等，新産生的有“猪、寰、虻、肫、狗、鮓、獐”等。

有關身體、生理、疾病的詞語，來自先秦的有“跛、癃、癰、手、頭、唇、骨、肝、肩”等，繼承兩漢的有“腸、肚、瘕、痂、疽、瘤、癩、脹”等，新産生的有“胛、脞、惡、踠、痘、陽道、陰莖、誌”等。

有關交通水利的詞語，繼承先秦的有“池、船、澳、橋、塘”等，來自兩漢的有“漕、舸、溝”等，新産生的有“查、槎、埭、港、桁、灣、浦、堰、舶”等。

有關衣食住行的詞語發生的變化相對較大，因爲與人們的日常生活息息相關，人們的生活不斷變化，新的生活方式不斷産生。分類説來：（1）房屋，來自先秦的有“房、屋、室、宫、館、壁、倉、牖”等，繼承兩漢的有“廳、窗”等，新産生的有“幌、墅、齋、限、寺、庵舍”等；（2）食品，來自先秦的有“酒、餅、葱、瓜、醬、肉、粥”等，繼承兩漢的有“薑”，新産生的有“蒓、臛、麨、瀋、鮭”等；（3）服飾，來自先秦的有“被、布、袍、裘”等，繼承兩漢的有“帽、袴、夾”等，新産生的有“襖、幞、帢、裙、褥、褻衣、蝶服、床帳”等；（4）用具，來自先秦的有“鋤、斧、鈇、櫃、棺、盤、盆、瓢”等，繼承兩漢的有“燈、奩、甌、扇、鍰、槌”等，新産生的有“熬、鉢、秤、篣［竹器］、斷、罐、弶、傘、梭、鋺、箱、掃帚、糞箕、簸箕”等。

有關商品貿易的詞彙隨着社會的發展有所變化，如新産生的

關於貨幣的詞語有“比輪（錢）、貫”等，“店”是“放置貨物的棧房”。

有關文化、風俗習慣的詞語，來自先秦的有“窆、鼙、鉗”等，新産生的有“錢［紙幣］、對、傖、婆、娗、幀、治［奉道之家的静室］”等。其他如來自先秦的“諜、法、官、社”，繼承兩漢的“治”等，新産生的“村、邏、妓、假”等是有關典章制度的詞語。

另外，一些具有時代特徵的稱謂詞，也是這個時期新産生並廣泛使用的。如：

**家生婢**　婢女的一種，爲奴婢所生。

盧陵人郭慶之，有家生婢，名采薇，年少有美色。（異，6）。

**動詞**　與名詞一樣，也是構成基本詞彙和一般詞彙的主體，在漢語詞彙中佔有很大的比例。

有關心理的詞語。繼承先秦的有“喜、憙、悵、愁、怖、悼、慟、憚、懼、駭、忿、憤、恨、妒、忌、悔”等，來自兩漢的有“怕、快樂”等，新産生的有“慚、感、懊、惱”等。

有關具體行爲動作的詞語，如表示飲食的，“啖、餧”來自先秦，“啖、酹”來自兩漢，新産生了“噉”。表示建築的，繼承先秦的有“構、建、立、修、造、築”等，來自兩漢的有“起、架”等，新産生的主要是雙音詞“起立、起造、造建、修建、構造、造立、修立、築架”等。表示法律、刑法的，“訟”來自先秦，“斷、棄市”來自兩漢，新産生了“收治”。其他的行爲動

詞，繼承先秦的有“擔、澣、浣、見、奔、戴、訣、降、濟、嫁、吐、吞”等，來自兩漢的有“灌、詬、罵、挽、濺、覓、搏、拚［拍手］、過、嘶、駁、合、通”等，新産生的有“擘、秤、雇、換、澆、輦、僑、泅、嘔、齕、捉、簪”等。

體現志怪小説特點的動詞是反映人的生死、殯殮等詞語，如“生、更生、死、活、蘇、蘇活、復生、卒、葬、埋、葬埋、殯、殮、殯殮、絶、斷絶、平復”等，這些詞語大多是繼承於前代的，祇不過在志怪小説中使用的頻率非常高，並且十分集中。這是其他典籍中不能見到的語言現象。

有些詞語儘管在先秦出現使用，由於出現的頻率不多，而在此時使用非常頻繁，應該屬於這個時候的常用詞。如：

**間**　疾病減輕，好轉。

［張應不信佛，妻久病不愈。後信佛，］遂受五戒，斥除神影，大設福供，妻病即間，尋都除愈。（冥，“張應”條）

此詞在先秦就出現並使用，如《論語・子罕》：“病間。”但在魏晋時期廣泛使用，如晋陶潛《示周續之祖企謝景夷三郎時三人共在城北講禮校書》詩：“藥石有時間，念我意中人。”

**形容詞**　形容詞在詞彙中佔有重要的地位，在甲骨刻辭裏就有幾十個，到周秦時期發展到千個以上（向熹 1993：400）。志怪小説中的形容詞大多是繼承前代的詞語，新産生的形容詞大都是通過其他詞類轉類而形成，如“弊、柘、差、稱、錯、洞、酣、交、卷、勵”等。

**副詞**　志怪小説中的副詞大多是繼承前代的詞語，新産生的20個副詞都是通過其他詞類轉類而形成。繼承先秦的有“本、獨、方、自、直”等，來自兩漢的有“便、故”等，新産生的有“垂、粗、促、催、登、定、規、經、遽、鞠、絶、那、頗、頻、容、少、適、向、詳、奄、轉、直是”等。

**代詞**　志怪小説中的代詞大多是繼承前代的詞語，是産生新詞最少的一個詞類，産生的4個單音代詞都是通過其他詞類轉類而形成的。雙音代詞“爾許”的來源還不十分清楚。

**大老子/老子**　第一身代詞。杭州、四川方言都有。

責之曰：“君年少，何以輕穿文鑿句，而妄譏誚老子邪?”（幽，“王輔嗣”條）

慶之夢有人以兩疋絹與之，謂曰：“此絹足度。”寤而謂人曰：“老子今年不免矣！兩疋，八十尺也。足度，無盈餘矣。”（異，7“瀋慶之異夢”條）

祐曰：“卿許活吾，當卒恩否?”答曰：“大老子業已許卿，當復相欺耶!”（搜，5“趙公明參佐”條）

**見**　用在動詞之前，等於前置的人稱代詞賓語JLS93[①]。

琰稚年在交址，彼土有賢法師者，道德僧也，見授五戒，以觀世音金像一軀見與供養。（冥・自序）

其夜，夢人見語曰：“像在多寶，愛公忘耳，當爲得之。”見將至寺，與人手自開殿。（冥・自序）

① 文中的JLS後跟上頁碼數，均指江藍生（1988）的頁碼數。

**身** 第一人稱。

身是鬼，見使來詣君耳！（幽，“王矩”條）

**那** 遠指。

明朝起，自不覺，而人悉驚走藏。云：“那漢何處來?”（幽，“賈弼之”條）

**所** 表示疑問，何。

莫邪子名赤比，後壯，乃問其母：“吾父所在?”（搜，11“三王墓”）

**何物** 疑問代詞。JLS77。

昔有老姥雨夜紡績，斷，失其鍰所在。姥獨罵云：“何物鬼擔去?”（異，6“户外應聲”條）

**量詞** 量詞是漢語的特殊類别，産生也比較晚。志怪小説中的量詞除了繼承前代的以外，新産生的也爲數不少。繼承先秦的有“寸、尺、丈、里、杯、個”等，來自兩漢的有“封、枚、間、具、口、篇、通、頭[①]、所、襲”等，新産生的16個，其中名量詞13個，如“本、餅、處、段、斷、襆、量、梁、町、通、丸”，又“軀、臺”是專爲佛教使用；動量詞衹有“遍、次、度”3個。

**本** 用於字畫或書籍薄册，相當於“幅”、“册”。

帝重之，如夢所見也。乃遣畫工圖之數本，於南宫清凉臺及高陽門顯節壽陵上供養。（冥，“漢明帝夢神人”條）

① 《漢書·西域傳下·烏孫國》：“馬牛羊驢橐駝七十餘萬頭。”

**餅**　用於餅狀物[①]。

見仙人賜糖飴三餅，大如比輪錢，厚二分。（幽，“王允”條）

**處**　用於處所5次。

［薊子訓］到洛陽，見公卿數十處，皆持斗酒片脯候之，曰：“遠來無所有，示致微意。”（搜，1“薊子訓”條）

行三百許里，至一城府，樓宇甚整，使者將至數處，如局司所居。（冥，“陳安居”條）

**段**　用於量截成段或自成段落的事物。

向小舟是一枯槎段，長丈餘。（搜，19“鼈婦”條）

**斷**　用於量截成段或自成段落的事物。

取絹布，與人各執一頭，對剪，中斷之。已而取兩斷合視，絹布還連續，無異故體。（搜，2“天竺胡人”條）

**襆**　用於包袱。

充曰：“我衣惡，那得見少府？”即有一人提一襆新衣，曰：“府君以此遺郎。”（搜，16“崔少府墓”條）

**量**　雙。衹用於計量鞋[②]。

宫亭湖孤石廟，嘗有估客至都，經其廟下，見二女子，云：“可爲買兩量絲履，自相厚報。”（搜，4“宫亭湖”條）

**梁**　間。

---

① 《後漢書·列女傳·樂羊子妻》：“羊子嘗行路，得遺金一餅。”

② 江藍生（1988：124）詳細地考察了此詞的源流。從《詩經》的“兩”，到“緉”，最後音轉爲“量”。

從城西門入，見官府舍，有二重黑門。數十梁瓦屋，男女當五六十，主吏著白單衫。（幽，“趙泰”條）

**町** 計量竹。

臨川陳臣，家大富。……其宅内有一町筋竹。（搜，213“竹中長人”條）

**丸** 用於量球形的小東西①。

諸祈禱者，持一百紙，一雙筆，一丸墨，置石室中。（搜，4“黄石公祠”條）

**軀** 專用於塑鑄的佛像。

見授五戒，以觀世音金像一軀見與供養。（冥，自序）

**臺** 部。用於計量佛教經典。

閔家有大品一臺，以半幅八丈素反覆書之。又有餘經數臺，大品亦雜在其中。（冥，“周閔”條）

**遍** 動量詞，表示一個動作從頭至尾的全過程，相當於“次”②。

邁單船孤征，憂危無計，誦《觀世音經》，得十許遍，風勢漸歇，浪亦稍小。（冥，“伏萬壽”條）

**次** 動量詞，表示事物重複出現的數量。

如此者數十次。（幽，“甑冲”條）

**度** 次，回③。

---

① 三國·魏·曹植《善哉行》：“仙人王喬，奉藥一丸。”

② 《詞典》的第2個義項引晋葛洪《抱朴子·祛惑》文。

③ 《詞典》引唐杜甫《天邊行》文。

至曉，頭還，礙被不得安，兩三度墮地。（搜，12“落頭民”條）。

**介詞**　志怪小説中的介詞除了繼承前代的以外，新産生的並不多，有“際、投、向、以、著”等。

**際**　介引動作發生的時間或地點。至，到，達。表示到了時間或空間的某一點。

後有宿客遠來，際夕至巷口，見數人擔穀從門出。（幽，“琅邪諸葛氏”條）“際夕”，到了晚上①。

**連詞**　志怪小説中的連詞除了繼承前代的以外，新産生的也並不多，有“必、當、都、仍、若、脱、爲、自”等8個。

**當**　［祇有……］纔……。表示一旦條件滿足將會産生的結果②。

廣語老鬼：“殺公者必是汝。可速還精神，我當放汝；汝若不還者，終不置也。”（幽，“故章縣老公”條）

**都**　表示分句之間在意義上的關聯。用在第一分句［一般有否定詞］中，與第二分句中的“即”、“便”等配合使用。“連

① 南朝梁·寶唱等集《經律異相》卷一一：“際水劫末時，光音諸天人水澡浴，四大精氣人其身内。”“際水劫末時”，即到水劫結束時。

② 《太平廣記》卷四二〇“俱名國”條（出《法苑珠林》）：“商人言：‘汝放彼者，我當食耳。’”

……［都没］……，就……”①

子猷先有背疾，子敬疾篤，恒禁來往。聞亡，便撫心悲惋，都不得一聲，背即潰裂。（幽，“有一師從遠來”條）

**脱** 假設之辭②。

有甘、橘、橙、柚，就食其實，任意取足。脱持歸者，便遇大蛇，或顛仆失徑。（異，2“石城柑橘”條）

於是舉世號爲劉倜鷸。脱遇諸塗，皆閉車走馬，掩目奔避。（異，10“劉倜鷸”條）

1.2.2.2 記載神怪的詞彙

志怪小説由於其志怪的特點，所以多用一些表示怪異的詞語。有些詞語是從普通詞彙中借用過來的，有些是采用新造的辦法，而更多的是利用已有的詞語，在其已有的意義系統中附加新的詞義。一般是作爲某個詞的新義來研究，在這裏單獨列出來討論，主要是鑒於這類詞語在志怪小説中出現的數量以及使用的頻率都大大高於其他典籍，可以體現志怪小説不同於同時期其他典籍的詞彙的一個主要特徵。

---

① 《古小説鉤沉·俗説》：“顧虎頭爲人畫扇，作嵇、阮，都不點睛，便送還扇主，曰：‘點睛便欲能語。’”

② 此義在這個時期廣泛使用，如《後漢書·李通傳》：“不如詣闕自歸。事即未然，脱可免禍。”《世説新語·賞譽》：“兄子濟每來拜墓，略不過叔，叔亦不候。濟脱時遇，止寒温而已。”這個詞，一般的字典辭書解釋爲“偶爾”，從《異苑》的用例上看，解釋爲“假如”更加恰當。筆者最先也是理解爲“偶爾”，項楚師認爲應該理解爲假設之辭，由此可以引申出“或者”、“偶爾”等意義。

名詞，主要是記載從事這類活動的人、事以及病名等。如：

**傳教**　傳達教令的使者。JLS100。

初見傳教持信旛喚之，云："公欲相見。"（冥，"李清"條）

**教**　鬼神的指令。JLS100。

南州人有遣吏獻犀簪于孫權者，舟過官亭廟而乞靈焉。神忽下教曰："須汝犀簪。"吏惶遽，不敢應。俄而犀簪已前列矣。神復下教曰："俟汝至石頭城，返汝簪。"（搜，4"官亭湖"條）

煮肉不熟，神怒，即下教於巫曰："桓闡以生肉貽我，當謫令自食也。"（異，8"神罰作虎"條）

**靈床**　爲死者虛設的坐卧之具。

長山郭悖病亡。後孫兒見悖著幘布裙，在靈床上呼孫與語。（異，6"七日假"）

生所修善，蒙報生天；旦靈床之鬼，是魔魅耳，非其身也。（冥，"司馬文宣"條）

**靈筵**　供亡靈的几筵。

孝祖云："聽汝寄住，何故據人先亡靈筵耶？"（冥，"司馬文宣"條）

**靈座**　新喪既葬，供神主的几筵。

丁母難、弟喪，月望旦，忽見其弟身形於靈座上，不異平日。（冥，"司馬文宣"條）

見一蛇，長十數丈，腹可十餘圍，入户造靈座。（幽，"謝祖之婦"條）

**錢** 紙錢。

於野中設酒脯之饋，燒錢，經七日七夕。（冥，“僧欽”條）

“錢”在上古祇有“錢幣”一個義位，此“紙錢”爲增加的新義。

**天公** 天帝，造物主。

天公過而哀之。（搜，10“張車子”條）

**埏** 墓道。

即墨有古塚。或發之，有金牛塞埏門，不可移動。（異，7“即墨古冢”條）

《文選·潘岳〈哀永逝文〉》：“撫靈櫬兮訣幽房，棺冥冥兮埏窈窕。”李善注引杜預曰：“埏，墓隧也。”

其他的名詞還有“師［巫師］、物［鬼魅、鬼神］、喪［尸體］、司命、尸曹”等，這些詞語在志怪小説中使用比較多，而在其他的文獻中即使有使用，也不會像這樣集中，這與志怪小説的題材有很大關係。

動詞，用來記載有關鬼神、祭祀等動作的詞語。如：

**復魄**[①] 喪禮，將始死者之衣升屋，北面三呼，以冀還魂復蘇。

蔡謨在廳事上坐，忽聞鄰左復魄聲。（幽，“蔡謨”條）

**解** 用食物等對神祇神靈的祭奠，履行在祈求保佑時對神靈

① 《儀禮·士喪禮》“復者一人”鄭玄注：“復者，有司招魂復魄者。”

所許的願。

[庾亮] 登厠，忽見廁中一物，如方相……術士戴洋曰："昔蘇峻事，公於白祠中祈福，許賽其牛，從來未解，故爲此鬼所考。不可救也。"明年，亮果亡。（搜，9"庾亮"條）

**賽**　酬報。祭祀酬神。

今天雨不止，用傷五穀，如何如何！靈而不幸，殺牲以賽神靈，雨則不止，鳴鼓攻之，朱緑繩縈而脅之。（博，8"史補"條）

**下**　（死人的魂魄）附着（在活人身上）①。

[蔣子文漢末為秣陵尉，戰死。] 吴先主之初……文又下巫祝："吾將大啓祐孫氏，宜爲我立祠。不爾，將使蟲入人耳爲灾也。"俄而小蟲如塵虻，入耳皆死，醫不能治。百姓愈恐。孫主未之信也。又下巫祝："若不祀我，將又以大火爲災。"（搜，5"蔣山祠［一］"條）

**醊**　祭祀時以酒酹地，祭奠。

[馬子] 以丹雄鷄一隻，黍飯一盤，清酒一升，醊其喪前。（後，4"徐玄方女"條）

1.2.2.3　佛教詞彙

主要是記載與佛教活動有關的詞語。

在佛經翻譯史上，從東漢晚期到隋末這段時間的佛典屬於早

① 此義在東漢也有使用，《吕氏春秋·知接》東漢·高誘注："苛病，鬼魂下人病也。"

期漢譯佛典，其間的佛經語言主要是由古印度語言和古中亞語言翻譯過來。早期漢譯佛典語言在中古漢語的研究上具有重要的價值。

在佛教東漸的較早階段，與其他外來語進入漢語的情形相似，佛教詞語也基本上是停留在表面層次上，諸如引進一些新的概念，産生一些代表這些概念的新詞新義等；稍後的一段時間裏，這些新詞新義積累到了一定程度，就形成了足以代表某些語言規律的普遍現象，朱慶之（2001）將這種特殊的漢語形態稱爲混合漢語，這種混合漢語具有特殊的語言風格和詞彙系統，其總的特點就是深受佛經原典的影響。隨着佛教影響的逐漸深入，這些原本帶有較爲濃鬱的原典色彩的佛教詞語與漢語進一步融合，原典色彩逐漸淡化，使用範圍不斷擴大，並且日益大衆化。漢語中的一些語言事實是，有相當一部分來自佛典的詞語已經不易辨認出它們的來源了。這就是學者們經常談到的佛教詞語的中土化。這個過程與其他語言的漢語化一樣，經歷了一個漸變的過程。從時間方面看，這個過程的發生正在魏晋南北朝時期；從語言詞彙方面來看，這個過程就是從音譯詞到意譯詞的轉化過程。

在佛教語言的研究中，許多學者注意到了純粹的佛教譯經與純粹中土文獻的語言差距。而要研究佛教詞彙的中土化，深入探討漢譯佛典的詞語（或詞義）是如何影響中土文獻的詞語（或詞義）的，即它們是怎樣在中土文獻中擴散開來的，應該充分注意利用與佛教有直接關係的衆多中土文獻材料。正如董志翹（2000）指出的：佛教詞彙的中土化“是一種逐步的，由近而遠的擴散。率先受到影響的，便是一些與佛教有直接關係的中土文

獻。比如：僧人的行記、僧人的傳記、寺院記以至僧人的作品等與佛教有關的文獻”。因此，除了研究純粹的佛典語言，衆多與佛教有直接關係的中土文獻也應該加以深入的研究。

志怪小説如《搜神後記》、《異苑》中記載了大量反映當時人們的佛教觀念的故事，而《幽明録》、《冥祥記》、《觀世音應驗記》等更是與佛教直接有關的中土文獻材料，使用了很多佛典詞語，是研究佛教詞彙中土化的絶好材料（參見本書第五章的相關論述）。

1.2.2.4　外來詞

我們這裏所謂的外來詞，主要是指出現在志怪小説中的非漢語詞彙。關於外來詞，我們贊成劉叔新（1990：238）的意見，祇將存在音譯成分的詞判斷爲外來詞，因爲這些詞語從形式到意義都是借來的，而完全用漢語本身的語素材料翻譯外來詞語的意義而形成的意譯詞却不能判斷爲外來詞。

以魏爲時間段，外來詞在時間上可以分爲魏以前和魏以後兩種情況。如果按照外來詞的組織結構，主要有兩種形式：一是純粹的音譯詞；二是音譯加意譯詞，即所謂的“合璧詞”。下面以外來詞的兩種組織結構分類舉例，其中許多説法直接引用了向熹（1993：535－541）的説法，下面不再一一注明。

（一）音譯詞

**琉璃**

孫亮作琉璃[①]屏風，甚薄而瑩澈。（拾，8“吴”）

[鍾忠]見有一蛇長二尺許，文色似青琉璃，頭有雙角，白如玉。（異，3“鍾忠畜蛇”條）

**檳榔** 檳榔樹的果實。

胡造之，二僧爲設雜果檳榔[②]等。（冥，“王胡”條）

**箜篌**

有一少女，不欲與丈夫共宿，呼鄰人家女自伴，夜共彈箜篌[③]。（後，6“陳阿登”條）

**火齊**

上設紫琉璃帳，火齊[④]屏風，列靈麻之燭，以紫玉爲盤，如屈龍，皆用雜寶飾之。（拾，5“前漢上”）

有韓房者，自渠胥國來。獻玉駱駝高五尺，虎魄鳳凰高六尺，火齊鏡廣三尺，暗中視物如晝，向鏡語，則鏡中影應聲而答。（拾，3“周靈王”條）

**側理／陟理**

---

① 此爲漢時借自梵語（俗）velūriya 的音譯詞。

② 此詞漢代借自馬來西亞或印尼語 pinang 的音譯。漢代稱“仁頻”，司馬相如《上林賦》：“留落胥邪，仁頻並閭。”李善注：“《仙藥録》曰：‘檳榔一名棕。’然仁頻即檳榔也。”晋・嵇含《南方草木狀・檳榔》：“檳榔樹，高十餘丈，皮似青桐，節如桂竹……實大如桃李。”

③ 此詞來自突厥語 qobuz 的音譯。

④ 可能來自印度語言。《詞典》引《文選・張衡〈西京賦〉》：“翡翠火齊，絡以美玉。”李善注：“火齊，玫瑰珠也。”《梁書・諸夷傳・中天竺國》：“火齊狀如雲母，色如紫金，有光耀。”

側理[①]紙萬番，此南越所獻。後人言陟理，與側理相亂。南人以海苔爲紙，其理縱横斜側，因以爲名。（拾，9“晉・張華”條）

**獨力**　雜役，差役[②]。JLS181。

盤瓠將女上南山。草木茂盛，無人行跡。於是女解去衣裳，爲仆竪之結，著獨力之衣，隨盤瓠升山入谷。（搜，14“盤瓠”條）

**毧氈**　一種産於波斯的毛布或毛地毯。

有八尺毧氈[③]，光彩耀目，作百種形象。（異，6“打鼓稱冤”條）

以下爲借自佛教中的一些詞語形式。

**阿旁**　字形又作“阿傍”。梵語。地獄中鬼卒名。

此是牛頭阿旁[④]也。罪福不昧，唯人所招；君能轉心向法，則此鬼自消。（冥，“何淡之”條）

**偈**　梵語、巴利語的 gāthā 音譯縮略形式。

---

① 黄樹先（1997）認爲“紙”稱“側理”祇見於藏緬語族的某些語言：“紙”，仙島語 tsai lɣ；阿昌語 lai tse?，疑是“側理”之倒。

② 郭在貽（1989）説“獨力”非雜役之謂，但有二解。1. 泰語。張永言《訓詁學簡論》39 頁引劉咸説，謂獨力爲泰語，義爲“一種羊毛布”。2. 壯語。小兒。見《文史》23 輯《僕鑒、獨力解》（中華書局 1986 年）。

③ 漢代音譯自波斯語的 tābīdan（張永言 1999：303）。班固《與弟書》（《初學記》卷二十八引）：“月氏毧氈，大小相雜，但細好而已。”

④ 《法苑珠林》卷十一：“如《婆沙論》中名不自在，謂彼罪人爲獄卒阿傍之所拘制，不得自在，故名地獄。”

下病人於地，卧單席上，以應器置腹上，布覆之。梵唄三偈訖，爲梵咒可數千語。尋有臭氣滿屋。病人曰："活矣。"（冥，"耆域"條）

**劫** 梵語 kalpa 的音譯的省稱。指世界從形成到毀滅的一個周期。

崆峒靈瓜，四劫一實，西王母遺於此地。（拾，6"後漢"141）

**鉢** 梵語 pātra 的音譯的省稱。

此沙門云："貧道鉢中有飯，足供一衆。"（冥，"闕公則"條）

**僧** 梵語 saṁgha 的音譯的省稱。指出家修行的男性佛教徒。

見有五人，炳炬火，執信幡，徑來，入屋叱咀，僧規因頓卧恍然，五人便以赤繩縛將去。（冥，"僧規"條）

**浮圖／浮屠／佛圖** 佛塔。梵語 buddha 的音譯。

沙門竺法進者，開度浮圖主也。（冥，"竺法進"條）又吹指上浮屠，漸入雲裏。（拾，4"燕昭王"94）

**和尚** 在漢語翻譯中也作"和上"，是梵語 upādhyāya 在古西域語中的不確切的音譯。爲印度對親教師的通稱。在中國則常指出家修行的男佛教徒。這裏用的是該詞在印度的原來意思。

言及調旦來，兄驚曰："和尚旦初不出寺，汝何容相見?"（冥，"佛調"條）

病者曰："隔房比丘，是我和尚。久得道慧，可往禮覲。"（冥，"康法郎"條）

**菩薩**　梵文菩提薩垂（bodhisattva）之省略。

法淵作禮訖，域以手摩其頭曰："好菩薩，羊中來。"（冥，"耆域"條）

**檀越**　音譯自梵語 dānapati，意思是"施主"，是魏晉以來的一個常用詞。

檀越惟當勤修道德，以升躋神明耳。（後，6"竺法師"條）

**夜叉**　梵語 yakṣa 的譯音。

丹丘之地，有夜叉駒跋之鬼，能以赤馬腦爲瓶、盂及樂器，皆精妙輕麗。（拾，1"高辛"）

**袈裟**　梵語 kaṣāya 的音譯。

主人欲殺一羊，羊絶繩便走，來投入此道人膝中，穿頭向袈裟下。（後，9"羊炙"條）

**比丘**　梵語 bhikṣu 音譯。見上"和尚"條。

**比丘尼**　梵語 bhikṣuṇi 的音譯。出家修行的女性佛教徒，少年受戒叫"沙彌尼"，20 歲再受具足戒叫"比丘尼"，省譯爲"尼"。

有一比丘尼，失其名，來自遠方，投溫爲檀越。（後，2"比丘尼"條）

**沙彌**　梵語 śrāmaṇera 的音譯的略稱。指初出家的男性佛教徒。

有一沙彌，就全求衣。（冥，"慧全"條）

**沙門**　梵語 śramaṇa，巴利語 samaṇa 的音譯。漢語意譯爲：息心，静志，貧道。在印度是出家者的總稱。

沙門釋慧遠栖神廬岳，常有遊龍翔其前。（異，5"慧遠

咒龍”條）

**舍利** 梵語 śarīra 的音譯省略，全譯爲設利羅、舍利羅、攝哩藍、室利羅等。後統爲“舍利”。意譯爲骨身、靈骨。又名舍利子。釋迦牟尼佛遺體火化後結成的堅硬珠狀物。

又並有舍利，銀罌貯之。並緘於深篋。（冥，“周閔”條）

塔下礎石中有種種七寶，亦有佛舍利彩水精瓶。（觀，217）

**羅剎** 梵文 rākṣasa 音譯之略。

《普門品》：“羅剎之難。”（觀，80）

（二）音意合璧詞

**懺悔** 魏晋以後從梵語中引進的，梵語 kṣama 音譯“懺摩”的省稱“懺”，意譯爲“悔”，合稱爲“懺悔”。佛教規定，出家人每半月集合舉行誦戒，給犯戒者以説過悔改的機會。後引申爲認識了錯誤或罪過而感到痛心。

法進懺悔自責，乃止不入山。（冥，“竺法進”條）

**塔寺** 塔。此詞爲音譯詞加意譯詞。“塔”是晋宋時期爲梵語 stūpa 專門造的字體形式，而“寺”是中國本身已經有的，本表示“官署”，由於佛經的傳入，詞義發生變化，引申出“寺廟”的意思。“塔寺”爲一個當時的音譯加意譯詞。

火自隔河飛至，不可救滅；處戍民居，無不蕩盡。唯精舍塔寺，並得不焚。（冥，“謝敷”條）

阿得便前拜府君，府君問：“何所奉事？”得曰：“家起佛圖塔寺，供養道人。”（幽，“康阿得”條）

# 第二章
# 志怪小説的新詞描寫

## 2.1 單音節新詞的分類描寫

儘管由單音詞向複音詞發展是漢語發展的一個總體趨勢，但是漢語作爲一種語素語言，單音詞無論何時都在漢語詞彙中佔有舉足輕重的地位。它是構成漢語詞彙的基石，是組成漢語詞彙的一磚一瓦。在這個系統中，任何一個詞的變化，都有可能影響到漢語的詞彙系統。從漢代開始的大規模雙音化，儘管涌現出了衆多的面貌陌生的雙音節形式，但這衹能證明漢語的發展趨勢是雙音化，並不意味着單音節詞在漢語中就不重要了，因爲漢語中的單音節詞隨時都在發展，衹不過新的單音節形體的産生低於新的雙音形式的産生而已。

汪維輝（2000）調查了從東漢至隋漢語常用詞的變化或替換情況，詳細分析了 10 組名詞、21 組動詞、10 組形容詞在當時的

演變情況[①]，可以看出：從東漢開始，漢語的單音節詞出現了許多新的變化。單音詞是一個系統，它的發展和演變不是孤立的，同樣會涉及牽一髮而動全身的問題。這些變化必然會影響到雙音節詞的變化。因此，研究這段時間漢語詞彙雙音化的現象應該結合單音節詞的發展和演變情況。前面第一章的詞彙構成已經將新産生的單音詞作了一個簡單的羅列，下面重點選擇一些詞語作深入的調查。

### 2.1.1 全新的新詞

根據 1.1.3 的定義，全新的新詞，指這個詞的音義結合體是新的，而不是借用舊有的形式或者已有的語音來表示這個新的意義。

（一）名詞

**胜** 大腿。

居於昭德佛圖，服縷粗弊，背胜恒袒。（冥，“趙單”條）[②]

---

① 該書 15 頁指出，至少有：名詞 36 組、動詞 63 組、形容詞 21 組、虚詞 14 組，共 134 組常用詞發生變化。

② “胜”不見於唐以前的典籍中使用，而大量使用於唐代的文獻中，如唐·杜牧《郡齋獨酌》：“白羽八扎弓，胜壓緣檀槍。”《冥祥記》此條出自於《法苑珠林》卷三六，可能是唐代新産生的一個形體，詞義同“髀”，如《字匯補·肉部》：“胜，與髀同，大腿。”而在唐代，有時又由於形體上的原因，混同於作爲“胃”的“胜”，如唐·鄭遨古《博異志》：“須還吾心，還吾胜，則怨可釋矣。”

**查**　木筏[①]。

人有奇志，立飛閣於查上，多賫糧。（博，3）

堯登位三十年，有巨查浮於西海，查上有光，夜明晝滅。（拾，1“唐堯”）

**村**　村莊[②]。

有一人乘馬看戲，將三四人至岑村，飲酒小醉。（幽，“余杭上湖”條）

從來源看，“村”是替換“邨”的一個新形體（向熹 1993：477）。《説文・邑部》：“邨，地名。”“村”由“屯”得義。《廣雅・釋詁三》：“屯，聚也。”《玉篇・木部》：“村，聚坊也。”

**傖**　南北朝時江東人蔑稱北方人或楚人爲“傖”。

有一傖小兒，放牛野中，伴輩數人。（後，6“鬼設網”條；幽，“傖小兒”條）

《玉篇・人部》：“傖，《晉陽秋》云：‘吴人謂中國人為傖。’”（參向熹 1993：493）

**篣**　竹器。

斯須見承閣西頭來，一手捉掃帚糞箕，一手捉把篣[③]，亦問家消息。（幽，“石長和”條）

---

① 《北齊書・文苑傳・樊遜》：“乘查至於河漢，唯睹牽牛；假寐游於上玄，止逢翟犬。”

② 南朝宋・陶潛《歸園田居》：“暧暧遠人村，依依墟里烟。”

③ 此條輯録自《辯證論》八注文，而在唐以前的其他典籍中没有記載。《廣韵・蟹韵》：“竹具，用之魚筍，竹器也。求蟹切。”《集韵》杜買切。元・王禎《農書》卷十五：“篩穀篣，竹器。篣與袋同音，《篇》《韵》俱各不收，蓋土俗所呼傳寫於文字者如此。”

**埭** 堵水的土壩。在水淺不利行船處，築土攔水，以助船過稱“埭”。

還至曲阿，日暮，引船上當大埭①。見埭上有一女子，年十七八，便呼之留宿。（搜，18“猪臂金鈴”條）

向暮，見一女從郭中來，素衣，哭，入埭，向一新冢哭。（幽，“費升”條）

**店** 放置貨物的棧房②。

女惶懼，不知所以，因遁去，明還粉店。（幽，“賣胡粉女”條）

**襆** 包袱③。

長山郭悖病亡後，孫兒見悖著幘布裙在靈床上，呼孫與語云：“今得七日假，假滿將去，二小鬼捉襆在門，可就取也。”孫求襆，即得。（異，6“七日假”條）

這個詞形在《爾雅·釋器》“裳削幅謂之襫”出現，是“古深衣的下裳”。郭璞注：“削殺其幅，深衣之裳。”《廣韵·屋韵》音博木切，pú。而作爲包袱的意義讀音發生了變化，《廣韵·燭韵》音房玉切，fú。讀音和意義都發生了變化，因此它應該是一個全新的新詞。

---

① 此詞未見《説文》。《玉篇·土部》：“埭，以土隔水。”《宋書·孝義郭世道傳》：“見人牽埭未過，輒迅輯助之。”《晋書·謝安傳》：“及至新城，築埭於城北，後人追思之，名爲‘召伯埭’。”

② 晋·崔豹《古今注·都邑》：“肆，所以陳貨鬻之物也；店，所以置貨鬻之物也。肆，陳也；店，置也。”

③ 《南史·王華傳》：“華時年十三在軍中，與厥相失，隨沙門釋曇冰逃，使提衣襆從後，津邏咸疑焉。”

**港**　與江河湖泊相通的小河。

始下一針，有一獺從女被内走入前港，道香疾便愈。（異，8“王纂針魅”條）

《玉篇・水部》：“港，水派也。”此字已見於漢代，音 hòng，如馬融《長笛賦》“港洞空谷”李善注：“港洞，相通也。”根據李善的注，“港洞”爲一個連綿詞，則“港”就是一個全新的詞。（向熹 1993：484）

**桁**　航，浮橋[①]。

錢塘浙江有樟林桁大船。每有乘者，輒漂蕩摇揚而不可禁。（異，2“樟竹桁大船”條）

**竇**[②]　小猪。

弘農楊子陽，聞土中有聲，掘得玉竇，長可尺許。（異，2“玉竇”條）

有一比丘，忽至願前，謂曰：“此竇是君兒也。如前百餘日中，而相忘乎？”（冥，“杜願”條）

**幌**　簾幔[③]。

貫細珠爲簾幌，朝下以蔽景，夕捲以待月。二人當軒並坐，理鏡靚妝於珠幌之内。（拾，3“周靈王”條）

---

① 南朝宋・劉義慶《世説新語・捷悟》：“王敦引軍垂至大桁……帝令斷大桁。”

② 鮑照《東武吟行》：“要鐮刈葵藿，依杖牧鷄竇。”南朝宋何承天《答宗居士書》：“仁愛普洽，澤及竇魚。”

③ 《文選・張協〈七命〉》：“重殿叠起，交綺對幌。”李善注引《文字集略》曰：“幌，以帛明牖也。”

**邏** 巡邏亭[①]。

[劉廣雅] 路經竹里亭，於邏宿。此邏多虎，劉極自防衛，繫馬於户前，手執戟，布於地上。（異，3“虎攫府佐”條）

君可持此符，經過戍邏，以示之，勿輒偷過，偷過有徒謫也。（冥，“陳安居”條）

**帢** 一種絲織便帽，傳爲曹操所創。

昔魏武軍中無故作白帢。（搜，7“無顔帢”條）

有一狗，着黄衣，白帢，長五六尺，衆狗共吠之。（後，9“蔡咏家狗”條）

《玉篇·巾部》：“娟，帽也……奚、帢，同上。”《三國志·魏志·武帝紀》裴注引傅玄《傅子》：“［操］擬古皮弁，裁縑帛以爲帢，合於簡易隨時之義，以色别其貴賤。”

**堰** 擋水的堤壩[②]。

東鄉太湖，吴庚申歲，於此有一軍士五百人，將破堰，先以酒肉祈神，約令水涸。（異，1“百簿瀨”條）

**墅** （田中）簡陋的房屋。

奇後適下墅，其僕客三人送護。（幽，“董奇”條）

---

① 《三國志·吴志·陸遜傳》：“遜遣親人韓扁賫表奉報，還，遇敵於沔中，鈔邏得扁。”

② 北周·庾信《明月山銘》：“堤梁似堰，野路疑村。”

*其夕，序墅上白鵝數頭，無故自死，序家無恙[①]。（搜，3“嚴卿”條）

**嵌**　洞穴[②]。

［問：］“汝是何等物？”答言：“是廟北岩嵌中龜也。”（搜，19“丹陽道士”條）

**錢**　成串的錢。

陳嘗晨起，見門外忽有百許萬錢，封題是揚貺姓字，然後知財物聚散，必由天運乎。（異，10“揚貺藏錢”條）

**梭**　梭子，織布時牽引緯綫的工具。

［陶侃於釣磯山］下水中，得一織梭，還挂壁上。有頃，雷雨。梭變成赤龍，從空而去。（異，1“陶侃釣磯”條）

元嘉十三年，方在機織，忽覺雲日開朗，空中清明，因投釋筐梭[③]，仰望四表。（冥，“葛濟之”條）

“梭”在上古漢語中出現過。《説文·木部》：“梭，木也。”徐鉉按：“今人別音穌禾切，以爲機杼之屬。”“梭”從“夋”得聲，徐鉉據《唐韵》音私閏切（sùn）。《玉篇·木部》：“櫏，先和切，織櫏也，緯也，亦作梭。”説明此字音義皆發生了變化。這個字一産生，就替换了“杼”。《説文·木部》：“杼，機持緯者。”段玉裁注將這種情況的“梭”理解爲俗字。

（二）動詞

**醮**　女子嫁人。

---

① 此條未見引作《搜神記》，文句全同於《晉書·嚴卿傳》。此處作爲《幽明録》的旁證列出。

② 南朝梁·沈約《江南曲》：“但令舟楫渡，寧計路嵌嵌。”

③ “投釋筐梭”，《太平廣記》卷一一四引作“投梭”。

烏傷陳氏有女未醮，著屐徑上大楓樹顛，了無危懼。（異，5“左蒼右黄”條）

**覓** 尋求，尋找。

告弟賢及夫人，令勤覓父尸：“若求不得，吾欲自沉覓之。”（搜，11“犍為孝女”條）

周皇覓路，仍得一穴，便匍匐從就。（幽，“洛下洞穴”條）

《説文》未收此詞，《玉篇·見部》：“覓，索也。”“覓”最早出現，可能爲東漢前後，因爲三國吴支謙所翻譯的幾部佛經裏面已有記載（汪維輝 2000：134）。

**噀** （口含液體）噴[①]。

使永送書與街南廟，借木馬二匹。以酒噀之，皆成好馬，鞍勒俱全。（搜，16“錢小小”條）

（三）形容詞

**凸** 與“凹”相對，高於周圍[②]。

人在鑊中，隨沸出没，鑊側有人，以扠刺之，或有攀鑊出者，兩目沸凸，舌出尺餘，肉盡炘爛而猶不死。（冥，“智達”條）

### 2.1.2 變音的新詞

根據 1.1.3 的定義，變音的新詞是指一個詞的義是舊的，衹

① 也作“潠”。《玉篇·水部》：“潠，噴水也。”《洛陽伽藍記·城東·景寧寺》：“元慎即口含水潠慶之。”

② 《玉篇·亞部》：“凸，起貌。”向熹（1993：493）認爲産生於六朝，没有引六朝例子，引唐·姚合《惡神行雨》文。

是讀音起了變化。“變音”可能是一個音節中的聲、韵、調的變化。“義是舊的”從理論上説是新舊詞義全同，但實際上大多情況是新詞祇繼承了舊詞衆多意義中的一部分。即由 A∈［a｜b］變爲 A∈［c｜b'］，且 b'≤b。如：

**秤**　量物體輕重的器具①。

提一匱土，縣鐵梁上稱之，如覺低昂，吏謂規曰：“此稱量罪福之秤也。汝福少罪多，應先受罰。”（冥，“僧規”條）

此詞爲魏晋時期産生的一個新興形式。作爲名詞，在這以前是同屬於“稱”，“稱”既可以作動詞，表示“估計、稱量”，如《管子・樞言》：“量之不以少多，稱之不以輕重，度之不以短長。不審此三者，不可舉大事。”也可以作爲名詞，表示“稱量的工具”，如《淮南子・時則》：“令官市同度量，鈞衡石，角斗稱，端權概。”但是，隨着語言的發展，尤其是四聲變調的造詞功能的衰退，要求産生一個新的形式，便重新造出一個“秤”。

**浦**　停船的碼頭。

晋阮明泊舟西浦，見一青衣女子，彎弓射之。（異，4“青衣女子”條）

廬江箏笛浦，浦有大舶，覆在水中，云是曹公舶船。（後，6“箏笛浦官船”條）

忽見江中連船蓋川而來，徑回入浦，對徐而泊。（幽，“京口徐郎”條）

---

① 《魏書・張普惠傳》：“依今觀度官秤計其斤兩，廣長，折給請俸之人。”

望見山頭有火光赫然，回柁趣之，徑得還浦……明旦，問浦中人："昨夜山上是何火光?"衆皆愕然。（冥，"吕竦"條；觀，21）

《説文·水部》："浦，瀕也。"本指水濱，與"濱"、"涯"等詞同義，此時發展出"水邊停船的碼頭"的意思，與"津"同義。關於這個詞的發展，任昉《述異記》卷下："瓜步在吴中，吴人賣瓜於江畔，用以名焉。吴中又有魚步、龜步，湘中有靈飛步。昉案：吴楚謂浦爲步，語之訛耳。"據此可知，由於江南地區漁業發展，人們經常在江邊進行商品貿易，行人、商船等集聚在江邊的地方，稱爲"浦"。由於吴楚之地"浦"、"步"同音，所以又寫作"步"。宋·吴處厚《青箱雜記》卷三："蓋嶺南謂水津爲步，言步之所及。故有罾步，即漁者施罾者；有船步，即人渡船處。"這種解釋似乎不甚符合此詞的得名之由。

**釘**　可以爲名詞，"釘子"。也可以爲動詞，"用釘釘"。

翼日，有一青蛇來到巫所，即以大釘釘其頭。（異，8"武昌三魅"條）

縫眼不見，唯聞處分，不聞下釘聲，便見船漸漸升空，入雲霄中。（幽，"張縫"條）

[王球]繫在刑獄，著一重鎖，釘鍱堅固①。（冥，"王球"條；觀，110）

"釘"，《説文·金部》："釘，煉餅黄金。"也就是作爲名詞，是"冶煉而成的黄金餅塊"。又"鐙"下段注云："今謂釘者皆

① 《觀世音應驗記》作"釘之極堅"。

是。”可見，“釘”的詞義發展是由一個名詞性成分替換了另一個名詞性成分“鐙”，然後再轉變爲動詞性成分，表示“用釘釘”。這個詞意義的變化是伴隨着語音的變化的，所以應該看作是一個新詞。名詞的“釘”讀當經切，dīng；動詞的意義讀丁定切，dìng。

### 2.1.3　變義的新詞

根據 1.1.3 的定義，變義的新詞是指一個詞的音不變，而是意義變化，且發生了詞性的轉變。根據這個條件，變義的新詞主要有三種情況：第一，舊義與新義完全無關；第二，新義是在舊義的基礎上引申出來，且發生了詞性的變化；第三，舊詞中的一部分詞義分化出來，形成新詞。

#### 2.1.3.1　舊義與新義完全無關

**婆**　祖母。上古時“婆”字不能單用，祇能作爲一個音節成分用於“婆娑”中。此時借用爲一個稱謂詞。

世光與信，於家去時，其六歲兒見之，指語祖母曰：“阿爺飛上天，婆爲見不?”（冥，“史世光”條）

**郎**　①青年人的通稱[①]；②主人[②]。

①京口有徐郎者，家甚繈褸，常於江邊拾流柴。（幽，

① 《三國志・吴志・周瑜傳》：“時瑜年二十四，吴中皆呼爲周郎。”

② 西晋・竺法護譯《修行道地經》卷五：“於是夫人家問人：‘吾婦所在?’婢既慚愧，淚出悲泣而報之曰：‘唯，賢郎婦在某閣上。’”

“京口徐郎”條）

②須臾，奴子自外來，云：“郎求鏡。”婦以奴詐，乃指床上以示奴。奴云：“適從郎間來。”（後，3“形魂離異”條）

“郎”在此前祇用於官名，如議郎、中郎、侍郎、員外郎等。此時産生出的兩個意義與舊義完全不同，且没有引申演變的關係。由官名轉變爲通稱，應該爲新詞。

**浪** 波浪。

常鳴鼓錢塘江頭，淩浪如故。（異，2“樟林桁大船”條）

飄揚中江，風疾浪涌，静待淪覆。（冥，“竺惠慶”條）

“浪”在《説文·水部》中有記載，但是釋爲“滄浪水也”，爲古水名。到此時發展有“波浪”的意思，如《玉篇·水部》：“浪，波浪也。”《世説新語·雅量》：“風起浪涌。”利用舊音。

**牙** 軍中長官住所①。

張重華遣謝艾伐麻狄，引師出振武。夜有二梟鳴於牙中。（異，4“梟鳴牙中”條）

此義當是由“牙旗”發展而來。由於古代行軍，主將主帥的旗上多裝飾有象牙，故名“牙旗”。如《文選·張衡〈東京賦〉》：“戈矛若林，牙旗繽紛。”薛綜注：“兵書曰：牙旗者，將軍之旌。謂古者天子出，建大牙旗，竿上以象牙飾之，故云牙旗。”在一定的語境中，“牙旗”簡稱“牙”，如《文選·潘岳〈關中〉》詩：

① 《晋書·張軌傳》文同此。

“桓桓梁征，高牙乃建。”李善注：“牙，牙旗也。《兵書》曰：牙旗，將軍之旗。”由於“牙旗”是將軍之住處的標志，所以引申出“軍中長官的住所”的意義。

**齋**　房屋、屋子。

吴郡太守張懋，聞齋内床下犬聲，求而不得。（搜，12“地中犬聲”條）

令緒施設床帳於齋中。（幽，“陳緒”條）

賢明便香湯自浴齋，出東齋。（冥，“董青建”條）

按照向熹（1993：482）的解釋：上古“齋”的意思是齋戒，即在祭祀或舉行典禮前潔身清心，以示誠敬。作“房舍”的“齋”與上古的“齋”是没有關係的兩個詞。

以上的這些詞，其字音没有變化，但它們的新義與各自的舊義却完全不同，而且新舊義之間不容易建立起詞義引申演變的關係，所以應該認爲是新詞。此類詞可以處理爲轉類詞，非詞性上的轉類，而是詞義範疇上的變化。這種變化與東漢時期“怕”發生的演變是相同的。“怕”出現在西漢時，是“澹泊”的意思。《説文·心部》：“怕，無爲也。”《廣雅·釋詁》：“怕，静也。”文獻用例如司馬相如《子虚賦》“怕乎無爲”就用的是此義（王力1980：576）。到東漢時期，“怕”出現了“畏懼”的意思，如《論衡·四諱》：“孝者怕人刑辟，刻畫身體，毁傷髮膚，少德泊行，不戒慎之所致也。”《搜神記》卷十二“猳國馬化”條：“産子皆如人形，有不養者，其母輒死，故懼怕之，無敢不養。”這類詞與2.1.1全新的新詞相比，不同點在於：它的讀音是借用了語言中原詞舊有的讀音形式。如“婆”與“港”，都是由上古的

純記音形式獲得單獨的意義，但“婆”保持了它本身的讀音，屬於意義的變化，歸入“變義的新詞”；“港”改變了它的讀音形式，同時産生了新的詞義，歸入“全新的新詞”。

2.1.3.2 新義從舊義引申而來，且詞性發生了變化

詞性發生變化的詞，指某個詞從一種詞性轉變到另一種詞性。下面按照志怪小説中的詞性分類討論，而在每一個討論的詞的具體意思後面標明轉類的關係，有些没有辦法弄清楚的，就闕如。

（一）名詞

**熬** 指用以煎熬的用具[①]。動→名。

府君曰：“汝佞神殺生，其罪應上熱熬。”使吏牽着熬所，見一物，牛頭人身，捉鐵叉，叉禮着熬上……復以鐵叉叉着熬邊。（幽，“舒禮”條）

“熬”在先秦是“乾炒”[②]的意義，此爲“煎熬的用具”，是由動作向動作依賴的工具的轉變。

**劫** 盜賊[③]。動→名。

興常爲劫所引，夫得走逃，妻坐繫獄，掠笞積日。（冥，

① 字亦作“鏖”。北本《涅槃經》卷一九：“各有猛火，東西南北，交過通徹，八萬由延，周匝鐵墻，鐵網彌覆。其地亦鐵，上火徹下，下火徹上。大王，若魚在鏖，脂膏火然，是中罪人，亦復如是。”

② 《方言》卷七：“熬，火乾也。凡以火而乾五穀之類，自山而東，齊楚以往，謂之熬。”

③ 《南史·宗慤傳》：“慤年十四，挺身與劫相拒。”

“張興”條）

此詞是由“劫”在漢代産生出的“搶奪”意義轉變過來的，由動作向動作的發出者轉變。

**酷**　苦，痛[①]。形→名。

譙郡胡馥之娶婦李氏，十餘年無子而婦卒，哭慟云：“竟無遺體遂傷，此酷何深！”（幽，“胡馥之”條）

此詞在以前主要是形容詞用法，根據《漢語大詞典》有“酒性猛烈”、“泛指氣、味濃烈”和“殘暴，苛刻”三個意義。此時發展爲“痛苦”，用爲名詞。

（二）動詞

**漕**　開掘（漕渠）[②]。名→動。

吴孫權赤烏八年，遣校尉陳勛漕句容。（異，1“句容水脈”條）

《説文・水部》：“漕，水轉轂（穀）也。”本爲水道運輸，後到東漢時引申有名詞“漕渠”義，《文選・班固〈西都賦〉》：“東郊則有通溝大漕。”李善注引《漢書・武帝紀》：“穿漕渠，道渭。”再從“漕渠”的意義轉變爲動詞“開掘（漕渠）”。

**泊**　停泊。名→動。

夜泊越里，纜舟於大桑樹。（異，3“諸葛博識”條）

司馬休之遣文武千餘人迎家，達南郡，值風泊舡。（幽，

① 三國吴・康僧會編譯《六度集經》卷四：“今睹佛經，獲奉三寶，若值無道葅醢之酷、湯火之戾，終不釋正、從彼妖蠱也。”（3/ 17a）

② 《梁書・昭明太子統傳》：“吴興郡屢以水灾失收，有上言當漕大瀆以瀉浙江。”

“司馬休之”條）

元嘉十二年，荆、揚大水，川陵如一。惠慶將入廬山，船至小，而暴風忽起，同旅已得依浦，唯惠慶船未及得泊。（冥，“竺惠慶”條）

《玉篇·水部》：“泊，止舟也。”此詞在上古是“淺水”的意思，是“洦”的俗體字。淺水容易使船擱淺，引申爲停泊。

**庭** 拜謁。名→動。

漢惠帝時，天下太平，干戈偃息，遠國殊鄉，重譯來貢。時有道士韓稚者，終之裔也，越海而來，云是東海神君之使，聞聖德洽於區宇，故悦服而來庭。（拾，5“前漢上”）

（三）形容詞

**差** 奇異；奇怪；怪異。

是時華容有女子，忽啼呼曰：“將有大喪！”言語過差，縣以爲妖言。（搜，6“荆州童謡”條）

二客扶翼，呼問之，良久張目曰：“大差事，大差事！”（博，出《太平廣記》卷四七〇“趙平原”條）

去聲的“差”在先秦是“差别，不同”的意義，到此時引申出“奇怪”的形容詞意義，與“異”形成同義詞。

**齒** 重視[①]。動→形。

有一弟子，性頗粗暴，全常不齒。（冥，“慧全”條）

“齒”在先秦主要用作名詞，到漢代有動詞用法“録用”，《禮記·王制》：“屏之遠方，終身不齒。”東漢·鄭玄注：“齒猶

① 《陳書·任忠傳》：“少孤微，不爲鄉黨所齒。”

録也。”然後再引申出形容詞“重視”的意義。

**乏**　疲倦。動→形。

公子蒼舒令置大鏡其前，鵾鵾形而舞，不知止，遂乏死。（異，3“山鵾舞鏡”條）

忽望草中有火光，雲時饑乏，因而詣前。（異，6“山陽王輔嗣”條）

“乏”在上古其常用意義是“缺乏”的意思，此時産生“疲倦”義。

**柘**　盛貌。名→形。

有飯盈焉，馨氣充柘。（冥，“闕公則”條）

該詞盛行於魏晋時期，與“勃”相通。

（四）副詞

**催**　快，速。動→副。

*甘子正熟，三人共食，致飽，乃懷二枚，欲出示人。聞空中語云：“催放雙甘，乃聽汝去。”（搜，17“南康甘子”條）

教催録取，未及至，而府君遣安居還。（冥，“陳安居”條）

“催”本義爲“催促”，而且是其通用義。此義是由“催促”義發展而來的。《樂府詩集·莫愁樂》：“莫愁在何處？莫愁石城西。艇子打兩槳，催送莫愁來。”

**促** 快[①]。動→副。

書生曰："促索鍤來，吾與卿取魅。"（搜，18"安陽亭書生"條）

該條同時見於《搜神後記》卷六"腹中鬼"條，作"速"，而《御覽》卷四七一引《搜神後記》作"促"。"促"的本義爲"靠近"，《説文・人部》："促，迫也。"由此引申爲"短促"、"快速"，《玉篇・人部》："速也，迫也。"

**登** 立刻，當即[②]。

紀授濟手，指示佛所，濟亦登見半身及諸旛蓋，俄而隱没。（冥，"葛濟之"條）

據《漢語大詞典》，"登"在這個時期以前已經具有15個意義，但没有副詞的意義。副詞的意義是此時新産生出來的。

**鞠** 盡，全[③]。

魏氏喪滅，池臺鞠爲煨燼，嗽金之鳥，亦自翱翔也。（拾，7"魏"）

**快** 迅速。

竺因私請之，婦曰："不可得不燒。如此，君可快去，我當緩行，日中必火發。"竺乃急行歸。（搜，4"糜竺"條）

---

① 三國魏・曹操《封功臣令》："其促定功行封。"《後漢書・寒朗傳》："帝怒罵曰：'吏持兩端，促提下。'"《晋書・宣帝紀》："帝曰：'達無信義，此其相疑之時也，當及其未定促決之。'"

② 《三國志・吴志・鍾離牧傳》"遷南海太守"裴松之注引晋虞預《會稽典録》："牧遣使慰譬，登皆首服，自改爲良民。"

③ 《文選・傅亮〈爲宋公至洛陽謁五陵表〉》："山川無改，城闕爲墟。宫廟隳頓，鐘簴空列。觀宇之餘，鞠爲禾黍。"

《説文・心部》："快，喜也。"本義爲"快樂，喜悦"，此時産生出"迅速"義。

**勤**　次數多，經常。形→副。

於是得止哀，而勤爲求請。（幽，"王凝之夫人"條）

唯宜勤念觀世音，庶獲免耳。（冥，"張興"條）

"勤"在上古漢語中具有"盡力做"、"忙於"、"勞倦"、"殷切"等多種意義。此時發展出副詞的意義。

**遝**　重叠地。

劉世則女病魅積年……友笊之，命作布囊，俟女發時，張囊著窗牖間。友閉户作氣，若有所驅……女仍大發；友乃更作皮囊二枚，遝張之，施張如前，囊復脹滿。（搜，3"韓友"條）

**總**　突然。動→副。

俄而雲氣上蒸，膚寸而合。比至日中，大雨總至，溪澗盈溢。（搜，1"于吉"條）

2.1.3.3　舊詞中的一部分詞義分化出來，形成新詞

**灣**　指水流彎曲的地方。

其夜，聞江中汹汹有人聲。往視之，槎乃移去，沿流下數里，駐灣中。（搜，11"葛祚碑"條）

"灣"不見於《玉篇》。《廣韵・删韵》："灣，水曲。"此詞在

當時是新産生的①，與“彎”通用，庾信《應令》“望别非新館，開舟即舊彎”作“彎”。可見，“灣”與“彎”是一組同源詞。

### 2.1.4 新興單音詞産生的機制及規律

#### 2.1.4.1 原因

第一，新事物、新概念的出現，要求語言用一個新的形體來反映。語言是反映人類文化生活的，所以當一個新事物、新概念産生時，語言最簡單、方便的辦法就是直接創造一個新的形體來反映這種變化。志怪小説中新産生的詞語，也就主要是與日常生活關係緊密的詞語。如“帢”、“秤”、“笴”、“埭”、“墅”等，都是人們經常接觸到的，這正體現了語言對現實的廣泛反映。社會生活内容的豐富和更新、新鮮事物的出現等，必然都會在語言詞彙中得到反映。如“秤”、“店”等反映了當時的商業貿易發展情況；表示助船通過淺水處的設施的“埭”，橋樑的“桁”等反映了當時水利技術的進步；“急”、“邏”反映了當時的政治軍事生活内容；“帢”的出現是因爲一種全新事物的産生；“塔”字的産生則完全是由於六朝宗教盛行等原因。

第二，詞彙系統的資源重組（參見周俊勛 2003b）。從理論上説，出現一個新事物或者新的概念，就應該産生一個新的詞形來表達，這是語言詞彙系統適應社會發展的最簡潔、最方便的一

① 《三國志·吴志·三嗣主傳》注引張勃《吴録》：“音如湖水灣澳之灣。”北周·庾信《望渭水》詩：“樹似新亭岸，沙如龍尾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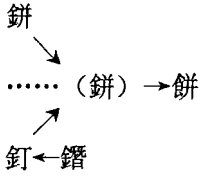
種手段。但這種方式很容易走到盡頭。因爲世界上任何語言系統都不可能無限制地擴展自己的詞語，語言的詞彙系統祇能從内部進行調整。這種調整與世界上其他許多領域的内部調整一樣，屬於清理語言詞彙系統中垃圾的現象。借用計算機領域中的術語來表達，就是語言詞彙系統的“磁盤碎片整理”，即將一些過時的、没有系統的零散成分進行清理，或者重新歸併，以便拓展使用空間，這就是語言詞彙系統的資源重組。魏晋南北朝時期是漢語詞彙系統發生較大變化的時期。一些先秦兩漢廣泛使用的詞語退出了使用，或者縮小了使用範圍，使詞彙系統發生了較大的調整。一個詞語的變化常常會帶動其他詞語的變化，牽一髮而動全身。如“釘”替换“鐙”而引起的一系列變化就是這方面的典型。

“釘”由名詞“冶煉而成的黄金餅塊”變爲“釘子”後，替换了原來表示該義的“鐙”（參見 2.1.2“變音的新詞”）。“釘”爲什麽會發生變化呢？我們認爲，是因爲當時語言中存在與此詞詞義類似的“餅”、“鈑”。《爾雅・釋器》：“餅金謂之鈑。”《玉篇・金部》：“餅，金餅。”這是金屬語義場中出現的重叠形式①。而在食品語義場中，還有一個“餅”起同樣的作用，表示塊狀的食品。隨着漢語義類義象的分離（徐通鏘 1997），將現實中所有的塊狀物體抽象出來，成爲一個概念時，語言將這個概念歸併給“餅”。不論黄金、食品都用一個詞語“餅”，如《冥祥記》“法稱”條：“並以三十二璧一餅金爲信。”《後漢書・列女傳・樂羊子妻》：“羊子常行路，得遺金一餅。”《南史・褚彦回傳》：“有人

① 在當時的語言中可能三者之間存在一些細微差别。

求官，密袖中將一餅金，因求請間，出金示之。”酈道元《水經注・溱水》：“林水源裏有石室，室前盤石上行羅十甕，中悉是餅銀。”在這種規整之下，“釘、餅”成爲多餘的形體，成爲詞彙系統中的垃圾。要麽重新回收，要麽棄掉。經過回收，讓“釘”來替換了“鉼”，而“餅”替換了“鉼”。

從“釘”這個詞看出的詞彙系統歸併過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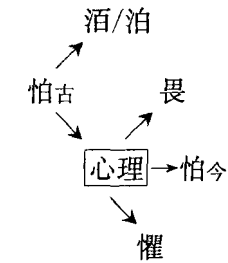



“→”方向代表歸入方向；……（）表示可能存在的一個過程。

從“釘”在詞彙系統中的規整情況可以發現一個很有意思的現象：在規整過程中，“釘”獲得了新生，而“鉼”却銷聲匿迹。這是爲什麽呢？原因就在於“鉼”與“餅”的文字形體、讀音都非常接近（實際上是兩個同源詞）。這是漢語發展史上一個很有趣的現象。語言中出現“鉼”、“餅”兩個形體本是爲了區别不同的意思，這是上古漢語中常用的一種手段。但是在此時歸併時，這種近親形體反而成爲阻礙的對象，被予以清除。

“泊”與“怕”之間的替換關係也比較明顯地反映出了這種情況。“怕”不見於先秦，在西漢時作爲“淡泊”的意思出現。《説文・心部》：“怕，無爲也。”《廣雅・釋詁》：“怕，静也。”“泊”爲上古“洎”的俗體字，《説文・水部》：“洎，淺水也。”段玉裁注：“《説文》作‘洎’，隸作‘泊’，亦古今字也。《犬部》

‘狛’字下云：‘讀若淺泊。’淺水易停，故‘泊’又爲‘停泊’。‘淺’作‘薄’，故‘泊’亦爲‘厚薄’字。又以爲‘愔怕’字。”可見“泊”的詞義引申很清楚，由於“淺水”具有“少”的語義成分，可引申出“停泊”、“淡泊”等意義。但“怕”的“淡泊”意義被“泊”佔領後①，“怕”被清理掉，成爲多餘②。詞彙系統另派任務，“怕”進入表示心理的“畏、懼”語義場，使該語義場由兩個詞語增加爲“畏、懼、怕”三個詞語（參見胡敕瑞2002：100）。作“畏懼”的意思，此義最早出現於在東漢③。這個規整過程可以整理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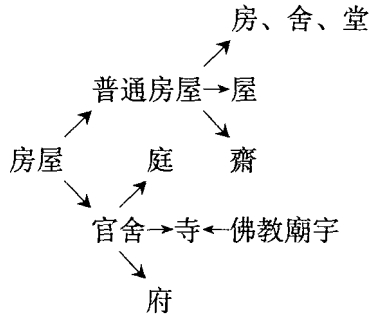

“寺”也是此時詞彙系統重新規整的一個典型實例。“寺”字在漢代本身表示“官舍”名稱，《文選・左思〈吴都賦〉》“列寺

① 這個俗寫，至少在漢代已産生，司馬相如《子虚賦》中的“怕”，《史記》、《漢書》皆作“泊”。《老子》“我獨泊兮其未兆”，馬王堆帛書甲本已經作“泊”。説明這個替換過程可能早在西漢初就已經發生了。

② 王念孫《廣雅疏證・釋詁四》“怕，静也”云：“《老子》云：‘我獨泊兮其未兆。’泊，與怕通。”從發展來看，王念孫的一個“通”字透露出他不如段玉裁對這兩個詞的發展關係理解得清楚。

③ 《論衡・四諱》：“孝者怕人刑辟，刻畫身體，毁傷髮膚，少德泊行，不戒慎之所致也。”

七里”李善注引服虔《風俗通》：“今尚書、御史、謁者所止皆曰寺。”佛教傳入進來後，爲了將佛教徒居住的房屋與一般的房屋區别開來，就將佛教廟宇稱爲“寺”。從此，“寺”主要用於表達這個概念，而“官舍”的概念儘管歷代仍有使用，但已經不是它的主要意義，而且大多是沿用東漢之舊，清王士禛《香祖筆記》卷十一：“今九卿自大理、太常已下官署皆名曰寺，沿東漢之舊也。”“寺”在詞彙系統中的歸併過程爲：




總之，詞彙作爲一個系統，是有組織、有分工的。在這個系統中，每一個成員大體上對應什麽“工作崗位”基本上是固定的，在某一個崗位上來了一個更加適合的人選，另一個成員必定會“下崗”，如“梭”替換“杼”；或者重新就業，如“釘”替換“鐙”形成的拉鏈性的移動“鐙→釘→鉼→餅”，都是詞彙系統資源重組的生動表現。正是這種語言詞彙系統的資源重組，纔造成詞語的不斷替換、演變，詞義的發展變化。而研究漢語詞彙史的一個重要方法，就是應該以這些核心詞爲本，找出它們在當時詞彙系統中的地位和擔任的角色，然後對它們進行跟踪調查，理清它們地位的變化、角色的轉移以及帶動了哪些親屬關係詞的變

動。祇有在這些具體的個案研究取得成功性的突破後，纔能真正建立科學的漢語詞彙史。

2.1.4.2　方式

志怪小説中單音節詞出現的變化有以下幾種方式：

第一，全部創新。如“帢”、“墅”、“秤”、“塔”等，主要是因爲現實中出現的新事物要求語言給出一個恰當的詞語形式來代表。由於是全新的造詞，即音義之間的關係是全新約定的，所以體現在詞語形式上就是語言詞彙系統增加新的字形。

第二，不增加新形體而引起的變化，主要有以下幾種方式：

一是替換。如“梭”替換“杼”，“釘”替換“鐙”。替換過程中常常會産生拉鏈性的移動，如“鐙→釘→鉼→餅”。

二是填補空格（參見胡敕瑞 2002：107－112）。語言是一個有組織、分層級的系統，不僅如此，許多語言現象還表現出極强的對稱性。所謂填補空格是指詞彙系統中的一些成員存在不對稱的情況，由於語言對稱性的要求而産生的一種詞彙調整現象①。這種對稱性有時也會引起詞彙系統的調整，這種調整大多數情況下是利用已有的詞語，改變詞義或者增加新的詞義。從調整的機制看，是屬於詞彙系統的資源重組；從調整的方式和結果來看，就是所謂的填補空格現象。志怪小説中的“快”就是爲了填補空格而産生變化的一個例子。因爲在表示行動“緩慢”的意義上，

① 這種對稱現象在語音學中運用得相當普遍，也研究得非常成功。在詞彙領域還有待進一步研究。

先秦時存在“遲、緩、慢”三個中心同義詞，而與之對應的反義詞却祇有“疾、速”兩個，因此增補“快”來填補空格（“快”的“快速”意義的討論參見2.1.3.2）。圖標如下：

| 遲 | 緩 | 慢 |
|---|---|---|
| 疾 | 速 | 快 |

又如“强—剛—堅”對“弱—柔—軟”的調整，也是一個比較典型的例子。先看志怪小説中的用例：

行至一山，都無草木，土色堅黑，有類石鐵。（冥，“僧規”條）

髮大如縷，堅韌如筋，伸之幾至一丈，置之自縮如蠭。（拾，9“晋時事”）

山草木皆勁利，土亦剛而精。（拾，10“昆吾山”）

此人乃强排之，踣於屍脚上。（冥，“僧規”條）

生卵着石則軟，取之則堅。（拾，10“蓬萊山”）

晋永嘉之亂，郡縣無定主，强弱相暴。（幽，“彭娥”條）

體尚温柔，家未殮。（冥，“慧達”條）

種仁壽木，木似柏而枝長柔軟。（拾，3“魯僖公”）

或言此水甘軟，男女飲之則淫。（拾，5“前漢上”）

[鳥] 形如雀而色黄，羽毛柔密。（拾，7“魏明帝”）

貧道力弱，無救如何！唯宜勤念觀世音，庶獲免耳。（冥，“張興”條）

井中之金柔弱，可以緘縢也。（拾，1“炎帝神農”）

有摇枝粟，其枝長而弱，無風常摇，食之益髓。（拾，5“前漢下”）

胡敕瑞（2002：111）指出，在先秦爲“强—弱”、“剛、堅—柔”，由於填補空格的原因，東漢産生出了“軟”來與“堅”配對，如東漢·王充《論衡·氣壽》：“人之禀氣，或充實而堅强，或虚劣而軟弱。充實堅强，其年壽；虚劣軟弱，失棄其身。”從志怪小説使用的情況看，這種三項對應的格局已經相當穩定。可是，由於詞彙系統的調整、常用詞的替換，這一格局形成的同時，語言中也開始了“硬”對“堅”的替換，如《傷寒論·陰陽全篇》：“陰陽病……必大便初硬後溏，所以然者，以胃中冷，水穀不别故也。”《玉篇·石部》：“硬，堅硬。”《齊民要術·羊鵝鴨》：“供厨者，子鵝百日以外，子鴨六七十日佳。過此肉硬。”由於“硬”對“堅”的替換，使“軟、硬”配對成爲一對反義詞。

東漢時期的格局

| 强 | 剛 | 堅 |
|---|---|---|
| 弱 | 柔 | 軟 |

魏晋時期的新格局

| 强 | 剛 | 堅 | 硬 |
|---|---|---|---|
| 弱 | 柔 | 軟 | |

這種新格局可能又預示着新一輪替換的開始。語言詞彙系統就是這樣不斷地變化着，既能滿足新事物、新觀念的出現，又能較好地維持自己的平衡。

三是使一個詞增加新義。如“寺”、“齋”等。使一個詞增加更多的義位屬於漢語單音節詞義發展的一種主要方式，需在詞義發展中討論。

儘管如此，從當時産生的單音節新詞的數量表明，這種上古運用最多的一種方式在此時已不再具有能産性，而更多的衹能用擴展漢語音節的辦法纔能實現。即使是當時普遍采用的四聲別義方法，也不能滿足語言發展的需要。所以，漢語走上了雙音化的道路。

## 2.2 雙音節新詞的分類描寫

雙音詞是漢語複音詞的主要形式，也是能産性最强的一種形式。雙音節詞可分爲單純詞和複合詞兩大類。單純詞有聯綿詞、叠音詞兩類，複合詞有並列式、偏正式、動賓式、主謂式、動補式、附加式等。一般將雙音節詞分爲語音構詞和語法構詞兩大類，語音構詞除包括單純詞中的聯綿詞、叠音詞兩類外，還包括重叠詞。語法構詞指複合詞。我們不采用這樣的分類，因爲這樣的分類存在一些問題，如重叠詞的歸屬問題。一般將重叠詞歸於語音構詞，籠統地稱爲重言詞，使叠音詞與重叠詞含混不清。而二者在本質上是有區别的：“組成一個重言詞的兩個單字，如果單獨無義可釋，純粹記録兩個音節，或即使單獨有義而該義與整個重言詞的意義無關，那麽這個重言詞是叠音詞；如果單獨有

義，無論是本義、引申義還是假借義，衹要其意義跟所組成的重言詞的意義相互關聯，那麽這個重言詞是重叠式。”（伍宗文2001：148）從語音着眼，重叠式是語音的重叠；從語義着眼，重叠式也可以是意義的重叠。下面分小類進行描寫。

### 2.2.1　聯綿詞

吕叔湘（1942）認爲聯綿詞是“兩個音綴（寫成兩個字）成一個詞，具有單一的意義”，而“所謂單一的意義，就是不能再分析”。關於聯綿詞的界定和性質的更多討論，參見陳瑞衡（1989）、李運富（1990、1991）。總體上説來，聯綿詞是由衹代表音節的兩個漢字組成的表示一個整體意義的雙音詞。可以分析爲三個要點：一，必須由兩個漢字組成，否則無所謂“連綿”；二，必須是單語素，否則將無法跟合成詞區别；三，兩個漢字都没有意義，衹起記音作用，否則就可能跟偏義複詞或附加式合成詞等混淆（趙克勤1994：49；伍宗文2001：194）。

漢語中聯綿詞的特色集中體現在它的語音模式上。聯綿詞是由一個音節分化爲兩個音節，如“孔→窟隆”、“鉦→丁寧”等。學者們大多注意研究這些單音形式與雙音形式之間的衍生關係，有些學者尤其看重漢語聯綿詞的這種語音模式，如徐通鏘（1997：350）將它作爲漢語由單音節向雙音化發展的一座橋梁。

聯綿詞是根據漢語語音模式産生出來的特殊雙音形式，而且産生時間也很早，它的産生與漢語雙音化的關係到底有多大，還有待於更深入的研究。但是，從歷來學者對聯綿詞認定的分歧看，一些學者已經認識到它對漢語雙音化的影響，如徐通鏘

(1997)、曾曉渝 (1998) 都提到聯綿詞對漢語詞彙複音化的作用，認爲“聯綿詞是漢語詞彙複音化早期的産物，它是漢語單音節詞向複合式複音詞發展的必然性過渡形式，由單音節詞到叠音詞再音變爲聯綿詞，或由單音節詞引延爲聯綿詞，由雙聲叠韵的聯綿詞到非雙聲叠韵聯綿詞而衍生出一般的複合詞，複音化的道路便日益寬廣了”(伍宗文 2001：215)。

根據聯綿詞的語音結構，可以分爲雙聲聯綿詞、叠韵聯綿詞、雙聲兼叠韵聯綿詞、非雙聲叠韵聯綿詞。

志怪小説中新産生的聯綿詞共 84 個。從語義上看，有表名物的詞，如“吴公/蜈蚣”；更多的是摹擬事物的聲音，如“霹靂、擘蘿/擘籬、轟磕、砰磕、唏噓、噓吸、噓唏、漕漼”等，或描繪事物的容狀，如“氤氳、逡巡、繽紛”等。從詞性上看，名詞屬於少數，動詞也不多見，主要是形容詞。主要的一些聯綿詞如下：

雙聲：仿佛、回惑、回遑、吴公/蜈蚣、氤氳

叠韵：霹靂、褊褊、纏曼、通曨、躅陸

雙聲叠韵：繽紛、逡巡

非雙聲叠韵：蟛蚏、渤潏、遲回、蝴蝶、瓠蘺、狼藉、狼狽、噫吃、侏儒/侏蘺、唏噓/欷歔、噓唏、噓吸、擘蘿/擘籬、轟磕、砰磕、漕漼。

### 2.2.2 叠音詞

叠音詞在語音模式上與聯綿詞相反，是由一個同樣的音節重叠爲兩個音節單位，如“交交、喈喈”等。叠音詞是先秦漢語複

音詞中的重要成員，此時新産生的並不多，共計 11 個。主要有：

**曖曖**　迷蒙隱約貌。

至房前，忽曖曖若人形，詳視，乃慧熾也，容貌衣服，不異生時。（異，5“慧熾見形”條；冥，“竺慧熾”條）

此詞産生於《楚辭・離騷》，意思是“昏昧不明的樣子”，此時産生出新的意義，如晋陶潛《歸田園居》詩之一：“曖曖遠人村，依依墟里烟。”又江淹《水上神女賦》：“一麗女兮，碧渚之崖。曖曖也，非雲非霧，如烟如霞。”

**倅倅**　象聲詞。動轉之聲①。

未至家二三里，聞籠中倅倅動。（後，7“山獠”條）

**蔌蔌**　象聲詞。輕微之聲②。

悉以紙裹柱桷，紙内蔌蔌如有行聲。（幽，“諸葛長民”條）

這個形式也是在先秦就已經出現，是狀貌詞，如《詩・小雅・正月》“蔌蔌方有谷”毛傳：“蔌蔌，陋也。”在此時意義發生變化，可以指輕微的響聲。《南史・王宴傳》：“見屋桷子悉是大蛇，就視之，猶木也。宴惡之，乃以紙裹桷子，猶紙内摇動，蔌蔌有聲。”

**蚩蚩**　平民；百姓。

故蚩蚩之類，嗟殷亡之晚，望周來之遲矣。（拾，2“殷

① 《太平廣記》卷三二三引南朝梁・任昉《述異記・富陽人》同此。

② 此時又可以用於形容風聲，如《文選・鮑照〈蕪城賦〉》：“棱棱霜氣，蔌蔌風威。”

湯”）

此詞來源於典故。《詩・衛風・氓》：“氓之蚩蚩，抱布貿絲。”毛傳：“蚩蚩者，敦厚之貌。”“蚩蚩”修飾“氓”，後由此發展爲用“蚩蚩”指平民。

從這些詞看，主要是擬聲形成的象聲詞，也已經與先秦時該類詞的功能發生了變化。這説明這種構詞方式在當時基本上失去了能産性。

**冉冉** 慢慢地。

乃共以手徐徐撫床，遂冉冉入席而滅。（後，3“形魂離異”條）

形容動作緩慢，與“徐徐”對文同義。這個形式最早出現在屈原的《離騷》中，形容時光漸漸流逝。在這裏詞義發生了轉化，轉變到動作域。同期的其他文獻用例，如晋葛洪《神仙傳・欒巴》：“［巴］即平坐却入壁中去，冉冉如雲氣之狀，須臾失巴所在。”

**嘵嘵** 吵嚷聲。

五日夜五更中，聞門巷間嘵嘵有聲，須臾，見有五人，炳炬火，執信幡。（冥，“僧規”條）

此詞形式在《詩・豳風・鴟鴞》中出現，爲“鳥雀因恐懼而發出的鳴叫聲”，此時詞義發生轉變。

叠音詞的構詞模式【AA】的内部往往會被重新符號化爲一個新的符號，再運用於語言中，重新經歷詞義的發展和變化。如“冉冉”，在《離騷》中屬於時間域，在這裏轉變爲動作域。又如“嘵嘵”，本爲象聲詞，在經過叠音詞構詞模式之後，反而可以由

一種象聲詞轉變爲一種語義更加實在的“喧鬧聲”，這些應該説都是重叠之後，經常作爲一個語言的符號使用獲得的變化。

其他的形式如：蠢蠢、啾啾、磕磕、怏怏、紛紛、楚楚、盈盈、蒼蒼、歷歷、寂寂、翛翛、呦呦，等。

### 2.2.3　並列式

並列複合詞由兩個在意義上並列的成分 A、B 構成的，其中 A 與 B 的詞形不能完全相同，否則就是重叠式。並列複詞又稱爲“聯合式複合詞”、“並立式複合詞”。由於漢語是一種語法形態不豐富的語言，語義成分在組合成詞的過程中起很大的作用，所以並列是漢語詞彙構造的重要特點。並列複合詞是漢語詞彙史上最早出現的、最主要的複合類型之一，在魏晋以前也是數量最多的。胡敕瑞（2002：70）統計，東漢《論衡》通過並列式産生的新詞 408 個，佔新産生複合詞總數的 67.55%。志怪小説新出現並列式複合詞 1106 個，佔新産生複合詞總數的 51.27%。

#### 2.2.3.1　從語義構成看

並列複詞是根據組成兩個語素之間的語義關係來命名的，絶大多數學者從語義入手研究。構成並列式複合詞的兩個語素在意義上又存在相同、相近、相類、相反的關係。

1. 相同意義關係的並列式——重叠詞

2.2 談到，重叠式的“重叠”既有語音的重叠，又有語義的重叠。漢語中，語音的重叠主要表達單純意義，如叠音詞。而重叠詞的整體意義與組成的語素義既有關聯性，又有一定的區别，

表達的是複合意義。王雲路（1999：24）“叠音詞也是一種同義連言”專門列出一節來介紹六朝詩歌語言中的這種構詞方式，她説：“在各種雙音詞組合中，將單音節重叠是最爲簡便的方式，也是同義連言中較爲特殊的一類。”實際上，我們將重叠詞歸入相同意義關係的並列，主要是認爲它最能體現“距離象似原則”（Haiman1985）的認知模式，這是漢語中的一種典型形式。因爲它是用新的雙音節音步表達原來單音形式的語義，可以使雙音並列形式不改變原來單音形式的語義而成爲一個音步，構成漢語中最自然的雙音形式（董秀芳 2002：108）。這是漢語並列式中的基式，因爲從根本上説，語言中没有絶對同義詞，而重叠詞使用同一個語素音節的重叠，正好起到了並列複合詞中相同意義關係的組塊作用，彌補了這個缺陷。

**了了** 清楚，明白。

問漢時宫中事，説之了了，皆有次序。（博，7）

須臾，有火光來[①]岸，如人捉炬者，照見溪中了了。（冥，“吕竦”條；觀，19）

“了了”爲當時常用詞，如《抱朴子・内篇・論仙》：“目察百步，不能了了。”引申指“聰慧”，如《幽明録》“余杭上湖”條：“復有一年少，年可十三四，甚了了。”“了”單獨使用也有“明瞭、曉悟”義，如《冥祥記》“徐榮”條：“然後了其爲神光矣。”又“釋曇輝”條：“每坐，輒得境界，意未自了，亦謂是夢耳。”

① 《觀世音應驗記》“來”作“夾”。

以上這些例子大多見於江藍生（1988：128），其他同期的例子可參看。實際上，“了了”重叠在東漢譯經中已經出現（董志翹 2002：20；胡敕瑞 2002：65）。

**各各**　個個，每一個。

問生時所行事，有何罪故，行何功德，作何善行，言者各各[①]不同。（幽，“趙泰”條）

**輝輝**　光耀貌。

奠設酒果，亦覺貌輝輝[②]有色，即跳躑不住。（異，5“紫姑神”條）

**急急**　急忙；趕緊。

此鬼與超遠近常如初，微聞鬼云：“汝何規耶？急急[③]就死！”（謝氏鬼神列傳）

**壘壘**　重積貌。

城郭如故人民非，何不學仙冢壘壘[④]。（後，1“丁令威”條）。

**勤勤**[⑤]　①形容詞。真誠，誠懇。②副詞。表頻數。頻頻，

---

① 《後漢書・趙熹傳》：“帝延集内戚燕會，歡甚，諸夫人各各前言。”

② 庾信《燈賦》：“輝輝朱燼，焰焰紅榮。”

③ 《北史・劉芳傳》：“淡然自守，不急急於榮利，不戚戚於貧賤，乃著《窮通論》以自慰。”

④ 《文選・曹丕〈善哉行〉》：“還望故鄉，鬱何壘壘。”李善注引《廣雅》：“壘，重也。”

⑤ 此詞形式至少在漢代已經出現，如《漢書・王莽傳上》：“寒暑勤勤，無時休息。”此爲“勤奮”義。又如《司馬遷傳》“意氣勤勤懇懇”，爲“懇切至誠”的意思，都與此不同。

一再。

①君當以幽顯異方，故有辭耳。此間榮禄資待身口服御，乃當勝君世中，勤勤之懷，甚貪共事，想必降意，副所期也。(冥，"袁廓"條)

②所以勤勤問王，欲害人自免。(後，"山猿"條)

*勤勤呼之，乃入[①]。(搜，16"鍾繇"條)

**浥浥** 潤濕貌。

吉悲喜取看，浥浥[②]如有濕氣。(冥，"董吉"條)

**朝朝** 每天。

始皇時，童謡曰："城門有血，城當陷没爲湖。"有嫗聞之，朝朝往窺。(搜，13"長水縣"條)。

《列子·仲尼》："子列子亦微焉，朝朝相與辯。"重叠形式具有"逐一"的語義，與表示"早晨"的基本形式之間語義上已經發生了很大的變化。

**悢悢**

良久，聞鼓聲，悢悢不能得住。當出户時，忽掩其衣裾户間，掣絶而去。(搜，2"瞀陵道人"條)

此條又見於《文選·江淹〈雜體詩·效潘岳"悼亡"〉》李善注引曹丕《列異傳》。"悢悢"作"恨恨"，表示"惆悵"的意義。

---

① 此條不屬於《搜神記》文，但見於《三國志·魏志·鍾繇傳》注、《御覽》卷八一九、八八七引《陸氏異林》。同時《幽明録》此條"勤勤"作"殷勤"，"殷勤"也是"頻繁"義。

② 其他銅器文獻用例，如北魏·賈思勰《齊民要術·脯臘》："浥浥時，以木棒輕打，令堅實。"

舊題漢・李陵《與蘇武》詩之三：“徘徊蹊路側，悢悢不得辭。”義同“悢然”，如晋・趙至《與嵇茂齊書》：“臨書悢然，知復何云！”也可以表示“眷念”義，如《後漢書・陳蕃傳》：“天下之漢，悢悢無已，故殷勤示變，以悟陛下。”李賢注：“悢悢，猶眷眷也。”此詞六朝時普遍使用，方一新（1997：59）對該詞在當時的使用情況有詳細的考察，可參看。

**還還**　同“旋旋”，用在動詞之前，表示動作行爲逐漸進行，相當於“漸漸”。

斯須間，如有數十人齊力引船者，踴出湲中，還得平流，沿江還還下。（觀，21）

重叠詞與叠音詞在先秦時不僅語音形式完全相同，二者的語義功能也都是用來象聲和描繪容狀，要區分二者的確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根據胡敕瑞（2002：69）對《論衡》和東漢佛典中新産生的重叠形式的統計，《論衡》中語義叠詞2個；佛典中語義構詞33個。可見，從東漢時開始，叠音詞與重叠詞可能就各自有不同的分工。語義上，重叠詞與叠音詞也有明顯區别，重叠詞所包含的意義與現代漢語的重叠式已經表現出許多相同之處，如由名詞、量詞構成的“朝朝”、“日日”、“家家”、“寸寸”等，都含有表示周遍性的“每”的意思；由形容詞、副詞構成的“勤勤”、“數數”等，都含有“量”的意義。而形成描繪容狀的重叠式複詞僅是少數，説明重叠詞在語義表達功能上與叠音詞分道揚鑣。從詞性上看也有發展。兩漢以來，重叠式構詞突破了先秦以形容詞爲主的模式，擴展了進入該模式的範圍，將名詞、動詞、副詞、量詞、代詞等吸納了進來（胡敕瑞2002：66）。

2. 相近意義關係的並列

是指構成複合詞的兩個語素意義相近。這些複合詞中 A、B 兩個語素在應用範圍、意義輕重、感情色彩、行爲情態等方面具有多種細微的區別。志怪小説中新産生的語義相近並列複合詞共 385 個，佔新産生並列複合詞的 34.81%。

**村里** 鄉村閭里。

鄰家有道士祭酒，姓魏名叵，常爲章符，誑化村里。（冥，“劉齡”條）

**村落** 村莊[①]。

税驂逆旅，問逆旅嫗。嫗曰：“此東數十里無村落，止有山陽王家冢爾。”（異，6“山陽王輔嗣”條）

**堤岸** 堤。

又爲四時浴室，用石爲堤岸，或以琥珀爲瓶杓。（拾，9“晋時事”條）

**皽皰** 面部疙裏疙瘩的樣子。

夜夢有一人，面皽皰，甚多鬚，大鼻，瞷目。（幽，“賈弼之”條）

**瘢迹** 瘢痕，痕迹。

罰胡五杖。傍人及鄰里並聞其語及杖聲，又見杖瘢迹，而不睹其形。（冥，“王胡”條）

**踪迹** 事物（動物）經過後留下的痕迹。

雖居暗室，輒聞人聲，常見踪迹，然不睹其形。（搜，1

① 《三國志·魏志·鄭渾傳》：“入魏郡界，村落齊整如一。”

“弦超”條）

後果見籬一穿穴，可容人臂，甚滑澤，有踪迹。（異，8“繩彊獲髻”條）

**僕客**　奴僕。

奇後適下墅，其僕客三人送護，言：“樹材可用，欲貨之，郎常不聽，今試共斬斫之。”（幽，“董奇”條）

**音聲**

又有鴛鴦，雌雄各一，恒栖樹上，晨夕不去，交頸悲鳴，音聲感人。（搜，11“韓憑妻”條）

北有珍林別出，折枝相扣，音聲和韵。（拾，10“昆侖山”）

“聲”、“音”在上古漢語中是同義詞，二者都含有“音響”的意思，但又存在音響品質不同之小異。正如《素問·五藏生成論》五藏相音注中所説：“單出曰聲，雜比曰音。”此二者在【聲音】的語義組合模式中趨同爲一個雙音組合。這個形式可以表示爲“音聲”。

上面的並列複合詞兩個語素之間語義上相近。“村里”、“村落”、“堤岸”、“髣髴”在語義上【AB】大體等同於【A】或者【B】。如“髣髴”就是“查”，《幽明録》“賈弼之”條（《太平廣記》卷三六〇引）：“［賈弼之］夜夢一人，面查醜甚，多鬚大鼻。”構成成分都是具體的名詞性成分，具有較强的離散性和指稱性，成詞以後【AB】的指稱性仍然很强。“瘢迹”、“踪迹”、“僕客”、“音聲”類詞與“村里”、“堤岸”、“髣髴”構成形式和性質相同，都是由名詞性成分構成，所形成新詞没有發生轉類，

但這些【AB】並不等同於【A】或【B】，而是經過了隱喻抽象或概括化，形成一個更加抽象和概括的意義。也就是說，這裏的概括化使並列項的組合表示的是一類事物，而不再是個體事物，成詞以後取消了【AB】的指稱性。從詞彙化的角度看，名詞指稱性的强弱制約着並列短語的詞彙化（董秀芳 2002：115－118）。但是“村里”與“瘢迹”兩類的差別暗示我們，並列名詞性成分的詞彙化不完全取决於名詞的指稱性强弱，可能還有更深層的制約因素。表面看來，“村里”類詞在成詞時没有經過隱喻的抽象和概括化，即【AB】＝【A】或【B】，這樣的理解不利於發現問題。爲了進一步探討此類結構的本質，我們假設兩類詞都經過了隱喻的抽象和概括化，祇不過二者在隱喻的方式和途徑上存在區别（參看下文的分析）。

**哀慟**　極其悲痛。

以頭擊棺，血涕並流，狀若哀慟。（搜，14“竇氏蛇”條）

重哭泣哀慟，具牲幣，往吊於墓前。（搜，16“紫玉”條）

從單個的語素意義上分析，“哀”、“慟”都含有“悲傷”的意思，但“哀”指一般的悲傷，《詩經·小雅·采薇》：“莫知我哀。”“慟”指極其悲痛，《論語·先進》：“顔淵死，子哭之慟。”其意義顯然存在輕重之别。

**窺伺**　偷偷地看。

乃多作美食，覆蓋，著一室中，陰藏户間窺伺之。果復重來，發聲如前。（搜，14“怪老翁”條）

“窺”和“伺”都有“看”的意思，但感情色彩不同。“窺”多用於偷偷地看，《禮記・少儀》：“不窺密，不旁狎，不戲色。”“伺”多帶有等待機會的意思。此指“偷偷地看”。

**安處**　安置；安排。

翁因出葦半許，安處着船中，徑渡之至南岸。（搜，5“丁姑嗣”條）

吾比欲安處汝，職局無缺者，惟有雷公缺，當啓以補其職。（幽，“曲阿人”條）

“安”是一個多義詞，在先秦時具有“安居”、“安寧”、“安樂”等多個意義。到此時，“安”發展出動詞性意義“安放”，如《搜神記》卷一二“落頭民”條：“將軍朱桓得一婢，每夜卧後，頭輒飛去……至曉頭還，礙被，不得安，兩三度墮地。”在這個意義上，與“處”形成一個並列複合詞。“安”具有這個意義後，能够與當時語言中具有這個意義的其他詞語，按照語義相近關係結合爲並列複合詞，如“安設”、“安施”等。

**迹訪**

球乃迹訪其家事，先世曾伐大樹，得大蛇殺之，女便病。（搜，3“郭璞”條）

“迹”本義爲“足迹”，引申爲“追尋”意義後，再和“訪”組成並列複詞的。“迹”的“追尋”意義在漢代已經出現，如《漢書・季布傳》：“漢求將軍急，迹且至臣家。”

**疾病／病疾**　生病。

索元在歷陽疾病，西界一年少女子姓某……許為治護。（幽，“索元”條）

魏郡張奮者，家本巨富，忽衰老財散，遂賣宅與程應。應入居，舉家病疾，轉賣鄰人何文。（搜，18“細腰”條）

在先秦漢語中，“疾”、“病”是同義的，但又存在着語義程度的差異。後來“病”的詞義泛化，與“疾”變成了等義詞，二者同義並列後可以互換語序①。

**却後** 猶過後。

却後五日，狗夜走歸。（後，9“楊生狗”條）

女臨死曰：“却後十七日，當令索元知其罪。”如期，元果亡。（幽，“索元”條）

3. 相類意義關係的並列

相類意義關係的並列複合詞的界定有必要作一定的説明。程湘清（1992b）定義爲“兩個語素雖然具有不同的義位，但却有部分義素重合，因而帶有同類性質”。顯然，這樣定義相類意義關係的並列複合詞，根本就没有辦法將它與相同、相近意義的並列複合詞區分開。而且，根據更多的語言實例分析，相類意義關係的並列複合詞組合的基礎是基於同處於一個語義場中。胡敕瑞（2002：24）定義爲“指構成複音詞的兩個語素語義相似而不相等”，其中的“語義相似”不好理解，作者没有更多地説明到底哪些方面相似，怎樣相似。管錫華（1996：43）判定類義詞爲“意義上有一定聯繫，但又不到同義程度的一組詞”，伍宗文

① “病疾”形式在《墨子·天志中》已經出現，如：“人之所不欲者何也？病疾禍祟也。”這是同類並舉，没有形成一個【病疾】的語義模塊。漢代·焦贛《易林·旅之蒙》：“火宿口中，民多病疾。”《漢書·韓信傳》：“人有病疾，涕泣分食飲。”也就是説，到漢代時【病疾】纔形成一個語義模塊。

（2001：231）據此將相類意義關係的並列複合詞的兩個語素的關係認定爲重在以限定性義素彼此區別，又因某方面的聯繫而共處一個語義場中。這種處理方法是合理的。根據這個判定方法，鑒別出志怪小説中新産生的這類複合詞共 705 個，佔新産生的並列複合詞總數的 63.74%。其中名詞 120 個，動詞 263 個，形容詞 322 個。

（1）名詞

**誠契**　心意真誠，互相投和。

讀經者曰："諸君誠契並至，同當入道。朗公宿學業淺，此世未得願也。"（冥，"康法朗"條）

**訛替**　猶差誤。

故俗謂之婆候伎，則扶婁之音，訛替至今。（拾，2"周"）

**風調**　人的風度格調。

二女自此後，容止華雅，音制詮正，上京風調①，不能過也。（冥，"侖氏二女"條）

**芒針**　即針。針身纖細而長，形如麥芒，故稱。

詹何以獨繭絲爲綸，芒針②爲鉤，荆莢爲竿；剖粒爲餌，引盈車之魚於百仞之淵。（博，8）

**器識**　器局與見識。

---

① 《北齊書·崔瞻傳》："偃弟儦，學識有才思，風調甚高。"

② 晉·葛洪《抱朴子·論仙》："夫班、狄不能削瓦石爲芒針，歐冶不能鑄鉛錫爲干將。""針"單獨用也有"芒"義，漢·王充《論衡·初禀》："朱草之莖如針，紫芝之栽如豆。"

晉沙門于法蘭，高陽人也。十五而出家。器識[1]沉秀，業操貞整，寺於深岩。（冥，“于法蘭”條）

**親戚／親屬／親表／親舊／親識／親知**

**親屬**

侯官人謝端，少喪父母，無有親屬，爲鄰人所養。（後，5“白水素女”條）

**親戚**

[李頤]當徙家之官，臨去，請會内外親戚。（後，7“壁中一物”條）

**親表** 泛指親戚。

時親表内外候視泰者五六十人，同聞泰説。（冥，“趙泰”條）

達皂莢橋，見親表三人，住車共語，悼惠之亡。（冥，“程道慧”條）

“表”本義爲“衣服的外層”，因此具有與中心距離疏遠的語義特徵。此時進入親屬語義場，具有“較遠的親戚關係”的語義。《顔氏家訓·風操》：“吾親表所行，若父屬者，爲某姓姑；母屬者，爲某姓姨。”也可以用於泛指“親戚”，如《顔氏家訓·風操》：“親表聚集，致燕享焉。”《北史·裴駿傳》：“駿幼而聰慧，親表爲稱神駒，因以爲字。”

**親舊** 親故。

---

① 晋·陸機《薦賀循郭訥表》：“前蒸陽令郭訥風度簡曠，器識朗拔，通濟敏悟，才足幹事。”

既出，親舊[①]零落，邑屋改異，無復相識。（幽，“劉晨、阮肇”條）

“舊”由形容詞發展出名詞“舊交”，在先秦就出現了，如《左傳・文公六年》：“秦舊好也……結舊則安。”《漢書・蘇武傳》：“武素與杰、弘羊有舊。”在親屬語義場，到此時纔組合雙音複音詞[②]，如《三國志・魏志・王朗傳》：“雖流移窮困，朝不謀夕，而收恤親舊，分多割少，行義甚著。”

**親識**

遵既附尸，尸尋氣通，移日稍差。勸示親識，並奉大法。（冥，“唐遵”條）

或有罪囚寄語報家，道生時犯罪，使爲作福，稱説姓字，親識鄉伍，旦依言尋求，借得之。（冥，“李旦”條）

“識”中心語義爲“瞭解”，此時進入親屬語義場，表示“相識的朋友”義，與“親”組成雙音複詞。如南朝宋・謝惠連《順東西門行》詩：“酌酪華堂集親識，舒情盡歡遣凄惻。”此雙音形式東漢已經出現，如《東觀漢記・馮勤傳》：“魏郡太守范横上疏薦勤爲郎中、給事尚書，以圖議軍糧，在事精勤，遂見親識。”

**親知**

安定人姓韋，北伐姚泓之時，歸國至都，住親知家。

---

① 《謝氏鬼神列傳》：“五年後，已漸替解，與親舊臨水戲，酒酣，共説往來事。”

② “親舊”作爲雙音節形式最早出現在《國語・周語中》：“王曰：‘利何如而内，何如而外？’對曰：‘尊貴，名賢，庸勛，長老，愛親，禮新，親舊。’”此爲詞組。

（幽，“安定人”條）

“知”和“識”是一對近義詞，具有相同的語義特徵。可“知”在先秦就已經具有了“知己”的語義。“知”以雙音節形式進入親屬語義場是此時纔形成的，如南朝齊·謝朓《和王著作八公山》詩：“浩蕩別親知，連翩戒征軸。”

（2）動詞

**處分** 處理；安排。

青松知必死，告妻子處分家事，沐浴。（幽，“劉青松”條）

**信問** 音信。

吴王夫差小女，名曰紫玉，年十八，才貌俱美。童子韓重，年十九，有道術。女悦之，私交信問，許爲之妻。（搜，16“紫玉”條）

**覆漫** 遮蔽。

北有玉梁千丈，駕玄流之上，紫苔覆漫，味甘而柔滑，食者千歲不饑。（拾，10“岱輿山”）

**接對** 用於言語，表示答對。

此人亦不覺隨去，便睹屋宇精麗，飲食鮮香，言語接對[①]，無異世間。（異，5“江神祠”條）

**盜竊／偷盜／劫盜**

鼠，盜竊小蟲，夜出晝匿。（搜，6“鼠巢”條）

① 晋·葛洪《抱朴子·譏惑》：“趨步升降之節，瞻視接對之容，至於三千。”

偷盜（冥：劫盜[1]）者作猪羊，身屠，肉償人。（幽，“趙泰”條；冥，“趙泰”條）

在上古漢語中，“盜”、“竊”在“偷竊”意義上爲同義詞，但“盜”有名詞意義“盜賊”，而“竊”不作名詞用，所以祇能在動詞意義上組合成“盜竊”。此詞語形式在先秦就已經形成，如《荀子・君子》：“天下曉然皆知夫盜竊之人不可以爲富也。”《史記・衛將軍驃騎列傳》：“［匈奴］以盜竊爲務。”此詞形式又可以形成“竊盜”組合，如《管子・八觀》：“里域横通，則攘奪竊盜者不止。”

（3）形容詞

**昏錯**　神智迷糊錯亂。

［賈］充忽然得還營，顔色憔悴，性理昏錯，經日乃復。（搜，9“賈充”條）

陳郡殷家養子名琅，與一婢結好經年。婢死後猶來往不絶，心緒昏錯。（異，8“蜘蛛魅”條）

**忙怕**　驚慌害怕。

馬皮蹶然而起，捲女以行。鄰女忙怕，不敢救之，走告其父。（搜，14“女化蠶”條）

**輕便**　輕健；輕捷。

體殊輕便[2]，能登岩岸。（幽，“人有山行墜澗者”條）

---

① 《南史・趙伯符傳》：“爲政苛暴，吏人畏懼如與虎狼居，而劫盜遠迸，無敢入境。”

② 《後漢書・方術傳下・華佗》：“體有不快，起作一禽之戲，怡而汗出，因以著粉，身體輕便而欲食。”

**生鮮** 鮮活。

（魚）皆長三尺餘，生鮮[①]可愛。（搜，1“左慈”條）

**疲弊／疲病／疲頓／疲懈**

**疲弊** 衰敗，腐朽。

敗者，疲弊之象也。（搜，7“敗屩聚道”條）

“弊”字本作“弊”，又作“斃”[②]，表示“向前倒下”的意義。後引申爲“破舊”，如《老子》二十二章“弊則新”。

**疲病**

今敗屩聚於道者，象下民疲病，將相聚爲亂，絶四方而壅王命也。（搜，7“敗屩聚道”條）

**疲頓**

乃輦麥與之，至夕，磨數斛，疲頓乃去。（幽，“有新死鬼”條）

“頓”，本爲“下首”，引申爲“頓仆”，再引申爲“疲勞”，與“疲”同義。如《三國志·魏志·任城威王彰傳》：“長吏諸將皆以爲新涉遠，士馬疲頓。”

**疲懈**

群刃交下，或高或僻，持刀之人，或疲懈，四支不隨。（冥，“南宫子敖”條）

“疲弊、疲病、疲頓、疲懈”這組詞，都表示“疲倦”的意義，但是“弊、病、頓、懈”都與“疲”存在着意義上或大或小

① 《後漢書·方術傳下·左慈》文句全同。

② 此條見於《宋書·五行志二》，正作“疲斃”。

的差别。可這些差别並不能阻礙它們類聚成詞。

**貧耗／貧苦／貧困／貧窮／貧賤／貧陋**

**貧耗**

琅邪諸葛氏兄弟二人，寓居晋陵，家甚貧耗，常假乞自給。（幽，“琅邪諸葛”條）

“耗”主要表示“消耗”。按説，“耗”無法與“貧”組成複詞。但“耗”由“消耗”引申有“不足”的意義，如《水經注·河水五》：“用地大小，視年之豐耗。”不足則貧，所以能够組成“貧耗”一詞。如《漢書·刑法志》：“及至孝武即位，外事四夷之功，内盛耳目之好，徵發煩數，百姓貧耗。”《宋書·禮志一》：“自頃所在貧耗，家無宿積。”

**貧苦**

上黨鮑瑗，家多喪病，貧苦。（搜，3“淳于智”條）

如此經年，妻轉貧苦不立。（幽，“庾崇”條）

“苦”本是“苦菜”，引申有“痛苦”，多表示感受。與“貧”聯繫，主要在於那種因“貧”而“痛苦”的感情。所以，“苦”與“貧”是一種相關因素。

**貧困**

吾家貧困，未嘗有教者入門，汝安知天下有《三墳》、《五典》而誦無遺句耶？（拾，5“後漢”）

**貧窮**

天公！我貧窮，展力耕墾！蛇來偷食，罪當在蛇，反更霹靂我耶？（後，10“斫雷公”條）

**貧賤**

少時貧賤，常好射獵。（後，8“吴氏梓”條）

**貧陋**

武昌戴熙，家道貧陋，墓在樊山間，占者云有王氣。（異，7“戴熙”條）

行一里餘，即至女家，家甚貧陋。（後，6“張姑子”條）

（4）副詞

**還復** 再，又[①]。

南方有落頭蟲，其頭能飛……以其飛因（服）［晚］便去，以耳爲翼，將曉還復著體，吴時往往得此人也。（博，3“異蟲”）

**善能** 善於。

有參軍剪五月五日鸜鵒舌，教令學語，遂無所不名……又善能效人語笑聲[②]。（幽，“桓豁”條）

相類關係的並列式中，還有一種所謂“小名”與“大名”組合的情況：構成複合詞的兩個同義語素，其中的一個語素的意義較窄，較具體，另一個語素的意義則較概括、較抽象，而構成複合詞後，較狹窄、較具體的語素的意義却對組成的複合詞的詞義

① 《漢詩》九《樂府古辭·薤露》：“薤上露，何易晞！露晞明朝還復落，人死一去何時歸?”失譯《罪業應報教化地獄經》：“復有衆生，常在鑊湯中爲牛頭阿傍以三股鐵叉叉人内著鑊湯中，煮之令爛，還復吹活，而復煮之。”

② 此是當時新産生的並列式雙音詞，如失譯《雜譬喻經·木師畫師喻》：“時南天竺有一畫師，亦善能畫。”（207/ 524a）北魏·賈思勰《齊民要術》卷六《養牛馬驢騾》：“（馬）股欲薄而博，善能走。”

有着明顯的影響。如：

**嘶鳴**　（馬）引聲長鳴。

頃之，馬即能起，奮迅嘶鳴[①]，飲食如常。（搜，3“郭璞”條）

“嘶”和“鳴”都有“叫”的意思，但有區別：“嘶”通常多指馬的叫聲，“鳴”在上古漢語裏除指鳥叫外，獸叫、蟲叫，甚至於無生命之物所發生的響聲，都可以稱之爲鳴。可見，“嘶”的含義比“鳴”要狹窄。但組成複合詞“嘶鳴”後，仍然用於馬的叫聲。説明“嘶”對“鳴”有着較强的影響和制約作用。

**甕器**　甕類容器。

無故甕器[②]自發，訇訇作聲，若有人擊。（搜，14“怪老翁”條）

《説文》：“甕，罌也。”又“罌，缶也。”“缶，瓦器所以盛酒漿”。説明“甕”是盛放東西用的皿類器物。但“器乃凡皿統稱”（見《説文》段注）。看來，“甕”的含義較“器”要狹窄。組成複合詞“甕器”之後，仍用於具體的皿類器物。可見“甕”對“器”有着影響和制約作用。

**口喙**

襄平北市生肉，長圍各數尺，有頭目口喙，無手足而動摇。（搜，9“公孫淵”條）

“口”和“喙”都指嘴，但二者又有區別。《説文》段注：

---

① 《梁書·侯景傳》：“所乘馬，每戰將勝，輒踴躍嘶鳴，意氣駿逸。”

② 北魏·賈思勰《齊民要術·種紅藍花梔子》：“絞訖，著甕器中，以布蓋上。”

“口，人所以言食也。”又説：“喙，口也……《左傳》‘深目而豭喙’。”看來，“口”多指人之嘴，而“喙”則多指動物之嘴。組成複合詞“口喙”後，這裏仍用於動物。可見“喙”對“口”有着較强的影響和制約作用。

4. 相反意義關係並列

是指由兩個相反而又相成的義位結合而成的反義關係的並列式。反義的兩個詞“中心義素和一部分限定性義素都相同，衹有一個義素不同”，它們的義素“或是互補，或是極性對立，或是反向”（蔣紹愚 1989：133），因此它們能够據以聯合成詞。相反意義關係的並列複合詞儘管在先秦是比較少見的，但名詞、動詞、形容詞三種詞類皆備，如“本末、旦暮、夫妻、昧旦、昧爽、日夜、上下、夙夜、陰陽、晝夜、左右、出納、出入、稼穡、進退、取捨、賞罰、先後、陟降、大小、短長、高卑、厚薄、吉凶、情僞、曲直、遠邇”（伍宗文 2001：231）。志怪小説中此類詞的使用有所增加，但許多是繼承先秦的，如“呼吸”、“上下”等，有的是繼承漢代的，如“本末”、“起居”、“消息”等。而新産生的並不多，共計“出没、道俗、導從、多少、寒温、幽明、悲喜、流泊、流沉、損益、澡濕、前後、首尾”等16個，佔新産生並列複合詞總數的1.45%。例如：

**出没** 相當於“行徑”。

師曠者，或出於晉靈之世，以主樂官，妙辨音律，撰兵書萬篇。時人莫知其原裔，出没難詳也。（拾，3“師曠”）

**道俗** 出家之人與世俗之人。

今道俗常以二月晦鼓舞祈祠。（異，5“丹陽袁雙”條）

蘭以語於弟子法階，階每說之，道俗多聞。（冥，“抵世常”條）

**多少**　①幾何，若干；②稍微；③剛好。

①於時道俗信奉，每有來者，人數多少，未至一日，輒已逆知。（冥，“僧朗”條）

②張掖太守焦勝上言：“以留郡本國圖校今石文，文字多少不同，謹具圖上。”（搜，7“開石文字”條）

③欲取飲者，皆洗心志，跪而挹之，則泉出如飛，多少足用。（搜，13“澧泉”條）

5. 偏義複詞

相類關係中“小名”與“大名”的組合形式、相反意義關係的繼續發展，都可能形成所謂的“偏義複詞”，即組成複合詞的兩個語素 A、B 的語義相類或者相反，但是祇有其中一個語素的意義起作用，而另一個祇襯托音節。如：

**吞齧**　吞。

至八月朝祭，送蛇穴口，蛇出，吞齧[①]之。（搜，19“李奇”條）

**作息**　工作。

念人家婦女，作息不倦，使避九月九日，勿用作事。（搜，5“丁姑祠”條）

**出入**　外出。

---

① 此處的“吞齧”祇表示“吞”的意思，無“齧”的意思。李新建（1989）認爲：古人若表示又咬又齧這個意思時，往往要說成“齧而吞之”。

每出入，母欲呼之，常自齧其手，暢既覺手痛而至。（搜，11“周暢”條）

以上的兩個意義相反的語素融合成一個複合詞後，祇顯示出其中一個語素所具有的意義，另一個語素的意義則没有顯示出來。“作息”祇有“作”的意義，無“息”的意義。“出入”祇有“出”的意義，無“入”的意義。

綜上述，相類意義的並列複合詞在語義上更具有概括性和形象性（程湘清 1992b），如“生鮮”、“芒針”等，常常通過隱喻的方式，在兩個語素的意義上升華出一個更加形象的比喻義（董秀芳 2002：122）。正是因爲語義上的這個特點，使相類複合詞在整個並列複合詞中佔有 63.74％的比例。另一方面，該類形式内部從東漢到南北朝發生了變化，根據程湘清（1992b）統計，在詞性的數量上是名詞、形容詞、動詞的次序，而我們統計的志怪小説是形容詞 322 個，動詞 263 個，名詞 120 個，産生了明顯地倒轉。這種現象的背後是否有其内在的原因呢？

2.2.3.2 從構成語素的詞性看

名詞共計 246，佔總數的 22.24％。從構成的語素義上分析，主要有“名・名”組合 199 個，“形・形”組合 34 個，“動・動”組合 13 個。下面各舉幾例。

**名・名→名**

**莓苔** 青苔。

瀑布激其冲。石有莓苔之險，淵有不測之深。（異，1“天臺山”條）

**風操**　人的治行品德。

［犍陀勒］嘗遊洛邑，周歷數年。雖敬其風操，而莫能測焉。（冥，“犍陀勒”條）

**眼睛**　眼的通稱。

使以淳漆各點兩玉虎一眼睛，旬日則失之，不知所在。山澤之人云：“見二白虎，各無一目，相隨而行。”（拾，3“秦始皇”條）

從詞性轉變上看，“名・名”組合没有發生詞性的轉變。

**動・動→名**

**出没**　行徑。見上 2.2.3.1 該條下。

**消息**　音信；情況。

死生異路，不能數得汝消息。（搜，15“李娥”條）

後欲驗其事，至三歲，故往視兒消息，果三歲已死。（後，3“華歆當公”條）

具問知故消息，良久乃去。（冥，“佛調”條）

“消”、“息”在上古是表示“增減”的一對反義詞，如《莊子・秋水》：“消息盈虚，終則有始。”漢・賈誼《鵩鳥賦》：“合散消息，安有常則?”魏晋時已經結合泛指“音信；情況”等，如《後漢書・董祀妻傳》載蔡琰《悲憤詩》：“有客從外來，聞之常歡喜。迎問其消息，輒復非鄉里。”關於“消息”的詞義演變，朱慶之（1989）有詳細的分析，董秀芳（2002：55）認爲“消息”從一個表示“增長和減少”的詞組變成一個名詞，是由於都包含着“變化”，兩個語義之間的差别是由基於相似性的隱喻引

申和從動詞到名詞的轉類所引起的相應的語義變化造成的。

**妝束** 打扮的式樣。

見橋上士女，往返填衢，衣服妝束，不異世人。（冥，“陳秀遠”條）

**形・形→名**

**故老** 年高而見識多的人。

訪之故老[①]，咸云：“嘗有人冒雨送葬，至此遇劫，一時散走，方相頭陷没泥中。”（幽，“廣陵露白村人”條）

**曩舊** 老交情。

果有此婦，相見依然，如有曩舊，云已死得生。（冥，“陳安居”條）

**細小** 家眷。

明日，有男子來問：“細小昨行，遇夜寄宿，今為何在?”（幽，“海西公”條）

**乖闊** 離别；疏遠。

胡大驚，與叙乖闊，問何時來，二僧答云：“貧道本住此寺，往日不憶與君相識。”（冥，“王胡”條）

很明顯，從詞性上看，共同的詞性是它們構成並列複合詞的一個重要條件。“名・名”組合形成名詞佔了80.89%，這説明了什麽?“動・動”、“形・形”組合形成名詞，肯定都會發生詞性轉類，這是它們共同的特徵。但是爲什麽“形・形”發生轉類

① 晋・陶潜《咏二疏》：“促席延故老，揮觴道平素。”

的比例高於“動・動”組合？這又說明了什麽？

動詞，共計 494 個，佔總數的 44.67%。從構成的語素義上分析，主要有“動・動”組合 467 個，“形・形”組合 27 個。下面各舉幾例。

**動・動→動**

**猜貳**　疑忌而有貳心。

以幼宗猜貳[①]，殺之，戮及妻孥。（冥，“韓徽”條）

**猜忌**　懷疑別人對自己不利而心懷不滿。

魏武帝猜忌晋宣帝子非曹氏純臣，又嘗夢三匹馬在一槽中共食，意尤憎之。（幽，“魏武帝”條）

**料理**　照顧，照料。

病者稍困，注痢如泉，朗等共料理之。（冥，“康法朗”條）

**損益**　增減。

自後衆不敢犯，而緒舉家無恙，每事益利，此外無多損益也。（幽，“陳緒”條）

王大將軍亦作牛，驅馳殆斃，桓温為卒，同在地獄。此等並困劇理盡，安能爲人損益？（幽，“王明兒”條）

**注連**　疾病傳染，連續不斷。

少時，三人悉見患，更相注連[②]，凶禍不已。（幽，“東

① 《文選・丘遲〈與陳伯之書〉》：“況偽孽昏狡，自相夷戮，部落携離，酋豪猜貳。”

② 《顔氏家訓・風操》：“喪出之日，門前然火，户外列灰，祓送家鬼，章斷注連。”

魏徐忘名”條）

**形・形→動**

**温凉** 寒暄。

執刀者點廓坐，坐定，温凉畢，設酒炙果粽菹肴等，廓皆嘗進，種族形味，不異世中。（冥，“袁廓”條）

**謬濫** 失誤。

命惠就坐，謝曰：“小鬼謬濫，枉相録來。亦由君忘失宿命，不知奉大正法教也。”（冥，“程道惠”條）

語久之間，閣上人問都録主者：“審案石君名録，勿謬濫也。”（冥，“石長和”條）

形容詞，共計338個，佔總數的30.56%。從構成的語素義上分析，主要有“形・形”組合332個，“動・動”組合6個。下面各舉幾例。

**形・形→形**

**端遠** 端莊超脱。

見一年少，神姿端遠[①]，置《易》投壺。（異，6“山陽王輔嗣”條）

**詭怪** 荒誕，怪誕。

使含丹青以漱地，即成魑魅及詭怪群物之象。（拾，4“秦始皇”條）

**動・動→形**

① 北魏・酈道元《水經注・谷水》：“見一少年，姿神端遠，與機言玄。”

**絕倒**　佩服之極。

聲氣婉媚，令人絶倒[①]。（幽，“丁嘩”條）

副詞，共計28個，佔總數的2.53%。從構成的語素詞性上分析，主要有“副・副”組合16個，“動・動”組合1個，“形・形”組合9個，“名・名”組合2個。

**登即**　當即，立即。

習既驚覺，果得刀藥焉，登即[②]服藥，疾除出家。（冥，“趙習”條）

**略要**　大概，簡略。

所説甚廣，略要載之。（冥，“慧達”條）

**要須**　必須，需要。

武漂之妻林氏懷身得病而死。俗忌含胎入柩中，要須割出妻乳。（異，8“尸生兒”條）

**前後**　多次，屢次。

君勿罵我，我是善神，非前後[③]來者。（述異記）

構成語素的詞性變化可以爲我們觀察並列複合詞的演變以及詞彙化的機制提供一些有益的參考，下面將志怪小説中的相關資

---

① 《世説新語・賞譽》：“王平子邁世有俊才，少所推服，每聞衛玠言，輒嘆息絶倒。”

② 《玉臺新詠・古詩〈爲焦仲卿妻作〉》：“登即相許和，便可作婚姻。”

③ 《搜神記》卷四“青洪君”條：“青洪君感君前後有禮，故要君，必有重遺君者。”此條未被引作《搜神記》。

料與胡敕瑞（2002：70）分析《論衡》的資料列表統計如下①。

《論衡》、東漢佛典、志怪小說新生並列複音詞詞性構成表

| | 《論衡》（408） | | 東漢佛典（654） | | 志怪小說（1106） | | |
|---|---|---|---|---|---|---|---|
| | 數量 | 百分比 | 數量 | 百分比 | 數量 | | 百分比 |
| 動・動 | 195 | 47.79% | 362 | 55.35% | 動詞 | 494 | 44.67% |
| | | | | | 動・動→動 | 467 | 42.22% |
| | | | | | 形・形→動 | 27 | 2.45% |
| 形・形 | 134 | 32.84% | 152 | 23.24% | 形容詞 | 338 | 30.56% |
| | | | | | 形・形→形 | 332 | 30.02% |
| | | | | | 動・動→形 | 6 | 0.54% |
| 名・名 | 72 | 17.65% | 107 | 16.36% | 名詞 | 246 | 22.24% |
| | | | | | 名・名→名 | 199 | 17.99% |
| | | | | | 動・動→名 | 13 | 1.18% |
| | | | | | 形・形→名 | 34 | 3.07% |
| 其他 | 7 | 1.72% | 33 | 5.05% | 副詞 | 28 | 2.53% |
| | | | | | 副・副→副 | 16 | 1.45% |
| | | | | | 動・動→副 | 1 | 0.09% |
| | | | | | 形・形→副 | 9 | 0.81% |
| | | | | | 名・名→副 | 2 | 0.18% |

這個統計大體上與胡敕瑞（2002）的統計一致，但與程湘清（1992b）的統計稍有出入。

① 胡敕瑞（2002）沒有具體列出轉類現象，筆者將轉類現象也放在這裏列出。

2.2.3.3　小結

並列複合詞在各種語言中都有産生，但是像漢語中這樣普遍的現象却没見到。因此，研究漢語的學者一直都非常關心這個問題，也作出了很多努力。程湘清（1992a）統計出代表東周中期語言面貌的《論語》中並列式佔 26.7%，偏正式佔 37.2%；《孟子》中的情況爲並列式 34.5%，偏正式 30%。東漢時期的情況，黄建寧（1997）統計《太平經》的並列式爲偏正式的兩倍多，胡敕瑞（2002）統計《論衡》和佛典中新産生的並列式佔複合詞總數的 67.55%/67.08%，偏正式佔 24.01%/23.38%。魏晋時期的情況，程湘清（1992b）統計《世説新語》中的並列式佔 43.6%，偏正式爲 26.9%；魏達純（1996）統計《顔氏家訓》的並列式佔 65.5%；志怪小説中新産生的並列式佔複合詞總數的 51.27%，偏正式佔 30.04%。由此可以證明，在漢語大量雙音化的初期，並列複合詞在複合詞總數中所佔的比例是非常大的，漢語中的並列式是一種比其他結構形式更加適應雙音節化的結構形式。現以本文的描寫爲基點，結合前人的研究成果，簡單對並列複合詞的情況作一個小結。

第一，並列複合詞兩個語素之間的語義關係。這是並列複合詞中研究得最多、最徹底的一個方面，如程湘清（1992a）、殷正林（1984）、李新健（1989）、伍宗文（2001）、胡敕瑞（2002）等，分别對先秦、東漢、南北朝時的幾部重要典籍的並列複合詞兩個成分的語義進行了詳細地描寫，這些研究揭示出漢語並列複合詞的一個主要特徵，即進入【AB】組塊的條件是 A、B 兩個語素具有一個以上的共同語義，並根據 A、B 兩個語素之間的關

係將並列複合詞分成相同相近、相類、相反關係等不同類型，比較全面地揭示出漢語並列複合詞兩個語素之間的語義關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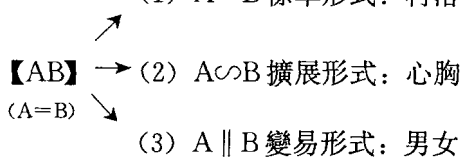
嚴格説來，將並列複詞【AB】模塊的基礎完全建立在語義的相同上面是不行的，因爲語義的相同衹能較好地解釋相同意義關係的並列式和相近意義關係的並列，而不能解釋相類意義關係的並列、偏義複詞以及反義關係的並列。因爲“相類意義關係的並列”兩個語素在組塊前不是同義關係，而是位於同一個語義場下的兩個詞，如“風調”、“接對”、“忙怕”。反義關係的並列也是這種情況，“相反而又相成的義位”也是就位於同一個語義場下的兩個詞來説的，它們具有一個共同的上位概念。而所謂的偏義複詞，如“吞嚼”、“作息”、“出入”等顯示，一部分屬於相類意義關係的並列，一部分屬於反義關係的並列，其特殊性主要體現在消除指稱性的方式比較特殊，即“通過其中一個成分語義的失落來完成詞彙化”（董秀芳 2002：117）。

據此，我們對組成並列複合詞兩個語素 A、B 之間的關係重新推測爲：並列複詞的組塊機制是語義，但 A、B 兩個語素的組塊不是決定於它們同義或者近義，而是在於它們是有共同上位義的兩個下位義，它們同處於一個語義場中。這個上位義是並列複合詞組塊的語義基礎，也是制約並列複合詞發生隱喻抽象和概括化的方向。而同義、近義衹是這種類型中的典型形式。如“僕客”中的“僕”和“客”屬於同一個上位義“供人役使的人”下的兩個下位義“没有自由身份的供人役使的人”、“具有獨立身份的供人役使的人”。“齻皰”中的“齻”和“皰”也是屬於同一個上位義“面部的瘡”下的兩個下位義“鼻子上的紅疱”、“面瘡”。

“骨肉”的上位義是“身體組成成分”，“窺伺”的上位義是“看”，“風調”的上位義是“人的品格屬性”，偏義複詞“吞齧”的上位義是“飲食的動作”、“作息”的上位義是“人體所處的狀態”、“出入”的上位義是“朝着某空間運動的方向”等。而重叠詞，如“各各”、“急急”等，可以看成是上位義和下位義完全重合的特殊形式。

第二，並列複合詞的形成原因以及表現形式。董秀芳（2002：108）對並列式生成原理分析爲是雙音節音步的建立，“當雙音節音步建立以後，爲滿足韵律的要求，人們會自覺不自覺地把單音形式换成雙音形式以達到某種辭氣順暢的效果。雙音並列形式由於可以不改變原來單音形式的語義而成爲一個音步，從而構成一個韵律詞，因而備受語言使用者的青睐”。因爲雙音並列形式可以不改變原來單音形式的語義而成爲一個音步，所以構成了漢語中最自然的雙音形式。當漢語雙音形式快速發展時，最適應這種雙音形式的就是並列式。衹要有一個以上的義位相同，就有形成並列複合詞的可能。不管其中的語素意義是否還活在人們的口語之中，衹要他曾經在語言中使用過，具有相同的意義，都有結合爲並列複合詞的潜力，這是一種潜在的能力，至於形成的概率有多少，那還應該考慮許多其他的限制因素。並列式的構詞是將兩個語素完全同義作爲最標準的構成形式，是“距離象似原則”（Haiman1985）的認知模式在漢語中的一種典型表現。所謂距離象似原則是指概念之間的距離跟語言成分之間的距離相對應，要使新的雙音節音步表達的語義與“原來單音形式的語義”距離最近，最好的辦法就是將兩個完全同義的語素組塊。

但這衹是一種理想的形式，因爲一個語言系統中没有真正完全同義的詞，並列複合詞必須要通過原型範疇建立起來的基式向非原型的範疇擴充，形成以兩個語素的語義相近、相關爲基礎的標準形式和擴展形式。並列複合詞可假設存在基式、標準形式、擴展形式和變異形式四種情況。基式是兩個語素意義完全相同的形式，即重叠式，可表述爲“A＝B”。標準形式是由兩個意義相近語素組合成的形式，如“村落”、“窺伺”等，可表述爲“A≈B”。由相關語素意義組合成的形式是擴展形式，如“心胸”、“骨肉”等，可表述爲“A∽B”。語言中近義、相關的詞語是很多的，所以並列複合詞中主要以這兩類形式爲主。語義相反的兩個語素在並列複合詞中具有特殊的位置，因爲從構成複合詞的兩個語素意義來看，語義相反的語素在意義關係上是平行的，是相等的。也就是説，在這個方面它等同於語義完全相同的兩個語素，比如“男女”、“東西”、“左右”等形式，可以認爲是“A＝B”的變異形式，可表述爲“A‖B”。那麽整個並列複合詞的基本框架可以圖式爲如下的形式：




除基式外，標準形式、擴展形式和變異形式是三個平行的系列：（1）以語義相同、相近爲綫索；（2）以語義相類爲綫索；（3）以語義相反爲綫索，共同構成漢語並列式複詞的三種組合形式。三種組合形式都體現出並列複合詞的語義整合機制：衹要

A、B 兩個語素符合進入【AB】模塊的條件，不管以前的語義存在多少區別（如應用範圍、意義輕重、感情色彩、行爲情態等方面），它們單獨使用時的意義就得退讓，共同形成一個兼具二者的更加概括、抽象的意義。

並列複合詞大多體現出較强的語義整合能力，這種能力正是來自於並列複詞的組塊機制。因爲【AB】模塊的條件是基於 A、B 兩個語素的語義，所以與 A 或者 B 語義上符合的詞大都可以進入【AB】中，形成很多語義相近的平行詞。如上面的“親戚、親屬、親表、親舊、親識、親知”一組詞中的“戚、屬、表、舊、識、知”都是替換 B 的語素，它們都隸屬於親屬語義場。下文將討論的“波瀾、波浪、波濤、濤波、濤浪”一組詞中，A、B 兩個語素互相替換位置也形成不同的詞語形式。並列複詞的研究任務不僅要研究 A、B 之間的語義關係以及組合的機制，而且還應該研究 A 與其替換詞語、B 與其替換詞語之間的詞義聚合關係。這對進一步探討並列複詞的形成原因和演變機制將會有很大的作用。

第三，並列複合詞的内部變化規律和變化方向。並列複合詞的三種形式中，“標準形式”和“擴展形式”佔絶大多數。由於許多研究都是針對專書進行的，而且也没有區分新舊詞，没有具體資料的統計，不容易看出並列複合詞内部語義構成在不同時代的變化情況。伍宗文（2001：222—255）對先秦的並列複合詞的語義構成作了比較全面和詳細的分析，其總體結論是相同意義[①]

① 相當於我們這裏的相近意義。

的並列複合詞多於相類意義的複合詞。胡敕瑞（2002）將《論衡》中新産生的並列複合詞語義構成的三大類作了數量的統計，與我們對志怪小説的研究方法相同，正好作一個對比，據以探討相同關係的並列複合詞與相類關係的並列複合詞數量上的消長和演變情況。

《論衡》、東漢佛典、志怪小説新生並列複音詞類型比較表

| | 《論衡》（408） | | 東漢佛典（654） | | 志怪小説（1106） | |
|---|---|---|---|---|---|---|
| | 百分比 | 數量 | 百分比 | 數量 | 百分比 | 數量 |
| 相同/相近 | 311 | 76.22% | 370 | 56.57% | 385 | 34.81% |
| 相類 | 95 | 23.28% | 279 | 42.66% | 705 | 63.74% |
| 相反 | 2 | 0.48% | 5 | 0.77% | 16 | 1.45% |

根據上表的統計對比，結合伍宗文（2001）的研究，可以説這代表了並列複合詞的發展方向。從先秦到東漢的《論衡》、口語程度較高的佛典以及魏晋南北朝時期的志怪小説，並列複合詞内部的語義構成形式有一個明顯的調整，即：由語義相近向語義相類轉變。表面上看，這個發展方向與其構成機制形成了一種矛盾，實際表現出並列複合詞詞彙化的動因。

這個變化過程也就是並列雙音形式的詞彙化過程。由並列雙音形式詞化成並列複合詞，在語義上一般需要經過隱喻的抽象和概括，如“出没”抽象化爲“行徑”，“接對”抽象化爲“回答”等。由於相類意義的兩個成分之間的語義關係不是同義，但處於同一個語義場内，既符合人類思維的聯想方式，又能最大滿足並列式複合詞成詞的隱喻抽象和概括，所以成爲並列式複合詞構成類型的轉變方向。

在一般情況下，指稱性越强，就越難成詞。董秀芳（2002：115－122）就並列短語成詞的語義限制和詞彙化的方式進行了討論，主要的結論有：（1）如果並列項爲名詞性成分，則其指稱性越弱，越容易成詞（具體名詞可以是有指稱的，而抽象名詞一般是無指的）；（2）如果並列項爲動詞性成分，兩個成分都是及物性的比兩個成分都是不及物性的更容易成詞；（3）兩個並列項在語義上相似的並列短語比並列項在意義上相對或相反的一類更容易成詞。

志怪小説新生並列複音詞詞性、類型比較表

| | 名詞（246） | | 動詞（494） | | 形容詞（338） | |
|---|---|---|---|---|---|---|
| | 數量 | 百分比 | 數量 | 百分比 | 數量 | 百分比 |
| 相近 | 122 | 49.59% | 227 | 45.95% | 13 | 3.85% |
| 相類 | 120 | 48.78% | 263 | 53.24% | 322 | 95.27% |
| 相反 | 4 | 1.63% | 4 | 0.81% | 3 | 0.89% |

志怪小説新生並列複音詞詞性構成及轉類表

| | 詞性結構 | 數量 | 百分比 |
|---|---|---|---|
| 動詞（494） | 動・動→動 | 467 | 94.53% |
| | 形・形→動 | 27 | 5.47% |
| 形容詞（338） | 形・形→形 | 332 | 98.22% |
| | 動・動→形 | 6 | 1.78% |
| 名詞（246） | 名・名→名 | 199 | 80.89% |
| | 動・動→名 | 13 | 5.28% |
| | 形・形→名 | 34 | 13.83% |

| | 詞性結構 | 數量 | 百分比 |
|---|---|---|---|
| 副詞（28） | 副・副→副 | 16 | 57.14% |
| | 動・動→副 | 1 | 3.57% |
| | 形・形→副 | 9 | 32.14% |
| | 名・名→副 | 2 | 7.15% |

從以上兩表的情況看，並列複合詞各類詞的轉類與並列複合詞構成的“由語義相近向語義相類轉變”有很大的關係。前表的統計情況顯示，相類意義關係比相近關係更容易成詞，但與詞性有相當大的關係，其比例在不同的詞類中有所不同，名詞約爲1∶1,動詞爲1∶1.2，形容詞爲1∶25。後表的統計情況顯示，共同的詞性是它們構成並列複合詞的一個重要條件。“名・名”組合形成名詞佔了80.89%，“動・動”、“形・形”組合形成名詞，肯定都得發生詞性轉類，這是它們共同的特徵。從認知上看，動詞和形容詞具有邊界模糊性，這種詞彙最容易産生近義和同義。因爲邊界模糊，所以更容易和其他詞彙融合。而名詞和客觀事物同指，相對來説邊界比較清晰，不容易産生近義和同義詞。如果並列項爲名詞性成分，衹有那些指稱性弱的詞纔容易成詞（董秀芳2002：115）。在詞性的轉類上，名詞、副詞通過轉類詞彙化的數量比例大。轉類在相反意義關係的詞語中所佔比例比較大，如“出没”由一個動詞性的並列雙音形式變爲名詞，“前後”由一個名詞性的並列雙音形式變爲副詞等。

第四，並列式複合詞兩個語素之間的序列問題。並列複合詞的組塊機制是語義，從理論上講衹要A、B兩個語素符合進入【AB】模塊的條件，在語序上就没有制約。也就是【AB】、

【BA】的複音形式都應該在語言中存在，可語言的詞彙中常常是祇存在其中的一個形式。這種現象是什麽原因造成的呢？並列複合詞 A、B 的順序是否具有規則性，如果有，其規則是什麽？這個問題很早就引起了學者們的注意，根據衆多學者的研究，A、B 兩個語素的排列似乎存在某種制約因素。

制約並列複合詞語序選擇的因素是很多的，也很複雜。學者討論比較多的主要是音序説（其中又包含首字平聲説、調序説）和意義説。

主張“首字平聲説”的有余嘉錫（1993）、伍宗文（2001）等。余嘉錫提出“平聲居先，仄聲居後”後，伍宗文（2001：264）對上古漢語 18 部作品四千二百多個並列複詞及詞組進行了深入的分析，得出：“漢語從古到今的並列連用中，以首字爲平聲者及異調而合乎調序者爲主，而平聲字則始終起着主導作用。”

調序説以周祖謨（1985）、趙小剛（1996）、張博（1996）爲代表，張博得出結論：“先秦雙音節並列式連用中詞序的主要制約因素是調序；意義與調序雙重制約而形成的異調順序連用數量極少，絶大多數異調順序連用純然是調序制約的結果；在意義關係與調序産生矛盾時，意義制約力並不絶對起決定作用。”

意義説以陳愛文、于平（1979）、張岡（1980）、程家樞、張雲徽（1989）等爲代表，主要的觀點是“意義是決定性因素”。陳愛文等主要根據現代漢語層面《普通話三千常用詞表》，提出：“如果兩個字屬於强制性的意義，由意義決定；其餘主要是由聲調決定的。如果兩個字的聲調相同，則非强制性的意義也能起作用。如果連非强制性的意義也没有，那就由習慣決定了。”這種

以現代漢語的規律來解釋古代漢語的作法，不能解釋這種形式的生成機制，因爲現代的語音模式已經完全不同於先秦漢語的實際情況，但對這種形式的“流”的描寫還是有一定的價值。

儘管各種主張不一樣，但是大家都清楚地意識到制約並列複詞排序的因素不止一種，會受到語音、語義、使用者心理、社會等多種因素的影響。以志怪小說中的存在形式爲例，看看其間的一些現象①。

**奴婢／奴隸／奴僕・婢僕**

**奴婢**②

彦思奴婢有竊罵大家者，云：“今當以語。”（搜，17“倪彦思”條）

寺主奴婢惡，戲以刀刮其目眼。（異，5“惡戲報”條）

**奴隸**

袁劭者，羌豪也。秦時，拘執為奴隸，後得亡去。（搜，14“袁劭”條）

“隸”的“奴僕”意義在先秦時就已經出現，如《左傳・襄公二十三年》：“初，斐豹隸也。著於丹書。”但是與“奴”結合爲雙音節形式却是此時的事情。

**奴僕**

君禄籍年八十三，家方如意，鬼神佑助，吾亦當奴僕相

① 爲更好地闡述，利用了一些可能在魏晋以前產生的詞語，而且有些詞語可能在志怪小說中没有出現，祇在同時期的其他文獻中出現。

② “奴婢”在西漢時就出現，如《史記・汲鄭列傳》：“臣愚以爲陛下得胡人，皆爲奴婢以賜從軍死事者家。”

事。（幽，“陳慶孫”條）

志怪小説中，“奴僕”的結合僅見此例。這個形式至少在西漢已經形成，如漢·趙曄《吴越春秋·勾踐入臣外傳》：“而子及主俱爲奴僕，來歸於吴，豈不鄙乎！”《漢書·公孫弘等傳贊》：“衛青奮於奴僕，日磾出於降虜。”

**婢僕**

一堂男女婢僕，悉睹金光，亦聞香氣。（冥，“羅璵妻”條）

即令婢僕於内喚女出，向所縛者奄然滅焉。（幽，“龐阿”條）

**婢使**

婦女婢使，一旦盡失其鏡。（搜，3“臧仲英”條）

子女觀於祠室，婢使指像人以戲曰：“以此配汝。”（搜，4“張璞”條）

**使婢**

其妻在室，語使婢曰：“爾何故血臭？”婢曰：“不也。”（搜，9“諸葛恪”條）

根據並列式複合詞的組詞原理，這個語義場的五個成員，應該組成20個雙音節並列形式，但是實際上祇生成了7個，還有“*隸奴、*僕奴[①]、*婢隸/*隸婢、*僕婢、*奴使/*使奴、*僕隸/*隸

① “僕奴”在宋代出現，如陳與義《和張規臣水墨梅》詩之一：“從教變白能爲黑，桃李依然是僕奴。”這可能涉及語義場内部的重新調整。

僕、*隸使/*使隸、僕使/*使僕[①]”未形成。從結合形式上看，各詞的組合能力依次排列爲：婢、奴、僕、使、隸。

造成這種情況的是什麽原因呢？這裏有聲調上的限制。聲調方面的限制表現爲“以首字爲平聲者及異調而合乎調序者爲主，而平聲字則始終起着主導作用”（伍宗文 2001：264）。如“奴、婢、隸、僕、使”組合中，生成的 7 個形式皆符合這種情況，而没有形成的 13 個形式，也基本上是受到調序制約。它們在中古、上古的擬音如下[②]：

| 漢字 | 上古 | | | | 中古 | | | |
|---|---|---|---|---|---|---|---|---|
| | 聲 | 韵 | 紐 | 擬音 | 聲 | 韵 | 紐 | 擬音 |
| 奴 | 平 | 魚 | 泥 | Na | 平 | 模 | 泥 | nu |
| 婢 | 上 | 紙 | 並 | bie | 上 | 支 | 並 | bie |
| 僕 | 入 | 屋 | 並 | bok | 入 | 沃 | 並 | buok |
| 使 | 上 | 之 | 山 | ʃ ĭe | 上 | 止 | 山 | ʃ ĭe |
| 隸 | 去 | 脂 | 來 | liĕt | 去 | 霽 | 來 | liei |

“在漢語裏兩個詞並舉合稱的時候，兩個詞的先後順序，除了同是一個聲調以外，一般是按照平仄四聲爲序，平聲字在前，仄聲字在後。如果同是仄聲，則以上去入爲序。”（周祖謨 1985）從上表看，“奴隸、奴僕、奴婢、婢僕、婢使/使婢、僕使”的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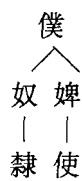
① “僕使”能够在語言中出現，漢・焦贛《易林・需之小畜》：“陰陽失忘，爲人僕使。”

② 語音的構擬主要依據郭錫良（1986）。

調組合爲：平去、平入、平上、上入、上上/上上、入上。“*隸奴、*僕奴、*婢奴、*婢隸/*隸婢、*僕婢、*奴使/*使奴、*僕隸/*隸僕、*隸使/*使隸、/*使僕”的組合爲：*去平、*入平、*上平、上去/*去上、*入上、平上/*上平、*入去/去入、*去上/上去、上入。

從聲調上看，這些雙音形式大體符合字調原則。但“*婢隸”爲“平去”、“*奴使”爲“平上”、“*隸僕”爲“去入”、“*使隸”爲“上去”、“*使僕”爲“上入”，都符合組合的調序條件，却也不能够形成，説明還存在其他的限制條件。這就是語義上的限制。

這一組詞從上古到此時的最大發展就是成員數的調整，《左傳》中，“僕、童、臯、隸、奚、奴”爲同義詞（毛遠明 1999：227），此後“童、臯、奚”等詞先後退出，“隸”儘管還保留，但是已經不能産了。各詞的地位也發生了變化。在上古，“奴”可兼指“男、女性”，《説文·女部》：“奴婢皆古罪人……從女、又。”段注：“男女皆在焉。故從女、又。”到此時，“奴”專指“男性”，如《幽明録》“虞敬”條：“正見死奴與死婢争先進草，奴適在前，婢便因後撾，由此輒兩相擊。食頃，敬欲出，婢奴陣勢方未已，乃厲聲叱之。”也就是説，從一個包含“奴、婢”的上位詞，發展爲與“婢”並列平行的下位詞，同時隸屬於一個上位詞“僕”。此時語義場的組成爲：



因此，這一組詞形成雙音節形式有以下的各種分工："奴"、"婢"爲這個語義場的中心成員；"使"的主要語義在"役使"，具有"隨便使唤"的語義特徵，與"婢"主要做雜務的語義特徵相似，所以處於"婢"的下位；而"隸"是一個古語詞，主要是男性，所以處於"奴"的下位。根據這個語義上的條件，"奴"與古語詞"隸"形成"奴隸"，與上位詞形成"奴僕"，與同位詞形成"奴婢/婢奴"；"婢"能與上位詞形成"婢僕"，與同位詞形成"婢奴/奴婢"。不能形成的形式："*婢隸"、"*奴使"、"*使隸"爲語義上的衝突，"*隸僕"、"*使僕"爲跨層結合，語義上具有距離遠的缺點。

**波瀾/波浪/波濤/濤波/濤浪**

**波瀾**

其地一名"沙瀾"，言沙湧起而成波瀾也。（拾，9"軒轅黄帝"）

"瀾"是大波浪的意思，如《孟子·盡心上》："觀水有術，必觀其瀾。"趙岐注："瀾，水中大波也。"形成"波瀾"的雙音形式，至少在漢代就已經形成，如馬融《長笛賦》："波瀾鱗淪，窐隆詭戾。"

**波浪**

聞從流奔驚，波浪砰磕，不知所向。（異，7"長人入夢"條）

述但聞波浪聲，而不覺水。（後，6"四人捉馬"條）

"浪"在此時發展爲"波浪"後，就與其他語義相同的詞"波"、"濤"等組合成雙音節詞。

**濤浪**

日已向暮，天大陰暗，風雨甚駛，不知所向，而濤浪轉盛。（觀，21）

**濤波**　上例中的“濤浪”，《冥祥記》作“濤波”。

**波濤**

穴中有水，其色若火，晝則通曨不明，夜則照耀穴外，雖波濤灌蕩，其光不滅。（拾，1“唐堯”）

或入潛穴，又聞波濤之聲在上。（拾，2“周”）

“濤”本義也爲“大波浪”，與“瀾”基本同義。所以能够與“波、浪、瀾”等組合成雙音形式。這組詞，基本理性意義相同，不同的祇是程度差别。在聲調上也都符合調序原則，波瀾(平平)、波浪(平去)、波濤(平平)、濤波(平平)、濤浪(平去)[①]。

**求索／覓索／尋求・尋覓・尋索**

**求索**

領獵犬，周旋於城外求索，果見孝於空冢中。（搜，18“阿紫”條）

**覓索**

招呼婦人，覓索餘光。（異，9“王經遷官”條）

**尋求**

---

① 這些詞語基本上能够兩兩組合，“濤波”組合還有其他文獻例子，如《文選・班固〈答賓戲〉》：“雖馳辯如濤波，摛藻如春華，猶無益於殿最也。”李善注引如淳曰：“潮水之激者爲濤波。”儘管當時没有産生“濤瀾”，但在唐代已經大量使用，如李白《贈華州王司士》：“淮水不覺濤瀾高，盛德未泯生英髦。”其他組合有：“瀾波”（南朝齊・謝朓《將發石頭上烽火樓》）。

魏甘露五年，發迹雍州，西至于闐，尋求經藏。（冥，“仕行”條）

**尋覓**

其兒根生尋覓，見秀蹲空樹中，從頭至尾，毛色如熊。（異，8“天謫變熊”條）

**尋索**

家人於冢尋索此物，乃是大龜。（幽，“潁川人”條）

從漢語的實際情況看，“尋(平)、求(平)、索(入)、覓(入)”這一組詞的結合能力還是非常强的，在此時共形成上面這五個，都符合聲調原則。其他文獻還形成了：求索、求覓（《百喻經》）、索覓、尋覓等詞。

**起立／建築／造建／構造／修建／修立／築架**

在表示“建築”的語義場中，共有“修、造、起、立、架”五個能够單獨使用的成員，再加上“建、築、構”三個一般不能單獨使用的成員，共有八個成員。根據並列式同義複詞的生成原理，在魏晋南北朝志怪小説中的生成形式爲：

**起立**

世常奉法精進，潛於宅中起立精舍，供養沙門。（冥，“抵世常”條）

晋太元中，於奉高縣金輿山谷，起立塔寺，造製形像。（冥，“僧朗”條）

“起立”組合成雙音節形式，在漢代就已經出現，如王充《論衡·亂龍》：“翁叔從上上甘泉，拜謁起立。”《漢書·昭帝紀》：“三年春正月，泰山有大石自起立。”但都是這兩個詞在

“站起來”、“竪起來”等義位上的並列組合。而在表示“建築”的義位上形成雙音節形式，却是魏晋以後的事情，如《後漢書·宦官傳·侯覽》：“［侯覽］起立第宅十有六區，皆有高樓池苑。”

**起造**

靈味寺在建康鍾山蔣林里，永初三年，沙門法意起造。（異，5“靈味”條）

**造建**

凡所造建，咸刊記其年時，辭迹皆質。（拾，1“軒轅黄帝”）

**修建**

［犍陀勒］語人曰：“盤瞗山中有古塔寺，若能修建，其福無量。”（冥，“犍陀勒”條）

**構造**

於山際四五畝地，手伐林木，構造小屋，安設高座，轉《首楞嚴經》。（冥，“董吉”條）

“造構”形式，如《後漢書·儒林傳序》：“凡所造構二百四十房，千八百五十室。”

**造立**

鄉里有一千餘家，並奉大法，造立形像，供養僧尼。（冥，“劉度”條）

**修立**

海民於羽山之中，修立鯀廟，四時以致祭祀。（拾，2“夏禹”）

**築架**

乃共築架其山之陽，今招隱精舍是也。（冥，“僧瑜”條）

| 漢字 | 上古 | | | | 中古 | | | |
|---|---|---|---|---|---|---|---|---|
| | 聲 | 韵 | 紐 | 擬音 | 聲 | 韵 | 紐 | 擬音 |
| 建 | 去 | 元 | 見 | kian | 去 | 願 | 見 | kian |
| 築 | 入 | 覺 | 知 | tiuk | 入 | 屋 | 知 | tiuk |
| 修 | 平 | 幽 | 心 | siu | 平 | 幽 | 心 | siou |
| 構 | 去 | 侯 | 見 | ko | 去 | 侯 | 見 | kou |
| 造 | 上 | 幽 | 從 | dzou | 上 | 皓 | 從 | dzau |
| 起 | 上 | 之 | 溪 | khie | 上 | 止 | 溪 | khie |
| 立 | 入 | 緝 | 來 | liep | 入 | 緝 | 來 | liep |
| 架 | 去 | 歌 | 見 | keai | 去 | 禡 | 見 | kea |

這組詞生成能力還是相當强的。從實際情況看，“立、築”從來不能位於雙音形式的第一個音節的位置。根據聲調原則看，“修”爲平聲，不位於第二個音節上，没有“*～修”的組合①。“築、立”爲入聲，從不位於音節的第一個位置上，也没有“*築～”、“*立～”。這説明這組詞遵循調序原則中的平聲優先的規則。入聲通常不能位於首字②，根據現代音系學音渡説的理論，可能是因爲漢語中的入聲字，音節尾常常帶有一個輔音成分，這個塞輔音會阻礙音節的響亮度。

① 《管子·問》出現一個雙音形式“造修”，如：“鄉師車轄造修之具，其繕何若。”

② 如果一個雙音形式中的兩個音節皆爲入聲，如“稷契”（《世説新語·言語》），那是另外的規則。

**往來／來往**

道者，地理，四方所以交通，王命所由往來也。（搜，7“敗屬聚道”條）

今後當上天去，不得復與府君相往來也。（後，9“放伯裘”條）

有一人著皂單衣，來往户外，呼亭主。（搜，18“安陽亭書生”條）

陳郡殷家養子名琅，與一婢結好。經年婢死，後猶來往[①]不絶，心緒昏錯。（異，8“蜘蛛魅”條）

“來”是平聲，“往”是上聲。而爲什麽兩種形式都可以保存至現在？以上的情況是用兩個相反的語素組成複合詞，表示對某類事物的概括。

反義詞構成的並列複詞“遠近(上／上、去[②])”、“大小(去上)”、“高下(平上)”等形式出現一些不符合音序的情況，可能受到嚴格的語義限制，即在距離上由遠及近，如“遠近”；數量上由大到小，如“大小”；高度上由高到底，如“高下”等，一般不能顛倒詞序。在並列複詞中，能够調换字序而詞義不變的詞語形式還有：食啖/啖食(去去)、瞻視/視瞻(平上)、興復/復興(平去)、奉事/事奉(上去)、焦枯/枯焦(平平)、污穢/穢污(去去)、毛羽/羽毛(平上)、調和/和調(平平)、新鮮/鮮新(平平)。其中一些情況，如“視瞻”、“復興”、“事奉”、“羽毛”的組合並不符合調序原則，

① “來往”，《太平御覽》卷九四八引作“往來”。

② “近”在《廣韵》中存在上、去兩讀。

但如“復興”、“羽毛”等詞反而保留至今，生存了下來。説明制約並列複詞的語序還存在其他的規則。到底是什麽規則？還有待研究。

還有一種情況是前面討論的“貧耗、貧苦、貧困、貧窮、貧賤、貧陋”、“疲弊、疲病、疲頓、疲懈”、“親戚、親屬、親表、親舊、親識、親知”三組詞似乎已經形成了一個以前字爲標準的組詞格式，這些形式不能調换語序。在形式上，似乎是以前一個語素爲構詞語素形成的。從認知的角度看，這是聯想的作用。比如人們表達“疲倦”這個概念的時候，首先是到儲存在自己大腦中的詞庫裏去搜索出一個合適的詞語來表達。儲存在人類大腦裏的詞庫是按照常用、次常用、不常用的等級排列的，人們搜索的過程也是按照這種等級從常用詞到不常用詞逐步搜索的。所以，首先進入搜索過程的就是常用詞“疲”，根據雙音化的要求，祇有一個“疲”不能够滿足音節的要求，還得繼續搜索另一個能够與之匹配的單音節詞。而首先進入選用的是與“疲”語義相同或者相近的詞語。“貧”、“親”等例子也是如此形成的。

總之，關於並列式複合詞的選擇性原則，按照並列式複合詞形成的原理，凡是屬於一個語義場中的意義相同、相近、相反的語素都可以組成雙音形式，而且都可以形成 AB、BA 兩種形式。但事實上，這種理想的組合狀態是很少的，例外的情況却是很多的。

### 2.2.4 偏正式

不對單音詞的詞義進行描寫，就不會明白爲什麽一個詞語能

産，而另一個詞語不能産。關於這個問題，現在語言學界大多是以出現頻率爲依據。由於詞彙的繼承性，語言中産生了許多古語詞，這些古語詞又具有層次性，大多不是一個時代層次上的東西，所以造成了相當複雜的情況。一些不常用的古語詞，由於儲備了很多固定組合，在語言中佔有相當多的形式，這樣不分層次的統計資料有時並不能説明什麽問題。如果采用語義場的理論，首先對一些常用的構詞語素的意義進行詳細的描寫，找出它們的主要意義特徵和組合機制，然後再來討論它的構詞能力和構詞形式，就可以在理論上更好地説明詞語的構成方式和構成能力。

偏正式是漢語中一直都非常能産的一種構詞方式（參看2.2.3.3），在志怪小説中也是如此。偏正式詞的中心語素叫正語素，在前面起限制、修飾作用的語素叫偏語素。正語素是偏正式詞中的主要部分。而“充當正語素的有一些意義上比較概括的單音詞，由於能够起一類詞大類名的作用，因而具有較强的構詞能力。這類單音詞在先秦時已有‘人’、‘夫’、‘氏’、‘士’、‘師’、‘子’等，到《論衡》中‘人’依然比較活躍，其他‘士’所構詞尚有一定數量，‘夫’、‘氏’、‘子’、‘師’所構詞，則有所減少，但另外又新增加了‘工’、‘匠’、‘家’（以上爲表人的）、‘物’、‘蟲’、‘樹’（以上爲表物的）等”（程湘清 1992b：314）。偏正式的正語素主要表達三個大的方面：其一，有關人或事物的；其二，有關動作、行爲的；其三，有關性質、狀態的（程湘清 1992b：31）。下面按照這三方面的情況，將志怪小説中偏正式詞進行粗略的分類。

2.2.4.1 正語素是有關人或事物的

1. 有關人的

在表示“人”這個語義模塊中，最大的類名仍然是“人”。其他由屬於“人”的語義變體生發出的小的語義模塊，如“士”、“家”、“民”、“父$_2$”；“父$_1$、母”；“兒”、“女”；“兄、弟”，“姊、妹”；“郎”；“吏”；“主”；“工”；“客”；“奴”。

這個語義模塊可定義爲【x 人】，其中“人”是不變因素，“x”是可變因素。從語義上看，x 限制、修飾不變因素“人”。“x”的可變性表現爲 x 在每一個時代都是不一樣的，它從屬於一定的詞彙系統，從而隨着詞彙系統的變化而變化。同時它按照語義的特點，可以隸屬於更小的一個語義系統，這個系統擁有一定數量的成員，這些成員之間具有互相影響、制約的關係，組成一個複雜的關係網絡。這個關係網絡是隨着其中成員的變化而變化的，任何一個成員的變動就將會改變這個網絡的結構，從而造成這個語義模塊的改變。在雙音節複合詞中，x 是單音節的；但在漢語的實際使用中，x 最多也不能超過二音節，從而可以構成三音節的詞。

因此，研究漢語偏正式詞的發展演變，最主要的就應該研究其語義模塊中“x”的發展、演變以及組合的選擇性。下面以【x 人】爲例，具體分析這個語義模塊的構成。

【x 人】

能够進入這個語義模塊的，必定是表示人的身份、職業、地位、時代、品質、學識、狀貌、居住地等等方面的詞語。從魏晋南北朝志怪小説中反映出的 x 的成員爲：

x＝｛$a_1$［外、邊；土、鄉；國①］，$a_2$［先、時、後］，$a_3$［大、小；貴、下］，$a_4$［賢、聖；真］，$a_5$［富］，$a_6$［家］，$a_7$［匠］，$a_8$［佳］｝

其中：$a_1$＝居住地，$a_2$＝時代，$a_3$＝地位，$a_4$＝學識，$a_5$＝財富，$a_6$＝關係，$a_7$＝技術，$a_8$＝品質。

也就是說，當時的語言就能根據這個語義模塊的要求，組成：外人、邊人、土人、鄉人，國人；先人、時人、後人；大人、小人、下人；賢人、聖人、真人；貴人、富人；家人；匠人；佳人等偏正式詞。

**佳人**　好人，善良人。

從一婢，至牛渚津求渡。有兩男子共乘船捕魚，仍呼求載。兩男子笑，共調弄之言："聽我為婦，當相渡也。"丁嫗曰："謂汝是佳人，而無所知。汝是人，當使汝入泥死；是鬼，使汝入水。"（搜，5"丁姑祠"條）

有何參軍晨出，行於田野中溺死人髑髏上。還晝寢，夢一婦人，語云："君是佳人，何以見穢污？"（幽，"桓大司馬"條）②

在【x人】的語義模塊中，作爲中心語義因素的"人"會產生語義變體，從而形成更小的一個語義模塊。如"民"、"士"等都分別屬於"人"。也就可以組成一個小的語義模塊【x民】、【x

① 與"國"相對的是"外國"，組成"外國人"則超出雙音節，不屬於雙音複合詞。

② 西晋·竺法護譯《生經》卷一："威儀法則，行步進止，有威神德，此則佳人……衆人見者，莫不歡喜。"（3/ 72b）

士】。由於“民”、“士”的語義特徵限制，所以能够進入它們的語義模塊的 x 成員必定與“民”、“士”的語義特徵相關。

【x 士】

“士”是屬於“人”這個語義模塊中的具有品德好、有學識、有技藝的人，能够進入這個語義模塊的 x 成員就必須是反映以上這些性質的詞語。所以：

x＝｛$a_1$［居、道］，$a_2$［大、名（聞）、高、貞、豪、國、賢、信、義］，$a_3$［方、術、博］，$a_4$［武、勇、力］，$a_5$［甲、門、兵、軍］，$a_6$［庶］｝

其中：$a_1$＝信仰，$a_2$＝品行，$a_3$＝技藝，$a_4$＝膽識，$a_5$＝職業，$a_6$＝地位。

可組成：居士、道士、大士、名士、名聞士、高士、貞士、豪士、國士、賢士、信士、義士、方士、術士、博士、武士、勇士、力士、甲士、門士、兵士、軍士、庶士等偏正式組合。

【x 民】x＝｛$a_1$［村、屯、鄉、郡、居］，$a_2$［叟］，$a_3$［生］，$a_4$［下、小］，$a_5$［海］｝

“民”在“人”這個語義模塊中的語義特徵與“士”剛好相反，指品德、學識比較差，地位比較低，缺乏技藝的人。所以“民”的語義模塊祇能組成：村民、屯民、鄉民、郡民、居民、叟民、生民、下民、小民、海民等偏正式組合。

【x 父】x＝｛［漁、田、繳］①，［鱣、黄］｝

【x 母】x＝｛［賣食］｝

① 還有“采藥父”的三音節形式。

在這個語義模塊中，由於“父”表示“從事某種行業的人的通稱”的語義是繼承先秦的，此時已經退出這個語義場，而專屬親屬語義場，所以已經不能産，衹出現“漁父、田父、繳父、采藥父”等幾個古語詞。而“母”已經完全消失，“賣食母”是其唯一的形式，也不佔據雙音形式。

【x家】x＝〈[他；本、主人]，[鄰（鄰人）]，[女、婦；婿、夫]，[喪]，[佛、法；道]，[居、出]，[民、官、王、皇]，[貧；大、小]，[酒，史，獄]，[親]，[百]，[良]〉

各個語義模塊中的詞語，由於語義上的淵源，所以常常會發生隱喻引申，導致詞語的發展。比如“親家”，在志怪小説中還是一個内部形式比較具體的詞語，或者有人認爲是詞組，表示“有婚姻關係的兩個家庭”，但是由於“家”可以隸屬於“人”的語義模塊中，所以决定了不但“親家”可以演變爲指稱人，而且“家”也可以虚化指人。比如“大家”：

**大家**　奴僕對主人的稱呼。

歘有一老婢識此，還白大家曰：“市中見一人乘車，賣崔氏女郎棺中鋪。”大家即崔氏親姨母也。（搜，16“崔少府墓”條）

彦思奴婢有竊罵大家者，云：“今當以語。”彦思治之，無敢詈之者。（搜，17“倪彦思”條）

問云：“有何過，至如此?”曰：“曾因醉竊罵大家，今受此罪。”（異，6“司馬家奴”條）

與“人”有關的“肢體、器官”等也可以構成一個語義場，形成一些偏正式組合，如：

【x口】x=｛[大、小]，[竈、罌、冢、穴、江、巷、褲、户]，[鱉、龜、烏]，[金、辯]，[爽]｝

【x牙】x=｛[長]，[虎]｝

【x齒】x=｛[皓]｝

【x舌】x=｛[鷄]，[兩]｝

從與“口”組合的詞語看出，用於動物的器官的意義已經不能産（衹有“鱉、龜、烏”三個），而此時最大的發展是意義虚化，即“出入的通道”義，所以能够廣泛與非生物的詞語組合。還可以用於比較抽象意義上的“爽口”、“辯口”等。“鷄舌”是其本來意義的組合，“兩舌”是其詞義的轉喻用法。如：

**爽口** 清爽可口。

美味爽口，列女成群。（拾，4“燕昭王”條）

**辯口** 謂善於辭令。

此二人辯口麗辭，巧善歌笑，步塵上無迹，行日中無影。（拾，2“周”條）

**兩舌** 搬弄是否的人。

淫者作鶴蝖獐麋，兩舌者作梟鴞，捍債者爲驢牛馬。（冥，“趙泰”條）

【x手】x=｛[左、右]，[巧、纖]，[净]，[拱]｝

【x指】x=｛[中]｝

【x脚】x=｛[左、右]，[鵪、象、馬]，[前、後]，[床]｝

【x足】x=｛[左、右]，[馬、熊]，[山]]

【x蹄】x=｛[馬]｝

從屬於“脚”的語義場中的幾個詞語中，儘管“脚”替换了

“足”，“足”也縮小了使用範圍，如没有“*床足”、“*前足”、“*後足”的形式，但並没有完全退出這個語義場。正如汪維輝（2000：57）所顯示的，此時還處於“脚”發展的第一階段。同時可以看出的是，作爲表示獸類動物的詞語，存在三個詞語，“脚”是口語詞，“足”是古語詞，而“蹄”却是一個書面語詞。

其他表示人體的偏正式詞語，如：頭頂、頭髮、通身、通體、遍體、周身、終身、陰莖、陽道，等。

與“人”有關的、比較抽象的還有表示親屬制度的詞語，如：

【x父】x＝｛[祖①；伯、叔]，[老]，[鷄]｝

【x母】x＝｛[祖；伯、叔；舅、姨]，[老]，[乳]，[阿]，[神]，[前、後、繼；生、嫡]｝

從“父”和“母”的組合比較中，可以看出“母”比“父”多出了“前、後、繼；生、嫡”這些詞語。如有“繼母”②，没有“*繼父”；有“前母、後母”，没有“*前父、*後父”等形式，主要是由於在中國古代衹有男性可以多婚或者配偶死後可以重新婚配，女性則不能。反映到語言詞彙中，就出現了這種“父”與“母”不對稱的局面。

【x兒】x＝｛[嬰、小、大]，[孫]，[男]，[健]，[偷、乞、侍、芻]，[富]，[虜]，[客、孤]｝

---

① 與“祖父”相對的就是“外祖父”，在女性義場中就是“外祖母”，皆爲三音節詞。

② “繼母”的用例，如《搜神記》卷十一“衡農”條：“衡農，字剽卿，東平人也。少孤，事繼母至孝。”

【x女】x=｛[少、小]，[童]，[神]，[美、玉]，[使、宫、侍、妓、織]，[貞、淫]，[處]，[孤]｝

【x兄】x=｛[家、從、外]，[老]｝

【x弟】x=｛[從]｝

【x郎】x=｛[挽]，[小、中]，[女]｝

這個語義場中，以“外祖父、外祖母、外兄、外妹、外甥、外孫、從伯母、從兄、從弟”等組合顯示出時代特徵。“兒”組合能力强，與“女”的組合形式相比較，可以看出“兒”的使用更普遍，意義更加泛化，如“富兒、乞兒、偷兒”等詞語形式就是此時的詞彙發展，“兒”已經演化出表示“具有某種性質的人”的意義。如：

**富兒** 富人。

子陽獲銀米，遂爲富兒。(異，2“玉寰”條)

**乞兒** 乞討的人。

長安中謡言曰：“見乞兒，與美酒，以免破屋之咎。”(搜，1“漢陰生”條)

與“人”有關的還有表示身份的詞語，如表示“官爵”的：

【x吏】x=｛[郡、州、縣、局、亭、獄、船、門、津、馬、廬、陂]，[小]，[主]｝

【x主】x=｛[僧、寺、籙、官、齋、亭、家]，[材、刀、蚱、宅]，[糾、劫]｝

“吏”是漢代時的一個活躍詞，而“主”是起於東漢，盛行於此時的一個構詞語素。從上面的詞語組合來看，“主”的構詞能力相當强。

表示“職業”的，如：

【x 工】x＝｛[畫、舵、鑄、針、玉、劍、木、樂、卜、水]，[人]，[女]，[神、巧、良]｝

【x 客】x＝｛[估、傭、僮、僕]，[貴]，[羈、醉]，[宿]｝

“工”和“客”是此時發展出來的一對構詞語素，能够形成衆多的偏正式詞語。

表示“地位”的，如：

【x 奴】x＝｛[老]，[髯]，[賊]｝

其他有關人的詞語，如婚姻有“大義”，命數有“定數、薄命（命運不好；福分差）、長壽、財運、宿命、天命、本命”等，德行有“高操、膽勇、膽武”等。

2. 有關自然現象、自然物的

在表“物”方面，存在着表示動物和植物的區分。根據這兩個大類，詞語也存在兩大類的區别。

**動物**

【x 羊】x＝｛[山]，[青、黄]，[木]｝

【x 鳥】x＝｛[鳳、鸛]，[黑、朱、玄、丹、青、黄、白]，[飛、翔]，[神、異]｝

【x 魚】x＝｛[巨、大、小]，[鯨、鼉、鱸、鯉、鰋、鰐、鰒]，[玄、白、丹、赤]，[飛、毛]｝

【x 鶴】x＝｛[鴻、龍]，[白、玄]｝

有關動物的其他詞語，如：慈烏、大蟲（老虎）、大蟲（老虎）、大客（大象）、飛蛾，等。

動物語義場中的詞語主要是表達現實生活中實際存在的一些

事物，修飾的詞語也主要是反映這些事物的特徵的詞語，比如形狀、顏色、功用等。

**植物**

植物方面，與最大的類名“樹”構成“小名冠大名”的形式已經大量出現。這是漢語從古到今的一種最能産的偏正式構詞形式。在表示植物這個語義模塊中，根據植物具有的特徵，能够充當修飾、限定語素的成分必須具有表數量、狀貌、質地、性質、用途、種類等功能。

【x樹】

x＝｛［桑、桃、柏、楊、柳、梓、松、槐、榆、樗、樟、棗、楓、桐[①]］，形狀［劍］，［鴻、大、高］，［玉］，［果］、［朽］｝

【x棗】x＝｛［酸］，［黑］，［幹］｝

【x桃】x＝｛［巨］，［黑］，［冰］｝

【x桑】x＝｛［巨］，［窮、孤］，［絲、蠶］，［霞，猗］｝

【x柏】x＝｛［松］，［錦］｝

【x柳】x＝｛［楊］｝

【x梓】x＝｛［文］｝

【x松】x＝｛［龍］｝

【x槐】x＝｛［青］｝

【x榆】x＝｛［沉］｝

① 三音節形式有“茱萸樹”、“酸棗樹”、“皂莢樹”、“連理樹”。比較抽象的有“思維樹”、“相思樹”。

【x竹】x＝｛［筋[1]］｝

【x竿】x＝｛［竹］｝

這些表示樹的分支系統中，又可以組成更小的一個系統，如：

【柏x】x＝｛［樹、木］，［實、葉］，［枕］｝

【楊x】x＝｛［樹］，［枝］，［柳］｝

【梓x】x＝｛［樹、木］，［瑟、宮、船］｝

【松x】x＝｛［樹、木］，［脂、實、子］，［柏、草］，［柱、舟］｝

【桃x】x＝｛［樹］，［核］，［花、葩、馥］，［子］｝

【桑x】x＝｛［樹、林］，［葚］，［皮］，［中、野］，［蠶、薪］｝

從上面可見，由於在常用詞中正在發生“樹”替換“木”的變化，所以這些詞語都存在與古語詞“木”和口語詞“樹”的兩種組合形式。另外，“桑”組成“翳桑”，以及與［中、野］組成“桑中”、“桑野”等是其他植物都没有的，主要是我國在上古以桑養蠶，成片的桑樹林是人們生産勞動、游玩的地方。

另一方面，在植物的語義場中，以“樹”爲主，而“竹”的分類詞語比較少見，這主要體現出二者各自在人們日常生活中的使用情況，説明樹與人們生活息息相關的程度超過其他的植物。

其他有關植物的詞語，如“丹藁、野葛、青香、巴豆”等。

**地貌山川**

① 三音節形式有“篔簹竹”。

在“山川”這個領域中，“山”是一個非常大的領域，由於凡是山名都可以稱爲“x山”，所以我們不統計在内。

【x山】x=｛[東、南、西、北]，[高；大]，[深、穹]，[青、紫]，[刀、玉]，[窮]｝

【x河】x=｛[天]，[東、西]，[黄]｝

【x川】x=｛[百]，[大、長]，[清]｝

**自然的詞語**

**飛塵** 飛揚的灰塵。

五運相承，迭生迭死，如飛塵[①]細雨，存歿不可論算。（拾，5“前漢上”條）

**旋風** 作螺旋狀的疾風。

頃，若有人持物來者，晃曰：“何敢幻惑如此！”隨復旋風[②]擁去。（異，8“趙晃劾蛇妖”條）

其他繼承前代的詞語，如“暴風、暴雨、澍雨、旋流、流沫”等。

**天文的詞語**

**天景** 天氣。

於時天景澄朗。陶踐山足，便風雨晦暝。（冥，“霍山”條）

其他繼承前代的詞語，如“長星、天漢、朝霞”等。

3. 時間、方位

① 晋·陸機《長安有狹邪行》：“輕蓋承華景，騰步躡飛塵。”

② 《後漢書·王忳傳》：“被隨旋風與馬俱亡。”

**方位**

【x方】x=［東、南、西、北］

表示方位的語義場中，上位詞“方”的組合能力一直没有發生變化。但是，此時下屬的語義場中出現了許多的詞語，它們的組合能力相當强，以至於一些學者將它視爲名詞的標志。主要有“邊”、“旁”、“傍”、“側”、“次”等。

【x邊】x=｛［東、南、西、北；左］，［垣、井、道、路、寺、祠、舍、村、山、欄、閣、陌］，［枕、刀、床、户、屍、熬、船］，［水、江、溪、岸、溝、腹、湖、火、渚、池］，［兩、四］，［魚、坼］｝

大凡方位詞、具體的名詞都能够使用這個語義表達形式形成偏正式詞語。這是當時常用的詞語，正在替換着“側、旁”等詞語。

【x側】x=｛［寺、山、道、路、水］，［坐］，［橋、鏤、門、墓、岸、崖、湖］，［左、頭］｝

【x旁】x=｛［道、路、城］，［車、肉］，［池、埒］｝

這兩個詞一般不作爲方位詞，衹與少數具體的名詞形成偏正式詞語。從文獻來看，雙音形式多用在《拾遺記》中。所以，此詞應該已經退出了表示方位的語義場，而“邊”成爲構詞能力最强的一個構詞語素。也就是説表示“在某物之旁”的方位詞已經完成了“側→旁→邊”的替換（汪維輝 2000）。

【x次】x=｛［座、墓、渚、湖、路、塚］；［簿］，［坐、食、問、語］｝

“次”表示“旁邊”的意義是從漢代開始的，如《史記・吕

太后本紀》："趙王幽死，以民禮葬之長安民塚次。"此時繼承了這個意義，但又有新的發展，如"簿次"表示"簿裏"，與動詞"坐、食、問、語"組成表示時間，這也是處所與時間之間産生的詞義通感變化。其間的主要區别在於：與名詞語素組合則爲名詞，與動詞語素組合則爲動詞。

【x上】x＝｛[床、榻、場、棺、路、道、塚、墻、墳、岡、褥、草、几、梁、堂、閣、橋、屋、被、石、井、囤、案、土、葉、巢、爐、塵、樓、波、牖、天、水、陂、峰、瘡、盤]，[體、身、頭、舌、臂、面、脚、腹、膝、指、髀、額、肩、背]，[葛、河、陌、海、池、田]，[簿、岸、樹、坐、廁、門]，[邊]，[君]｝

【x下】x＝｛[壁、局、席、塔、樹、屋、棺、車、柱、山、階、堂、樓、壇、地、閣、橋、潭、廟、岩、峰]，[窗、庭、肆]，[脚、臍、肋、腹、頷、腋、心]，[都、邑、洛、治、門]，[月、霜]｝

由上可見，"上"、"下"的組合詞語已經大大擴展，既可以用於表示具體物體的方位，也可以表示一種比較模糊的方位。尤其是"上"與"邊"、"君"、"坐、門、廁"，"下"與"月、霜"等詞語組合，衹是表示一種抽象的方位。

【x中】x＝｛[天、地、國、家、溪、澗、浦、棺、宫、城、邑、村、肆、宅、屋、舍、室、齋、廟、祠、壁、窗、户、穢、囷、巢、窠、林、木、棘、奩、斷、園、塘、濤、塚、墓、藏、巷、山、海、雲、谷、田、井、石、水、渠、瀆、坎、江、澤、鑊、府、湯、柵、穴、孔、穿(孔)、門、草、籬、庫、爐、庭、

船、舟、車、土、厠、池、野、輿、榛、營、厨、床、鉢、泉、泥、灰、獄、寺、鼎、杵、器、窟、朝、眠、夢、意、衆、火、鏡、壺、枕、帳、函、盤、罌、甕、瓢、盆、甌、被、箱、籠、廐、廨、閨]，［夜、夕]，［羊、龍、人、鬼；民、世、俗]，[手、握、口、懷、喉、耳、腹、心、膝、皮、身、髮、屍]，[此、其]，[空]，[暗、日]，[羌、吴、晋、胡、蜀、蠻]，[里、鄰]〉

從組合的能力上看，“中”既能表達具體的方位、空間概念，也能表達抽象的方位、空間概念；從具體的組合詞語看，“中”能够組合的詞語實際上兼包“裏”和“間”。

【x裏】x＝｛[獄、柵、圍、村、房、屋、門、囤、匣、雲、谷、幕、室、菇、穴、洲、洞、岫、塚、山、帳]，［夜、空]，[股]〉

這種形式上的組合，在《拾遺記》和《搜神記》中表現很少。“裏”在先秦就有表示“内”的意思，但是像“門裏”這樣表示方位的用法却是比較新的，上古一般用“門中”或“門内”，這是“裏”向“中”的擴張。根據汪維輝（2000：93－104）的研究，南北朝時的“裏”應用範圍很廣，無論是組合關係，還是使用規模和虚化程度，都有很大的發展。

【x間】[①] x＝｛a［城、屋、舍、窗、户、木、樹、塚、谷、岩、石、水、門、草、籬、厠、庭、祠、條、田、廟、竈、床]，

① 爲了能够反映出“間”與“裏”之間的一些關係，我們這裏加入了一些x爲雙音節的詞語形式。這些形式組成三音節詞，而且有些可能還是詞組。下同。

b［頭、腦、足、脚、眉、指、肘、腰、尸］，c［雲、夢］，d［夜；斯須、頃、頃刻、須臾、中］，e［人、民、世、俗］，f［此、其；郎］，g［陰］，h［末］，i［外］〉

從“間”的這些組合來看，其組合能力不低於“裏”。“間”的詞義特點本身具有處於某兩個物體中間的性質，主要應該用於具體實物詞語。如上面的a類情況；隨着詞義的發展，其組合的對象的空間逐漸縮小或者消失，所以産生了與b類詞語的組合關係；另一方面的發展，就是對詞義中存在的空間概念進行抽象化，所以能够與c類的詞語組合；d類詞語可以説是b、c類詞語雙作用的結果；而e、f、g、h、i完全失去了具體的詞義特徵，虚化爲一個可以自由表示空間、時間的構詞語素。“間”能够與表達時間的詞語組合，最能反映這種由一個佔有一定具體空間的詞語發展爲表示抽象意義的詞語，而且這種組合能力超過“中”，這是“間”的一大發展。如：

**郎間** 表示地點。

須臾，奴子自外來，云：“郎求鏡。”婦以奴詐，乃指床上以示奴。奴云：“適從郎間來。”（後，3“董壽之”條）

**外間** 表示地點。

祝令林出外間，遂見向枕，謂枕内歷年載，而實俄忽之間矣。（幽，“湯林”條）

**夜間** 表示時間。

妻夜坐，忽見壽之居其側，嘆息不已。妻問：“夜間何得而歸？”（後，3“董壽之”條）

年餘而同學等於昏夜間，聞空中有語，詳聽即道志聲

也。(冥，“道志”條)

從“旁、邊、側、次”以及“上、下、中、裏、間”等詞語的構詞情況可知，這些詞語都可以用於空間、時間兩個維度，使一個詞語兼屬於多個不同的認知域，形成一種特殊的語言現象。這應該是此時漢語詞彙不同於上古漢語的一個重要特徵。

其他關於方位的詞語，有“江表、背後、邊境、出處、遠方”等。

**時間**

【x年】x=｛[去、昔；今；明、來、後]，[末]，[累、積、遠]，[半、終]｝

【x月】x=｛[今、是、此；來]，[冬]，[累、積]，[閏]，[正]｝

【x日】x=｛[往、向、昔、昨；今、此、是；翌、明、來、後；當、他]，[夏、冬]，[累、積；少、頃]，[彌、終、竟、半、永]，[白]，[平、常、恒]，[比]，[爾、近]，[生]，[閒、暇]，[吉]｝

從上面的詞語形式看出，由於這些詞語本身表示時間，而時間具有過去、現在、未來之分，所以存在着反映這些現象的詞語。根據出現詞語的情況看，這些反映時間過去、現在、未來的詞語中存在兩個系統：一是古語詞與口語詞相對，如“昔年—昔日、往日、向日”，“是月、此月—是日、此日”，“來年—來月—來日、翌日”是古語詞系統，“去年—昨日”，“今年—今月—今日”，“明年、後年—明日、後日”是口語詞系統。在這個系統中，“月”没有“年”和“日”顯得活躍，似乎祇存在現在和未

來之分，而且表示未來的詞語中也不存在古語詞和口語詞之分，没有現代漢語中“上月、這月、下月”的分别。即使表達的是相同概念也存在這種區别，如“常日、恒日—平日”。二是時間表達上明顯存在近和遠的二分現象，如“當日—他日”，“近日—爾日”。

其他表示時間的詞語，如“通夕、通夜、通宵、白晝、良久”等。

表示季節的時間詞語，如“來春、隆暑”等。

表示朝代的時間詞語，如“前漢（西漢）、後漢（東漢）、漢室、晋室、魏室”等。

4. 有關物質文化

**宫室**

【x屋】x=｛[道、佛]，[齋、碓、馬]，[大、小]，[瓦、草、茅]，[内]｝①

【x堂】x=｛[佛、法、經、祠、廟]，[講、齋；客、賓]，[崇]，[金、華]，[天、福]，[西、北；後]｝②

【x房】x=｛[僧、禪]，[閨]，[隔、别]，[石]，[虚、椒、雕、曲]｝

【x舍】x=｛[神、庵、道人、道、廟]，[客、他]，[精]，[福、静]，[西、北]，[府、官、田、亭、廨]｝

---

① 當“屋”前有兩個修飾性成分時，與現在的順序有所不同，比如現在的“一間新的小草屋”，當時《搜神後記》卷五“臨賀太守”條説：“道邊有一新草小屋。”修飾性成分緊跟被修飾語。

② “一／合／闔堂”的“堂”發生轉喻，指“家庭”。

“舍”在先秦就有表示“客舍”的意義，如《周禮·天官·掌舍》：“掌舍掌王之會同之舍。”但是此時加上一個限制性詞語，表意更加精確。“客舍”即“客店；旅館”，如《搜神記》卷十一“郭巨”條：“巨獨與母居客舍，夫婦傭賃，以給供養。”“他舍”的組合意義更加虛化，相當於“別人家”，如《搜神記》卷十一“衡農”條：“常宿於他舍，值雷風，頻夢虎齧其足。”“鄰舍”相當於“鄰家”，如《搜神記》卷十五“李娥”條：“娥比舍有蔡仲，聞娥富，謂殯當有金寶，乃盜發塚求金。”而這個詞在此時意義發生變化最大的地方就是它被廣泛的用於宗教活動中，使它幾乎退出了表達一般的房屋的意義。

【x室】x＝｛[祠、齋]，[浴、織、蠶、居、寢]，[圜、曲、洞]，[石、瓊、璇、廬]，[静、别、暗、空]；[富]，[王、漢、晋、魏]｝

“室”主要表示房屋的意義，但詞義抽象化也可以表示“家”、“王朝”的意義，組成“王室”、“漢室、晋室、魏室”、“富室”等形式。這是它不同於房屋語義場中其他詞語的詞義特點。如：

**富室**　錢財多的人家。

張永家地有泉出，小龍在焉，從此遂爲富室[①]。（異，3“張永”條）

【x齋】x＝｛[東、西]，[瓊、弊]，[萬]｝

① 《漢書·諸侯王表》：“至於哀、平之際，皆繼體苗裔，親屬疏遠，生於帷墻之中，不爲士民所尊，勢與富室亡異。”

【x宇】x=｛［峻］，［瓊、弊］，［萬］，［廨］｝

從這些組合的詞語看出，“宇”在此時基本上已經退出了表達一般意義上的房屋的使用，祇用於書面語中，而且也祇用於比較少的一些固定形式之中。

【x寺】x=｛［佛］，［西、北］，［白馬、武池、滿水、洛陽］｝

【x塔】x=｛［佛］｝

“寺”和“塔”都是專用於佛教語言中，所以組合的範圍更加狹窄。

**衣服**

【x布】x=｛［赭、白、黄、青、赤］，［箋、絲、絹］，［火浣］，［瀑、異］，［匹］｝

在表示衣服的語義場中，發展是比較大的。能够與“衣”進行組合的有表示顏色、質地、性質、形狀等方面的詞，這主要與當時的布料生産的發展有很大的關係。在這個語義場中，下屬的語義場有“衣”、“褲”、“履”、“冠”、“帶”等。

【x衣】x=｛［赭、絳、白、黄、青、朱、赤、黑、玄、烏、素、縹、紫］，［羽、毛、布、練、葛、皮、綵］，［皂、網、繡、鵠］，［單、輕、重］，［上］，［褻、静］，［法、納、御、喪］｝

可以看出，“衣”的組合大大超過“布”，既能與表示顏色、質地、形狀、性質等詞語組合，還能用於表示宗教、禮儀等的詞語中。有關服裝方面的詞語，如：

**腰帶** 衣帶。

前縣令何欣之婦上織成寶蓋帶四枚，乃盜取之，以爲腰

帶。不盈百日，復得惡病，發瘡之始，起腰帶處。（冥，“唐文伯”條）

**絡帶**　生絲織的衣帶。

太康中，天下以氈爲紬頭及絡帶、褲口。（搜，7“氈紬頭”條）

床上有一織成寶飾絡帶。（《述異記》）

其他表示服飾的詞語，如“蝶服、縗服、腕囊、香囊”等。

**器皿**

【x刀】x＝｛[交]，[剪、剃、書、瓜]，[佩]，[大、小；長]，[金]｝

其他關於器具的偏正式詞語，如“澡盤、唾壺、巾箱、彈弓、凶具、凶儀”等。

【x書】

由於“書”在當時具有“文字”和“文章，典籍”兩個意義，也就産生了兩個不同的語義模塊。

【x書$_1$】x＝｛[文、簿、圖、詔]，[素、玉、石、紙]，[丹]，[遺]，[兵、説、讖]，[商、唐、吴、晉、洛]，[良、名、妖、外]｝

【x書$_2$】x＝｛[胡、梵、篆]｝

從詞語搭配看出來，表達“文字”意義的“書$_2$”基本上不再流行，主要是表達文化的傳承，用於固定組合中。没有“家書”的組合，有“家信”的組合，如《幽明録》“小給使”條：“而即與吏假，使出，便得家信，云母喪。”但祇憑此句不知是否爲現代的意義或者爲“家裏的消息”。張永言（1999：251）分析

此例爲“得到家中傳來的消息或信息，不管它是在書札裏還是口頭上傳達的”，甚爲精當。因爲“信”在當時單用主要爲“口信，口頭傳遞的話”，如《冥祥記》“李旦”條：“尋有傳教，稱府君信：‘君可還去，當更相迎。’”又“郭詮”條：“凝之即狼狽供辦，會畢，有人稱詮信與凝之相聞，言：‘感君厚惠，事始獲宥。’”

與文化教育有關的詞語，如“筆管、筆迹、定本”等。

**飲食**

【x 飲】x＝｛［白］｝

【x 酒】x＝｛［清、濁、苦、醇、美］｝

**苦酒** 醋。

陸機嘗餉張華鮓，於時賓客滿座。華發器，便曰：“此龍肉也。”衆未之信。華曰：“試以苦酒濯之，必有異。”（異，3“陸機”條）

**清酒／濁酒**

醉客謂清酒爲聖人，濁酒[①]爲賢人。（異，10“徐邈”條）

“清酒”指清醇的酒。“濁酒”指用糯米、黄米等釀製的酒，較混濁。偏正式詞的修飾語代表中心語素的屬性，清、濁是酒的屬性，因此“清酒”、“濁酒”很顯然是指稱酒的。而“苦”不是

① 三國魏·嵇康《與山巨源絶交書》：“時與親舊叙闊，陳説平生，濁酒一杯，彈琴一曲，志願畢矣。”《後漢書·南蠻傳·板楯蠻夷》：“明曰：‘秦犯夷，輸黄龍一雙；夷犯秦，輸清酒一鍾。’”

代表酒的屬性，所以“苦酒”的指稱肯定是發生了轉指，而不是指稱酒。

其他與飲食有關的詞語，如“胡粉、胡餅、秫米、白米、珍味”等。

5. 有關疾病的偏正式詞語

【x疾】x＝｛［暴、厲、宿］，［痼、目、心、背、耳、狂］｝

【x病】x＝｛［邪、重、暴、大、篤、惡］，［痿、瘕、脚］，［時］｝

【x風】x＝｛［頭］｝

從這裏看出，“病”的組合能力超過“疾”，而且多與口語性的詞語如“重、大”組成修飾性偏正詞語。

其他的關於疾病、灾禍的詞語，除來自先秦的“横禍、毒藥”外，還有新産生的，如：

**頭風**　頭痛病。

祜年長，常患頭風[①]，醫欲攻治。（冥，“羊祜”條）

治人頭風，流血滂沱，噓之便斷，瘡又即斂。（異，9“孫溪奴”條）

**藥丸**　製成圓粒形的藥物。

費長房視藥丸[②]曰：“此方相腦也。”（搜，15“李娥”條）

---

① 《三國志·魏志·陳琳傳》“軍國書檄，多琳所作也”裴注引魚豢《典略》：“太祖先苦頭風，是日疾發，卧讀琳所作，翕然而起曰：‘此愈我病。’”

② 唐·許渾《湖州韋長史山居》詩：“琴曲少聲重勘譜，藥丸多忌更尋方。”

**壯熱** 高熱，高燒。

其夜，盜者父患頭痛，壯熱[①]煩疼，亦來詣輅卜。（異，9“紀玄龍”條）

2.2.4.2 正語素是有關動作、行爲的

對於動作行爲，從認知的角度，人們更加注重它的方式、情態、程度。所以，在以動作、行爲爲正語素的狀中式中，能够進入x位置的主要是表示動作的方式、情態、程度等詞。當然，一個語義模塊中到底哪類詞語比較多，這完全由其正語素的語義決定。但總體上看來，表示動作、行爲的偏正式詞是不多的。

【x信】x=｛[篤、敬、祇、妄、驗]｝

這些詞語主要表示的是“信”的方式和程度。其中“敬信”與“祇信”是平行詞，存在替換關係，“祇”爲古語詞。“篤信”爲當時的常用詞。如：

**敬信** 崇信。

或屋雖焚毀，而於煨盡之中，時得全經，紙素如故。一城嘆異，相率敬信。（冥，“謝敷”條）

**篤信** 忠實地信仰。

少有高操，隱於東山，篤信大法，精勤不倦。（冥，“謝敷”條）

【x問】x=｛[請、推、聊、求、難、呼、喚、招、詰、召、

① 《南史·吕僧珍傳》：“一夜，僧珍忽頭痛壯熱，及明而顱骨益大，其骨法蓋有異焉。”

檢、呵、借、考、拷、移、遥、逆、斷、核、驗、信、徵、窮]}

**核問**　審核查實。

帝以朔不知，難以核問。(幽，“漢武鑿昆明”條)

**檢問**　查問。

弼坐，自陳説良久，並遣人至府檢問，方信。(幽，“賈弼之”條)

【x言】x＝｛[訛、讒]，[格]｝

**格言**　含有教育意義的可爲準則的話。

先帝昔著《典論》，不朽之格言。(搜，13“典論刊石”條)

【x視】x＝｛[候、顧、望、營、省、窺、竊、尋、觀、守、仰、俯、覘、相、驗、臨、診]，[凝、熟、瞪、徹]，[久；輕]｝①

【x看】x＝｛[窺]｝

在這個語義場中，偏正式組合没有“睹”形成的詞語。經汪維輝(2000：130)的研究，“看”在這個時期已經替換“視”而成爲該語義場的一個主要成員。但作爲構詞語素，“視”的構詞能力大大超過“看”，這實際上反映了詞彙中舊語素的組詞能力强於新語素，常用詞的演變研究中應該注意新詞的組合能力可能會低於舊詞的組合能力的現象。

【x行】x＝｛[飛、步；急、緩、徐；輕、單；隨、同；周、邪、逆、微、案]，[善、細]，[苦、才、律]｝

① “祥視”有“祥而視之”的句式；“仰視”有“仰而視之”的句式。

**單行** 輕裝而行。

既當避難單行①，不能得盡持去。（冥，“周閔”條）

【x走】x＝｛［迸、奔、逃、散、飛、疾、驟、狂］｝

【x聽】x＝｛［静、詳］｝

【x飲】x＝｛［對、私、沉］｝

【x打】x＝｛［痛］，［攪］｝

【x擊】x＝｛［抄］｝

關於居住的詞語，有“寄住、寄坐、寄載、寄宿”等。

**流寓** 寄居他鄉。

武陵龍陽虞德流寓溢陽，止主人夏蠻舍中。（異，3“虎標”條）

關於睡眠的詞語，如“安眠、憒睡、熟睡、熟眠”等。

與“手”有關的詞語，如“毒治、彈射、傳寫、傳通”等。

與“口”有關的詞語，如“悲喚、驚叫、悲咽、煎罵、竊罵、悲鳴、沉吟、傳譯、對證、囈語、寄語”等。

與“心理活動”有關的詞語，如“宿願、心緒、潜思、回憶、悲思、惡意、單心、横慮、追恨”等。

表示其他動作的詞語，如“草創、出賣、傳示、垂接、長訣、回翔、混同、昏醉”等。

**沉醉** 醉得很厲害。

［徐邈］爲尚書郎時，禁酒而邈私飲，至於沉醉。（異，

① 爲當時時語，參見江藍生（1988：38）。同義詞爲“輕行”（搜，5“蔣山祠［五］”條）。

10“徐邈”條）

**丹輝**　紅光。

當堯世，其光爛起，化爲赤雲，丹輝炳映，百川恬澈。（拾，1“唐堯”）

**粉碎**　碎如粉末。

數日果震，柏木粉碎。（幽，“王丞相見郭景純”條）

**横濫**　意外，平白無故。

横濫[①]之厄，當以何方而濟免之？（冥，“僧規”條）

**家生**　奴僕生的子女仍在主人家當奴僕，叫做“家生”。

共請求人家生婢子，兼有罪家女養之。（搜，19“李寄”條）

**威怒**　盛怒。

今變爲魅，垂化爲神，而正觸府君威怒，甚遭困厄。（後，9“放伯裘”條）

**直是**　祇是，僅是。

其母便搏頰向人，若哀乞，直是口不能言耳。（搜，20“猿母猿子”條）

2.2.4.3　小結

根據上面的一些分析，可以對偏正式詞的形成機制進行一種推測：偏正式詞十分符合句法像似性原則。正如上面所分析的，

① 宋·孔武仲《與廖開府自淮南同行赴舉相别五年復遇於蘄水縣爲詩贈之》：“藍輿復指天涯去，長川横濫聲浩浩。”

充當正語素的中心語素本身所具有的特徵或者用途，以及與其他事物之間存在的聯繫形成偏正式詞的偏語素，來修飾、限制這個中心語素。因此，偏正式詞是漢語中與現實協調、同步發展的一種構詞方式，最符合語言的相似性原則。但是，分析上面的偏正式詞的成詞形式以及成詞數目，顯然可以發現，有許多屬於中心語素的特徵的詞語，不能够充當偏語素而與中心語素黏合成詞。這説明，偏正式詞儘管最符合語言的像似性原則，但仍然要受到許多限制。研究、分析這些限制，正是研究語言的主要内容，也是當今語言學界十分重視的詞彙化問題。

董秀芳（2002：153—155）指出：偏正式雙音詞内部類别的差異“對應於句法層面上偏正結構的特徵，與偏正結構中不同定語或不同狀語的類别性質及其綫性順序相關”，並且“在句法上越傾向於靠近中心語的定語類别越容易與中心語粘合成詞，從而變爲定中式雙音詞中的偏語素”。她根據 Halliday（1985）對名詞詞組語序的經驗結構分析，將中心成分前的定語與中心成分的位置排列爲：指示/數量/態度品性/經驗品性/類别/事物。其中“指示類修飾語揭示事物的一些特定的子集是否被意指；數量元素表示事物的數量特徵；品性是指事物的性質，其中所謂經驗品性是指事物的客觀性能；態度品性是指説話者對事物性質的主觀態度，比如‘漂亮的紅色襯衣’中，‘紅色’屬於經驗品性，而‘漂亮’屬於態度品性；類别指明事物的一個特定的下級類”。這一序列實際上反映出各種偏語素與正語素結合成偏正式詞的能力大小的序列。

偏正式詞的生成機制中一個最重要的規則是：屬於事物最基

本特徵的詞語與中心語素（語言中表示該事物的詞語）組合能力最强，詞化程度最高。如“羊”的組合中，“山羊”、“青羊”、“黄羊”都屬於“羊”的内在特徵，從構詞機制上看，組合機制是相同的，屬於“羊”的内部特徵組合。如：

見一群山羊六七頭，逐之。（後，1“剡縣赤城”條）

令婢四人守養護之，常以青羊乳汁瀝其兩眼①。（後，4“徐玄方女”條）

家有黄羊，因以祀之。自是已後，暴至巨富……故後子孫嘗以臘日祀竈，而薦黄羊焉②。（搜，4“陰子方”條）

但是，從語言發展史來看，“山羊”與“青羊、黄羊”的組合存在區别，因爲後者的組合詞化程度没有前者高。就保留在現代漢語中的情況來討論，這個組合中衹存在“山羊”與“綿羊”的對立，這是因爲“山羊”與“綿羊”纔是作爲動物“羊”的最基本區别特徵③。因爲如果這兩種品性都要提到的話，我們衹能説“一隻青山羊”，而不能説“一隻山青羊”。

一些事物的屬性儘管經常與中心語搭配，但詞彙化程度並不高，如與“酒”組合的“清、濁、苦、醇、美”等特徵詞，“苦”不是“酒”的一種品性特徵，即使語言中出現了這種詞形組合，

① “青羊”爲黑色的羊。在當時的其他典籍中也已經出現這個雙音組合，如《水經注·河水二》：“（暉）爲群羌圍迫，無水。暉以所執榆鞭竪地，以青羊祈山神，泉涌出，榆木成林。”

② 按：此條又見於《後漢書·陰識傳》。

③ “黄羊”後來發展爲表示祭祀的供品，正是化用陰識用黄羊祭祀竈神致富的典故而形成的。

肯定是由於人們的認知原因發生過轉指，指“醋”。“美”不代表中心語的本質特徵，屬於態度品性，可以用於所有的事物中，“美酒”雖然經常組合，但給人的印象不是詞。而“清”、“濁”、“醇”屬於經驗品，詞化程度顯然就要高一些。

根據程湘清（1992）的系列研究，偏語素是表數量的定中式詞發展並不快速，但志怪小説的情況有所不同，出現了許多偏語素是表數量的定中式詞，除了繼承前代的“三公、四方、四海、五穀、五色、六腑、百姓、百草”等常見詞外，新出現了如“一代、一旦、一等、一毫、一時、三更、三秋、半路、萬象、萬歲、百戲、百川”等詞語；由於佛教的傳入，許多佛教教義的詞彙通過這種構詞方式的濃縮，形成了“三垢、三僧、三歸、三寶、三藏、三途、三世、五戒”等詞語。表示數量的語素與中心詞是比較難以固化爲一個雙音詞的。如果其中的數量詞意義比較具體，那麽就不能認爲是詞。由於表示具體的數量關係是數量詞本身的詞義特徵，所以這類詞詞化的可能性非常低。衹有當其中的數量詞發生泛指後，整個詞語纔能説已經詞彙化。如上面的“五色”構詞理據是特指青、赤、黄、白、黑，但是許多情況下能够泛指多種顔色，因此可以認爲已經詞彙化。這類詞語詞彙化後，明顯可以看出構詞理據意義，但是語義上常常已經發生了轉喻的引申，如“萬歲”，構詞理據是“活一萬歲”，但詞義已經轉喻爲指代皇帝。“百戲”轉喻爲“樂舞雜技的總稱”，如《拾遺記》卷二“周”：“或變爲虎，口中生人，備百戲之樂，宛轉屈曲於指掌間。”

狀中式詞中，根據程湘清（1992）的系列研究，偏語素主要

以表示動作行爲的情態或方式爲主，表示程度的動作儘管有所出現，但數量有限。志怪小説中的情況大致相同，如與“行”組合的語素“飛、步；輕、單；隨、同；急、緩、徐；周、邪、逆、微、案”中，基本上都是表示情態和方式的。與“打”組合的兩個語素“痛”和“攪”，“痛”表示程度，“攪”表示方式。其他的偏語素表示程度的詞語，如：

**小住**　暫時居住。

見一女人……小住須臾，更進一冢上便止。（搜，2“石子岡”條）

往返可數百語，辭去，遜曰：“闊別之久，恒思叙集，相值甚難，何不小住?”炳曰：“止暫來耳！不可得久留。”（冥，“袁炳”條）

**小坐**　臨時休息。

［幸靈］惟據軒小坐而去。（後，2“幸靈”條）

在狀中式偏正詞中，偏語素出現的這種發展不平衡現象，主要是因爲表示情態、方式的屬性是屬於動作行爲的本質特徵。而表示程度的詞語中本身包含有一個量的關係，這種量的關係是主觀的，因人而異的，不屬於動作行爲的穩定的内在性質。

與此相反的是，志怪小説中狀中式結構用“不～”構成的雙音詞爲數不少，而且具有很多特點。如“不安”、“不辦”（辦不到）、“不便”、“不測”、“不展”（來不及）、“不過”、“不時”（不及時）、“不幸”、“不意”、“不足”、“不當”、“不濟”（死去）、“不及”、“不減”（不低於）、“不久”、“不覺”、“不滿”、“不齒”、“不須”、“不凡”、“不堪”、“不肯”、“不寧”、“不偶”（不幸）、

“不忍”、“不勝”、“不時”、“不聽”(不允許)、“不圖”、“不細”、“不祥”、“不意”、“不願”等，“無論”(不用說)也使用比較廣。這些形式的結合不是屬於動作本身的内在特性，而是由於語用造成的，因爲這些“不 x”的形成主要是由於語言中没有比較合適的表達 x 的反義詞，衹好采用一種比較鬆散的語法手段來表達(參見吕叔湘 1965)。也就是説，在語義上這些形式與一個單音詞的意義相當，由語義上的整體屬性促使人們將它們理解爲一個詞語形式。這些形式經常出入言語活動中，促進了它們的凝固，進而黏合成詞。漢語中大量出現的這種形式，其作用和性質都還有待於進一步的研究。有學者認爲是偏正式結構，而另一些學者將其理解爲一種詞綴。

### 2.2.5 動賓式

志怪小説中新産生的動賓式詞數量不多，共計 128 個，佔新産生複音詞總數的 5.93%。爲更好地分析這類詞語的構成和演變情況，下面的討論將按照短語形式和詞兩種情況進行。討論動賓式短語的目的是爲了更清楚的瞭解動賓式短語詞彙化的條件和語義限制等。

#### 2.2.5.1 一直没有詞彙化的短語

這類情況是根據現代漢語仍然在使用的一些動賓短語形式來確立的類别。因爲這些詞語從六朝一直使用到現在都没有詞彙化。有如下一些詞語：

**避雨**

昨忽被縣召，夜避雨，遂誤入此中。（搜，12“虎化人”條）

門首有老姥，年可八十餘，求避雨，雨甚盛而衣不沾濡。（幽，“何比干”條）

“避雨”這種形式，從古到今都没有詞化爲詞，這説明這類形式詞彙化的困難度是非常大的，可以作爲動賓式短語不能詞化爲詞的一種典型代表。

**操事**

如此者十餘年，家人疲於供護，不復得操事。（搜，15“顔畿”條）

此條見於《晋書·孝友傳·顔含》，“家人疲於供護，不復得操事”作“闔家營視，頓廢生業”。可見，“操事”爲短語。

**搗藥**

明日復至洲裏，聞有杵臼聲。往視之，見童子數人，皆青衣搗藥。（異，4“劉季奴”條）

此詞的構詞理據意義是非常清楚的，“搗”具有比較具體的動作性意義，“藥”明顯受到動作的具體影響，所以這個詞很難詞彙化。

**丁艱**

後丁艱，還壽陽，復見鬼，曰：“迎使尋至，君便可束裝。”（幽，“吉米翰”條）

即丁憂。亦稱丁家艱。同期其他文獻用例，如《晋書·周光傳》：“陶侃微時，丁艱，將葬，家中忽失牛而不知所在。”此詞的形式與現代漢語中的“理髮”性質相同，屬於所謂的“離合

詞”之類，因爲當時存在“丁父艱”、“丁母難”等形式。如《冥祥記》“司馬文宣”條：“元嘉九年，丁母難、弟喪。”又“沙門曇遠”條：“元嘉九年，丁父艱，哀毀致招疾。”

2.2.5.2 構詞理據意義明顯存在，詞彙化程度較低的形式

**抱疾／卧疾** 抱病，生病。

澹之後抱疾，犬亦疾，尋及於亡。（異，3“何淡之”條）

王道憐子義慶，在廣陵卧疾[①]。（異，1“王義慶”條）

第一例的“抱疾”相當於下文的動詞“疾”，説明已經詞化爲一個詞。當時其他文獻也有用例，如晋·陶潜《答龐參軍》詩序：“吾抱疾多年，不復爲文。”南朝宋·謝靈運《齋中讀書》：“卧疾豐暇豫，翰墨時間作。”但“抱”又可以被“卧”替換，説明這個形式凝固程度還不高。而且此詞是當時的一個書面語，與口語化的“生病”、“染疾”形成對比。

**淩晨** 天快亮的時候，清晨。

猛淩晨至，教令屬候氣續爲作水，令以洗，並飲漱，如此便退。（幽，“干慶”條）

**稱名** 有好的名聲。

精進典籍，鄉黨稱名。（幽，“趙泰”條）

《冥祥記》“趙泰”條作“有譽鄉里”，所以此處的“稱名”在語義上等同於“有譽”。

① 范寧（1996）注本作“卧疾”。

**到職**　上任。

言訖便去，去後亦不復見。至來日，復至曰："君便應到職。"（幽，"劉青松"條）

**稱謝**　道謝。

賴蒙衆僧，哀憐救護，贖像相珠，故於苦酷之中，時有間息。感恩罔已，故暫來稱謝。（冥，"道志"條）

**稱冤**　訴説冤屈。

法存死後，形見於府内，輒打閣下鼓，似若稱冤[①]。（異，6"支法存"條）

其他的詞語形式，如：分風、拊掌、扶喪、合藥、解職、設法、揚波、流響，等。

2.2.5.3　構詞理據意義明顯存在，但詞彙化程度較高的形式

**承塵**　指天花板。

張氏祝曰："鳩來，爲我禍也，飛上承塵。"（搜，9"張氏鈎"條）

劉伯祖爲河東太守，所止承塵上有神，能語，常呼伯祖與語。（搜，18"劉伯祖狸神"條）

"承塵"的構詞理據是"承接塵土"，如《禮記・檀弓上》"君於士有賜帟"鄭玄注："帟，幕之小者，可以承塵。"爲動賓式短語。《急就章》卷三："承塵户巾兼緌繢總。"顔師古注："承

① 《水經注・渭水二》："遂宿，夜中聞女子稱冤之聲。"

塵，施於床上，以承塵土，因爲名也。”可見，此時承塵已經發生詞性的轉變，由一個動作詞彙化爲一個名詞。進一步發展指承接屋頂塵土的“天花板”。

**出世** 出生，産生。

明王出世，則浮於海際焉。（拾，10“蓬萊山”）

“出”的動作性還是比較强的，但是它進入【V＋N】這個動賓式語義表達模式中，與“世”結合的意義是比較抽象的、模糊的，有“來到、降臨”的意義，所以它的詞彙化程度比較高，從一開始就具有詞彙化的優勢。

**傳教** 掌傳教令的郡吏。

尋傳教將一人提幞衣與充。（搜，16“崔少府墓”條）

鬼傳教曾乞松羅一函書，題云：“故孔修之死罪。”（異，6“梁清”條）

此詞的構詞理據意義十分明顯，爲“傳達教令”。但是，由於已經變爲了一個名詞性的詞，所以發生了詞彙化。

**浮水** 泅水，在水裏游泳。

夜有大鼠，形如寰子，浮水而來，徑伏喜夫奴床角。（異，3“蔡喜夫”條）

願得樓船百艘，巨力千人，能浮水登木者，皆使明於道術，賫不死之藥。（拾，6“前漢上”）

**入室**

帝曰：“昔公孫龍稱爲辯捷，而迂誕誣妄；今子所説，非聖人之言不談，子游、子夏之儔，不能過也。若仲尼在魏，復爲入室焉。”（拾，7“魏・薛夏”條）

2. 俯伏位　正坐俯伏在桌案上，适于后头、项肩、背部、胸背部及督脉经的穴位。这种姿势刺背部和督脉经穴位最好。因为病人凭几稍向前俯伏，棘突间隙就开扩了。便于取穴便于刺针。

3. 侧伏位　适于侧头，面及上肢部诸穴。

此外，屈肘侧掌（也叫横肱，手掌向里）、屈肘俯掌、屈肘仰掌等姿势，适宜于上肢肘关节以下内外侧穴位。双手叉腰背靠椅上，可取上肢后外侧手太阳小肠经穴位。如支正、天井及肩部诸穴。刺风府穴要正坐托颐，头正颈直如立正姿势，针刺方向要平，对准鼻尖，不能斜向上方（参见附篇：深刺风府经验介绍）。

总之，取穴姿势总的原则是：①患者姿势必须自然；②要充分暴露穴位；③适当安置体位；④没有依靠不能扎针。以上四条必须结合起来，随机应变，灵活运用才好。医者的姿势以便于施术为原则。关于这四项原则的结合，讲起来简单，实际作起来不易。常见初学和实习的人往往不能全面恰当地掌握，因此，提出来讨论一下，希望引起注意。

## 第四节　取穴必须准确

经穴，又称穴道、腧穴、气府、骨空、节会、气穴等。单从这些名称来看就知道穴有孔隙、空洞之意，历来医家对取穴都很重视。金元时代窦汉卿擅长针术，他在《标幽赋》上指出："大抵取穴之法，必有分寸，先审自意，次观肉分，或伸屈而取之，或平直而安

（拾，5“後漢”）

在前兩例中，構詞理據意義“隨手，順手”仍然可以看得出來，至少具有兩可的理解。但是，在最後兩例中，理據意義有所減弱，詞化程度較高。這個過程大概發生在東漢至魏晋時期，因爲此形式最早出現在《漢書·儒林傳·轅固》“固刺彘正中其心，彘應手而倒”中。

**應時** 立即。

暢收葬洛陽城旁客死骸骨萬餘，爲立義塚，應時澍雨。（搜，11“周暢”條）

既而共渡乘之。而此小船應時即没，大舟隨波鼓蕩，俄得達其岸耳。（冥，“竺法純”條）

此詞在先秦爲詞組，如《荀子·天論》：“望時而得之，孰與應時而使之？”發展爲動賓式複合詞，表示“隨時”的意義，如《漢書·何武傳》：“武爲刺史，二千石有罪，應時舉奏。”

**告辭** 告别。

把臂告辭[①]，涕泣流離，肅然升車，去若飛迅。（搜，1“弦超”條）

**留懷** 關照。

後丁艱，還壽陽，復見鬼，曰：“迎使尋至，君便可束裝。”磐石曰：“君前已留懷，今復得見愍否？”（幽，“磐石”條）

① 同期其他文獻用例，如謝朓《拜中軍記室辭隋王箋》：“攬涕告辭，悲來横集。”

**燃石**　一種石頭，灌水則熱。

豫章有石，黄白色而理疏，以水灌之，便熱。加鼎於上，炊足以熟，冷則灌之。雷煥以問張華，華曰："此燃石也。"（異，2"燃石"條）

此詞的理據意義是"石頭可以燃燒"，如《拾遺記》卷三"秦始皇"條："及夜，燃石以繼日光。此石出燃山，其土石皆自光澈，扣之則碎，狀如粟，一粒輝映一堂。"作爲名詞，表示一種可以燃燒的石頭，理據形式依然存在。但是，詞性發生轉變，已經詞彙化爲一個動賓式複合詞。

其他的詞語，如：伏罪、撫心（撫摸胸口，表示感嘆）、合懷、合意、回意（改變主意）、立意、積時、歷時、移時、繼軌（接繼前人之軌迹）、和韵、結氣、結誓、立誓、斂手（縮手，表示不敢妄爲）、盤馬（騎着馬盤旋奔跑）、取名（命名）、守口（閉口不言）、隨心、隨意、體道、通刺、進食、經懷、篡位、揚言、冒死、迷魂、迷心、依常、没命、行道、謝恩、肆眚、草詔，等。

2.2.5.4　構詞理據意義已經很模糊，詞化度非常高的形式

**披懷**　坦懷。

張惡之，披懷祝曰："鳩，爾來爲我禍耶，止承塵。"（幽，"長安張氏"條）

"披懷"表示"坦懷"的意思，如《文選・潘岳〈金谷集作詩〉》"投分寄石友"李善注引漢・阮瑀《爲魏武與劉備書》："披懷解帶，投分托意。"

**動容** 臉上出現受感動的表情。

便流涕，此人爲之動容[①]，云："汝命自應來，以汝孤兒，特與三年之期。"（幽，"琅邪人"條）

**去世**

昔有此人，計去世近五十年。（異，6"桓回"條）

**失御** 喪失統治能力。

自後蕃臣構兵，洛陽失御，后爲劉曜所嬪。（異，4"皇后羊氏"條）

**訪履** 尋找。

欲創寺宇，未知定方。遣諸弟子訪履林澗，疲息此地。（冥，"龍泉精舍"條）

"訪"爲"尋找"，"履"本義指"鞋"，進入這個組合形式中的語義是"蹤迹"，"訪履"的理據意義就是"尋找蹤迹"，詞化爲"尋找"，擺脱了語素成分"履"的語義。

其他的詞語形式，如：歸命、失措、隨時、隨心、隨意、體道、投誠、經懷、展力，等。

2.2.5.5 小結

動賓式複合詞在雙音詞中的比例要比並列式和偏正式低得多，而且詞化程度不很高，還有相當一部分的所謂"離合詞"。動賓式雙音詞比較少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結合成動賓式結構上的原因（王力 1958：403；伍宗文 2001：286），也有詞化不容

① 《後漢書·東平憲王蒼傳》："［帝］乃閲陰太后舊時器服，愴然動容。"

易、詞化度比較低的原因（殷作炎 1982；董秀芳 2002：166）。

從漢語史的角度看，動賓式短語的形成還是很多的。因爲動賓式短語的結合模式，主要是體現動詞性語素與名詞性語素的結合關係以及由此反映出的意義關係。一些學者根據其中的動詞性語素和名詞性語素的結合關係與詞化度的高低程度，指出：動詞性成分的意義越具體，名詞性成分受動詞性成分的影響度越高，詞化度就越低，如上文的“避雨”、“丁艱”等。反之，動詞性成分的意義越弱化，名詞性成分受動詞性成分的影響度越低，詞化度就越高，如“動容”、“失御”等（董秀芳 2002：165—196）。儘管如此，還是有很多詞語得另行處理，如“應手”、“傳教”等，離合性比較明顯。看來動賓式詞語最重要的還是應該考慮到動詞性成分與名詞性成分之間的結合關係。考慮這種結合關係就衹能依靠語義特徵了，因爲古代漢語無法利用輕重音的理論分析動賓式短語與高度詞化的動賓式詞之間的語音輕重模式（趙元任 1968；殷作炎 1982）。

從語義上探討動賓式短語的詞彙化難度大，因爲漢語雙音節複合詞兩個語素在語義上的關係非常複雜，没有語音上的明顯的變化。一個動賓雙音形式詞化前與詞化後在形式上、有時乃至在意義上都没有區别。這就更增大了動賓式複合詞的判斷難度。動賓複合詞在魏晋時的發展比較明顯，數量上有所擴大，詞性上突破了先秦時主要用於專名（職官名）的限制（伍宗文 2001：

289)，而發展爲普通名詞、動詞、形容詞、副詞[①]，詞性的構成方式也複雜化了，詞義的組成也更加多樣化，一些表示抽象的意義可以直接組合成詞。因此，我們對志怪小説中的相關結構從短語、離合詞到動賓式詞作了四類分類，目的就是想起到在一個共時平面追踪動賓式發展歷史的效果，對它們的結合原因、結合形式、詞化程度以及保留程度等情況進行研究，探討哪些因素制約着漢語動賓式詞的形成。就上文的分析，可以看出以下幾點：

1. 各成分的語義特點

第一，動詞成分的語義特點。

動詞成分一般是可以作爲及物動詞在句法中使用的，如“應手、無故、失意、失御、如意、唱名、如故、合懷、稱意、負言”等。這是因爲動賓式詞語多是經過句法層面的長期結合，由短語形式發展爲詞的。也就是説，經過句法層面的長期使用，逐漸凝合成詞。而在句法層面，及物動詞與賓語的結合是最緊密的，這就是動賓式複合詞中動詞成分主要是及物動詞的原因。

在形成動賓式的初期，動詞成分具有比較强的動作性，如“抱疾”、“稱名”、“到職”中的“抱”、“稱”、“到”等。但是，由於組合成複合詞，需要兩個語素共同表達一個完整的意義，這個完整的意義不是二者意義的簡單加合，而是二者意義的模糊投影，正如吕叔湘（1954）指出的，真正高度詞化的動賓式複合詞的動詞成分和賓語成分的語素義衹是意義的兩個支點，對整體語

① 這一點完全符合程湘清（1992）對《世説新語》中的複合詞所做研究而得出的結論。

義進行綫索式的提示。這就要求動賓式複合詞的構詞模式對具有顯著動作性的動詞成分進行意義的抽象化，或者通過隱喻、轉喻等修辭手法，使詞語産生出一種超出字面的含義，如“失御”、“去世”等，都取消了動詞性成分的動作性（參見董秀芳 2002：168）。

第二，賓語成分的語義特點。

充當賓語成分的既可以是名詞性的，也可以是動詞性或形容詞性的。董秀芳（2002：170－173）提出了賓語成分的非具體性、非個體性和無指性等特點。所謂非具體性指的是名詞所代表的事物不佔據確定的空間，動詞和形容詞性成分經體詞化後充當的賓語成分都是抽象的，表示的是一種泛指的活動或性質。即使是具體性的事物，在詞彙化的過程中也要將它的離散性取消，如“訪履”中的“履”是具體的事物，即使詞義抽象化爲“蹤迹”，也是具有很强的離散性的。它們要結合成一個詞，“履”的離散性不僅要取消，而且還要完全消失。其他的例子如“屏風”一詞，“風”具有離散性質，結合的理據是用一個物體將風擋住，在這個意義上是詞組。但是詞化的主要任務就是將“風”的離散性意義取消，可以表達“視綫”等非離散性的概念。這是通過轉變詞轉性的途徑實行的。而“出門”也是通過轉喻或隱喻的方式取消了“門”的離散性質，可以表達“出行”的概念。

2. 動賓式複合詞的形成方式

動賓式複合詞的初始來源是動賓短語，而且這種關係大多數在句法層面實現，動賓短語的結合主要在於動詞性成分與名詞性成分語義上的搭配關係。衹要動詞性成分具有支配名詞性成分的

語義性質，而且在句法層面的綫性組合中位於名詞性成分的前面，能够構成一個音步就能够形成一個動賓短語。動賓短語必須經過詞彙化纔能成爲複合詞。

當然，其中的動詞成分和賓語成分並不是完全可以自由搭配、類推，它們在搭配上要受到二者語義上的許多限制。一般説來，動作性强的動詞性成分和離散性强的名詞性成分組成動賓短語的可能性比較大，相反，動作性弱的動詞成分和非離散性的名詞成分組成動賓式複合詞的可能性比較大。從上面的 2.2.5.3、2.2.5.4 兩類情況可以看出來，充當動詞性成分和名詞性成分的詞語都比 2.2.5.1、2.2.5.2 兩類中的相應的詞語抽象。從 2.2.5.1 類到 2.2.5.4 類，動詞性成分和名詞性成分是一個從具體到抽象化的逐步變化過程，而在詞化程度上也就是一個逐步加升的過程。但“瞑目”、“浮水”等，其動詞性成分的動作性和名詞性成分的離散性都比較强，而形成了詞，這説明動詞搭配幅度（collocationarrange）的寬窄將對動賓式詞的構成産生一定的影響。因爲如果一個動詞與其賓語的搭配是特定搭配（參見劉叔新 1993），即衹有很少的幾個名詞性成分能够與動詞性成分搭配，那麽即使動詞的動作性比較强，賓語的具體性比較高，這樣的動賓組合也可以成詞。

詞彙化的主要途徑是首先由動詞性成分和名詞性成分構成一個韵律詞，這個韵律詞經常共現，在不同的言語環境中經常同處於一個音步中，然後使它的意義發生變化。詞彙化的主要方向是削弱動詞性成分的動作性，模糊名詞性成分的離散性，降低名詞性成分受動詞性成分的影響度，最終達到兩個語素義衹是意義的

兩個支點，而且衹能是通過投影的方式對整體語義進行綫索式的提示。因此，從形成動賓式複合詞的能力上看，動作性越弱的動詞和非離散性的名詞結合的能力最强，反之最差。

3. 形成的途徑

志怪小説中動賓式雙音形式的形成大致有四種主要的途徑。一是由動賓型短語經過詞彙化形成，是動賓式複合詞形成的主要途徑，這樣形成的動賓式複合詞必須經過詞化過程，如“抱病”、“承塵”等。二是通過結構類推直接産生，如：應聲—應手—應時、經年—經月—經日—經宿、積年—積月—積日、移時—移日、終日—終身、通夜—通宵，等等。三是化典，如“入室”、“問鼎”等。四是縮略，如“如言”。

### 2.2.6　主謂式

主謂式複合詞由一個表示被陳述的語素和一個表示陳述的語素在句法層面上順次組合。由於這兩個成分之間具有陳述與被陳述的關係，所以又有人稱爲“表述式複合詞”。

#### 2.2.6.1　志怪小説中的主謂式詞舉例

六朝志怪小説中使用的主謂式數量很少，新出現的更少，衹有 6 個，佔整個新産生的複合詞的 0.28%。

**人定**　夜深人静時。

人定[①]後，聞鬼從外來，發盆啖糜。（後，6“白布褲鬼”條）

至人定燒香訖，舉家恨不得經。（冥，“周瑨”條）

**蛇銜** 藥草名。即蛇含。

昔有田父耕地，值見傷蛇在焉。有一蛇，銜草著瘡上。經日，傷蛇走。田父取其草餘葉治瘡，皆驗。本不知草名，因以“蛇銜”爲名。（異，3“蛇銜草”條）

這是一個典型的由短語發展爲詞的主謂式。構詞理據上，“蛇銜”是根據“蛇銜藥草”這個故事情節中的主要成分而形成的一個詞。而由短語，經過轉變詞性，發展爲名詞性成分，這正説明漢語的主謂式詞語通過了句法層面的過渡階段。

**性靈** 性情。

言西方北方，玉聲沉重而性温潤，佩服者益人性靈。（拾，9“晋時事”）

2.2.6.2 小結

從歷時發展來看，主謂式在漢語系統中出現得比較晚，關於它的産生時代，有一定的分歧。認爲先秦以前没有主謂式産生的有馬真（1980）、祝敏徹（1981）、趙克勤（1994）等，主張先秦時已經産生了的有管燮初（1981）、程湘清（1992a）、史存直

① 此詞最早出現於東漢佛經中，如後漢·支曜譯《佛説成具光明定意經》卷一：“朝、中、人定不失三時，頭面爲禮，懇惻至心。”（15／457a）此例轉引自胡敕瑞（2002：60）。

(1989)、張雙棣（1989)、郭錫良（1997）等。無論先秦時是否産生，都説明漢語主謂式詞的形成是比較晚的，而且是漢語中一種很不能産的結構形式。因爲即使是主張先秦已經産生主謂式的學者列出的例子，也衹有很少的幾例，其中的結構還存在問題，比如“日至、冬至、夏至”、“夜半”等都存在偏正式與主謂式的不同劃分。到兩漢、魏晋時期，主謂式的數量也是有限的，程湘清（1992）的系列研究中，統計出《論衡》中的主謂式雙音詞有14個，佔全書複音詞總數的0.61%，佔語法造詞總數的0.65%；《世説新語》中有17個主謂式雙音詞，佔全書複音詞總數的0.8%，佔語法造詞總數的0.95%。胡敕瑞（2002：70）統計《論衡》中新産生的衹有2個，佛經中有12個。而且其中的“自～”結構到底應該歸於哪種結構，還存在争論（伍宗文2001：291；董秀芳2002：244)。更可見主謂式在漢語的各個發展階段中所佔的地位。

### 2.2.7　動補式

動補式複合詞是由一個動詞性語素補充説明另一個動詞性語素構成的詞。志怪小説中的動補式複合詞主要有兩類：一是表示“結果”；二是表示“趨向”。根據胡敕瑞（2002：58)，這兩類在東漢《論衡》和佛經中就已經形成。此時的各類形式中增加了一些補語性的成分，有所發展。下面列出的一些組合不全是詞，有些是短語，其目的是爲了觀察這個時期該類詞大的語言環境。

#### 2.2.7.1　結果

此時充當結果補語成分的語素有：破、成、死、得、絶、盡、畢、竟、已、訖、滿、壞、折等。

【x破[①]】x＝｛鑿、撞、突、椎、斫、擲｝

遣校尉陳勳漕句容，中道鑿破窑，掘得一異物，無有首尾。（異，1“句容水脈”條）

撞破，内空段有二鳥處。（異，2“洗石”條）

豚入人舍，突破主人瓮，婦從瓮中出。（異，9“失妻”條）

顯椎破之，得金印，文曰：“忠孝侯印。”（搜，9“張顯”條）

遼西人見遼水中有浮棺，欲斫破之。（搜，16“遼水浮棺”條）

既訖，便擲破甌走去。（後，6“白布袴鬼”條）

【x成】x＝｛破、織、變、化、積｝

發篋，取織成裙衫兩副遺超，又贈詩一首。（搜，1“弦超”條）

便見船漸漸升空，入雲霄中，久久滅，從空中落，船破成百片。（幽，“張縫”條）

有夫妻，荒年菜食而死，俱化成青絳，故俗呼“美人

① 這個形式還存在一定的分歧，因爲當時存在“打＋N＋破”的格式，如《幽明録》“陳郡殷氏”條：“鬼語云：‘勿爲罵我！當打汝口破。’”與此同時，“破”作爲動作動詞還可以跟上一個表示結果的詞語，如《幽明録》“張縫”條：“便見船漸漸升空，入雲霄中，久久滅，從空中落，船破成百片……但知惡心，我憎汝狀，故破船壞耳。”可見，這個形式的最終結論還有待進一步討論。

虹”。（異，1“美人虹”條）

欲下杖，悉變成蝴蝶，繽紛飛散。（後，8“火變蝴蝶”條）

銜青砂珠，積成壟阜，名曰“珠丘”。（拾，1“虞舜”條）

與“x成”相似的還有一個“x爲”，結合形式、句法功能都大致相同。但在當時的使用中還大量存在“化而爲”的格式。

【x死】x＝｛枯、病、氣、溺、疫、縊、經、乏、壓、震、燒、戰、蒸｝

滿水寺中有思惟樹，先枯死，域向之咒，旬日，樹還生茂。（冥，“耆域”條）

置大鏡其前，鷄鑒形而舞，不知止，遂乏死。（異，3“山鷄舞鏡”條）

襄陽李除，中時氣死，其婦守屍。（後，4“李除”條）

其婦大耻，病死。（後，9“老黄狗”條）

盧循自廣州下，泊船江西，衆多疫死。（異，3“死人髮變鱣”條）

巴丘縣有巫師舒禮……疾死，土地神將送詣太山。（幽，“舒禮”條）

尋被震死，既葬，而復就塚中霹靂其柩。（異，4“霹靂題背”條）

介子推逃禄隱迹，抱樹燒死。（異，10“足下之稱”條）

人民餓死，枯骸填地。（幽，“樂安縣”條）

曹娥父溺死。（幽，“曹娥父”條）

屋忽然而壞，壓死者三十餘人。（搜，11“衡農”條）

獵人至，群狗入屋，於床咬死，成大狸。（幽，“費升”條）

有一兒蒸死甑中。（搜，9“公孫淵”條）

遂自縊死。（搜，11“東海孝婦”條）

其日悌即戰死。（搜，15“柳榮張悌”條）

“死”能够出現在這樣多的動詞後，表示動作的結果。這個結構没有出現帶賓語的情況，而且還存在“暴病而死”（冥，“慧達”條）、“得病而死”（冥，“蔣小德”條）這樣的結構，是否能够認定其已是動補式還有待研究，但這些形式的頻繁使用，爲它們的發展提供了條件。與此相關的還有一個“x殺”的形式，情況與“死”基本上相同。

【x得】x＝｛斫、迎、感｝

若取得人女，則爲家室。（搜，12“猴國馬化”條）

寄便放犬，犬就齧咋，寄從後斫得數創。（搜，19“李寄”條）

乃戲馬曰：“爾能爲我迎得父還，吾將嫁汝。”（搜，14“女化蠶”條）

感得國家牛馬，不肯入欄。（冥，“僧洪”條）

有些動詞帶“得”字的結果補語詞性還非常明顯，如“探得”、“取得”、“銜得”，説明它還未發展成熟。但是這裏列出的後三個例子中的“得”已經明顯虚化，因爲一個跟上了數量詞組作補語，一個是謂詞性詞組作補語，而“感得”的組合是比較典型的一個動補式詞。

【x絶】x＝｛悶、掣｝

賢駭怖悶絶，良久乃蘇。（異，5“竺慧熾”條；冥，“竺慧熾”條）

當出户時，忽掩其衣裾户間，掣絶而去。（搜，2“晉陵道人”條）

【x盡】x＝｛燒、蕩、食｝

束帶入火中，章紙燒盡，而開形體衣服猶如初。（幽，“安開”條）

忽詣陳氏宅，言是己舊宅，可見還，不爾燒汝。一夕，火發蕩盡。（異，5“聖公”條）

昔吴國武庫之中，兵刃鐵器，俱被食盡，而封署依然。（拾，10“昆吾山”）

【x畢】x＝｛語、言、歌、食、拷、生｝

語畢，凌空而去，不知所在。（搜，1“董永”條）

歌畢，歔欷流涕，要重還冢。（搜，16“紫玉”條）

生畢，牝虎負易還，再三送野肉於門内。（搜，20“蘇易”條）

食胡麻飯、山羊脯、牛肉，甚甘美。食畢行酒。（幽，“劉晨”條）

言畢遂死。（幽，“賈雍”條）

須拷畢情黨，將悉誅滅。（冥，“韓徽”條）

【x竟】x＝｛鑄、言、語、浴｝

便即偷鑄，鑄竟，像猶在模，所司收洪。（冥，“僧洪”條）

極有忿色，言竟便退。（幽，“王輔嗣”條）

語竟，復絶，母於是乃敬信法教。（冥，“魏世子”條）

有頃浴竟，温問：“向窺見尼，何得自殘毁如此?”（幽，“桓温”條）

【x訖】x＝｛飲、食、言、語、過、祭、著｝

飲訖，忽然不見。（冥，“陰丁承”條）

言訖，忽失所在。（異，5“鄭徽”條）

祭訖，掘棺出。（後，4“徐玄方女”條）

食訖，兩頭人出。（後，7“兩頭人”條）

客進語訖，因問：“卿何得大糲穀?”（幽，“諸葛氏”條）

充便著訖，進見少府，展姓名。（搜，16“崔少府墓”條）

【x已】x＝｛聞、言、語｝

法朗等先嫌讀經沙門無慈愛心，聞已，乃作禮悔過。（冥，“法朗”條）

言已，涕泣，因此而别。（冥，“唐遵”條）

語已東行。（冥，“慧達”條）

這組表示動作完成的詞語在當時使用廣泛，但也有區别。蔣紹愚（2001）指出：漢譯佛典中“已”用得很多，中土文獻却用得很少。主要是因爲“已”存在兩個來源，一個來自於戰國末期、西漢的“已”，是漢語原有的，與“畢”、“竟”、“訖”屬於一個系統，前面的動詞爲持續動詞，如“言”、“語”等；一個來自於翻譯梵語的絶對分詞，前面的動詞爲非持續動詞，如“聞”。

而“訖”跟在“著（穿衣）”的後面，“畢”能够跟在“生（生育）”的後面，都可能是受到“已”的影響。

【x著】x＝｛輦、舉、投、挂、移、牽、下、曳、縱、藏、奪、送、裹、埋、籠、負、懸、佈｝

徐孫江行，見岸有錢溢出，即輦著船中。（異，2“錢變土”條）

捉法興手，舉著頭上。（冥，“耆域”條）

滿五紙，投著地，教人讀此書。（冥，“陰丁承”條）

乃挂著屋檐前，汁稍稍出，蛇漸焦小。（後，3“蕨莖化蛇”條）

即移著岡上，酹以酒飯。（後，6“上虞人”條）

樹微有血，遂裁截爲板二枚，牽著陂塘中。（後，8“吴氏梓”條）

虎送桓下著門外。（異，3“美女變虎”條）

便舉拳曳著岸，欲斫殺。（異，3“鄧遐治蛟”條）

乃縱著江中，得水便有聲如雷。（異，7“戴墓王氣”條）

汝取官若干百斛穀，藏著某處。（搜，17“倪彦思”條）

奪著車上而去。（幽，“平都縣”條）

暮即叩門求磨甚急，明旦送著故處。（幽，“廣陵冢”條）

鸜鵒曰：“以新荷裹著屏風後。”（幽，“桓豁”條）

遇病死，埋著家東群塚之間。（幽，“桓豹奴”條）

嘗買一長鳴鷄，愛養甚至，恒籠著窗間。（幽，“宋處

宗”條）

虎初取，便負著背上。（搜，5“蔣山祠［四］”條）

皆斷頭，懸著樹枝枳棘。（搜，6“懷陵雀”條）

魅乃取厠中草糞，佈著其上。（搜，17“倪彦思”條）

值得注意的是，以上這些“著”後面都是表示處所的名詞，“著”在此時充當表示放置意義的補語性成分，結合面非常廣泛。

【x在】x＝｛落、繫、處、脱、覆、蹲、隱、刊、懸、埋、停、宿、坐、擲、出、生、墮、來｝

卿是長者子，以何罪過，而來在此？（冥，“趙泰”條）

從征索虜，軍退，失馬，落在圍裏。（冥，“法智”條）

［王球］失守，繫在獄。（觀，110）

道策起，見子喬雙械脱在脚後，而械癰猶尚著脚。（觀，142）

廬江箏笛浦，浦有大舶，覆在水中，云是曹公舶船。（後，6“箏笛浦官船”條）

向曉始醒，猶見虎蹲在脚後。（異，3“醉共虎眠”條）

人欲捕者，便令一人卧其藏内，餘伴執杖，隱在崖側。（異，3“熊穴辟穢”條）

又言謡文刊在塚壁，政甚惡之。（異，4“小兒鞴沙”條）

又睹一物形如猴，懸在樹標。（異，6“梁清家諸異”條）

至時，處在屋上。（幽，“終祚道人”條）

有一板……恒停在此川溪。（幽，“轟湖”條）

暮宿在亭屋中。（幽，“殷仲宗”條）

僧乃以面爲大胡餅形，徑一丈，僧坐在上。（幽，“姚泓叔父”條）

寸斷擲在後溝，此是何物？（幽，“辭重”條）

有一蹇人死，埋在陌邊。（幽，“趙吉”條）

夜持出於後園中埋之。明旦視之，出在土上，兩眼猶爾。（幽，“庾謹”條）

奉佛持五戒十善，慈心佈施，生在福舍，安穩無爲。（幽，“趙泰”條）

生時不作善，今墮在此處。（幽，“趙泰”條）

由上可知，“在”也是一個充當放置意義的補語，結合面也非常廣。在一些情況下同“著”，如“埋著”等於“埋在”、“懸著”等於“懸在”。但是，“在”的意義比“著”更加虛化，如“在”可以跟“出”、“來”等意義泛化的詞語組合，補語性稍弱。

當時表示結果的動補式還出現了一些新的形式，如：

**散滿**

內以方諸盆瓶，設大珠如卵，散滿於庭，謂之“寶庭”，而外人不得窺。（拾，8“蜀”）

**制伏**　迫使屈服。

有樟林桁大船，每有乘者，輒漂蕩搖揚而不可禁。……惟船吏章粵能相制伏①。（異，3“樟林桁大船”條）

這種形式是此時動補式的發展，“制伏”一詞顯示，充當結

① 這個形式在《世説新語·讒險》中作“制服”。

果補語的動詞已經開始由完成動詞向一般動詞發展。其他的形式還有“斫傷”、“沾濕”、“圍急”。

動補式形式的最大分歧在於表示結果的動詞是否不再表意，比如“溺死”，語言中存在“溺而死”、“溺水死”的結構，這種結構顯示“死”還具有比較明顯的動作性。從上面例子中前一個動詞的情況看，都是明顯具有動作性的動詞，而當時普遍使用的一個動作動詞“打”却没有出現“打死”的組合，這説明動補式結構中出現在第一個位置的動詞性成分以動詞性弱爲最好。“若取得人女”，“取得”似乎可以分析爲“若取/得人女”，“取”爲$V_1$，“得”是$V_2$，“取得”爲兩個動詞連用的連動式。但是，在“迎得”、“感得”中就不能够這樣分析，根據語法形態的類推現象，“取得”的“得”與“迎得”、“感得”的“得”具有同樣的性質。這個實例告訴：研究語言中的一些語法現象，如果僅僅從單個的詞語形式上去討論，就存在争論不休的分歧，應利用語言中的其他同類形式，因爲語言是一個系統，而且大量存在類推的現象。一個形態一旦産生，它就具有了向同類結構或者相似結構擴展的可能。

2.2.7.2 趨向

此時充當趨向補語成分的語素有“上、下、入、出、去”等。這些詞語的結合能力非常廣泛，能够跟衆多的動詞組合成雙音詞。“上、下”的形式見“上”、“下”的動詞性組合。其他的例子，如：

【x入】x＝｛進、逃、浸、輸、騰、召、飛、躍、縮、跳、

陷、流、奔、引、走、移〉

因進入尸，忽然而蘇。（冥，“程道惠”條）

令人撲繫之，鬼乃逃入床下。（冥，“司馬文宣”條）

［螺舟］形似螺，沉行還海底，而水不浸入。（拾，1“秦始皇”）

吴主潘夫人，父坐法，夫人輸入織室。（拾，8“吴”）

忽有白蛇長三尺，騰入舟中。（拾，8“吴”）

［甘后］先主召入綃帳中，於户外望者，如月下聚雪。（拾，8“蜀”）

煥子佩其一劍，過延平津，劍鳴飛入水。（拾，10“昆吾山”）

既而刀主行至嘉興，有魚躍入船中。（後，2“杜子恭”條）

［葱］忽一日，盡縮入地。（後，8“葱縮”條）

虎乘間跳入，跨越人畜，獨取劉而去。（異，3“劉廣雅”條）

柱陷入地，壓毁床帳。（異，4“賈謐”條）

有女子浣於豚水，見三節大竹流入足間，推之不去。（異，5“竹王祠”條）

曹大駭呼，牛[①]驚，奔入草刺一死屍下。（異，9“庾嘉德”條）

鍾引入庵中，設瓜及飯，禮敬殷勤。（幽，“孫鍾”條）

① “牛”原作“生”。

遂走入羊群。(搜，1“左慈”條)

昔移入湖，闔絶三年。(搜，17“度朔君”條)

【x出】x＝｛湧、送、走、刳、踴、舉、引、吐、抱、浮、游、流、載、掘、擔、躍、驅、飛、持、跳、移｝

以杖掘地，清泉湧出，遂畜爲池。(冥，“龍泉精舍”條)

恒送出門，忽不復見。(冥，“李恒”條)

遂開户走出，行於警徼之間，莫有覺者。(觀，16)

刳出腸胃，湔洗腑臟。(觀，25)

有人從地踴出，執鐵杵，將欲擊之。(冥，“慧達”條)

民以爲死，舉出門外。(冥，“阮稚宗”條)

至流水側，從孔中引出五臟六腑洗之。(後，2“佛圖澄”條)

吐出一赤蛇，長尺餘，尚活動摇。(後，3“蕨莖化蛇”條)

乳母抱出後門，藏他家。(後，7“壁中一物”條)

板常沉没，然時復浮出。(後，8“吴氏梓”條)

須臾，游出，中流視之，乃是先所放白龜。(後，10“放龜”條)

曾有一破船隨波流出，在海岸邊。(異，1“毋丘儉”條)

與人共載出爲貨，船無故自覆。(異，2“朱郭夫妻”條)

[象]以鼻掘出數條長牙，送還本處。(異，3“大客”

條）

人甚怪之，擔出欲上吳王。（異，3“諸葛博識”條）

每躍出水，則小魚奔迸，隨水上岸。（幽，“耒陽縣蘆塘”條）

賊縛娥驅出溪邊，將殺之。（幽，“彭娥”條）

一白鷺從屋中飛出。（幽，“巴東道士”條）

其家怖懼，夜持出於後園中埋之。（幽，“庾謹”條）

謝嘗食客，以朱書符投井中，有一雙鯉魚跳出。（搜，2“謝糾”條）

竺乃急行歸，達家，便移出財物。（搜，4“糜竺”條）

【x去】x＝｛飛、將、持、辭、歸、走、驅、遁；撤、掃、委、廢、擔、移、焚、逃、上、下、解、失｝

說死時，有人將去。（冥，“支法衡”條）

既當避難單行，不能得盡持去。（冥，“周閔”條）

尼後辭去，不知所在。（冥，“桓溫”條）

實時可得歸去，而不知還路。（冥，“唐遵”條）

宜焚去經像，灾乃除耳。（冥，“劉齡”條）

有小青鳥，飛去。（後，1“剡縣赤城”條）

後撤去水，乃見所失鏡在於甕中。（後，“鏡甕”條）

床前地頭髮正與地平，令人掃去，則愈分明。（後，4“徐玄方女”條）

吾形已見，不宜復留，當相委去。（後，5“白水素女”條）

既訖，便擲破甌走去。（後，6“白布袴鬼”條）

及粵死，遂廢去。（異，2“樟林桁”條）

濟將發舟，所養孔雀來銜其衣，驅去復來，如此數焉。（異，4“檀道濟”條）

姥獨罵云：“何物鬼擔去?”（異，6“户外應聲”條）

槎移去，沿流下數里，駐灣中。（幽，“葛祚”條）

乃出數甕酒與之，俄頃失去，兩甕皆空。（幽，“桓豹奴”條）

乃棄官遁去。（搜，6“德陽殿蛇”條）

亦知人不見，便鳴唤曰：“咄，咄，上去。”明日便宜急上。“咄，咄，下去。”明日便宜急下。（搜，12“越地冶鳥”條）

於是女解去衣裳。（搜，14“盤瓠”條）

其部曲士靈孝無故逃去。（搜，18“阿紫”條）

表示趨向的動補式在此時有了比較大的發展，動詞性成分與補語成分的結合形式也較多樣化。

### 2.2.8 附加式

在魏晋南北朝時期，附加的方法發展很快。其中比較顯著的有“名＋量”，構詞後綴“～子”、“～頭”、“～兒”、詞頭“阿～”等大量發展。

#### 2.2.8.1 “名・量”式詞語

“名・量”式詞語的産生比較晚，在這以前的語言中還未見出現。直到六朝時期，這種由名詞加上意義弱化的量詞構成的組

合詞纔開始出現。劉世儒（1959）舉有車乘、馬匹、蒜顆、書本、書卷、首級、釵朵、荆株等。志怪小説中的此類詞語形式，如：

**羊群**

後人遇放於陽城山頭，因復逐之，遂走入羊群。（搜，1“左慈”條）

**木片**

見岸下土穴中水逐流出，有新斫木片逐流下。（後，1“穴中人世”條）

**槎段**

向小舟，是一枯槎段，長丈餘。（搜，19“鼉婦”條）

2.2.8.2　前加式詞語

**【阿＋x】**

從形式上看，這個語義形式屬於名詞性的，而且主要屬於人稱代詞所專有。這個語義形式，在東漢時就已經出現，主要有三種語義變體模式：【阿＋名、字】、【阿＋親屬稱謂】、【阿＋代詞】。如顧炎武《日知録》卷三二“阿”字條云：“《隸釋・漢殽坑碑陰》云：其間四十人皆字其名而繫以‘阿’字，如劉興阿興、潘京阿京之類。”《淮南子・説山》：“社何愛，速死！吾必悲哭社。”高誘注：“江、淮謂母爲社。社，讀‘雒家謂公爲阿社’之社也。”漢樂府《烏生》：“阿母生烏子時，乃在南山岩石之間。”又《十五從軍征》：“道逢鄉里人，家中有阿誰？”在志怪小説中，這方面的構詞能力有所增强，有一些新的擴展。

【阿＋名、姓】

其形頗象狐矣，略不復與人相應，但啼呼“阿紫”。阿紫，狐字也。（搜，18“阿紫”條）

聞外有小兒喚阿香聲，女應諾。（後，5“臨賀太守”條）

欲知我姓名，姓陳名阿登。（後，6“陳阿登”條）

後十五年，爲豫章太守，遣吏往問昔兒阿奴所在。（幽，“陳仲舉”條）

奴名周，鼠云：“阿周盜二十萬錢叛。”（幽，“終祚”條）

［袁真］遣女妓紀陵送阿薛、阿郭、阿馬三妓與桓宣武。（幽，“袁真”條）

“阿”加在“姓”前面，主要用於女性，這是此詞在此時的一個發展。隨着這個詞的進一步發展，到唐代這種用途更加普遍。

【阿＋代詞】

**阿儂** 我。

又見向小兒持來門側，舉之，笑語俊曰：“阿儂已復得壺矣。”言終而隱。（幽，“劉俊”條）

“儂”本爲古代吴人自稱，表示“我”的人稱代詞，在其前加上“阿”構成雙音形式。

【阿＋親屬稱謂】

**阿爺** 父親。

世光與信，於家去時，其六歲兒見之，指語祖母曰：

“阿爺飛上天，婆爲見不?”（冥，“史世光”條）

**阿母**　母親。

我來，欲使汝輩知罪福也，亦兼娛樂阿母。（冥，“史世光”條）

阿母已發願求見建，母不久當命終，即共建同生一處。（冥，“董青建”條）

【阿＋普通名詞】

**阿練**　對僧道的昵稱。

長安道人足白，故時人謂爲白足阿練[①]也，甚爲魏虜所敬，虜主主事爲師。（冥，“王胡”條）

**阿鼠**

忽出聲喚曰：“阿鼠。”（後，7“周子文失魂”條）

2.2.8.3　後加式詞語

後加式詞語起源很早，且很多。除先秦已經具有的“然”、“如”、“若”、“焉”、“爾”、“子”外，此時出現了更多的詞綴形式。儘管有些形式人們認爲有争議，但至少可以説，這些形式具有很强的構詞能力，而且它們常常是與某一類詞語構成雙音節形式，具有規律性、可類推性。因此，説它們已經變爲意義虚化的構詞語素是可以成立的。“然”、“如”、“若”、“焉”作爲構詞語

① 《隋書·五行志下》：“開皇末，渭南有沙門三人，行投跡法於人場圃之上。夜見大豕來詣其所，大豕從者十餘，謂沙門曰：‘阿練，我欲得賢聖道，然猶負他一命。’言罷而去。”

素主要是先秦時期的遺留，下面重點分析一些此時仍然很活躍的“子”、“爾”、“頭”，以及新産生的“復”、“自”、“當”等。

【x＋頭】

這個雙音表達形式屬於名詞性成分專有。根據N的語義性質的不同，【N＋頭】的語義也不同。一些詞語的内部形式仍然可以明顯地看出來，其詞彙化的程度還不是很高。如：

**田頭**

祖衡恨，至嘉興殺懷仁，以棺殯埋於祚後田頭。（幽，“任懷仁”條）

此詞在當時其他文獻中也見使用，如《東觀漢記·王丹傳》：“每歲農時，載酒肴，便於田頭大樹下飲食勸勉之。”

**阪頭**

山高八十里，上無水，公汲水，作義漿於阪頭，行者皆飲之。（搜，11“楊伯雍”條）

**坑頭**

後人有見此狸出坑頭，掘之，無復尾焉。（搜，18“狸婢”條）

由於以上這些詞語形式中的“田”、“阪”、“坑”等詞語明顯具有邊界，所以“頭”的“頂端”意義還是没有完全消失。

**舌頭**

視之，舌頭半舌猶在。（搜，2“天竺胡人”條）

“舌頭”雙音組合在《釋名·釋天》中已經出現：“天，顯也。在上高顯也。青、徐以舌頭言之。”是“舌頭前端”的意思，偏正短語。此例中的“舌頭”已經詞彙化爲一個詞，試比較《史

記・張儀列傳》:“張儀謂其妻曰:‘視我舌尚在不?’其妻笑曰:‘舌在也。’”這表明“舌頭”是在東漢到晋的這個時期發展爲附加式詞的。“舌頭”能够徹底詞彙化爲一個詞,與“舌”的邊界模糊應該有一定的關係。

【x+子】

這個語義模塊也是屬於名詞性詞語所專有的語意表達形式。“～子”的形式産生比較早,先秦時就已經産生。衹不過在志怪小説中這個語義模塊得到較大的發展,形成的詞語數量超過了前代。可以用於①稱人;②稱動物;③稱器物(江藍生 1988:286)。如:

**茄子**

旁人見識此胡者,死猶未殯,家近在茄子[①]浦。(幽,“甲者”條)

**椹子**

眠,夢有人以七枚椹子[②]與之,著衣襟中,既覺得之。(異,7“王戎”條)

**桃子**

有一群女來,各持五三桃子,笑而言:“賀汝婿來。”(幽,“劉晨”條)

**花子**

---

① “茄子”在當時應該是一個非常口語化的詞語,因爲《齊民要術・茄子》就是專門介紹茄子的種植和栽培的文章。

② “椹子”的表達形式在先秦時期主要用偏正式“桑椹”,到此時改用附加式。

南郡忻陵縣有棗樹，一年忽生桃、李、棗三種花子①。（異，2“棗生桃李”條）

從以上的這些例子中可以看出，【N＋子】中的名詞性成分N是植物的果實時，已經失去了表示“小”的語義性質，虛化爲純粹的表音性質。因爲這些植物的果實不能再細分爲更小的成分，其中的“子”表示“小”的語義特徵無法顯示出來。

**石子**

有一人就飲，以一斗石子與之，使至高平好地有石處種之。（搜，11“楊伯雍”條）

唯時吞小石子，石子下，輒復斷酒腩雜果。（冥，“趙單”條）

《冥祥記》中的“石子”前面再加上一個“小”字來修飾限制，説明“子”已經完全虛化爲詞綴。同期的文獻用例，如《齊民要術·笨麴並酒》：“熟兩石以下甕子，以石子二三升蔽甕底。”

**瓦子** 碎瓦片。

汝徑往門前，候無人時，取一瓦子，密發其碓屋東頭第七椽，以瓦著下。（異，“盜鹿”條）

**刀子**

［貂］形貌類人，長三尺，能制貂，愛樂刀子。（異，3“刀子換貂皮”條）

女始病時，弄小刀子，母奪取不與，傷母手。（冥，“向靖”條）

---

① 此例中的“子”仍然帶有“小”義，指“蓓蕾”。

與“石子”一樣，前面有“小”字，“子”已經詞綴化。同期的用例，如《齊民要術·養牛馬驢騾》：“纏刀子，露鋒刃一寸，刺咽喉，令潰破，即愈。”

這些【N+子】語義模塊中的名詞性成分N是固體，它們可以通過某種方式再細小化，從而給“子”提供了顯示“小”的語義特徵的環境，所以這些“子”常常存在歧義。也就是説，還帶有表示具體的語義的性質，並没有完全虚化爲純粹的表音成分。如果前面帶有表示“小”的語義成分，則顯然已經詞綴化。

**奴子**

奴子自外來，云：“郎求鏡。”婦以奴[①]詐，乃指床上以示奴。（後，3“形魂離異”條）

玄驚愕然，便見階下奴子御幰車。（幽，“桓玄”條）

沙門即命一人力送之，行少地，見其先死奴子倚高樓上。（冥，“王四娘”條）

**婢子**

廊柱下有燈火，一婢子嚴妝直守……乳母驚走出外，柱下守燈婢子，悉是小蛇，燈火乃是蛇眼。（後，10“女嫁蛇”條）

令婢子松羅往看，見一人。（異，6“梁清”條）

**老子**　老年人自稱。

① 由此可證，“奴子”就是“奴”。

責之曰："君年少，何以輕穿文鑿句，而妄譏誚老子[①]邪？"（幽，"王輔嗣"條）

慶之夢有人以兩疋絹與之，謂曰："此絹足度。"寤而謂人曰："老子今年不免矣！兩疋，八十尺也。足度，無盈餘矣。"（異，7"沈慶之"條）

【x＋爾】x＝｛聊、偶、數、不、倏、俄、乃、奄、因、宴、寂、便、始｝

這是屬於副詞專有的表達形式。在語義上等同於一個雙音組合，如"數爾"與"數數"相同，也可以等同於一個單音詞，如"聊爾"等同於"聊"。如：

**聊爾** 隨便，不經意。

爾時長樂公親自臨刑，驚問之，子赦聊爾[②]答云："能作馬鞍。"（冥，"南宮子赦"條）

**偶爾**

華後夢牛語之曰："衰老不復堪苦載，載二人尚可，過此必死。"華謂偶爾夢。與三人同載還府，此牛果死。（幽，"王華"條）

---

① 後可以用於一般自稱。如《後漢書・逸民傳・韓康》："康曰：'此自老子與之，亭長何罪！'"《後漢書・馬援傳》："諸曹時白外事，援輒曰：'此丞、掾之任，何足相煩。頗哀老子，使得遨遊。'"此"老子"爲馬援自稱之詞。

② 《詞典》釋爲"姑且，暫且"，引《宋書・王敬文傳》："此選大備，與公卿疇懷，非聊爾也。"按："聊"有"隨便；不經意"的意思，"聊爾"應該釋爲"隨便，不經意"。如《異苑》卷三"杜鵑"條："常有人山行，見一群寂然，聊學其聲，便嘔血死。"《冥祥記》"道冏"條："有二沙門……衆中謂是庸僧，不甚尊仰，聊問何居，答曰：'住在前村。'"

“偶爾”之“爾”僅僅是補充足音節，没有實際意義，相當於“然”。在結合方式上與當時的“不爾”、“便爾”是一樣的。

**數爾**

端又以鄰人不喻其意，然數爾如此，後更實問。（後，5“白水素女”條）

徐震堮（1956）：“數爾，不止一次地。‘爾’是副詞的詞尾，和‘然’用法相同。‘偶然’也説‘偶爾’。”按：“爾”在魏晋時期可以接動詞，如《孔雀東南飛》：“共事三二年，始爾未爲久。”

【x＋而】x＝｛已、俄｝

**已而**　不久。

取絹布，與人各執一頭，對剪，中斷之。已而[①]取兩斷合視，絹布還連續，無異故體。（搜，2“天竺胡人”條）

**俄而**

俄而雲氣上蒸，膚寸而合。（搜，1“於吉”條）

便從索瓣，杖地種之。俄而瓜生蔓延，升花成實，乃取食之，因賜觀者。（搜，1“徐光”條）

【x＋自】x＝｛忽、還、竟、已、特、了、默、常、徒、空、恒、深、殊、猶、苦、竊、各｝

這也是一個副詞的表達形式。從語義上分析，【x＋自】就等同於一個單音節副詞。一般學者都將“自”理解爲副詞詞綴，無實義。常與單音副詞連用，構成雙音節副詞。如：

① “已”本身有“不久”的意義，如《史記·項羽本紀》：“韓王成無軍功，項王不使之國，與俱至彭城，廢以爲侯，已又殺之。”

**了自**

後得病積時，攻治備至，而了自不損，日就綿篤。（觀，25）

**默自**　即“默”，暗中。

如其弱顔羞慚，耻於大衆露其過者，可在屏處，默自記説，不失事者，罪亦除滅。（冥，“慧達”條）

**常自**

皆驚喜作禮，問：“和尚尚在此耶?”答曰：“吾常自[①]在耳。”（冥，“佛調”條）

**恒自**

廟前井及瀆恒自湧沸，故曰“沸井”。（異，1“沸井”條）

**猶自**

京都火災大行。吴界尤甚，火防甚峻，猶自不絶。（異，4“義熙火災”條）

**殊自**

夜夢見一神人以烏角如意與之，雖是寤中，殊自指的。（異，7“郭澄之”條）

忽聞空中有人呼其夫婦名，甚急，半夜乃止，殊自驚懼。（幽，“樂遐”條）

**竊自**

主人兄弟相視，竊自疑怪，試入看，封題儼然如故。

① 此例又見於《高僧傳·神異上》，“常自”作“常”。

（幽，“諸葛氏”條）

**苦自**

妻大驚愕，因苦自申明，實無人意。（幽，“薛重”條）

**各自**

操持萬物，大小各自相稱。（搜，12“池陽小人”條）

【x＋復】x＝｛政、尋、雖、無、輒、不、當、即、亦、勿、乃、彌、還、何、豈、旋、時、或｝

“復”爲助詞，無實義，起調整音節、加强語氣的作用，常用於其他單音節副詞、否定詞、連詞等後構成雙音詞（江藍生1988：68—69）。如：

**不復／當復／即復**

汝命已盡，不復久生。可暫還家……三日當復命過，即生天矣。應既蘇，即復怵然。（冥，“張應”條）

回指白嫗曰：“此即復是我先身也。”（冥，“陳秀遠”條）

**何復**

飛燕後漸見疏，常怨曰：“妾微賤，何復得預纓裙之遊?”（拾，5“前漢下”）

**忽復**

食畢，忽復慘然，謂王曰：“中書命盡，非可救者。”（幽，“王長豫”條）

**還復**

［王淮之］得病氣絶，少時還復暫蘇。（冥，“王淮之”條）

**或復**

人形或長數分，或復數寸，神怪欻忽，衒麗於時。（拾，2“周”）

**彌復**

及聞此經，彌復驚異。（冥，“謝敷”條）

**豈復**

妾豈復吝死？（幽，“賣胡粉女”條）

**雖復**

雖復去來早晚，未曾失中之期。（冥，“犍陀勒”條）

又他造塔及與堂殿，雖復一土一木，若染若碧，率誠供助，獲福甚多。（冥，“慧達”條）

**勿復**

雖離故形，在優樂處，但讀書無他作，願兄勿復憂也。（冥，“孫稚”條）

**無復**

見道邊敗壞佛圖，無復堂殿，蓬蒿没人。（冥，“康法朗”條）

**旋復**

常於市中丐，市中厭苦，以糞灑之。旋復在市中乞，衣不見汙如故。（搜，1“漢陰生”條）

**尋復**

赴即焦爛，尋復還生。（冥，“趙泰”條）

**亦復**

吉曰：“僕貪此静寂，讀誦經典，不相干犯。方爲卿比，

願見佑助。”鬼答：“亦復憑君，不見侵克也。”（冥，“董吉”條）

**政復**

長舒家是草屋，又正下風，自計火已逼近，政復[①]出物，所全無幾。（觀，3）

在六朝詩歌語言中，此類詞形更多，王雲路（1999：30）還舉到“非復、方復、爲復、行復、安復、且復、況復、寧復、矧復、故復、聊復、空復、奄復、真復、益復、始復、欻復”等。

【x＋當】x＝｛但、臨、且、謂、自、便、必、豈、唯、要、願、正｝

**但當**

長舒答曰：“我了無神，政誦念觀世音，當是威靈所佑。諸君但當洗心信向耳。”（冥，“竺長舒”條）

**方當**

某第三子，有雋才，方當與君周旋。（幽，“董奇”條）

**何當**

身遠心近，何當暫忘？（搜，16“紫玉”條）

**臨當**

臨當佈香，忽有一僧，來處上座，衣服塵垢。（冥，“竺法進”條）

臨當見嫁，不知何由，忽然在此。（幽，“馬仲叔”條）

---

① “政復”同“政”，假設連詞，表示“即使”義，當時使用較多（參見董志翹2002：5）。

**尚當**

行雖虧殆，尚當得度，故開經法。（冥，“趙泰”條）

**謂當**

木聞甚懼，謂當實然，乃粗言所見。（冥，“慧木”條）

**唯當**

[牽騰] 出行不節，夢烏衣人告云：“何數出不輟？唯當斷馬足。”（幽，“牽騰”條）

**要當**

夜夢見一女子……言：“我是前太守北海徐玄方女……爲鬼所枉殺。案生録，當八十餘，聽我更生，要當有依馬子乃得生活。”（後，4“徐玄方女”條）

**願當**

見域，稽首曰：“已見得道證，願當秉法。”（冥，“耆域”條）

**正當**

郡中典農聞之，曰：“此神正當是狸物耳。”（搜，17“倪彦思”條）

王雲路（1999：163）對六朝詩歌詞彙中的“當”作爲詞綴作了全面的研究，除上面舉出的一些形式外，還有“終當、行當、定當、長當、還當、比當、寧當、甫當、今當、會當、奈當、得當”等。

【x＋可】x＝｛安、當、比、常、胡、難、且、甚、殊、自｝

**安可**

王母之桃，王公之瓜，可得而食，吾萬歲矣，安可植乎？（拾，5“後漢”）

**當可**

女曰：“罪牽君，當可如何？”（幽，“劉晨”條）

**比可**

汝爲道積年，竟無所招，比可養發，當訪出門。（冥，“慧木”條）

**常可**

留此殼去，以貯米穀，常可不乏。（後，5“白水素女”條）

**胡可**

禎祥之異，胡可致哉！（拾，2“炎帝神農”録）

**難可**

自爾以來，爲陵成谷，世曆推移，難可計算。（拾，1“春皇庖犧”）

既至而墳壟雜沓，難可識別，不知何許。（後，6“范啓之妻”條）

**且可**

其夕，並夢見一老公云：“諸君且可小停，要思其宜。”（異，1“百簿瀨”條）

**甚可**

見一大黄斑虎從草中出，奮迅吼喚，甚可畏怖。（後，4“虎符”條）

**殊可**

沙門現受輕報，殊可欣也。（冥，“智達”條）

**自可**

我本以女與君共事，若不合懷，自可見語，何忽乃加耻殺。（異，8“沈霸”條）

附加的方式屬於語法造詞中一種很特殊的類別，標準的語法構詞中的兩個語素之間具有句法層面上的一些關係，即修飾、限制的關係。而附加式詞兩個語素之間更多的不是句法層面的關係，而是語義上的聯繫，比如“～子”、“～兒”等多有小稱的性質。而“阿～”多有昵稱的性質。但是，從形式上看，又接近語法上的分類，所以我們仍然將其歸入語法構詞部分。

### 2.2.9 不規則構詞

在多數情況下，漢語詞的結構是一個漢字就是一個語素，偶爾也有兩個或多個漢字作爲一個語素的情況。根據一個詞的内部所包含的語素，詞分爲不可分析的單純詞和可分析的合成詞，合成詞中，又據構成語素的虛實分爲派生詞和複合詞。上面分析的形式都是這種情況。但是，漢語詞彙中也有相當一部分雙音節複合詞的内部結構與表層形式脱節，出現了一些既不是單純詞，又不能從規則的複合詞的組合關係作結構分析的詞。這些詞，我們暫時將它們歸入不規則構詞。

從形式構成機制上分析，這些不規則構詞的形成主要是在句子層面的綫性順序上鄰接，經常以固定的順序處在某個語法環境中，表示一個特定的語法意義，久而久之，凝合成詞。從句法層次上看，這些詞語主要是跨層次形成的。從語義結合機制上分

析，它們既不像並列複詞那樣在語義上並列，也不同於偏正式、動賓式、主謂式、動補式等結構的兩個語素在語義和句法上的關係。

**此外**　除所說的事物或情況之外的。

自後衆不敢犯，而緒舉家無恙，每事益利，此外無多損益也。（幽，“陳緒”條）

**今後**

與斐辭曰：“今後當上天去，不得復與府君相往來也。”（後，9“放伯裘”條）

**已往**　以前。

語則及未來之兆，次及已往[①]之事，萬不失一。（拾，3“周靈王”條）

跨層凝合詞的實現基礎在於經常處於一個音步中，受到漢語韵律的嚴格控制。馮勝利（1997）指出漢語的自然音步是右向音步，起首的兩個音節無條件地自然組成一個音步，不受句法和語義因素的影響。如“大概”、“大凡”、“既而”等，都是所謂的“無理據詞語”，從韵律上看，它們都位於小句的開始部位。根據韵律規則，從右向左按照雙音步的節律進行切分，往往是將句首的兩個無意義聯繫的詞語歸入一個音步中，這種詞語長期使用，就形成一個詞語。

從構詞法看，跨層凝合詞主要經過了語法結構的重新分析；從詞義發展來看，組成成分的語義大多數已經脱落。這些語義大

① 晉·陶潛《歸去來辭》：“悟已往之不諫，知來者之可追。”

多數存在改變認知域的情況，尤其是空間域、時間域常常互相轉換。這是無法認清它們的理據意義的主要原因。

**出自** 出於。

軒轅出自[①]有熊之國。（拾，1“軒轅皇帝”）

十二棋卜，出自張文成，受法於黄石公。（異，3“十二棋卜”條）

**來自**

忽有一比丘尼，失其名，來自遠方，投温爲檀越。（後，2“比丘尼”條）

此類詞的結構層次變化分析爲：［vp［vp［N]]］→［vp［NP]]。

出自：［vp 出［vp 自［NP 有熊之國]]］→［vp 出自［NP 有熊之國]]。來自：［vp 來［vp 自［NP 遠方]]］→［vp 來自［NP 遠方]]。這種轉變主要是經過了重新分析，但其中與漢語韵律的影響有一定關係。因爲從衆多的這類詞語在句法中的位置來看，大多數處於分句的句首，屬於第一個音步。又如：

**及至** 連詞成分。等到，到了。

燕、岱之間有三男共取一婦，生四子。及至將分妻子而不可均，乃致争訟。（搜，6“范延壽”條）

及至經成工畢，二人亦不知所往。（拾，3“周靈王”）

及至尼出浴室，身形如常。（後，2“比丘尼”條）

**及乎** 連詞成分。等到，到了。

---

① 南朝梁·劉勰《文心雕龍·明詩》：“至於三六雜言，則出自篇什。”

隨帝世之汙隆，時淳則露滿，時澆則露竭，及乎[1]三代，減於陶唐之庭。（拾，1“高辛”）

及乎末歲，進諫者多，遂省薄遊幸，堙毀池臺。（拾，3“前漢下”）

**比至**　等到，及至。

俄而雲氣上蒸，膚寸而合。比至日中，大雨總至，溪澗盈溢。（搜，1“于吉”條）

鐵峴峭礪，車輪剛金為輞，比至京師，輪皆銚銳幾盡。（拾，2“周”）

**在於**

尋失銅鏡，不知所在。後撤去水，乃見所失鏡在於甕中。（後，2“鏡甕”條）

**已經**　業已經過，業已經歷。

已經奸者，乃以朱鈎頭。（後，9“古冢老狐”條）

**切勿**

吳隸爲魚塞於雲湖，有大魚化爲人，語隸云：“晚有大魚攻塞，切勿殺。”（異，1“吳隸”條）

**慎勿**

夜夢人云：“塘水速竭，若見巨鱗，慎勿殺也。”（異，1“五百陂”條）

工者笑而答曰：“爲天子鑄劍，慎勿泄言！”（拾，4“前漢上”）

---

① 其中的“乎”可以換成“於”、“至”。它的構詞性質和語義都同於“及至”。

**想必** 表示偏於肯定的判斷。

聞君德行清肅，故來相觀。並請一事，想必見聽。（冥，“董吉”條）

這些都是由跨層結構構成的詞語形式，這類詞的形成與“出自”、“來自”的結構是相同的。由於漢語韵律的作用，在本身不是詞語切分的地方，經過重新分析而切分下來，形成一個跨層結構的詞語形式。

以下的形式詞彙化時經過了認知域的改變，主要是空間域與時間域之間的轉換。這與單音詞詞義發展的時間與空間之間的通感形成的轉換是一致的。如：

**已上**

問：“女媧以前可聞乎?”對曰：“蛇身已上，八風均，四時序，不以威悦攪乎精運。”（拾，5“前漢上”）

**以來**

其人長四尺，兩角如繭，牙出於唇，自乳以來，有靈毛自蔽。（拾，5“前漢上”）

“已上”本身是一個表達空間概念的詞語，但是在此處用來表達時間概念。“以來”與“已上”恰好相反，從表示時間的領域發展到表示空間的領域。《稗海》本作“以下”。

這些詞在漢語中數量不少。儘管它們産生的時代不一，詞化的時間長短不一，但是這些詞在漢語詞彙中佔有非常重要的地位，許多詞使用範圍相當廣泛，構成漢語常用詞的一部分。

### 2.2.10　新興複音詞産生的機制及規律

從前面單音節詞的發展機制和方式的討論中已經知道，上古漢語中非常能産的由孳生而形成新詞的方式已經不能産了，而此時代之而起的主要是合成的構詞方式。這種構詞方式的演變是漢語詞彙系統在歷史發展中的一大變化。從整個雙音化的形成形式看，主要有兩種基本的形式，即合成和附加。這裏着重分析志怪小説中的合成詞的産生機制和規律。

#### 2.2.10.1　平行擴展

1. 同義擴展

同義擴展是指雙音節詞通過相同意義的兩個單音節詞的同義組合，擴展爲一個並列式複合詞。從構詞法的角度看，這是同義並列；從詞語形式上看，這是同義擴展。因此，凡是漢語中的並列式複合詞都是通過這種形式擴展的結果。語言中的同義詞是一個不斷變化的系統，先前同義的詞可能現在還是同義的，也可能不同義了；過去不同義的，可能現在同義了。因此，這種通過同義擴展形成的雙音詞可以有三種擴展形式：

(1) 舊詞＋舊詞

幾個在前一個時代屬於同義詞的詞語，隨着雙音化的發展，兩兩以同義的形式結合在一起，構成複合詞。如：

**窗・户・向→窗户、窗向**

須臾間，在屋頭吐，嗔怒非常，便棒打窗户。（後，6“白布袴鬼”條）

上有窗向，有人面辟方三尺，著皂袍，四縫掖，憑向

坐。(幽,“石長和”條)

**揭·躡→揭躡**

時積雨大水,懿前望浩然,不知何處爲淺,可得揭躡。(冥,“王懿”條)

**疲極**

顧歸舍,疲極卧。(幽,“吴中人”條)

**毆擊**

時人有嫁女,未及升車,忽便失性,出外毆擊人。(異,8“武昌三魅”條)

“毆”在西漢時進入“擊打”的語義場,並在此時與“擊”形成雙音節組合,如《論衡·訂鬼》:“病者困劇,身體痛,則謂鬼持棰杖毆擊之。”

**毆打**

齡於其夕,如有人毆打之者,頓仆於地。(冥,“劉齡”條)

“打”在東漢時進入“擊打”語義場,並在此時與“毆”組成了雙音節形式。

**率皆**

故今蜀中西南多諸楊,率皆是猳國、馬化之子孫也。(搜,12“猳國馬化”條)

“率”有“皆”的意義,如《荀子·議兵》:“無禮義忠信,焉慮率用賞慶刑罰埶詐除陥其下,獲其功用而已矣。”此時結合爲雙音詞,又如《三國志·魏志·杜恕傳》:“夫先意承旨,以求容美,率皆天下淺薄惡行義者。”

**噴灑**　噴射。

於是吐沫噴灑，氣若雲霧。（異，3“西寺異物”條）

（2）舊詞＋新詞

由於同義擴展的組合方式主要注重同義關係，所以在同一個語義場中，祇要新增加了成員，就有重新組合成更多的雙音形式的可能。如：

**伺候**　等候，等待。

於是相與執杖伺候。須臾，虎至，即格殺之。（異，3“虎標”條）

**懼怕**

産子皆如人形，有不養者，其母輒死，故懼怕之，無敢不養。（搜，12“猴國馬化”條）

**鄰比**　比鄰、近鄰。

其後鄰比[①]有火，長舒家是草屋，又正下風，自計火已逼近，政復出物，所全無幾。（冥，“竺長舒”條；觀，3）

**快疾**

帝於輦上，覺其行快疾。（拾，5“前漢下”）

**貨賣**[②]

鍛銀作器，貨賣倍售。餘家市者，隨以破滅。（異，2“玉狗”）

---

① 三國魏·嵇康《家誡》：“自非知舊鄰比，庶幾已下，欲請呼者，當辭以他故勿往也。”

② “貨”、“賣”本身都是一對舊詞，但是因爲“賣”是此時的常用詞，所以將它們歸入此類。

**居住**

[吕]石有弟子戴本、王思二人，居住[①]海鹽。（搜，10“吕石夢”條）

**猶故**

後伺之，見一老狗，[黑頭]白軀猶故，至閣，便爲人。（搜，18“狗”條）

(3) 新詞＋新詞

**尋覓**

一人面上有青誌，如藿葉；一人斷其前兩齒折。明府但案此尋覓，自得也。（後，“承儉”條）

**村落**

此東數十里無村落[②]，止有山陽王家塚爾。（異，6“陸機”條）

其他更多的例子可參看 3.2“聚合關係變化引起的變化”的有關章節。值得注意的是，就我們的例子以及胡敕瑞（2002：70）統計《論衡》和東漢佛經的結果來看，在數量上“新詞＋新詞”是最少的（《論衡》0%，東漢佛經 1.83%），最多的是“舊詞＋舊詞”（《論衡》91.42%，東漢佛經 71.10%）。這揭示出一個值得深入思考的問題，即在漢語複音化的過程中，一個新産生的單音詞一般不容易和另一個新産生的單音詞組合成複音詞。這

① “住”在此時産生“居住”的意義。《南齊書・張融傳》：“世祖問融住在何處？融答曰：‘臣陸處無屋，舟居非水。’”

② 《三國志・魏志・鄭渾傳》：“人魏郡界，村落齊整如一。”

是由於新詞在語言中作爲一個新興的成分不會輕易佔據一席之地，組詞功能較差，因爲語言中兩個新産生的同義（近義）成分肯定是有區别性的，這種區别性可能會阻礙它們結合（帥志嵩2005）①。

2. 反義類聚

平行擴展中還有一種比較特殊的形式，那就是通過反義類聚而形成的一種雙音節形式。如：

**東西**

蘇峻之亂，都邑人士皆東西波遷。（冥，“周閔”條）

**中表**

［庾紹之］與南陽宋協中表之親，情好綢繆。（異，6“庾紹之見形”條）

**晝夜**

説初亡時，見二人驅將去，使輦米。伴輦可有數千人，晝夜無休息。（冥，“曇典”條）

**來往**

---

① 2005年7月，作者和丘冰、帥志嵩、朱冠明曾在北大漢語言研究中心就“新＋新”語素構詞的問題進行過討論。帥志嵩（2005）根據胡敕瑞（2002：70）《論衡》中“新＋新”語素構詞一例也没有的情況，提出“新＋新”語素構詞很難實現，其原因是：“因爲舊有的兩個原本以區别性單位存在的單音節詞由於語義發生了單向性演變而變得相同，當語義相近或者相同，甚至是等義時，在語義上就很可能發生融合。所以二者就會以複合形式共存，原來的單音節形式一般就祇能以語素保留了。而有新語素的詞尤其是‘新＋新’並列形式的複音詞，由於是新産生的，從造詞上考慮，同時新來的兩個成分肯定是因區别性而存在，因爲人們没有必要在表達語義時造兩個同義成分。而語義的演變不是短時間能完成的，由於缺少了演變的時間性作爲保證，所以‘新＋新’並列形式的複音詞在《論衡》中不會出現。”

夜半後，有一人著皂單衣，來往户外，呼亭主。（搜，18“安陽亭書生”條）

**曲直**

若有訟，未知曲直，便投與魚、虎。（異，3“范尋”條）

其他更多的例子可參看 3.2“聚合關係變化引起的變化”的有關章節。平行擴展這種方式是祇適用於並列複合詞一種方式。

2.2.10.2 格式類推

類推是青年語法學派提出的一條重要原則，在語音研究中對音變現象的解釋曾經作出了很好的解釋。一些學者在漢語詞彙的研究中，發現同樣存在類推現象。詞彙上的類推（analogy）是指根據一些舊有的形式來推導出新的形式，是通過心理的聯想來解釋一些新的語言形式爲什麽會産生的一種創新反映（胡敕瑞 2002：112）。如“應聲—應手—應時”一組詞，由“應聲”類推出“應手”、“應時”的詞語形式。首先，從這一組詞的格式看，具有兩個音節的空格位置，其中第一個皆爲“應”，且意義皆有隨着動作的發生而快速反應的意思。而“應”的這個意義的産生，是從“應聲”結構獲得的，像響應聲音那樣快速。而“應手”、“應時”結構不可能産生出這個意義。其次，從文獻用例來看，“應聲”出現早，如司馬相如《上林賦》：“弓不虚發，應聲而倒。”因此，格式類推實際上是指一種形式上的仿造，它與同義替換具有本質的不同。

這裏的格式類推是指一個雙音詞與另一個雙音詞不僅意義相

同，而且形式結構相同，其構詞語素或者同義，或者具有反義關係。但一個出現的時間早，一個出現的時間晚，後出現的形式是根據先出現的形式類推出來的。下面就“寒温”、“寒暄”、“寒暑”、“温凉”四個詞之間的關係談談這個問題。

**寒温**　指問候冷暖起居。

始交寒温，便問：“卿能活我馬乎?”（後，2“郭璞活馬”條）

忽有一鬼，通姓名，作客詣阮，寒温畢，即談名理。（幽，“阮瞻”條）

既坐，寒温，云：“大人見使，貪慕高援，欲以妹與君婚，故來宣此意。”（幽，“甄冲”條）

**温凉**　寒暄。參見2.2.3.2該條下。

**寒暄**　問候起居寒暖。

[王母]下車登床，帝跪拜，問寒暄畢，立。因呼帝共坐。（《漢武帝内傳》）

**寒暑**　問候起居寒暖。

張遂詣劉，劉洗濯料事，處之下坐，唯通寒暑，神意不接。（《世説新語・文學》）

根據這組詞出現形式的早晚看，“寒温”最早出現在先秦，是短語“冷暖”的意思，如《晏子春秋・諫下十三》：“故魯工不知寒温之節，輕重之量，以害正生，其罪一也。”然後在漢代類推出短語“寒暄”，表示“冷暖”的意思，如荀悦《神鑒・俗嫌》：“寒暄虚盈，消息必得其中，所以養體也。”在魏晋的時候，二者平行發展，詞化爲表示“問候起居寒暖”。然後再類推出

“寒暑”和“温凉”兩個詞語形式。據此，我們可以假設格式類推初始時常常會照搬原結構的構詞理據，即原結構是短語，就類推出類似的短語結構，如由“寒温”類推出漢代的“寒暄”。如果在該結構已經詞化後再推類，就可能跳過短語的結構，直接類推出詞，由已經詞化的“寒暄”，類推出魏晋時期産生的“寒暑”、“温凉”等詞。

**燥濕** 關懷用語，猶言“冷暖”。用在問候語中，如“問燥濕”即“問冷暖”。

[翁渡丁嫗至岸，嫗欲厚謝。]翁曰：“恐燥濕不至，何敢蒙謝。”（搜，5“丁姑祠”條）

此詞的構詞理據與“寒暄”、“寒温”、“温凉”相同，都是用一對相反的表示天氣特徵的詞來表達一個比較抽象的意義。然後又再進一步詞化，由問候日常生活起居發展爲“照顧”、“招待”。如《漢書·丙吉傳》：“吉實時病，輒使臣尊朝夕請問皇孫，視省席蓐燥濕。”《三國志·吴志·駱統傳》：“常勸權以尊賢接士，勤求損益，餉賜之日，可人人别進，問其燥濕，加以密意，誘諭使言，察其志趣，令皆感恩戴意。”《資治通鑑·漢獻帝建安五年》引此文，胡三省注云：“人之居處，避濕就燥。問其燥濕者，問其居處何如也。”

**高聲**① 大聲。

馥於階下高聲而對。（拾，9“晋時事”）

**下聲** 低聲。

---

① 《詞典》引南朝梁·任昉《奏彈劉整》文。

終祚乃下聲語其奴曰："明日市雇十擔水來。"（幽，"終祚"條）

"高"與"下"是反義詞，經過類推形成"下聲"，表示"低聲"的意思。又如《世説新語·輕詆》："謝公（謝安）熟視殷（殷顗）曰：'阿巢故似鎮西。'於是庾（庾恒）下聲語曰：'定何似?'"南朝梁·陶弘景《冥通記》卷一："子良又問：'既靈聖垂旨，敢希久停，可得伸延數年不?'帥曰：'下聲！傍人聞。'"

格式類推中還包含一種類似格式平行發展的形式。一種格式產生出幾種形式，它的類推格式也會產生出相同的形式，這些格式之間是平行的發展關係。如：

**奔竄－迸竄**　逃走隱匿；慌亂逃跑。

及乘輿爲李傕所敗，晝夜逃走，官人奔竄[①]，萬無一生。（拾，5"後漢"）

蜀賊縱暴，焚燒邑屋，發掘墳壟，民人迸竄[②]。（後，2"吴舍人"條）

**奔走－迸走**

至須臾頃，有群鬼相叱曰："上官來!"各迸走[③]出祠去。（後，6"歷陽神祠"條）

路逢山象一群，竭賫經誦念，稱名歸命，有師子從林中出，象驚奔走[④]。（冥，"曇無竭"條）

---

① 《詞典》引《後漢書·馮緄傳》文。

② 《詞典》引《後漢書·律曆志下》劉昭注引漢蔡邕《戍邊上章》文。

③ 《詞典》引三國曹操《上言破袁紹》文。

④ 《詞典》引《北史·叔孫建傳》文。

其間的平行替换關係如下圖所示：

奔竄→迸竄
↓　　↓
奔走→迸走

由“奔竄”同義替换爲“迸竄”，也可以同義替换爲“奔走”。處於最後位置的形式“迸走”就可能來自於兩個方面的同義替换。這種情況最初可能是因語言中存在一個詞語形式，其中的一個語素被語言中的另一個同義語素替换而形成的。如在漢代産生的一個疑問代詞“何等”，因爲“物”與“等”的同義關係，從而類化出“何物”的形式（江藍生 1988：79）。同樣的現象也表現爲由“周章”、“章皇”類推出“周皇”。如：

**周皇**

良久乃蘇，得飯食之，氣力小强。周皇覓路，仍得一穴。（幽，“洛下洞穴”條）

**周章**

廣陵人楊生養一狗，甚愛憐之，行止與俱。後生飲酒醉，行大澤草中，眠，不能動。時方冬月燎原，風勢極盛。狗乃周章號喚，生醉不覺。（後，9“楊生狗”條）

江藍生（1988：278）認爲“周皇”是“周章”類推而來的，其橋樑是因爲“章皇”和“周章”都具有的驚恐意義。

有時兩個詞語之間的格式類推，會産生交錯關係，形成一種詞語感染的狀態，互相之間産生影響、類推。在詞義的分析上，這種情況稱爲詞義的感染，在詞語的形式産生上，也是經過類推感染形成的。如：

**下食**　有兩種意義：①準備食物；②吃飯。如：

衆坐既定，方就下食，忽暴風揚沙，案傾倒。（冥，“竺法進”條）

主人下食，遊依常咒願。（後，“曇遊”條）

然及婦作飯食，共坐下食。（後，9“烏龍”條）

一般都將“下食”理解爲“準備食物”（張永言 1992：485；張萬起 1992：63），徐震堮（1984）認爲是“進食”，吴金華（1990）認爲是“把飲食送上餐桌”。從上面的例子看來，“下食”既可以表示“準備食物”，也可以表示“吃飯”的意思，這説明“下”在詞義泛化時的詞義理解的靈活性和不固定性。“下食”具有“準備食物”的意義，可能是受到“上食”的詞義感染。“上食”形成於先秦，如《韓非子·内儲説下》：“宰人上食，而羹中有生肝焉。”《莊子·説劍》：“宰人上食，王三環之。”因爲“上”具有“奉獻；送上”的意義，而“下”一直與“上”具有同步發展的關係（詞義相反的同步發展），所以當“上食”用於“獻上食物”時，很快就感染到“下食”的産生，具有表示“準備食物”的意義。而表示“進食”的意義，則是“準備食物”的進一步發展。

**心下**

屍卧静舍，惟心下稍暖。（幽，“干慶”條）

説初死之時，夢有一人，來近心下。（冥，“趙泰”條）

**心上**

忽心痛而死，心上微暖，身體屈伸。（幽，“趙泰”條）

方晝，如夢非夢，見有五層佛圖在其心上，有二十許僧

繞塔作禮。(冥,“劉琛之”條)

“心下”本身是中醫學術語,指膈下胃脘的部位,即胃之上脘。在張仲景的《金匱要略·痰飲咳嗽病》中就已經出現,如:“心下有支飲,其人苦冒眩。”注:“心下,膈下也。”但“心下”的意義有時比較虚化,可以泛指“心”或者“心裏”,如上面引的《冥祥記》的例子。而“上”和“下”是一對表示方位的反義詞,所以類推出“心上”的形式。

**上船**

有一少年上船,長跪前受咒願,因遂不見。(幽,“安世高”條)

**下船**

既解職歸家。下船,便閉户,二板挾兩邊,一日即至豫章。(後,8“吴氏梓”條)

牛不肯行。知其異,即待喪。喪既下船,便隨去。(幽,“吉翰”條)

王柯(2000)認爲:“下”有表示登上某一相對高處的意義,如“下船”實際上謂上船、登船。這種意義的得來是由於句式的改變,如《三國志·魏志·董卓傳》注引《獻帝紀》:“天子步行趣河岸,岸高不得下……行軍校尉尚弘多力,令弘居前負帝,乃得下登船。”“下登船”即下岸而登船,由於表達上的省略,連動式簡化爲動賓式“下船”,賓語由原先的始離處所變爲趨往處所,“下”字便衍生出“登上”義。我們認爲,這種“下”是詞義泛化的結果,既然存在一個“下登船”的句式,“下船”的理據仍然存在,“下”的“上船”義位並不能成立。這個“下”的形成,

是人們認知角度的轉移。從船上的角度看，“登船”這個動作是從船下登上，所以稱爲“上船”，這是一般的思維習慣；將“船”與“河岸”形成對比，從岸上登船就是“下船”。這是詞語形成的内部形式。從詞語形式的來源來看，應該是與“上船”的形式平行發展的。綜合上面的幾組詞語形式，可以看出“上”與“下”由於用詞心理的因素，二者之間經常互相産生類推。

上食→下食　　上船→下船　　心上←心下

（“→”表示類推從左到右；“←”表示類推由右向左）

格式類推有時會造成互相類推，在幾個詞語之間産生循環，共同類推出一個新的形式，如：

**酣醉**

每以夫人遊昭宣之臺，志意幸愜，既盡酣醉，唾於玉壺中。（拾，8“吴”）

**熟醉**

周尋得知，乃以醇酒飲之，令熟醉。（後，4“虎符”條）

**熟眠**

人應病死者，蔣輒恍惚熟眠經日，見病人死，然後省覺。（搜，15“馬勢婦”條）

“酣醉”本爲並列式複合詞，詞義爲“大醉”的意思。由於重新分析，將“酣”理解爲有表示程度很深的意義。這種重新分析是由於受到語言中一種同類格式“熟醉”的類推影響而産生的。而“熟醉”同時又可能是根據“熟眠”類推出來的。在這種類推作用下，由“酣醉”和“熟眠”兩種形式，又可能類推産生

“酣眠”[①]。如下所示：

酣醉→酣眠
↑　　↑
熟醉←熟眠

格式類推中還有一類情況實際上是廣義的同義替換，因爲AB→AC→AD，B、C、D之間常常具有同義、近義或者相關關係。如：別屋→別室→別床、來年→來月→來春→來日、當世→當晚→當時→當天、經年→經月→經日→經宿、比鄰→比舍→比伴→比日→比歲，等等。

動詞性成分與名詞性成分的語義關係是作爲一種預設儲存在語言使用者的大腦中的，所以主要依靠動詞與賓語的語義搭配形成的動賓式複合詞，完全可以通過格式類推的方式來産生。比如“應手”一詞，由於“應”有“響應”的成分，具有像“回聲”附和聲音那樣快的語義特徵，所以它可以將這個特徵用於大多數的動作上。這個格式的原初形式已經無從得知，根據文獻用例，我們假設爲“應心”[②]，然後通過這個格式類推出“應箭”、“應刃”、“應聲”、“應手”、“應時”等形式。這些詞語大多數都可以表示速度很快的語義，衹不過詞化程度的高低不同。詞化程度的

① 我們這裏確定一個形式的源形式，主要是根據目前能够掌握的文獻用例。出現得早的形式，就確定爲源形式，如“熟眠”出現於《搜神記》中，早於《搜神後記》中的“熟醉”形式，然後確定“熟醉”源於“熟眠”。由於這種類推，語言中很快就産生了“酣眠”這個形式，如唐·袁郊《甘澤謡·紅綫》：“見田親家翁正於帳内，鼓跌酣眠。”

② “應心”應該是來源於《莊子·天道》：“不徐不疾，得之於手，而應於心。”晋·張華《勵志》詩：“末伎之妙，動物應心。”

高低取决於名詞性成分的非具體性和無指性，比如“手”可以用於各種與動作有關的場合，所以它的詞化率高於“箭”、“刃”，“箭”、“刃”組成的形式無法取消它們的離散性，不能形成一個複合詞。而“聲”儘管不像“手”那樣能够廣泛用於與動作有關的場合，但是它的意義中具體性成分比較少，可以詞化爲一個詞。如：

指聲弓弩俱發，而鬼應聲接矢數枚，皆倒入土中。（搜，16“王昭”條）

然决計，拍膝大呼曰：“烏龍與手！”狗應聲傷奴。（後，9“烏龍”條）

這些例子中的“聲”都可以找到具體的發聲源，可以認爲“應聲”是一個短語形式。但是，下面的例子就不一樣了。

給使以爲信人也，張弩射之。化爲鳴蟬，其大如箕，翔然飛去。妻亦應聲驚曰：“噫！人射汝。”（搜，17“朱誕給使”條）

*刺史行部，責栩不治。栩棄官，蝗應聲而至[①]。（搜，11“小黄令”條）

這些例子中的“聲”没有發聲源，或者並不明顯，理解爲副詞“立即”的意義應該可以成立。説明它可以詞彙化。而在這個類推格式中，以語義抽象化程度最高的“時”組成的“應時”詞彙化的程度最高。應該可以説它没有經過詞彙化的階段，直接形

① 此例不見於任何書引作《搜神記》，但見於《藝文類聚》卷一〇〇引謝承《後漢書》，時代相同，暫時用之。

成了複合詞。這正好説明“賓語成分的非具體性與動詞成分的非動作性正好相應，二者相輔相成，相互作用。同一動詞成分，其後所跟的賓語成分性質不同，其動作性的强弱也會不同”（董秀芳 2002：173）。

2.2.10.3 縮略

詞語在運用過程中，伴隨着内部關係的凝固、語義關係的固定，常常將一個句子中表意微弱的成分取消。取消句子中表意微弱成分的動機不外乎兩個。其一是語言的經濟原則，一些較長的詞或詞組在反復多次的使用過程中，常常在語義上凝固成爲一個整體，比如交際中人們常常將“如其言”理解爲“如言”，至於如誰之言，往往可以從上下文語境中推知。隨着這個形式與語義的固化，在具體的上下文中，人們認識到其中的“其”並没有多大的表意作用，所以就出現了“如言”的省簡形式。其二是適應句子中音步的需要。有時根據句子的結構安排，要將一個超音步的、但在語義上又經常作爲整體出現的形式縮略成一個詞，衹好采用其中的部分音素或音節來代表這個詞或詞組的整體，受話人通過縮略形式的提示，結合自己的語言經驗再把它還原成原詞來理解。

能够産生縮略的有句子、詞組、詞，縮略的結果形式有單音節的（俞理明 2005），但更多的是適應漢語雙音化的大趨勢而縮略成一個雙音形式。發生縮略的詞語，原先是句子的，縮略後成爲一個詞；原先是詞組的，也凝縮成一個詞了；而原先是詞的，縮略後依然是一個詞。這裏主要討論從句子或者多音節的詞語中

選取部分音節構成的複音縮略詞。

**時行病→時病**

桓宣武時，有一督將，因時行病後虚熱，更能飲複茗，必一斛二斗乃飽。（後，3“斛二瓌”條）

二十八年三月，舉家悉得時病，既而漸差。（異，6“厩中怪”條）

“時病”就是“時行病”的縮略形式，“時行病”意思是“當時流行的病”，在這個三音節的詞語中，“行”在語義上處於“時”的詞義的遮蓋下，表示隱性的詞義。在語音上，位於一個連續音節的中間，受到兩個重讀音節的影響，也容易脱落。之所以縮略爲“時病”，是由於語義和語音兩個方面的作用造成的。

**世俗間→世間/俗間/俗世**

鵲銜粟飛於中國，故世俗間往往有之。（拾，10“員嶠山”）

[張華]捃采天下遺逸……及世間閭里所説，造《博物志》四百卷。（拾，9“晉時事”）

行數十步，便開明朗然，不異世間。（後，1“穴中人世”條）

俗間産亡者，以墨點面。（搜，16“諸仲務女”條）

空中有聲，言天感生聖子，故降以和樂笙鏞之音，異於俗世也。（拾，3“周靈王”）

根據縮略詞的形成結果，大多數的縮略詞是没有理據的，也有一部分縮略詞可以進行重新分析，得到與漢語中的每一類結構形式相同的理據意義。如：

**如言**

神復先語伯祖曰："某月某日，詔書當到。"至期如言。（搜，18"劉伯祖猩神"條）

華云："可取蜀中桐材，刻作魚形，打之則鳴矣。"於是如言，音聞數十里。（異，2"吴郡石鼓"條）

棋者曰："從此西行，有一大井，其中多蛟龍。但投身入井，自當出。若餓，取井中物食。"墜者如言，半年許，乃出蜀中。（後，1"仙館玉漿"條；幽，"嵩高山"條）

復歸，説邾城當有寇難。事例甚多，悉皆如言。（冥，"孫稚"條）

"如言"在志怪小説中使用非常廣泛。此詞的形成經過了一個詞化的過程。詞化是指一些本來不是詞的形式由於經常連用的緣故而凝固成詞。"如言"的詞化方式是縮略其焦點信息詞語而成。因爲"如其言"的主要信息是動詞"如"和賓語"言"，中間的"其"由於有具體上下文的信息提示，往往可以省略。如：

客曰："此乃勇士頭也。當於湯鑊煮之。"王如其言。（搜，11"三王墓"條）

華慘然歎曰："所謂海鳧毛也。此毛出，則天下土崩矣。"果如其言。（異，4"海鳧毛"條）

復示講堂、僧房、井竈，開鑿尋求，皆如其言。（冥，"犍陀勒"條）

"如言"的縮略方式與"以爲"相同。這種形式的縮略，實際上是對一個句子中的表意焦點詞的縮略。從一個多音節的詞語形式的縮略中，我們也能够發現這個原則。如"膚寸而合"

(abcd) 這個詞，語言中出現了兩種縮略形式。1. ab 式，如晋・張協《雜詩》之九："隨無箕畢期，膚寸自成霖。"在這個詞語形式中，ab 自成一個音節，不僅符合漢語縮略的首詞優先原則（俞理明 2005），而且正好是該詞的理據意義。"膚寸"爲古代長度單位，一指寬爲寸，四指寬爲膚。可見，漢語縮略原則中應該包含自成音節的理據意義原則。2. ad 式，如漢・蔡邕《九疑山碑》："岩岩九疑，峻極於天，觸石膚合，興播建雲。"晋・潘尼《苦雨賦》（《藝文類聚》卷二引）："氣觸石而結蒸兮，雲膚和而仰浮。"這裏采用了首字優先原則（俞理明 2005）。由於第二個音節的首字是一個語義虛化的虛詞"而"，所以允許調整爲第二個音節。而"合"是該詞的表意焦點，也可以認爲采用了焦點原則。

縮略詞中還存在一種隱藏的縮略形式，即兩個語素形式表達的語義中包含有語義上的省略。如：

**由來**

有一宅，由來凶不可居，居者輒死。（後，7"壁中一物"條）

**從來**[①]　歷來；嚮來。

昔蘇峻事，公於白石祠中祈福，許賽其牛，從來未解，故爲此鬼所考。（搜，9"庾亮"條）

陳郡謝鯤，嘗在一亭中宿。此亭從來殺人。（幽，"謝鯤"條）

**自來**

① 《詞典》引北齊・顔之推《顔氏家訓・勉學》文。

其家見之大驚，言自來未有此怪。（幽，“鬼輦磨”條）

這些詞語中隱含有一個時間，而構詞時省略了這個時間詞，如“由來”例中省略的是“修建投入使用時”，“從來”例中《搜神記》例省略的時間爲“許下諾言”的時候。

2.2.10.4　化典

漢語具有悠久的歷史，留下了大量的文獻典籍。一些具有教育意義的、帶有深刻寓意的故事、傳説、哲語等往往被後人化用。化用大多通過隱喻和轉喻的手法，形成一個雙音形式的詞語。化用典故形成的詞語，以動賓式爲主，也是縮略中采用表意焦點原則的運用。如：

**佽飛**

帝每憂輕蕩，以驚飛燕，令佽飛之士，以金鎖纜雲舟於波上。（拾，5“前漢下”條）

此詞本爲“佽非”，爲春秋時楚國的勇士，見《淮南子·道應訓》，到後來字形變爲“佽飛”，引申爲勇士。從人名專有名發展爲普通詞。

**反側**

周皇覓路，仍得一穴，便匍匐從就，崎嶇反側，行數十里。（幽，“洛下洞穴”條）

此詞的構成來源於《詩·周南·關雎》：“悠哉悠哉，展轉反側。”本指“翻來覆去，轉動身體”，這裏化用爲指“曲曲折折”。

**耳順**

少信奉三寶，年過耳順，篤業不衰。（冥，“陳秀遠”

條）

此詞出自《論語・爲政》："六十而耳順。"但此時的"耳順"還不是詞，因爲它還祇是字面意義。後來就截取《論語》的意思，用"耳順"作爲"六十"的代稱，意義發生凝合，形成一個固定的詞義。首先見於《漢書・蕭望之傳》。

**泣魚**

又與夫人遊釣臺，得大魚。王大喜，夫人曰："昔聞泣魚，今乃為喜，有喜必憂，以爲深戒！"（拾，8"吴"）

"泣魚"比喻"色衰愛弛"，化用《戰國策・魏策四》的典故："魏王與龍陽君共船而釣。龍陽君得十餘魚而泣下。王曰：'有所不安乎？如是，何不相告也？'……對曰：'臣之始得魚也，臣甚喜。後得又益大，今臣直欲棄臣前之所得魚矣。……臣亦猶曩臣之前所得魚也。臣亦將棄矣，臣安能無涕出乎？'"後以"泣魚"、"泣前魚"比喻因失寵和被遺棄而悲傷。根據典故的内容，此詞縮略爲"泣前魚"更能表達意義。也的確存在縮略爲"泣前魚"的形式，如南朝齊・陸厥《中山王孺子妾歌》："子瑕嬌後駕，安陵泣前魚。"唐・于武陵《長信宫》詩之一："一從悲畫扇，幾度泣前魚。"唐・鄭錫《玉階怨》詩："前魚不解泣，共輦豈關羞。"當然此爲詩歌形式，可能受到詩歌要求對仗的影響，如"泣前魚"與"嬌後駕"相對爲文，可能應該爲"泣/前魚"。但這個詞選擇最能反映出這個故事的意義的詞語來形成一個新的雙音詞，是客觀存在的事實。

這類縮略詞爲什麽大多采用動賓式？這與前面討論動賓式的形成機制有殊途同歸的效應。因爲漢語中的動賓式複合詞是將動

詞性成分和名詞性成分的意義作爲投影映射在整個雙音詞的意義上，這種方式最適合於將一個故事壓縮成一個詞語形式。這也從另一方面很好地解釋了動賓式複合詞的構詞機制問題。

還有一種許多學者稱爲隱缺詞的詞語，如“友于”、“耳順”之類，陳望道（1932）稱爲藏詞，後來有的學者根據它們所處的位置分別稱爲藏頭詞和歇後詞。實際上這種隱缺詞和縮略詞也存在一致的地方，即在一個常用形式的基礎上略去部分成分，不考慮保留部分的結構和意義的完整性。但是，這類詞語在代表形式上的取捨不是任意的，而是有一定之規的。如：

**翳桑**　指恩情。

又饗吾佳茗，雖泉壤朽骨，豈忘翳桑之報。（異，7“茗飲獲報”條）

化自《左傳》。《詞典》引晋葛洪《抱朴子・論仙》文。

**桑梓**

敕兒曰：“吾去人間，便已一周，思睹桑梓。”（幽，“王明兒”條）

東漢以來借指故鄉或鄉親父老。此詞是由《詩・小雅・小弁》“維桑與梓，必恭敬止”發展而來的。《詞典》引漢・張衡《南都賦》、晋・袁宏《後漢紀・明帝紀上》文。

**桑中**

俗謂遊樂之處爲桑中也。（拾，1“少昊”條）

此詞的構成來源於《詩・墉風・桑中》：“云誰之思？美孟姜矣。期我乎桑中，要我乎上宫，送我乎淇之上矣。”

**遊刃**　比喻做事從容自如，輕鬆利落。

沙門竺法義，山居好學。住在始寧保山，遊刃衆典，尤善《法華》。（冥，“竺法義”條）

此詞出自《莊子·養生主》：“彼節者有間，而刀刃者無厚；以無厚入有間，恢恢乎其語遊刃必有餘地矣。”

## 2.3　小　結

綜合以上討論的單、複音詞的情況，可以看出此時詞彙發展的總的趨勢是：由單音節形式變爲雙音節形式。單音詞的發展儘管仍然有新的形體的産生，但是已經不能産了。其最大的發展是在形體不變的情況下，儘量擴充一個形體承擔的詞義，即所謂一詞多義的發展，這是此時單音詞發展的主要趨勢。這種發展嚴格意義上説是屬於詞義系統的發展。而詞彙系統的最大發展主要表現爲新生詞以雙音詞爲主，湧現出衆多的新生雙音詞，新生雙音詞的比例大大超過單音形體的産生。因此，此時詞彙系統發展的總趨勢就是雙音化。

漢語詞彙爲了滿足語言系統的變化，不斷調整自己的適應能力。在最初的調整過程中，常常利用造新的詞語形體的手段，如“覓”、“打”等，這種手段必將受到人類記憶、書寫等多方面的因素的限制，注定會走向失敗；尋找到的另一個辦法就是孳生造詞，如“秤”、“灣”等，這種方法是一種比較適用的手段，但是一個詞語兼職太多，會降低它的交際作用，也會限制這種方法的

無限利用。正是爲了區别這些一詞多義的現象，精確地表達意思，漢語詞彙系統選擇了從詞形上拓展音節形式的多音化手段。

縮略詞、化典詞語的形成都向雙音節形式靠攏，也體現出漢語詞彙雙音化的趨勢。

漢語詞彙的雙音化還表現在衆多的佛教詞彙雙音化上。一些通過音譯的多音節詞大多簡化爲雙音節形式，這是當時詞彙雙音化趨勢的一個重要表現，如“舍利”，音譯爲“設利羅”、“攝哩藍”、“室利羅”等，意譯爲“骨身”、“靈骨”，後統爲“舍利”。

這種雙音化的趨勢，促使構詞手段不斷改進，以滿足雙音化的需要。表現爲：

一是，進一步完善已有的構詞手段。在合成詞的構造方法中，除了並列式、偏正式形成了衆多的雙音詞外，動賓式、主謂式、動補式的構造方式都有所發展，構詞能力加大，數量上都急劇增加。

二是，新的構造方式産生，如“名＋量”式詞語形式的形成，尤其是附加式構詞手段的迅速發展，形成了大量的構詞前綴和後綴。而且還形成了許多類似於詞綴的意義泛化的構詞語素。

# 第三章
# 志怪小説構詞語素的發展與雙音化發展

所謂詞彙雙音化，是指漢語中的單音節詞通過某種方式發展爲兩個音節的變化，也就是由單變雙的變化。從内容上看，雙音節形式的來源實際上包括三個方面：第一，單音節詞通過語音由一個音節變爲兩個音節，也就是聯綿詞的形成過程；第二，由兩個單音節詞通過語義組合、語法組合、語音組合進行重新規整的雙音化過程；第三，由三個音節或更多的音節通過縮略、化用等形式重新形成雙音節的過程。這三方面是漢語通過自己的語言機制所實現的最主要的雙音化方式。

第一和第三方面對漢語詞彙雙音化發展的作用認識不一，尤其是對第一方面，即聯綿詞的産生和語音模式對漢語雙音化的作用，學者們的看法有分歧。這個方面的研究還有待深入，有許多問題，特别是上古漢語中的音韵問題、親屬語言的關係等，都有待徹底解决。

本章主要分析由構詞語素的發展引起的詞彙雙音化的發展。構詞語素的發展是指構成漢語詞的語素的變化，單音詞的任何變

化都會引起詞彙系統的變化。六朝是詞彙系統變化比較大的時期，主要表現爲一些詞的舊意義消亡，新的意義産生。尤其是常用詞詞義發生了顯著的變化，造成詞義系統的變化，進而引起詞彙系統的調整。雙音詞由單音語素組成，那單音詞的變化到底對詞彙雙音化有多大的影響，有哪些方面的影響？單音詞的變化中，哪些變化對詞彙雙音化的影響最大？哪些影響是主要的，哪些是次要的？這些都需要深入的探討。這些問題的解決，對弄清楚漢語的雙音化的原因、過程以及詞彙化等問題都有極大的幫助。

單音詞的變化首先引起單音詞系統的變化，即在單音詞系統内打破已有的聚合關係和組合關係的平衡。如“生”在此時産生“新鮮”的意義，作爲形容詞的用法，就形成語言中“生瓜”、“生魚”的組合形式，如《搜神記》卷一“葛玄”條：“冬爲客設生瓜棗，夏致冰雪。”又卷十一“王延”條：“繼母卜氏，嘗盛冬思生魚，敕延求而不獲，杖之流血。”① 這種組合形式直接替换先秦由“鮮”組合的形式，如《詩・大雅・韓奕》：“其殽維何，炰鱉鮮魚。”不僅如此，語言中同時還形成“生鮮”的雙音節形式，如《搜神記》卷一“左慈”條：“公曰：‘一魚不周坐客，得兩爲佳。’放乃復餌鈎之。須臾引出，皆三尺餘，生鮮可愛。”這就引起與“生”、“鮮”相關的詞的組合關係、聚合關係的重新調整，重新組織，以期重新協調内部的平衡性。語言就是在這個從打破平衡到協調平衡的動態過程中發展的，詞彙雙音化就是這個時期這種調整過程中最顯著的變化。詞語形式是詞語的外在表

① 此條不見引作《搜神記》，但與《晋書・王延傳》同。

現，而詞義是詞語的意義載體。詞義的變化是驅動語言詞彙變化的一個主要原因。因此，本章的討論將建立在志怪小說中涉及和反映出的單音詞詞義變化的描寫基礎上，先描寫單音詞詞義的變化，然後分析這些詞義變化與詞語雙音化的關係。在 1.2.2 和 2.1 中已經分別對一些重要的單音節新詞進行過比較詳細地分類描寫，所以下面的章節中就祇描寫產生了新義的單音節詞。擬從以下幾個方面來安排本章的結構：首先描寫單音詞詞義的發展，然後從詞彙系統的角度出發，分別分析聚合關係變化引起的變化和組合關係變化引起的變化，最後簡單討論單音語素的這些變化對雙音詞內部形式的影響。

## 3.1　單音詞詞義的發展

### 3.1.1　單音單義詞的發展

隨着語言的演變，上古漢語以單音節詞爲主的基本格局不斷被打破，從詞義的角度看，明顯表現在上古漢語的單音單義詞向單音多義詞發展，這是語言表達精密化的要求。

**慚**　感激。

*僕是蟻中之王，不慎墮江，慚君濟活。若有急難，當見告語[①]。（搜，20“董昭之”條）

① 此條不見引作《搜神記》，但是《太平廣記》引作《齊諧記》。

“慚”本義“慚愧”，是其通用意義。此時産生“感激”義，又如江淹《別賦》：“乃有劍客慚恩，少年報士。”使本來祇具有一個義位的“慚”發展爲具有“慚愧”和“感激”兩個義位的單音多義詞。

**耳、鼻**

空中有投一隻芒履於座，墜敬宣食盤上，長三尺五寸，已經人著，耳鼻間並欲壞。（異，4“劉敬宣敗”條）

“耳”本是指位於人面部兩旁的器官，後可以指“附在物體兩旁便於提舉的結構”，如《易·鼎》：“鼎，黄耳金鉉。”所以鞋子兩旁繫繩扣的地方也可以稱“耳”。“鼻”，屬於人面部凸出的部分，由於相似性原則，所以“鞋面前端向上隆起的地方”也可以稱爲“鼻”。

**枷** 枷鎖。

大鼠頭悉已白，然帶金環枷①。（異，3“鼠王國”條）

“枷”在上古漢語中祇有“連枷”一個義位，新增加“戴在頭上、手上的環形的東西”這個義位。

**乏** “乏”在上古是“缺乏”的意思，此“疲倦”義爲增加的新義。參見2.1.3.2該條。

**蹌** 撞。

衡不曉捉柂，蹌沙洲上。（冥，“支法衡”條）

此詞在先秦祇有“行走有節奏貌”一個意義，如《詩經·齊風·猗嗟》：“美目揚兮，巧趨蹌兮。”到此時産生出“起舞”和

① 《玉篇·木部》：“枷，枷鎖。”

“撞”兩個意義。《初學記》卷二十九引宋炳《〈獅子擊象圖〉序》：“頃之，見百獸率走，蹌地足絶，而四巨象俄焉而至。”

**叛**　逃跑。JLS151。

稚云：“此婢欲叛，我前與鞭，不復得去耳。”推問婢，云：“前實欲叛，與人爲期，日垂至而便住。”（冥，“孫稚”條）

奴名周，鼠云：“阿周盜二十萬錢叛。”後試開庫，實如所言也。奴亦叛去。（幽，“終祚”條）

### 3.1.2　單音多義詞增加更多的義位

任何一個語言的音節數量都是有限的，決定了單音單義詞必定要向單音多義詞發展。這樣發展的結果就是詞義的泛化，由具體到抽象，産生出許多遠離中心義素的意義。一般説來，詞義泛化與詞語擴大自己出現的語境有很大的關係，同時與人類認知的隱喻方式也存在重要的關係。

**簿／薄**　①動詞，敷；②名詞，薄片。

①［鬼］曰：“殺人以此矛戟。若中心腹者，無不輒死。”弘曰：“治此病有方否？”鬼曰：“以烏鷄薄之即差。”（搜，2“夏侯弘”條）

②夜忽聞有跳躍聲，驚起共看，乃是大魚。剖以爲膾，頓獲百簿，故因以“百簿”名之。（異，1“百簿瀨”條）

**唱**　①叫、喊；②歌曲；③誦、歌唱。

①若欲掘取，默然則獲。唱名者便不可得。（異，2“土薯”條）

軍士忽同時唱言："可各持兩楯。"（異，4"褚裒"條）

明日將刑，誦之不輟。忽傳唱停刑。（異，5"王玄謨"條）

②今之梵唱，皆植依擬所造。（異，5"梵唱"條）

③公知是龍之所興，登山燒香，會僧齊聲唱偈。（異，5"慧遠"條）

"唱"本義爲"領唱"，如《説文·口部》："唱，導也。"上古時已經産生出"倡導"、"稱贊"等義（向熹 1993：522）。在中古時，這些意義或者消亡，或者已有其他詞語表示，如"倡導"意義由"倡"來佔有。所以"唱"又産生出"叫、喊"和"歌曲"兩個新的意義。

**承** 聽説，知道。

乃戲馬曰："爾能爲我迎得父還，吾將嫁汝。"馬既承此言，乃絶纆而去。（搜，14"女化蠶"條）

張推問道："造言之主，何由言此？"答曰："實無所承，恍忽不知言之耳！"（幽，"張茂度"條）

"承"有"聽説"意義已經見於衆多考釋文章。這個詞義的發展，也是由所謂的通感産生的，由動作語義場轉爲聽覺語義場。"承"的本義是"接受"、"承繼"，用於聽覺方面，就是言語有所承繼，也就是"聽到"。詞義發展的綫索是非常清楚的。

**出** 超過。

不出十年，必以兵死。（異，4"盼刀相"條）

一人年出二十，未婚對，然目不干色，曾無穢行。（幽，"蘇瓊"條）

“出”在這之前主要有“産生”、“發出”、“出現”、“出生”等動詞用法。而“超出”是此時新産生的一個意義。如北魏·酈道元《水經注·濰水》：“臺在城東南十里，孤立特顯，出於衆山。”

**粗**　略微。

調曰：“病者粗可，卿兄如常。”（冥，“佛調”條）

其餘經見，與趙泰、眉荷大抵粗同，不復具載。唯此二條爲異，故詳記之。（冥，“道惠”條）

**錯**　錯誤。

其年數則錯[①]。未知邢史失其數耶？將年代久遠，注記者傳而有謬也？（搜，8“邢史子臣”條）

應變而動，是爲順常；苟錯其方，則爲妖眚。（搜，12“五氣變化”條）

**頓**　①叩擊；敲打。②表示動作的急遽或突然。突然，立即，一下子。③同時，在一次。④表示周遍。都，全。⑤表示程度。共計，總共。

①時南越獻白象子在帝前，彰手頓其鼻，象伏不動。（拾，7“魏”）

②病者乃頓服升餘白馬溺，病豁然愈。（後，3“馬溺消瘕”條）

③人以冷水自漬至膝，可頓啖數十枚瓜。（博，10）

---

① “錯”的“錯誤”意義在東漢時應該就産生了，魏晋時期使用廣泛（張永言1982）。

晋左軍琅邪王凝之夫人謝氏，頓亡二男，痛惜過甚，銜泪六年。（幽，“王凝之夫人”條）

④又得一布衣，從海中浮出，其身如中國人，衣但兩袖，頓長三尺。（異，1“毋丘儉”條）

去一月許日，家大失火，奴婢頓死。（搜，17“竹中長人”條）

⑤夜忽聞有跳躍聲，驚起共看，乃是大魚，剉以爲膾，頓獲百簿。（異，1“百簿瀨”條）

“頓”在中古以前有“以首叩地”、“跌倒”、“毁壞”、“疲乏”、“住宿”等多個意義，而此處的五個意義皆爲新義。

**咄** ①呼唤聲，相當於現代漢語的“喂”；②嘆詞，表示嘆息。

①經十許日，於夜，夢一沙門，以脚蹈之曰：“咄，咄，可起！”（冥，“張興”條）

②吴郡顧旃，獵至一崗，忽聞人語聲云：“咄！咄！今年衰。”（後，9“古塚老狐”條）

**房** 花的子房。

素蓮者，一房[①]百子，凌冬而茂。（拾，3“周穆王”）

**分** ①料想，意料［到］，料定；②命該，［命中注定］應該。

①合城數千人皆被害。子敖雖分必死，而猶至心念觀世

① 北魏·賈思勰《齊民要術·種桃李》：“摘蒲萄法……世人全房折殺者，十不收一。”

音。（冥，“南宫子赦”條）

②*小兒無狀，分當萬死。（搜，1“劉根”條）[①]

**婦**　用於人、動物的雌性。

就視之，皆是鼠婦。婢作湯灌殺，遂絶。（搜，19“鼠婦”條）

**服**　承認，坦白，認罪。

不堪拷掠，自誣服之。（搜，20“螻蛄神”條）

**根**　任何物體的下部。

螻蛄夜掘壁根爲大孔，乃破械，從之出去。（搜，20“螻蛄神”條）

**脚**　器具的支撐；東西的下端。

乃繫鑿於床脚[②]。（後，3“馬溺消瘕”條）

**進**　飲，吃。

婦後密打殺，即得能食病。日進[③]三斛飯，猶不爲飽。（異，3“蘇卷”條）

故先斷穀食。初進麵，三年後，服練松脂。（冥，“趙單”條）

---

① 此條不是《搜神記》的原文，但此義的確在當時使用過，如《三國志·魏志·吕布傳》南朝宋·裴松之注引《英雄記》：“答太祖曰：‘布獲罪之人，分爲誅首，手命慰勞，厚見褒奬。’”元魏·慧覺等集《賢愚經》八：“父母聞語，驚而問言：‘世人入海，窮貧無計，分棄身命，無所顧戀。汝有何事，復欲習此?’”

② 《南齊書·五行志》：“巴州城西古樓脚柏柱數百年，忽生花。”

③ 《説文·辵部》：“進，登也。”《玉篇·部》：“進，前也，升也，登也。”此詞“飲，吃”義不見於《玉篇》收録，説明此義爲通俗用法。如晋·陶潛《雜詩》之二：“一觴雖獨進，杯盡壺自傾。”

**居** ①貯積的財物[①]；②過着……的生活。

①周乃悟曰："吾昔夢從天換錢，外白以張車子錢貸我，必是子也。財當歸之矣。"自是居日衰減。（搜，10"張車子"條）

②文乃跪曰："居貧，恐不足降下耳。"（搜，4"戴文謀"條）

嘗頻亡二男。悼惜過甚，哭泣累年，若居至艱。（冥，"王凝之妻"條）

**看** ①以視綫接觸人或事物；②看護，照料。

①朝炊，釜不沸，舉甑看之。（搜，17"釜中白頭公"條）

②蘇易者，盧陵婦人，善看産。（搜，20"蘇易"條）

**克** 約定。

女悵然有感，遂相許以私，克[②]以明夕。（幽，"賣胡粉女"條）

**口** 出入的通道。

至八月朝祭，送蛇穴口。（搜，19"李寄"條）

山有小口，仿佛若有光。便捨船，從口入。（後，1"桃花源"條）

家安爨器於福竈口，而此婦眠重，嬰兒於竈上匍匐走

① 《三國志·吴志·駱統傳》："小有財貨，傾居行賂，不顧窮盡。"

② 此義爲"克"産生的新義，與"刻"爲同義詞。如《宋書·南郡王義宣傳》："義宣因此發怒，密治舟甲，克孝建元年秋冬舉兵。"

行，糞污爨器中。（冥，“陳安居”條）

這個義位是先秦没有的。“口”爲象形字，《説文・口部》：“口，人所以言、食也。”由於“人口”是進食、呼吸的通道，引申爲“物體内外相通的地方”，如《墨子・備穴》：“必令明習橐事者，勿令離竈口。”進一步擺脱詞義中的限制特徵，發展爲“出入的通道”。這個義位的增加，大大擴展了“口”的組合能力。

**苦**　①妨礙；②盡力[①]；③艱辛，吃力；④懇切，殷勤；⑤多[②]；⑥副詞，很，甚[③]。

①有一老翁乘船載葦，嫗從索渡。翁曰：“船上無裝，豈可露渡？恐不中載耳。”嫗言：“無苦。”（搜，5“丁姑祠”條）

②班苦請，方許之。（搜，4“胡母班”條）

③衰老不復堪苦，載二人尚可，過此必死。（幽，“王華”條）

④氣候草木是春時，百鳥啼鳴，更懷悲思，求歸甚苦。（幽，“劉晨”條）

⑤吾在世時，不信報應，雖復無甚餘罪，正坐鞭撻婢僕過苦，故受此罰。（冥，“袁廓”條）

⑥猶畏人劫奪其釜，意苦搔搔不安。（搜，19“丹陽道

① 南朝宋・劉義慶《世説新語・識鑒》：“王大將軍始下，楊朗苦諫不從。”

② 北魏・賈思勰《齊民要術》卷五“種桑柘四五”：“大率桑多者宜苦斫，桑少者宜省剝。秋斫欲苦，而避日中；冬春省剝，竟日得作。”

③ 三國魏・曹丕《善哉行》之一：“上山采薇，薄暮苦饑。”

士”條）

甄拒之轉苦，謂是邪魅，便拔刀横膝上，以死拒之，不復與語。（幽，“甄冲”條）

**快** ①佳、好[①]；②急速。

①然在都養一狗，甚快，名曰“烏龍”，常以自隨。（後，9“烏龍”條）

吴氏華隆好獵，養一快犬，名曰“的尾”，常將自隨。（幽，“吴華隆”條）

②謂賀云：“卿下手極快，但於古法未合。”（幽，“賀思令”條）

**樂** ①愛，喜歡[②]；②願意[③]。JLS122。

①魏虔祖婢名皮納，有色，徐密樂之。（幽，“魏虔祖婢”條）

②訓不樂住洛，遂遁去。（搜，1“薊子訓”條）

**論** ①判定，决訟斷案；②評論，議論人的是非長短。JLS138。

①宋康王舍人韓憑，娶妻何氏，美，康王奪之，憑怨，王囚之，論爲城旦。（搜，11“韓憑妻”條）

②郡中典農聞之，曰：“此神正當是狸物耳。”魅即往謂

① 《世説新語·汰侈》：“彭城王有快牛，甚愛惜之。”

② 晋《清商曲辭·懊儂歌十四首》四：“寡婦哭城頹，此情非虚假。相樂不相得，抱恨黄泉下。”

③ 南朝梁·慧皎《高僧傳》卷六“僧叡”：“釋僧叡，魏郡長樂人也。少樂出家，至年十八，始獲從志。”

典農曰："汝取官若千百斛穀，藏著某處，爲吏污穢而敢論吾！"（搜，17"倪彦思"條）

**奴**　對人的鄙稱。

敦時晝寢，夢日環其城，乃卓然驚寤，曰："營中有黄頭鮮卑奴來，何不縛取？"（異，4"王敦"條）

此人云："我向載人船來，不與共牽，奴便欲打我。今當往報之。欲暫借甘羅來。"……遜便大呼："奴載我船，不與我牽，不得痛手！方便載公甘羅，今欲擊我。我今日即打壞奴甘羅。"（後，6"韓冢人"條）

苟逐之，至一阪，有穴，便入穴，但聞啼聲云："斫傷我矣！"或言："當何如？"或云："付雷公，令霹靂殺奴。"（後，10"斫雷公"條）

"奴"在上古漢語中詞義比較實在，指"奴僕"。但是，此時發展出許多意義，從志怪小説中看，最主要的是泛化出"對人的鄙稱"義。同時期文獻中也有很多用例，如《後漢書·逸民傳·嚴光》："霸得書，封奏之。帝笑曰：'狂奴故態也。'"此詞的引申基礎爲"奴"詞義中具有的"低下、卑賤的地位"的語義特徵。

**頗**　副詞，表測度，意義和功能與"可"相當。JLS159。

人盜君膏藥，頗知之否？（搜，17"朱誕給使"條）

**紹**　過繼。

後伯父亡無子。父以安居紹焉。（冥，"陳安居"條）

"紹"在上古有"介紹"、"承繼"兩個義位，此"過繼"爲增加的新義。

**熟** 表示强調性判斷。正是，就是。言一點也不差。

司空南陽來季德，停喪在殯，忽然見形，坐祭床上，顏色服飾聲氣熟是也。（搜，18“沽酒家狗”條）

**嫌** ①懷疑；②顧慮；③厭惡，不滿；④憾恨，遺憾。JLS220。

①*作詩曰：“……從我與福俱，嫌我與禍會。”（搜，1“杜蘭香”條）

②自今已後，便爲吉宅。居者住止，心無所嫌也。（後，7“壁中一物”條）

在後堂應時羹飯備具。兩人驚愕，不敢食。有人聲曰：“但食，無嫌[①]也。”（幽，“趙良”條）

③一人讀經，一人患痢，穢汙盈房，其讀經者了不嘗視。……法朗等先嫌讀經沙門無慈愛心，聞已乃作禮悔過。（冥，“法朗”條）

一僧容服粗垢，神情低陋，出自衆中，徑升其座，拱默而已，無所言説。一堂怪駭，謂其謬僻。充亦不平，嫌於顔色。（冥，“何充”條）

④［佛佛］褒瀆佛像］後因出遊……霹靂而死……國人慶快，嫌其死晚。（宣驗記，“佛佛虜破冀州”條）

“嫌”的“懷疑”義已見於先秦（參見郭在貽 1989），在此

① 《宋書·何尚之傳》：“命旨兼慮剪鑿日多，以至消盡，鄙意復謂殆無此嫌。”《古小説鉤沉·甄異記》：“樹既進坐竟，以此女獨處一室，慮其無至，不敢安眠。女曰：‘何以過嫌？保無慮，不相誤也。’”

時産生出“顧慮”、“厭惡，不滿”、“憾恨，遺憾”等意義。

**援**　互相爲助者。

是時趙王悖亂，遂與六國反，外結匈奴以爲援。（搜，6“狗與豕交”條）

“援”在這之前主要是“牽引”、“攀緣”、“依附權勢往上爬”、“攀折”、“薦舉”、“引用”、“幫助”、“執”等動詞用法。此“互相爲助者”的意義是此時産生出的名詞意義①。

其他更多的詞語及變化意義如：弊［凶惡］、長［過多，多出；過多地擁有］、暢［歡喜，欣喜］、稱［美好 JLS25］、洞［通達 JLS46］、扶［順 JLS67］、候［招待］、給［做……工作，任……職務］、雇［買 JLS71］、換［借貸］、急［①狹窄，緊縮；②嚴峻，嚴切；③緊，綳緊；④緊（束），（紮）緊，緊（挨）JLS87］、净［白 JLS105］、寄［搭載便車、便船等交通工具］、間［疾病減輕將愈 JLS93］、儉［經濟不寬裕；拮據］、減［遜於；亞於］、醮［女子嫁人］、介［靠近 JLS103］、居［貯積的財物］、卷［刀口彎曲］、闊［離别］、理［平反冤案］、利［腹瀉、痢疾］、料［計數 JLS128］、録［①收録，采納；②逮捕］、露［無覆蓋 JLS133］、冒［蒙，覆罩 JLS140］、擬［①對着；②迎對，征伐 JLS148］、諾［應答聲 JLS53］、僻［歪，不正 JLS152］、跂/企［垂足而坐 JLS163］、蹌［抵突、衝撞

① 與此同時，還形成了另一個名詞意義“以樹木組成的園林衛護物，籬笆”。如南朝宋·鮑照《在江陵嘆年傷老》詩：“池濱亂蘋萍，園援美花草。”《晋書·孝友傳·桑虞》：“虞以園援多棘刺，恐偷見人驚走而致傷損，乃使奴爲之開道。”

JLS164]、親［接近，接觸 JLS164］、曲［音樂作品］、屈［①邀請的客氣說法；②請求、請托］、少［修飾名詞，表示少量。些、點 JLS174］、殺［收束 JLS174］、收［捕 JLS180］、疏［記録、記 JLS182］、索［娶 JLS187］、踏［重叠 JLS192］、挑［用針、指甲和小勺等挖剔］、調［挑逗；逗引］、謂＝爲［以爲，認爲 JLS204］、喜［喜愛 JLS215］、香［香料］、寫［①摹擬，仿照；②抄寫 JLS229］、行［①求，尋找；②（傳染病）流行］、畜［收養，收留 JLS237］、亞［相並、相旁 JLS239］、眼［眼睛］、嚴［裝束，裝飾 JLS241］、憶［回憶；想起］、引［取 JLS249］、餘［其他，别的 JLS254］、原［寬恕 JLS256］、簪［釘 JLS258］、展［①告知；②寬裕；③移開；移動；④陳述；申述 JLS263］、朝［早晨］、置［①捨棄；②釋放；③寬釋；④縱容，放任；⑤使 JLS271］、治［收拾 JLS25］、擲［跳躍 JLS274］、滋［美味 JLS286］、追［跟隨，跟從 JLS285］、著［①安放；擱置；②穿；戴；③使令；④沾，附 JLS282；⑤位於動詞之後，表動作之有所著］、作［做官］、坐［居住］、轉［①誦，讀。最早用於佛經文獻中。②更加］、摠［聚集］、周［周年］。

### 3.1.3 單音詞詞義的虚化

詞義的泛化與詞義的虚化存在很大的關係，詞義的虚化可以説是詞義的進一步泛化。詞義泛化的同時就在擴大自己的出現語境，而隨着出現語境的增多，詞語活動頻繁，詞義就會虚化。詞義的泛化常常涉及詞義的轉類，但詞義之間存在一定的必然聯繫，其間的關係是比較明朗的。而詞義的虚化則是一個詞的意義

没有詞彙意義，祇表示語法意義。大量詞語的雙音化，以及衆多詞綴等構詞語素的産生是魏晋時期漢語詞彙的一個比較顯著的變化，而這個變化的根本原因就在於單音詞詞義的虚化。其虚化的數量以及虚化的程度都是這之前没有出現過的，所以纔使得漢語詞彙産生了耳目一新的感覺。其詞義虚化的方式有二。其一，更多的虚詞産生。一些在這之前具有具體詞彙意義的詞逐漸虚化爲表達語法意義的虚詞，而在之前已經開始虚化的詞在這時又進一步拓寬了使用範圍，顯示出更加靈活的用法。其二，産生了不少的構詞語素，這些構詞語素大多不表示意義，而祇起構詞上的雙音化的作用。一些大面積使用、且用法比較單一的構詞語素，如“復”、“自”、“當”、“可”等已在 2.2.8.3“後加式詞語”作了討論，這裏對另一些重要的單音詞詞義虚化的現象進行描寫和簡單的分析。

**本**　前，先前，已前。既可表示時間，也可以表示空間。

出門見一犢車，駕青牛，又見本所著衣及引弓箭，故在門外。（搜，16“崔少府墓”條）

[支遁]常與其師辯論物類，謂鷄卵生月未足，殺之與諸蝎動不得同罰。師尋亡，忽見形來至遁前，手執鷄卵投地破之，見有鷄雛，出殼而行。遁即惟悟，悔其本言。（冥，“支遁”條）

**次**　①動詞詞綴，表示動作正在進行中，相當於“……的時候”。②相當於“邊”。③名詞後綴。無具體意義，祇起雙音化的作用。如：

①其友應劭適往侯之，語次相告。（搜，3“喬玄”條）

②常從洛歸，未至家數十里，見路次有一好新婦，從竺求寄載。（搜，4“廢竺”條）

及父母終，行服墓次。（後，2“吴舍人”條）

③王道憐子義慶，在廣陵卧疾。食次，忽有白虹入室，就飲其粥。（異，1“白虹入室”條）

**當** ①即“嘗”。表過去時。説明事情發生在説話之前的過去的某個時間。曾，從前，當初，剛纔。②表示總括。總共，凡。③表示時間短暫。纔。

①崇先又當聞人説福遠寺有僧欽尼，精勤得道，欣然願見……及崇先後覲此尼，色貌被服即窗前所睹者也。（冥，“費崇先”條）

②從城西門入，見官府舍，有二重黑門。數十梁瓦屋，男女當五六十，主吏著白單衫。（幽，“趙泰”條）

③杜錫家葬，而婢誤不得出。後十餘年，開冢祔葬，而婢尚生。問之，曰：“其始如暝目，自謂當一再宿耳。”（搜，15“杜錫婢”條）

**都** ①表示範圍。全，全部[①]。②表示程度。完全，徹底[②]。JLS46。

①後十日，此家死亡都盡。（搜，17“釜中白頭公”條）

②若如此，不出二十日，病都除。（後，2“杜不愆”

① 《三國志·蜀志·趙雲傳》南朝宋·裴松之注引《雲别傳》：“今國賊非但匈奴，未可求安也。須天下都定，各反桑梓，歸種本土，乃其宜耳。”

② 東漢·王充《論衡·講瑞》：“然則鳳皇、騏驎都與鳥獸同類。”

條）

**方**　副詞，表示動作或狀態不因有某種情況的發生而改變。猶，尚。JLS57。

但聞户外鬥聲，窺之，正見死奴與死婢爭先進草，奴適在前，婢便因後撾，由此甎兩相擊。食頃，敬欲出，婢奴陣勢方未已，乃厲聲叱之，奄如火滅。（幽，“虞敬”條）

**故**　仍然。

火從篋篦中起，衣物盡燒，而篋篦故完。（搜，3“臧仲英”條）

此媒屢雊，野雉亦應。試令尋覓所應者，頭翅已成雉，半身故是蛇。（異，3“司馬軌之”條）

信復道而還，倏忽醒活，亦不復見手中香也，幡亦故在寺中。（冥，“史世光”條）

此義産生在東漢，如《太平經》卷三十六“守三寶法第四十四”：“真人已愁矣昏矣，子其故爲愚，何壹劇也。”此義在魏晋時期使用非常廣泛，如《古詩〈爲焦仲卿妻作〉》“大人故嫌遲”。《冥祥記》的“幡亦故在寺中”，《廣記》卷一一三引作“幡亦在故寺中”，説明當時可能就不明白“故”的“仍然”義。反過來説，“故”的“仍然”義可能活躍在一個特定的時期，上限爲晋，下限爲宋代。

**還**　表示保持原狀態不變。仍，仍舊。JLS74。

取絹布，與人各執一頭，對剪，中斷之。已而取兩斷合視，絹布還連續，無異故體。（搜，2“天竺胡人”條）

有貴人亡後，永興令王奉先夢，與之相對如平生。奉先

問："還有情色乎?"答云某日至其家問婢。後覺，問其婢，云："此日魘，夢郎君來。"（幽，"王奉先"條）

**間** 可以作爲時間詞、方位詞，還可以進一步虛化爲名詞詞綴。

1. 時間詞。如：

家養一狗，字曰黑龍，愛之尤甚，行坐相隨，飲饌之間，皆與分食。（搜，20"義犬冢"條）

2. 方位詞。義爲"處"，"……那兒"。如：

從此後得罵便喜笑悅，竟輒沐浴，大小咸怪如此。至於師長之間，實未嘗加以言色。（南朝梁・陶弘景《周氏冥通記》卷二）

3. 名詞後綴。表示時間或處所的"位置"[①]。①跟在表時段的時間詞語後表示在該時段之後。"……之後"。②跟在表時點的時間詞後表示在該時點之時。"……時"。③跟在名詞後表示其處所。"……處，……那兒。"[②] ④跟在表處所的詞語後表示在該地點的後面。"……後，……後面。"[③]

①螻蛄食飯盡去，頃復來，體形稍大，意每異之，乃復與食。如此去來，至數十日間，其大如豚。（搜，20"螻蛄

① 《南史・孝義上・汪泌傳》："性行仁義，衣弊虱多，綿裹置壁上。恐虱饑死，乃復置衣中。數日間，終身無復虱。"

② 《宋書・文九王傳・巴陵哀王休若》："東宮典書姓何者相識，數去來，師解神語，東宮典書具道神語。東宮典書答云：'我識巴陵間一左右，當爲汝向道。'"

③ 南朝宋・劉義慶《世説新語・文學》卷四："服虔既善《春秋》，將爲注，欲參考同異。聞崔烈集門生講傳，遂匿姓名，爲烈門人賃作食。每當至講時，輒竊聽户壁間。"

神”條）

②我外甥三月末間産。父曰：“春暖温也，願休强也。”既字温休。温休者，蓋幽婚也。（搜，16“崔少府墓”條）

③見門上有令春、劉白等。令春是姨母間婢子。（陶弘景《周氏冥通記》卷一）

④邛都縣下有一老姥，家貧孤獨，每食，輒有小蛇，頭上戴角，在床間，姥憐而飴之食。（搜，20“邛都大蛇”條）

**將**　①副詞，測度，“或許”；②反詰，“難道”。JLS97。

①此遠國異人而能作吾國言，受害無難色，將是神人乎？（幽，“安世高”條）

或有人謂竺曰：“將非怪也？”（拾，8“蜀”）

既柵穿而不入，心疑其異，將是觀音力。（冥，“釋開達”條）

②吾鷹所獲以百數，汝鷹曾無奮意，將欺余耶？（幽，“楚文王”條）

**那**　疑問副詞，“怎麽”。在志怪小説中主要有三個用法：①詢問原因；②反詰，意在否定；③詢問方式，不能用於否定句。JLS146。

①至夕磨數斛，疲頓乃去。遂謂友鬼：“卿那誑我？”（幽，“新死鬼”條）

汝是某甲兒耶？未應便來，那得至此？（冥，“孫稚”條）

②此人不淨，那得將去？（後，6“四人捉馬”條）

③河南人趙良，與其鄉人諸生至長安，及新安界，遭霖

雨，糧乏，相謂曰："爾當正饑，那得美食邪?"在後堂，應時羹飯備具，兩人驚愕，不敢食，有人聲曰："但食無嫌也。"明日早，兩人復曰："那復得美食?"即復在前。（幽，"趙良"條）

**前** ①以後，將來[①]。②［允許或請某人］前來，進來［相見］。③代詞。猶言"其"，通常作定語[②]。

①老母年高，兄弟無有，一旦死亡，前無供養。（搜，5"趙公明參佐"條）

②門中一鈴下唱："客前。"（搜，16"崔少府墓"條）

③朱綜遭母難，恒外處住。內有病，因前見婦，婦曰："喪禮之重，不煩數還。"（幽，"朱綜"條）

**向** ①副詞，原先，當初，剛纔[③]。②將，將要。③用於處所詞前，相當於"在，於"。④表示動作的起點，猶從、由。⑤表示動作的對象，猶"對"、"與"。⑥對着。JLS224。

①太守劉歆即遣人隨之往，尋向所志，不復得焉。……既出，得其船，便扶向路，處處志之。（後，1"桃花源"條）

②於時，日已向暮，行人斷絶，不敢復進。（搜，16

---

① 《廣記》卷二〇八"郗鑒"條（出《紀聞》）："叟知其有志，乃謂之曰：'前至八月二十日，當赴行唐，可於西北行三十里，有一孤姥莊……坐以須我。'"

② 《廣記》卷三四八"韋齊休"條（出《河東記》）："纔曙，復聞呼：'適到張清家，近造得三間草堂，前屋舍自足，不煩勞他人更借下處矣。'"

③ 《古小說鉤沉·笑林》："齊人就趙人學瑟，因之先調，膠柱而歸，三年不成一曲。齊人怪之。有從趙來者，問其意，乃知向人之愚。"

“蘇娥”條）

日已向出，天忽大霧。（後，6“承儉”條）

③向下土有一人，姓陳名良，遊魂而已，未有統攝，是以將來。（幽，“陳良”條）

④將泰向城門入。（冥，“趙泰”條）

⑤向曙，女氣方蘇，能語，家在前，持此人將歸，向女父母説其事。（幽，“曲阿人”條）

⑥太原温湛婢，見一嫗向婢流涕，無孔竅。（異，1“虹化嫗”條）

火齊鏡廣三尺，暗中視物如晝，向鏡語，則鏡中影應聲而答。（拾，3“周靈王”條）

**者**　表示語氣，用在假設句的末尾，相當於“……的話”。JLS264。

若能感天，日中雨者，當原赦。不爾，行誅。（搜，1“于吉”條）

君若能往家守父尸，須吾還者，便爲君妻。（幽，“故章縣老公女”條）

**轉**　①表時間。漸漸[①]。②表程度的變化。越來越，越發，更加[②]。JLS280。

①遇疾轉篤，尊憂念特至。（幽，“王長豫”條）

---

① 晉·葛洪《西京雜記》卷五：“自十月已後，陽氣始生於地下，漸冉流散，故言息也；陰氣轉收，故言消也。”

② 南朝宋·劉義慶《世説新語·雅量》：“桓公伏甲設饌，廣延朝士，因此欲誅謝安、王坦之。……相與俱前。王之恐狀轉見於色，謝之寬容愈表於貌。”

②上樹取鳥，未至鳥一丈，鳥便欲飛，蛇張口翕之，鳥不得去。纔紛一食頃，鳥轉欲困。（幽，“射師”條）

**自** ①副詞。原本，本來[①]。②時間副詞。已經。有時與其他副詞配合，有一種關聯作用[②]。③副詞。就，即。④副詞。仍，尚。仍然。⑤連詞。如果，若。JLS289－290。

①貴人曰：“汝自無罪，但以實對，必無憂也。”（冥，“陳安居”條）

②忽然見父母在澤壺中，不知何由得出，復往請之。其人云：“君當更作千人飲食，以飴百姓窮者，乃當得出。”即作，其父母自在床上也。（荀氏靈鬼志）

③*蘭香降時，碩問：“禱祀何如?”香曰：“消魔自可愈疾，淫祀無益。”（搜，1“弦超”條）

④於中門卧。夜半後，見東壁正白，如開門明。呼問左右，左右莫見。因起自往，手捫摸之，壁自如故。（搜，3“喬玄”條）

⑤三峰最爲竦桀，自非清霽素朝，不可望見。（幽，“三峰竦桀”條）

其實，這個時候詞義産生了變化的單音詞還有很多。有些變化也非常重要，如“便”産生出用在判斷句中加强肯定語氣的“就［是］”、“正［是］”的意義，《搜神記》卷十六“阮瞻”條：

---

① 《三國志·魏志·吕布傳》：“允曰：‘君自姓吕，本非骨肉。’”

② 《世説新語·雅量》卷十七：“虞太尉風儀偉長，不輕舉止，時人皆以爲假。亮有大兒數歲，雅重之質，便自如此，人知是天性。”

“客遂屈，乃作色曰：‘鬼神，古今聖賢所共傳，君何得獨言無？即僕便是鬼。’”“定”産生出表示追問的“到底，究竟”和表示經過一段過程，最後出現某種結果的“終於，到底”義（JLS45）。“所”産生出“與賓語一道用如形容詞，修飾或限定名詞性詞語”的用法（JLS190）。“援”産生出“同黨”的意義（JLS257），“要”具有“一定，無論如何”、“終究”、“要當，要須”、“但，然而”（轉折連詞）等四個意義（JLS244）。“暫”具有“猝然，急速”、“剛一……就……”、“暫且，姑且”等三個意義（JLS259）。它們在漢語虚詞發展史上具有重要的價值，江藍生（1988）對這些“虚詞的語法結構、語法功能論列亟詳”，如：獨①②、規/貴＝欲［打算 JLS73］、經［曾 JLS104］、略［全 JLS135］、莫［推度“莫非，莫不是”JLS144］、乃［便，就 JLS171］、偏［最 JLS153］、豈［推度“可否”JLS162］、仍［繼而，又 JLS171］、容［可能 JLS171］、若［或 JLS173］、少［稍、略 JLS175］、駛［急速 JLS177］、遂［終究 JLS186］、爲［選擇 JLS202］、喜［經常 JLS215］、幸［正，恰 JLS234］、徐［許久，過了好一會兒］、永［長久 JLS252］、欲［仿佛，好似 JLS255］、乍［忽而，一會兒 JLS261］。

構詞語素的發展對漢語詞彙雙音化具有極大的關係。單音單義詞發展爲單音多義詞，擴大了自己在語言中的運用能力，集中

① 表示程度。最，甚，特别。JLS49。

② 三國·支謙譯《義足經》上：“我曹學中有一女，獨端正，花色無雙。”（4 / 176c）

表現爲：(1) 可以以義位的形式進入更多的語義場；(2) 詞義系統内部進行重新分工，可以與更多的言語單位發生組合；(3) 模糊自己的詞義標記，或者使自己的義位標記發生轉移。所有這些變化，都會造成漢語詞彙系統的重新調整，而且對漢語更快走上雙音化的道路起到加速作用。“粗”在此時産生出“略微”的意義（見 3.1.2 該條），“粗”本義爲“糙米”，引申爲“大”、“粗略”，進一步引申爲“略微”。“粗”引申爲“略微”的意思在東漢時已經發生，如《論衡·書解》：“高祖既得天下，馬上之計未敗，陸賈造《新語》，高祖粗納采。”這是其詞義發展的關鍵性一步。因爲構詞的理據意義已經完全消失，純粹符號化了。“粗”的限制性義素的脱落，更加有利於其自由活動能力，能够與“紙”組成“粗紙”，表達做工粗糙的紙，如《異苑》卷六“梁清家諸物”條：“一人戴幘送書，粗紙有七十許字。筆迹婉媚，擬羲、獻。”能够與“暴”組成“粗暴”，如《冥祥記》“慧全”條：“有一弟子，性頗粗暴，全常不齒。”能够修飾“可”、“同”等動詞，如《冥祥記》“佛調”條：“調曰：‘病者粗可，卿兄如常。’”又“道慧”條：“其餘經見，與趙泰、屑荷大抵粗同，不復具載。唯此二條爲異，故詳記之。”從這個意義上説，一個詞的理據意義在某種情況上是對詞義的一種限制，因爲一個詞産生之初的意義常常是專用的，祇能够用於其造詞的本身適用的範圍。從詞義系統上看，詞的理據意義的消失，就意謂着一個詞的詞義系統中的限制性特徵的減少。

### 3.1.4　單音節詞義演變的方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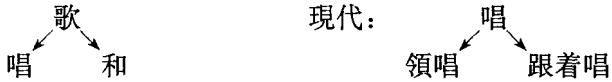
漢語單音節詞詞義處於不斷的發展和演變之中，這種變化是多種多樣的。總結漢語單音節詞詞義發展變化的規律是漢語詞彙研究的一個重要課題。

#### 3.1.4.1　引申

引申是指通過聯想，由一個義位發展出一個與之相關的義位。這是許多語言中詞義演變的一個主要的方式。如“唱”，上古主要表示“領唱”，現代指一切歌唱，義素變化是：

唱（上古）：[帶頭] ＋ [sing] →唱（此時）：[sing]

它在有關語義場中位置的變化是：




這是一個詞義引申中詞義擴大的例子，蔣紹愚（1994a：71）曾經舉到。詞義的擴大，也就是一個詞的義位在歷史發展過程中減少了限定性義素，由下位義變成了上位義。這個變化正是發生在這個時候。

又如“口”，最初的意義是指人的“嘴”，引申發展出“物體內外相通的地方”，進一步擺脱詞義中的限制性特徵，發展爲“出入的通道”。義素變化是：

口（上古）：[人進食、呼吸] ＋ [出入] ＋ [圓形] ＋ [通道] →口（此時）：[物體] ＋ [出入] ＋ [圓形] ＋ [通道]。

這是詞義轉移的一個例子。蔣紹愚（1994a：75）指出：詞義的轉移與詞義的擴大和縮小不一樣，詞義擴大或縮小後，一般

是新義代替了舊義，而詞義轉移後有一部分舊義仍然和新義並行保留下來。如“口”發展出“出入的通道”後，新、舊義並行。

相似性是詞義引申的一個主要方面。相似性不僅僅表現在具體事物的相似上，而更多的表現在抽象意義上。如“耳”本是指位於人面部兩旁的器官，後可以指“附在物體兩旁便於提舉的結構”，如《易・鼎》：“鼎，黄耳金鉉。”所以鞋子兩旁繫繩扣的地方也可以稱“耳”。“鼻”，屬於人面部凸出的部分，由於相似性原則，所以“鞋面前端向上弓起的地方”也可以稱爲“鼻”，如葛洪《抱朴子・外篇・博喻》：“壺耳不能理音，屩鼻不能識氣。”

不同現實現象之間存在着這樣那樣的聯繫，語言社會在認識到這些聯繫之後，就會在兩類現象之間建立起一種聯繫關係，進而用指稱甲的詞去轉指與它有聯繫的其他現實現象，這就有可能使一個單義的詞在使用中逐漸具有這些關的意義，造成詞義的相關引申。

3.1.4.2　義位標志性特徵移出

這種情況是指某一個詞的詞義中包含有 a、b 兩個特徵，其中一個特徵發生弱化。這種詞義特徵的弱化，是致使整個詞語意義變化的前提。如：

湯在先秦及兩漢時期，都表示“熱水”的意思，其義素分析爲“湯→［熱的］＋［水］”。但後來發生詞義的轉移，主要表示“菜湯”。其義素變化爲：

湯（古）：［熱的］＋［水］→湯（今）：［有味的］＋［以水製成的］＋［食物］

這個變化過程中有義素的增減。古義位中“熱的”義位特徵消失，增加了“有味的”和“食物”兩個特徵。這種變化究竟是怎樣發生的？是否存在其他中間環節？志怪小説中的以下例子反映出“湯”詞義轉變的三個階段：

①又嘗煮水令沸，以金指環投湯中，然後以手探湯。其直者，手不爛；有罪者，入湯即焦。（搜，2“扶南王”條）

出東門，入園中覆船下。就視之，皆是鼠婦。婢作湯灌殺，遂絶。（搜，19“鼠婦”條）

上面這些“湯”的詞義仍然是“熱水”，没有變化。但是，下面的例子情況稍有不同，如：

②乃作沸湯，試澆此坎，掘得數斛大蟻。（異，6“床下老公”條）

而盜者患之，以熱湯灌殺。（幽，“桓豁”條）

子然至是始悟曰：“近日客稱盧鈎，反音則‘螻蛄’，家在壇溪，即西坎也。”悉灌以沸湯，自是遂絶。（幽，“施子然”條）

這些例子中的“湯”根據上下文無法判斷詞義是否轉變，但根據情理應該是表示“熱水”的意思。值得注意的是，其前面有一個表示古義位中“熱”的特徵的詞語“沸”、“熱”。從這些例子的變化情況看，“湯”發生詞義轉移的過程中存在一個環節，那就是“湯”的標志性特徵從它的語義成分中移出。語言使用中表現爲，在其前面加上幫助顯示語義特徵的修飾性詞語“熱、沸”。另一方面，“湯”今義中“食物”的義素成分，也是“湯”本身没有的，從無“滓”到有“滓”也有一個變化過程。那就是

可以用於所有能够用水煮的東西。如：

③西域所獻茵墀香，煮以爲湯，官人以之浴浣畢，使以餘汁入渠，名曰“流香渠”。（拾，5“後漢”）

見聚肉有數百斤，乃割取還，以鑊煮之。湯欲熱，皆變成數千蝦蟆。（異，3“煮肉變蝦蟆”條；幽，“司馬休之”條）

“湯”詞義轉變從結果來看，是義位標志性特徵移出。但“湯”的標志性特徵爲什麽會移出呢？“湯”的本義是熱水，由於煮食物大多有一個使水沸騰加熱的過程，也就是在食物加工過程中存在“湯”。最初可能是將食物和稱之爲“湯”的熱水嚴格地區别開的。大多數食物烹煮的結果，是使稱之爲“湯”的熱水中加進了“滓”，不再是以前那樣純的“湯”了，“湯”的詞義也就發生了變化。在這個過程中，中藥可能起了一定的作用。中藥是中華民族的寶貴財富，伴隨着中華文明一路走來。而中藥的煎熬目的是將藥材中的藥性成分融進熱水中，飲此以治病。表面看，煎熬好的中藥湯劑與加熱的水没有區别，都是熱的水（可能因爲中藥湯劑是不要“滓”的），理所當然地可以稱爲“湯”。所以，中藥湯劑至少在西漢時就被稱之爲“湯”了，如《史記·扁鵲倉公列傳》：“臣意即爲柔湯使服之，十八日所而病愈。”但實質上，中藥湯劑與熱水是有實質性區别的，在人們的認知中應該是將它們區分開的。在我國一直流傳着“藥補不如食補”的説法，打開任何一部醫書，都能發現蔬菜、水果等食物皆能入藥，藥湯就是菜湯。當“湯”的詞義從熱水發展爲“帶滓的熱水”後，“湯”的核心義素發生了變化，由原來的“熱”轉變爲了“滓”，“滓”

是人們將“湯”與熱水區别開的標誌，人們提起“湯”很自然地就聯想到它是有“滓”的，在人們的認知中，“熱”已經不再跟“湯”有自然的聯繫了，因爲不管冷熱，衹要有“滓”就是“湯”。根據標記理論，凡是自然的聯繫都在人們的意料之中，意料之中的就不需要用特别的標誌表示出來；不自然的聯繫都出乎人們的意料，出乎意料的就要用特别的標誌表示出來。因此出現了“熱湯”、“沸湯”等形式。

**走**　在先秦時期，“走”表示“快跑”的意思，義素分析爲：[快的]＋[行]。詞義中本身包含有“速度快”的義素。如：

及去，有數百人追之；見域徐行，而衆走猶不及。（冥，“耆域”條）

明日將走[①]馬射之，以爲娱樂。（觀，159；冥，“張崇”條）

但是，到此時，“走”前面一般需要用“疾”、“驟”、“遽”之類表達速度很快的副詞修飾。如：

初便疾走，顧視婦人，追之亦急。（搜，18“丁初”條）

福驚起，欲執之，遽走入水。（搜，19“張福”條）

增惡而驟走，未達家，暴死於路。（異，3“李福”條）

經過有不恪者，必狂走入山，變爲虎。（異，5“江神祠”條）

衡遽走趣之。（冥，“支法衡”條）

當然，這些“走”前存在表示速度很快的副詞並不能説明它

① “走”，《冥祥記》“張崇”作“馳”。

已經失去了其詞義中速度“快”的義素特徵，即認爲其語義已經變爲了“行”。但是，可以這樣來看這個問題，由於“走”的語義成分中本身含有一個表示速度快的義素特徵，現在再加上一個具有相同語義特徵的副詞修飾，使這個組合形成語義的羡餘，從而使“走”中的限制性義素消失，引起詞義的變化。實際上，這也是義位標志性特徵移出的一種表現。

“湯”和“走”是義素成分中的限制性義素移出的例子。有些詞義的變化與此相反，如吕叔湘、蔣紹愚所説的“綜合－分析”的發展[①]。如：

**瞑** 本身就是表示“閉目”的意思，詞義中本身就有一個表示“目”的義素成分，如《左傳·襄公十九年》：“二月甲寅，卒，而視，不可含……乃瞑，受含。”《説文·目部》：“瞑，翕目也。”義素中“目”的特徵可以移出，如：

> 行數十步，騶請班暫瞑……少頃復出，云：“河伯欲暫見君。”婢亦請瞑目。（搜，4“胡母班”條）
>
> 後十餘年，開冢祔葬，而婢尚生，云：“其始如瞑目，有頃漸覺。”（搜，15“杜錫婢”條）

“瞑目”組合，形成語義羡餘。長期結合之後，語言使用者對此詞進行重新分析，使“瞑”詞義中的中心義素失落，産生詞義的變化。這是義位標志性特徵移出的另一種表現。“瞑”的義位標志性特徵移出後，是否已經形成一個新的義位，各人看法不一。《漢語大詞典》正是據此設立一個義項“閉；合上”，《漢語

① 這種情況胡敕瑞（2005）總結爲從隱含到呈現。

大字典》没有單獨成立一個義項。我們認爲，像這種詞義中心義素移出的情況，往往衹成爲另一個詞的限制性義素，衹能用於與該詞移出的中心義素組成雙音節形式，不能形成獨立的義位，完全是爲了雙音化的表達。

**絆**　繩索。

淮牛渚津水極深，無可算計，人見一金牛，形甚瑰壯，以金爲鏁絆。（幽，“淮牛渚”條）

《説文・糸部》：“絆，馬繫也。”此詞本義爲“拴縛馬足的繩索”，後中心語義擴大，發展爲任何繩索。

3.1.4.3　相因生義

相因生義是蔣紹愚（1989a：82）提出來的。許嘉璐（1987）稱之爲“同步引申”，孫雍長（1985）稱之爲“詞義滲透”，李宗江（1999：14）稱之爲“聚合類推”，其間互有聯繫和區别。我們這裏主要依據蔣紹愚的名稱，指甲詞有 $a_1$、$a_2$兩個義位，乙詞原來衹有一個義位 $b_1$，但因爲 $b_1$與 $a_1$同義或反義，所以逐漸也就産生出一個和 $a_2$同義或反義的 $b_2$。蔣紹愚舉到的“謂”和“言”、“呼”在志怪小説中都有體現；他提到的雙音詞“黑衣”和“白衣”的相因生義也有使用（參見第五章）。這裏舉一個胡敕瑞（2002：177）分析的“却”表“後”義的例子。如：

參軍明旦覓，果見一毁墳，其上有釵，移置高燥處。却十餘日，參軍行至東橋，牛奔直趨水，垂墮，忽轉，正得無恙也。（幽，“尋陽參軍”條）

却後九日景午日午時，必當有野雌雉飛來，與交合。

（後，2“杜不愆”條）

“却”的詞義主要是“退却”，表示空間上的“後”。與“前”構成反義關係，如《幽明録》“温敬林”條：“忽變爲人形，長五六尺，狀似方相，或前或却，如欲上車。”而“前”却具有表示空間和時間上的兩個意義，所以“却”類推産生出一個表示時間意義上的“後”的用法。這個變化發生在東漢時期，如《傷寒論·太陽中篇》：“此雖已下之不爲逆，必蒸蒸而振，却發熱汗出而解之。”

有時詞義的引申具有同步的性質，如“促”在先秦有“迫”的意義，《説文·辵部》：“促，迫也。”主要是表示時間的一個詞語，從時間上的“緊迫”發展爲動作域，其詞義發展的連接點在於表示行動的時間短，引申出“快速”之義。而“催”在先秦也有“催促”意義，如《説文·人部》：“催，相搗也。從人，崔聲。《詩》曰：‘室人交徧催我。’”① 由此引申有“快速”義。就是兩個詞的同步引申。

相因生義常常是因爲認知上的原因形成的。如“却”本義是“退後”，多用在空間域。根據認知研究，空間概念與時間概念常常發生所謂的“通感”，産生“認知位移”，將用於空間概念的詞語的意義用到表達時間概念上來。其他的例子，如人們經常提到的“處”、“所”等詞表示時間意義，都屬於這類情況。

3.1.4.4 社會原因

① 今本《詩·邶風·北門》字作“摧”。

蔣紹愚（1989a）指出，有的詞義的發展是由於社會原因造成的，並舉到“寺”變爲佛寺的例子，詳見上面的分析。另外，上面分析的“牙”字，也是由於社會原因造成的詞義演變的一個例子。作爲“軍中長官住所”的意義的“牙”，是由“牙旗”發展而來的。而“牙旗”中的“牙”仍然是本義，但在一定的語境中“牙旗”可以簡稱“牙”，從而使“牙”引申出“軍中長官的住所”的意義，是由於當時的行軍制度造成的。

而佛教的引入到此時也具有一定的時間，在這個過程中，佛教的思想和觀念的引入必將對漢語詞彙産生深刻的影響。如“寺”變爲佛寺的例子。

3.1.4.5　語法的影響

蔣紹愚（1989：88）分析指示代詞“是”變爲判斷詞是因爲經常處於某種句法位置上，將“語法的影響”作爲詞義演變的幾種方式之一。語法對詞義變化的影響，有時還表現在某種句式對該句式中的中心詞詞義的影響。這裏僅以“頗”爲例加以説明。

“頗”通常作程度副詞用，可表示程度低或程度高兩種意義。但是正如3.1.2“頗”條顯示的，在志怪小説中，“頗”有疑問副詞的用法，表測度，意義和功能與“可”相當。“頗”表測度與其本身的詞義無涉。此義是怎樣發展來的？現在没有看見更多的討論。從江藍生（1988：159－160）所列舉的例證以及我們在志怪小説的材料之外找到的例證分析，認爲此義是因“頗”所處的句式及在句中的位置形成的。此義的“頗”多與疑問語氣詞“不（否）”、“未”、“無”、“耶”、“乎”等配合使用，構成“頗＋

VP+不（否）/未/無?”或“頗+VP+乎/耶?”的句式。如：

頃何以自娱，頗復有所述造不？（三國魏・曹丕《與吴質書》）

太傅應聲戲之曰：“在西頗見西王母不?”（《藝文類聚》卷二五引《裴子語林》）

尋得本時弟子，語曰：“汝頗憶從我渡水往狼山不?”（旌異記）

曹公藏石墨數十萬斤，云燒此消復可用，然烟中人，不知兄頗見之不？（《全晋文》二〇四一陸雲《與兄平原書》）

是時童子復白佛言：“頗更有力出此力者乎?”（苻秦・曇摩難提譯《增一阿含經》卷三六：2/750b）

時波旬曰：“沙門，頗見我四部之衆耶?”（同上卷三九：2/760c）

“頗”作爲副詞，無論是表程度，還是表頻度，在句中的位置都是處於 VP 之前，修飾 VP 的，如《搜神記》卷五“蔣山祠[四]”條：“望子芳香，流聞數里，頗有神驗，一邑共事奉。”《三國志・魏志・王朗傳》：“時帝頗出遊獵，或昏夜還宫。”整個句式的層次可表示爲：[[頗 [VP]] NP]。但是，在上面的這些句式中，“VP+不（否）/未/無?”或“VP+乎/耶?”格式本身就表現出極强的測度詢問意義，“頗”本身的詞義也就被同化規整爲這個句式的意義。與此同時，整個句式的層次也被重新分析爲：[頗 [VP [NP]]]。

## 3.2　聚合關係變化引起的變化

漢語詞彙史的研究應該分階段進行，在各個階段中，“除了對單個的詞語進行考釋之外，還要把某一階段的某些相關的詞語（包括不常用的和常用的）放在一起，作綜合的或比較的研究”（蔣紹愚 1994b）。大致摸清楚了這些相關詞語在各個歷史階段的發展和演變之後，纔能描寫出各個階段的詞彙系統。這是漢語詞彙史研究的必由之路。

詞在語言中具有的聚合關係，多是指在語義上形成的一個類聚群體。這種類聚群之間的意義網是相當複雜的，其中最主要的就是時常討論的同義詞關係、反義關係。對漢語歷史各個階段的同義詞的歷時替換既進行系統的概括研究，又進行有具體個案的研究，將有益於漢語詞彙史的研究。因此，本節中着重描寫魏晋南北朝志怪小說中發生了較大詞義演變的單音節詞，以及由此引起的系統變化。在方法上注重從個案分析和系統調整兩個方面進行研究。

### 3.2.1　同義詞構成形式

關於同義詞的確定標準，學術界有多種標準。周祖謨（1958）、張永言（1982：105）、劉叔新（1987：1）主張“意義相同、相近”的詞是同義詞；石安石（1961）、陳滿華（1994）

等主張“概念同一”的詞是同義詞；蔣紹愚（1989a：94）、錢乃榮（1995：85）、符淮青（1997）等主張“義位同一”的詞爲同義詞。我們這裏主要采用蔣紹愚的觀點：同義的一個詞包含若干義位，所謂“同義”，是一個或幾個義位相同，而不可能是各個義位都相同。

確定同義詞的方法有很多，洪成玉（1983）歸納爲：互訓、同訓、同義遞訓、互文、異文等五種方法。另外，王寧（1996：83）還提到“對言”和“連言”兩種方法，尤其是“連言，在古漢語裏，同義詞可以連用而義不變，這正是後來發展爲雙音合成詞的基礎”。借鑒這些學者的成果，結合研究材料上的一些特殊性質，本文主要根據（1）各種引文材料中形成的異文；（2）語境中互換；（3）同義“連言”的形式來判斷同義詞。志怪小説的材料轉引比較多，這些材料之間往往形成大量的異文，如《冥祥記》“竇傳”條：“并州刺史高昌、冀州刺史吕護，各權部曲，相與不和。”“權”，《觀世音應驗記》該條作“擁”，我們認爲同義。語境中的互換，如《冥祥記》“趙習”條：“云：‘服此藥，用此刀，病必即愈。’習既驚覺，果得刀藥焉，登即服藥，疾除出家。”上文用“愈”，下文用“除”，兩詞同義。同義連言形式在中古漢語中表現得特别明顯，如《冥祥記》“張應”條“斥除神影，大設福供。妻病即間，尋都除愈”中“除愈”就是同義連文（參見項楚 1986），更多的例子參見上面的並列式複合詞部分。

作爲一個系統，同義詞從形成同義的來源上看，有繼承前代的同義詞，也有由於詞語的發展新形成的同義詞；在詞形上，同義詞可以有單音節對單音節、單音節對雙音節、雙音節對雙音節

三種形式。我們這裏主要討論前兩種形式，第三種形式放入下一章討論。

1. 單音節對單音節

**重/層：**

“重”和“層”都爲量詞，在指“樓層”的意義上形成同義詞。在這一對同義詞中，“層”與“重”從各自的意義引申形成交叉。如：

於其指端出浮屠十層，高三尺，及諸天神仙，巧麗特絶。（拾，4“燕昭王”）

沙門竺慧熾，新野人，住江陵四層佛寺。（異，5“竺慧熾”條）

門前四層寺，官所起也。僧達常以平旦入寺禮拜，宜就求哀。（冥，“李清”條）

因有鳥毛插地，繞宅周匝數重。（異，5“聖公”條）

從城西門入，見官府舍，有二重黑門。（幽，“趙泰”條；冥，該條作“兩重門”）

至四月八日，六重寺沙門來遊此寺。（冥，“慧玉”條）

根據牛太清（2001）的考察，“重”作爲量詞，表示現代的“層”的意義，《禮記》中3例，《史記》中3例。“層”最早可能是一個名詞，與“樓”爲同義詞。《説文·尸部》：“層，重屋也。”《説文·木部》：“樓，重屋也。”因爲“重屋”具有“重疊”的語義特徵，所以“層”發展有“重疊”意義，與“重”形成同義詞。“層”作爲“重”義，文獻用例首見於《老子》六十四章：

“九層之臺，起於壘土。”[①] 而在先秦及西漢的一些文獻中，亦作“曾”，如《楚辭·招魂》“目曾波些”、“層臺累榭”，《淮南子·修務》“[申包胥] 曾繭重胝”，《漢書·叙傳上》作“重繭”。《淮南子·本經》有“大厦曾加，擬於昆侖”等。“重”在先秦兩漢積累了大量的複合詞，如“重屋”、“重嶺”、“重門”、“重門累閣”、“重扃”、“重棺”、“重樓”等。“層”與“重”成爲同義詞以後，也獲得了“重”的組合格式，在漢代組成“層樓”形式，如漢繁欽《建章鳳闕賦》：“像玄圃之層樓，肖華蓋之麗天。”

**求、索/尋、覓**

在表示“尋找”概念的聚合中，“求”、“索”最早聚合，先秦時期就走在一起了（毛遠明 1999：228）。而“尋”是東漢初期加入此聚合群，作爲“尋找”意義在漢末以後逐漸增多。此時新加入進來一個“覓”。“覓”加入此聚合群後，該聚合群各成員之間的關係重新做了調整，原來常用的“求、索”，在口語中被新興的“尋、覓”所取代。汪維輝（2000：139）已經非常深入地討論了這一組詞的替換情況，下面衹是將這個聚合群中各個成員在志怪小説中出現的情況列舉如下：

女孫年三四歲，亡之，求不知處。（搜，3“臧仲英”條）

至能行，太守令抱兒出，使求其父。（搜，11“兒化水”條）

① 帛書甲、乙本作“成”。敦煌庚本作“成”，辛本作“重”，壬本作“曾”。朱謙之《老子校釋》第259頁：“‘層’，傅、范作‘成’，遂州、嚴遵作‘重’。”

往索取之，悉如其言。（搜，17“張漢直”條）

敬叔意願甚勤，而營索無處。（冥，“何敬叔”條）

公怪，使尋其故。（搜，1“左慈”條）

九月初九日，士人相與登山遊觀，聞講書聲，命僕尋之。（搜，18“胡博士”條）

王悲思之，遣往視覓，天輒風雨，嶺震雲晦，往者莫至。（搜，14“盤瓠”條）

入坐生時西壁大床，就人覓茶飲。（搜，16“夏侯愷”條）

這是一組新、舊詞語混同的同義詞，它們共同處於一個時代的語言層面中，然後又可以以語素的形式，各自形成一些新的雙音節複合詞。詳見以後各節的討論。

**隅/角**

表示“角落”的意義，上古漢語用“隅”，現代漢語用“角”，這個變換交替時期正在此時（牛太清 2003）。如：

及其化流遐俗，風被邊隅。（拾，3“周靈王”録）

有鳥飛入其舍，止於坐隅，良久乃去。（搜，9“鵬鳥賦”條）

良久，於室隅間有所中，便聞呻吟之聲。（搜，14“怪老翁”條）

師慧超，嘗建經堂，木往禮拜，輒見屋内東北隅有一沙門，金色黑衣。（冥，“慧木”條）

將廓入中，斜趣一隅，有諸屋宇，駢填銜接，而甚陋弊。（冥，“袁廓”條）

曾與姊共寢，夜中入定，姊於屏風角得之。（冥，“曇輝”條）

可取廣州二大罌，盛水，置床張二角。（後，2“鏡罌”條）

“白衣者爲誰?”曰：“銀也。在墻東北角柱下。”（搜，18“細腰”條）

狐始來時，於屋曲角鷄栖間，作好婦形，自稱“阿紫”。（搜，18“阿紫”條）

乃於種玉處，四角作大石柱，各一丈，（搜，11“楊伯雍”條）

*張成夜起，忽見一婦人立於宅南角，舉手招成。（搜，4“蠶神”條）

夜有大鼠，形如狗子，浮水而來，徑伏喜夫奴床角。（異，3“囊珠報德”條）

洛城東北角步廣里中地陷，有二鵝出焉。（異，4“洛城二鵝”條）

宜以錢二十八文，埋宅四角，可以免灾。（異，4“埋錢免灾”條）

謝晦在荆州，見壁角間有一赤鬼，長可三尺。（異，4“赤鬼”條）

共伺察之，見掃帚從壁角來趣婢床，乃取而焚之，婢即平復。（異，8“掃帚怪”條）

南壁及東壁下各有一大床，皆施絳羅帳，帳角懸鈴，金銀交錯。（幽，“劉晨、阮肇”條）

堂前有池，池中有臺，臺四角有徑尺穴，穴中有光映帷席。（幽，“黄原”條）

二情既和，將入城北角，共盡歡好，便各分别。（幽，“淳于矜”條）

坐斗帳裏，四角及頂上各有一大珠，形如鵝子，明彩炫耀。（幽，“黄祖”條）

乃解腰中繞繩，懸屋角自絞。（幽，“曲阿人”條）

徐入屋角，隱藏不出，母兄妹勸勵强出。（幽，“徐郎”條）

汝可以大甕著壁角中，我當爲覓物也。（幽，“張縫”條）

從出現次數來看，“隅”表示“角落”義祇出現了5次，《拾遺記》1次，《搜神記》2次，《冥祥記》2次；“角”表示“角落”義共出現18次，《搜神後記》1次，《搜神記》4次，《異苑》5次，《幽明録》7次，《冥祥記》1次。從詞義的使用上看，“角”用於方位詞4次，組成“北角”、“南角”、“東北角”；數詞5次，組成“四角”、“二角”；“屏風角”1次；“屋角”3次；“壁角”3次；“床角”1次；“帳角”1次。

“角”本義爲“獸角”，人們將它借用來表示由兩條邊或者幾條邊匯集在一點的這個形狀，這是語言的像似性原則。如上面的例子顯示的，“角”大多數情況下用於“屋”、“壁”、“床”等詞語組合中，尤其突出這個像似性原則的是，用於“床帳”的四角，這與“角”的本義直接聯繫起來，可能這就是“角”能够替換“隅”的主要原因所在。從組合關係上看，“角”表示“角落”

的意義已經抽象化，已經能够與數詞、方位詞組合，這就説明“角”已完全替换了“隅”，而且意義還有進一步的發展，組合範圍擴大，構詞能力增加。

**疾、病／得／患·感·生**

在志怪小説中，這組詞的功能有分工。

Ⅰ．疾、病

魏晋南北朝志怪小説中，“疾”與“病”都可以用爲動詞，如：

（1）宋沙門釋曇典，白衣時，年三十，忽暴疾而亡，經七日方活。（冥，“曇典”條）

（2）有傾離豆，言其豆見日，葉垂覆地，食者不老不疾。（拾，5“前漢下”）

（3）元嘉三年正月十四日，暴病。（冥，“李旦”條）

（4）常山有奉法者，兄弟二人，居去寺百里。兄婦病甚篤。（冥，“佛調”條）

在這種情況下，“病”與“疾”可以互换。如例（4）的“病甚篤”，《高僧傳·神異上》作“疾篤”。

在志怪小説中，“疾”與“病”的主要區别是，“疾”在大多數情況下不帶賓語。整個志怪小説中，“疾”帶賓語，祇發現一例：

（5）未幾，其家疾疫，死亡略盡。（搜，12“蛇蠱”條）

“疾疫”就是染上瘟疫。“疾”更多的用於與“病”組成的複合詞“疾病”中。如：

（6）應入居，舉家疾病。（搜，18“細腰”條）

（7）索元在歷陽疾病。（幽，“索元”條）

而“病”用爲動詞不僅可以帶賓語，而且可以帶上衆多的與疾病有關的賓語。如：

（8）眠覺，腹病泄痢，達家大困。（冥，“張應”條）

（9）琛之經七日，便病時氣。（冥，“劉琛之”條）

（10）後因病脚攣，種種祈福，都無效驗。（冥，“史俊”條）

（11）宗等五人，相繼病癩而死。（冥，“鄭鮮之”條）

（12）又問：“母何患?”答云：“病腫。”（幽，“給使”條）

Ⅱ．得、患

“得”主要與“病”、“疾”組成“得病”、“得疾”，如：

（13）妻得疾亡，鬼乃寂然。（幽，“庾崇”條）

（14）魯公牛哀得疾，七日化而爲虎，形體變易，爪牙施張。（搜，12“五氣變化”條）

（15）其弟得病，心腹疼痛十餘年，殆死。（後，6“腹中鬼”條）

（16）不盈百日，復得惡病，發瘡之始，起腰帶處。（冥，“唐文伯”條）

從語義句法角度分析，這種句式中的“病（疾）”實際上衹充當了疾病類的類名，“得病（疾）”衹是籠統的叙述，要具體交代得了什麽病，有什麽證狀，程度如何，後面就必須再跟上一個句子加以補充説明。如（15）、（16）中的“心腹疼痛”、“發瘡之始，起腰帶處”等。

“得”後起補充説明的成分也可前移，變爲限制説明，形成“得＋x＋病（疾）”的句式。如：

（17）高辛氏有老婦人居於王宫，得耳疾歷時。（搜，14“蒙雙氏”條）

（18）*兄弟三人，皆得躄疾[①]。（搜，3“管輅”條）

（19）與奴同時得腹瘕病。（後，3“斛二瘕”條）

（20）咸和中，卒得山毒之病。（冥，“董吉”條）

這種句式是“得”現代用法的基礎。這種轉變，是“得”從上古到現代的關鍵性的轉變。

“患”使用頻繁，運用靈活。作爲動詞，主要表示“生病”的意思。如：

（21）積年無他病，唯患頭重。（搜，17“秦瞻”條）

（22）常患頭風，醫欲攻治。（冥，“羊祜”條）

（23）一人讀經，一人患痢，穢污盈房，其讀經者了不瞥視。（冥，“康法郎”條）

（24）暫行忽暴病，患心腹脹滿，不得吐痢，某時死，主人殯殮[②]。（幽，“張甲”條）

（25）後有患干霍亂者，謨試用，輒差。（幽，“蔡謨”條）

（26）乃令人畫作虎像，因以手撫，欲打虎戲，患手腫

① 此條不見於引作《搜神記》，而是采自於《管輅别傳》、《三國志·魏志·管輅傳》，由於是同時期材料，故保留。

② “脹滿”，《太平廣記》卷二七六作“痛病”。

痛，遂以疾崩。（幽，“晉武帝母”條）

（28）夜中忽有一婦自通云：“劉郎患瘡，聞參軍能治，故來耳。”（幽，“丁嘩”條）

由上可知，“得”與“患”類句式的差異在於：“得”後面緊跟表示疾病意義的類名“病（疾）”，起語義提示作用。而“患”類句式與此相反，後面没有表示疾病意義的類名“病（疾）”，而是直接跟表示具體病痛特徵的詞語，如（21）的“（頭）重”、（22）的“（頭）風”、（23）的“痢”、（24）的“心腹脹滿”、（25）的“干霍亂”、（26）的“腫痛”、（27）的“瘡”，等等。

Ⅲ. 感、生

在志怪小説中，“感”的使用僅在《冥祥記》中發現一例，如：

（28）忽感心氣疾病，積時，攻治備至，而了不損，日就綿篤。（冥，“竺法義”條）

“生”與疾病詞語組合，表示“生病”的意義却不少，如：

（29）舌上遂生一瘤。（異，6“形見蔚母”條）

（30）有一人，廢病數年，垂死。域往視之，謂曰：“何以墮落，生此憂苦?”（冥，“耆域”條）

（31）王覺腫痛，即生瘡。（搜，15“樂書冢”條）

“感”與“生”是互補的。“感”着重一種逐漸的、潜移默化的疾病，如看不見、摸不着的“氣、風”等；而“生”着重突出突發性，多半是有形的“瘤”、“瘡”、“疽”等。同時，二者在語義標記上也呈互補狀態。“感”帶有標記特徵“病（疾）”，而“生”可帶可不帶標記特徵。

從各個詞的歷時演變看，“疾、病”是繼承先秦的，“得”産生於西漢，“患、感、生”都産生於東漢。

先秦時期，“疾、病”是同義詞，既可以作名詞，也可以作動詞。作名詞，二者都有“疾病”的意思，差别是一般病叫“疾”，重病叫“病”。作動詞，單用時，二者没有多大的區别；並舉使用時，“病”重在“病情加重”，“疾”重在表示一般意義的生病（毛遠明 1999；李運益 1993）。

先秦，“疾”比“病”運用靈活，使用廣泛。句法上，“疾”可以帶賓語，“病”一般不能跟賓語。如：

(32) 故奉牲以告曰“博碩肥腯”，謂民力之普存也，謂其畜之碩大蕃滋也，謂其不疾瘏蠹[①]也，謂其備腯咸有也。（《左傳·桓公六年》）

“病”後面即使跟賓語，也不是跟疾患名稱的賓語，如《戰國策·魏策》“老臣病足”之“足”。但西漢時就産生了變化，“病”可以大量帶上賓語。如《史記·扁鵲倉公列傳》中的“齊侍御史成自言病頭痛”、“齊中尉潘滿如病少腹痛”、“齊中大夫病齲齒”等。到魏晋志怪小説中，“疾”與“病”在疾病語義場中的地位就互换了，即“病”一般需要帶賓語，而“疾”却不跟賓語。

可見，從西漢開始，“病”就開始擴張，逐漸取代“疾”的地位。到魏晋時期，這種變化基本上完成。這是“病”的新發展。

① “不疾瘏蠹”，孔穎達疏：“不疾者，猶言不患此病也。”

西漢時，“得”進入疾病語義場。最初表示“生病”的原因，如《史記・扁鵲倉公列傳》中的“病得之心憂”、“病得之沐髮未乾而卧”、“病得之飽食而疾走”等等，都是説明産生疾病的原因。“得”字提前，就形成了“得病”的組合。如：

（33）問臣意：“知文王所以得病不起之狀？”（《史記・扁鵲倉公列傳》）

（34）民散城不守，王乃逃於郰侯之館，遂得病而死。（《新書・禮》）

這是西漢“得”的句法形式。到東漢時，又出現了“得＋x＋病”的句式，如：

（35）良醫能行其針藥，使方術驗者，遇未死之人，得未死之病。（《論衡・治期篇》）

“患”進入疾病語義場，開始於東漢。如：

（36）是夕也，惠王之後而蛭出，及久患心腹之積皆愈。（《論衡・福虚篇》）

到魏晋時，“患”成爲該語義場中使用頻繁、運用靈活的一個動詞（例 21～27），與“得”類句式形成互補分布。

“得”、“患”進入疾病語義場的原因和進程可作如下分析：

從來源上看，“得”來源於先秦“伯牛有疾”；“患”是繼承《史記・扁鵲倉公列傳》中“病頭痛”、“病少腹痛”、“病齲齒”的句式而來的，志怪小説中“患”與“病”高度的一致性也説明了這一點。這是因爲兩漢以前，語言中表示“生病”意義的兩種主要方式：“有病（疾）”形式和單音孳乳造詞（“病/疾”的動詞用法）在兩漢時都走向衰落。“有病”形式被“得病”形式替換，

“病（疾）”的動詞用法也逐漸被替換成“得”字句式或“患”字句式，如（14）的“魯公牛哀得疾，七日化而爲虎”，就是替換《淮南·俶真》中的“公牛哀轉病也，七日化爲虎”。

結合《史記》中出現的兩類情況和例（13）～（16）、（17）～（20）的例子，“得”的發展進程可推知：“得”作爲一個動詞，最先用在“病”的後面表示疾病産生的原因，義爲“獲得”，在語義上與結構“伯牛有疾”形成動態和静態二分的局面。語義上的相似導致結構上的趨同，産生出“得病”句式。然後再受到當時漢語中普遍發生的修飾性成分前移（張赬 2002），以及“病”、“患”等同類語義句法的影響，完成了由例（13）～（16）向例（17）～（20）的發展，最終形成“得＋x＋病”的句式。

例（17）～（20）、（21）～（27）顯示出“得”與“患”類句式的主要差異：“得”後有表類名的“病（疾）”，起語義提示作用。而“患”類句式没有，而是直接跟表具體病痛特徵的詞語。爲什麽會産生這種差别呢？這決定於“得”、“患”、“病”的詞義特點以及“生……病”的語義在它們詞義系統中所佔的地位。分析如下：

“得”詞義的主要特點爲“獲得”，多用於“心理上希望接受”（A）的方面，少用於“不好的、心理上不希望接受”（A~）的方面。下面是先秦兩漢時期的幾部重要著作中“得”在“獲得”意義上的使用情況：

“得”在魏晋前主要典籍中的使用情況統計表

| 著作 / 資料 / 意義 | | 《論語》 | 《左傳》 | 《史記》 | 《論衡》 |
|---|---|---|---|---|---|
| | | 24 | 159 | 1001 | 437 |
| 得 | A | 24 | 135 | 962 | 395 |
| | A~ | 0 | 24 | 39 | 42 |

“得”的詞義特點，决定了它與疾病詞語組合時，其優勢語義 A 會與其後賓語的語義發生衝突。解决這種矛盾的辦法，就是在後面帶上一個表示疾病類名的“病（疾）”作語義標示，可以看成是“得”這種句式的語義標記。離開這種標記，“得”就不能清楚顯示“生……病”的語義。

而“患”、“病”却表現出很大的靈活性，可以要也可以不要這種標記特徵。這是因爲它們本身就帶有標示疾病的語義，後面再跟上一個表示疾病的類名，語義上就形成累贅，不符合語言的經濟原則。但是，用與不用這種標記特徵不帶强迫性，所以，也可以假設其後面存在一個標記，即零標記。這種零標記，不是通過移位來形成的，而是通過缺省造成的語義空位。

“生……病”在“患”類動詞的詞義系統中佔核心地位，在“得”的詞義系統中還不具備這樣的地位。所以，“得”要有表疾病意義的類名“病（疾）”，起語義提示作用。

詞義系統中各義位的地位是發展變化的。“生……病”義在“得”的詞義系統中得到擴張，取得一定的地位，就可以擺脱這種標記。如：

(37) 致富暴得腹痛，妾之亭長舍乞漿取火。（搜，16

“蘇娥”條）

（38）方叔保得傷寒，垂死，令璞佔之，不吉，令求白牛厭之。（搜，2“郭璞［三］”條）

這是“得”的一種新興句式。它的産生不僅有語義上的原因，也有句法上的原因。根據語言的普遍規律，依靠某種標記纔能顯示語義的句式是弱勢句式，反之是强勢句式。强勢句式總會對弱式句式産生一種整合力。“得”字句式受到“患”類强勢句式的整合，按照語言經濟原則，也可以脱離掉後面表示疾病意義的類名，采用零標記形式，最終在形式上與“患”類句式取得一致。這種情况下的“得”，擺脱了語義標記特徵，説明“生病”的語義已經在它的詞義系統中佔據了一定的地位，與“患”類動詞已經没有什麽區别了。

爲什麽“患”不要標記，在語義和句法結構上與“病”基本相同，而與“得”却不同呢？

“患”與“得”的差别源於它們各自詞義特點和詞義系統上的不同。上文分析過，“得”詞義特點主要爲“獲得”，多表示“心理上希望接受”。而“患”詞義特點主要表示“憂慮”、“擔心”，多用於“不好的或心理上不希望接受的”方面。如：

（39）二三子何患於喪乎？（《論語·八佾》）

（40）彦思夜於被中竊與嫗語，共患此魅。（搜，17“倪彦思”條）

（41）王緒數讒殷荆州於王國寶，殷甚患之。（《世説新語·讒險》）

“患”後經常接一個心理上十分厭惡的名詞，在句法結構上

爲疾病類詞語提供了許可條件，允許其後跟上一個表示疾病的詞語。在語義上，“生病”的意義與“患”多用於表達“心理上不希望接受”的詞義特點很融洽，不發生衝突。所以“患”與疾病詞語組合並不需要任何語義特徵提示。

如上所説，根據“患”本身的詞義特點，它後面有無語義提示標記都可以，下面的兩例就是帶有標記特徵的：

(42) 王乃驚，而血濕衿席，因患心疾，即却膳撤樂。(拾，2“周”)

(43) 肱卧於幽暗，以被韜面，言患眩疾，不欲出風。(《後漢書・姜肱傳》1750)

“患”與“病”表現出來的共同點，還有它們相互間詞義的影響。它們在先秦都各有自己的詞義系統。以《論語》爲例（李運益 1993)：

“病”四個意義：1. 較重的疾病；2. 患病；3. 難；4. 憂慮、擔心。

“疾”六個意義：1. 疾病；2. 患病；3. 毛病、缺點；4. 擔憂；5. 痛恨、厭惡；6. 急遽、快。

“患”衹有一個意義：憂慮、擔心。

三者在“憂慮、擔心”意義上構成一組同義詞。由於詞義發展的“相因生義”（蔣紹愚 1994b)，“患”獲得“病（疾)”的“疾病”義和“生病”義。在這個意義上，“患”與“病”在句法結構上也表現出高度的一致性。試比較：

(44) 君子病無能焉，不病人之不己知也。(《論語・衛靈公》)

(45) 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論語・學而》)

因此説，“患”與“病”表現出的語義和句法上的一致，是由它們詞義特點上的相似決定的。

“感”是由“感受”引申爲“感染（疾病）”(方一新 1997)，從而進入疾病語義場的。如《素問・至真要大論》：“濕氣大來，土之勝也，寒水受邪，腎病生焉；風氣大來，木之勝也，土濕受邪，脾病生焉。所謂感邪而生病也。”“感邪”即感受邪氣。與疾病詞語組合使用，發展出“感染（疾病）”的意義。“生”進入疾病語義場的時間略早，如“所謂感邪而生病也”中的“生”。

“感”與“生”的差異如同“得”與“患”一樣，也是由各自的詞義特點決定的。“感受”儘管可以用於“不好的、心理上不願意接受”的方面，但更多用於“對接受方産生積極影響”的方面。所以，“感”與“得”一樣，用於疾病意義需要有疾病語義的標記。而“生”的詞義特點在於“從無到有”，所以後面主要跟有形的“瘤”、“瘡”、“疽”等，突出其“從無到有”的特性。

**擊・捶・撻／毆・打／撾**

這一組成員中按照出現的時代，可以分爲兩個階段：“擊、捶、撻”是産生於先秦的，“毆、打、撾”是漢代加入進來的三個成員。

**毆**

時人有嫁女，未及升車，忽便失性，出外毆擊人。(異，8“武昌三魅”條)

“毆”在先秦爲“驅”的古字。《文選・宋玉〈風賦〉》：“[庶

人之風］毆温致濕。”李善注：“毆，古‘驅’字。”《漢書・食貨志上》：“今毆民而歸之農，皆著於本，使天下各食其力。”顔師古注：“毆，亦‘驅’字。”漢代時已經産生出“打”的意義，如《尹文子・大道下》：“吏因毆之幾殪。”《史記・留侯世家》：“［老父］顧謂良曰：‘孺子，下取履！’良鄂然，欲毆之。”

**捶**

其姑嚴酷，使役有程，不如限者，仍便笞捶，不可堪。（搜，5“丁姑祠”條）

堅尋得病，苦被捶割，於是遂殞。（異，9“沐堅咒斃”條）

“捶”是上古漢語中的一個詞語，在“打”的語義場中帶有區别性特徵“用棍棒或拳頭”。

**撻**

謂信曰：“舅在此，日見榜撻，楚痛難勝。”（冥，“史世光”條）

吾在世時，不信報應，雖復無甚餘罪，正坐鞭撻婢僕過苦，故受此罰。（冥，“袁廓”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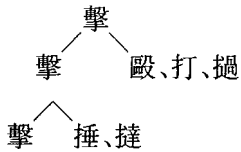
“撻”也是上古漢語中的一個詞語，與“捶”一樣帶有區别性特徵“用鞭子或棍子”。因此，此時的“撻”衹用在固定組合中，且與其組合的語素衹能是與“撻”具有同樣區别性特徵的詞語。由此可以看出，這種組合與語義的區别性特徵具有重大的關係。

**打**　《説文》未收。《廣雅・釋詁三》：“打，擊也。”又《釋言》：“打，棓也。”唐玄應《一切經音義》卷三引東漢服虔《通

俗文》:“撞出曰打。”可見,此詞爲東漢中期以後新出現的一個俗體字,進入“打”的語義場(參看汪維輝 2000:197)。

先秦時此語義場的組成爲:

此時該語義場的組成成員爲:




在這個語義場中應該注意的是,“擊”儘管是先秦時就産生的一個古語詞,但是却具有長久的生命力。“打”也是在漢代産生的,但是以後却一直活在東漢以後的口語中,而“撾”没有流傳下來,可能因其是一個南方方言詞的緣故。

**建·築·造·修/起·立/架**

關於興建建築物,在志怪小説中能够獨立單用的衹有以上的幾個。這幾個詞的情況爲:從來源上看,“建、築、造、修、起、立”興起於先秦,而“架”起源於西漢;從志怪小説中的使用看,“起、立”爲常用詞,“建、築、造、修、架”爲不常用的詞;從發展來看,今天大部分地區説“造”①、吴方言中不少地方説“起”、四川方言中多説“修、起、立”。

① 此組中還有一個詞語“蓋”也是現在普遍使用的,如四川方言中説“蓋房子”。本組詞語的討論大多采用汪維輝(2000:259),以下引用的材料不再一一注明。

**起**　作“興建；建造”講，在先秦文獻中已見露頭[①]，到西漢逐漸增多，到東漢已經成爲該語義場的核心詞，魏晋時期更是一個使用活躍的常用詞。如：

石虎於太極殿前起樓，高四十丈。（拾，9“晋時事”）

山陰縣起倉。鑿得兩大船，船中有錢皆輪文。（異，2“山陰縣錢船”條）

乃依樹起屋，宰牲祭祀，未嘗虚日。（異，5“鱣父廟”條）

應聲碎散，乃斂骨起塔。（冥，“仕行”條）

晋元興中，起寺行墻，至蘭上買材，路經湖道。（冥，“竺法純”條）

“起”使用極爲頻繁，用法靈活，其對象可以是各種建築物，幾乎可以用於跟動土有關的所有工程（汪維輝 2000：262）。是此時最常用的詞。

**立**　在房屋修建方面，與“起”有很大關係，二者始終並行發展。“立”的“修建”義也在先秦就出現了，並大量用於文獻中。志怪小説中的用例如：

群僧並渴，率同立誓曰：“若使此處宜立精舍，當願神力即出佳泉。”（冥，“廬山精舍”條）

居晋陵東路城村，頗奉法，於宅中立精舍一間，時設齋集。（冥，“劉齡”條）

根據已有的例證，不容易看出“起”和“立”在詞義或者語

① 《晏子春秋·内篇諫下》：“楚靈王不廢乾溪之役，起章華之臺。”

用上有什麽區别。從語言的經濟原則來看，如果一個同義詞完全同義，就不會如此長時間並存。這兩個詞都還活在四川方言中，根據四川方言的使用看，“起”似乎是一個表示狀態的動詞，具有持續性；而“立”似乎是一個表示事件的動詞，具有非持續性。比較如下例子：

（1）a. 張家今天起房子，請你去幫個忙。

b. 張家今天立房子，請你去幫個忙。

（2）a. 問：張家起了幾間房子？

答：起了三間。

b. 問：張家立了幾間房子？

答：立了三間。

（3）a. 張家今天開始起房子，你不去看一下？

b.*張家今天開始立房子，你不去看一下？

（1）中 a、b 都可以説，（2）中衹有 a 能够説，而 b 在一般情況下不説，（3）中的 b 基本上不説。其主要原因在於（2）是一種狀態的描寫，（3）中有一個表示時間起點的“開始”。“開始”修飾的動作必須具有延續性，“立”是一個表示事件的動詞，具有非延續性，所以不能説。

**架** 是西漢時産生的一個關於“興建”的詞[①]，衹不過没有“起、立”常用，而且義域狹窄，組合關係衹限於房屋一類（汪維輝 2000：265）。志怪小説中的用法也反映出這種情況。如：

① 《韓詩外傳》卷八：“有鳥於此，架巢於葭葦之顛。”《淮南子·本經》：“流遁之所生者五：大構架，興宫室，延樓棧道。”

吴主留琰，乃爲琰架宫廟。（搜，1“介琰”條）

諸仙説此上常浮轉低昂，有如山上架樓。（拾，10“蓬萊山”）

民欲架屋者，輒大蛇數十丈出來驚人。（異，3“蒙山大蛇”條）

**修**　其“修建”的詞義産生得比較早，如《荀子・王制》：“修堤梁，通溝澮。”此詞在漢語中一直使用。在志怪小説中，“修”表現得並不活躍，但是在“建築”語義場中，却也處於一個重要的位置。如：

列旌門以周衛，修清宫以宴息。（拾，4“前漢下”録）

乃修戊己之壇，黄星炳夜。又起昴畢之臺，祭祀此星。（拾，5“魏”）

寺既修，勒為僧主。（冥，“犍陀勒”條）

**建**　在此時使用並不靈活，主要是與同一語義場中的其他詞組成雙音節形式，但有時也可以單用。如：

師慧超，嘗建經堂，木往禮拜，輒見屋内東北隅有一沙門，金色黑衣，足不履地。（冥，“慧木”條）

**構**　此詞爲先秦時期産生的一個表示“建築”意義的詞語。《説文・木部》：“構，蓋也。”此詞的活躍期應該在先秦，西漢到東漢是其衰落的時期。如《淮南子・氾論》：“築土構木，以爲宫室。”高誘注：“構，架也。爲材木相乘架也。”可見，“架”是當時替换“構”的一個詞語形式。因爲注釋語言的基本方式是用一個常用詞去訓釋一個古語詞或者不常用的詞，也就是説，被釋詞是古語詞或者不常用的詞，釋詞是常用詞。從詞義上看，“構”、

“架”意義基本上相同，與今天所説的“搭”相當。所以，“架”興起後，“構”讓位於“架”，儘管“構”仍然可以在語言中獨立使用。如：

群僧並渴，率同立誓曰：“若使此處宜立精舍，當願神力即出佳泉。”乃以杖掘地，清泉涌出，遂畜爲池，因構堂於其後。（冥，“廬山精舍”條）

**造** 産生得比較早，在金文中就曾出現。但是此詞詞義比較廣泛，進入“建築”語義場時是以“製造”身份進入的。由於“製作”詞義的廣泛性，使得其搭配的對象衆多，詞義專指性不强。表現爲興造的對象不僅僅爲房屋、城墻、塔寺等，而且可以是“塑像”等一般的東西。如：

後因懺悔，説因果，乃曰：“前身承有諸罪，賴造此寺，故獲申濟，所以使供養之情偏勤重也。”（冥，“羊祜”條）

新林寺即帝爲容所造也。（冥，“竺道容”條）

又他造塔及與堂殿，雖復一土一木……獲福甚多。（冥，“慧達”條）

造小形像，貯以香函，行則頂戴也。（冥，“劉度”條）

**築** 《説文·木部》：“築，搗也。”可見，“築”的詞義着重於“夯築”，它進入“建築”語義場時詞義也非常寬泛，凡是一切通過夯築而成的建築都可以説“築”。如：

若君復築室，無復出入涯。（幽，“王平”條）

乃築靈夢臺，歲時祀之。（拾，5“前漢上”）

後人築塘其下，曰虬塘。（後，10“虬塘”）

後寺主釋法弘將於樹下營築禪基，仰首條間，得金坐

像，亦高尺許也。（冥，“慧玉”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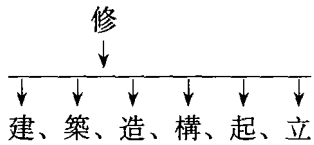
秦時，築城於武周塞内，以備胡……因依馬迹以築城，城乃不崩。（搜，13“馬邑城”條）

送葬到洛陽城旁，爲築冢。（搜，16“温序”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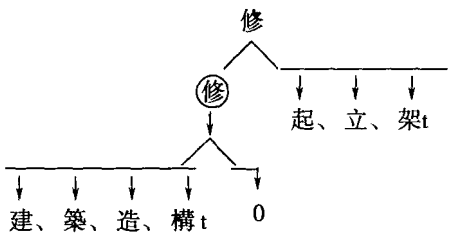
“造”和“築”詞義的寬泛性決定了它在這個語義場中的使用没有“起、立”那樣的專指性。

從戰國到西漢還出現了一個表示建築的詞語“蓋”[①]（汪維輝 2001：266），但是在魏晋南北朝志怪小説中未見使用。

先秦時此語義場的組成爲：




漢以後該語義場的組成成員爲：




漢以後，該語義場的關係發生了變化。第一是新增加了一個成員“架”替換“構”，使“構”與“建、築”一樣成爲該語義

① 汪維輝（2000：266）認爲“蓋屋最早出現於《睡虎地秦墓竹簡》，如：‘不可復室蓋屋。’（日書甲種，33簡正／184頁）‘利以穿井、蓋屋。’（日書乙種，57簡234頁）”。

場中的一個古語詞或者大多數情況下衹用於書面語的詞語。而以前的“起、立”却上升爲當時常用的詞，與先秦時的上位詞“修”平行。

**推—排**

在“用手使某物移動”意義上形成同義詞。從志怪小説的使用情況看，“排”主要用於《冥祥記》、《異苑》兩部著作中，這可能是一個方言詞。如：

所送之人，勸還就身，安居云：“身已臭穢，吾不復能歸。”此人乃强排之，踣於尸脚上。（冥，“陳安居”條）

見其尸骸，意甚憎惡，不復願還；不覺有人排其踣著，乃得就身而稍蘇活。（冥，“王四娘”條）

延之痛惜甚至，以冬日臨哭，忽見妾排屏風以壓延之。（異，6“顔延之妾”條）

“推”是表達這個動作的主要動詞，使用也比較廣泛。如：

吏司推衡：“汝道而失，以法應斬。”引衡上岸，雷鼓將斬。忽有五色二龍，推船還浮。（冥，“支法衡”條）

遥見故身，意不欲還。送人推引，久久乃附形，而得蘇活。（冥，“慧達”條）

母至妒，寶父葬時，因生推婢著藏中。（後，4“干寶父妾”條）

有女子浣於豚水，見三節大竹流入足間，推之不去。（異，5“竹王祠”條）

夫自逆視之，至穴，婦遂推下，經多時至底。（幽，“洛下洞穴”條）

**困—乏**

這對同義詞中，“乏”是新詞，“困”是舊詞。在“疲倦”意義上形成同義詞。但“困”的用例和組合都超過“乏”。如：

夫婦夜耕，困，息卧，夢天公過而哀之，敕外有以給與。（搜，10“張車子”條）

鳥便欲飛，蛇張口翕之，鳥不得去。繽紛一食頃，鳥轉欲困。（幽，“苻堅”條）

公子蒼舒令置大鏡其前，鷄鑒形而舞，不知止，遂乏死。（異，3“山鷄舞鏡”條）

由於同義，二者同時可以與“饑”組成“饑困”、“饑乏”等雙音形式①。如：

男女五六萬，皆裸形無服，饑困相扶。（幽，“趙泰”條）

明尋踪，血既盡，不知所在，且已饑困，便卧一梓樹下。（後，8“吴氏梓”條）

忽望草中有火光，雲時饑乏，因而詣前。（異，6“山陽王輔嗣”條）

除此外，“困”還可以用於因病而困乏，所以能够與疾病類詞語搭配。如：

眠覺，腹病泄痢，達家大困。（冥，“張應”條）

---

① “困”、“乏”二者同義，但在志怪小説中未見同義連文者，有“犬運水困乏，致斃於則”（搜，20“義犬冢”條），但不見於任何書引作《搜神記》，而見於勾道興本《搜神記》。

傳謂山曰："今日困厄，命在漏刻，何方相救?"（冥，"竇傳"條）

自説言：始困之時，見兩人皆著黄布褲褶，一人立於户外，一人徑造床前，曰："上人應去，可下地也。"（冥，"智達"條）

以上的"困"皆是因病而疲乏。而且還經常組成"病困"、"疾困"，表示病情的加重。如：

譙人夏侯藻，母病困，將詣智卜。（搜，3"淳于智"條）

散騎侍郎王佑疾困，與母辭訣。（搜，5"趙公明參佐"條）

這個意義和組合的長期使用，使"困"能够出現在"病"的前面，産生一個義位變體，表示"重的"。如：

劉琮善彈琴，忽得困病。（幽，"劉琮"條）

與疾病類詞語搭配是"乏"没有的，這是二者之間的主要區别。

**垂—將—臨—欲—向**

這四個詞都有表示"將要"的意思。如：

君負我！我垂成矣，何不能忍一歲而竟相照也？（搜，16"漢談生"條）

*言其臨至時，輒有雙鳧從東南飛來。（搜，1"漢王喬"條）

行欲至宛市，定伯便擔鬼著肩上，急執之。（搜，16"宋定伯"條）

忽於中流欲没，客大懼，友呵之，還復浮出。（後，8“吴氏梓”條）

行至一溪，日欲暮，見年少女子來，衣甚端正。（後，6“張姑子”條）

時日向暮，鑿者馳以告官。（異，2“山陰縣錢船”條）

在這個意義上，這五者構成同義詞。但是，從成員組合來看，其中“欲”、“向”是此時新産生的。這些詞語有時在不同典籍的引用中可以形成異文，如：

明日將［觀：欲］馳馬射之，以爲娱樂。（冥，“張崇”條；觀159）

尚方中，有一人，廢病數年，垂［高：將］死。（冥，“耆域”條；《高僧傳》卷九）

它們的主要區别在於：“將”是表示這個意義上的主要動詞，使用也比較廣泛。可與表示時間的“暮、末、中、曉、曙、夜”等詞組合，表示具體動作的“斬、渡、游、淹、死、亂、避、至、受苦、别、起、遣、入、食、眠、半、加、及、夕、立、嫁、往、斬、殮、卧、殯、滅、崩、斷、促裝、强大、出、分、朝會、行、去、葬、亡”等詞，也可以用於表示完結動作的“竟、就（成）、終、盡”等等。與之搭配使用的詞語，既可以是新詞語，也可以是舊的詞語。

“垂”與其他三個詞在組合關係上存在差别，因爲“垂”後面可以跟上名詞性成分，主要表示接近於某個數目。如：

記造化人倫之始，佐老子撰《道德經》，垂十萬言。（拾，3“周靈王”）

天下名書，上古以來，文篆訛落者，曾皆刊正，垂萬餘卷。（拾，5“後漢”）

今袒在地，羞晝見人，垂二百年。（拾，8“蜀”）

形垂二丈，身黄金色，項佩日光。（冥，“漢明帝夢神人”條）

“垂”跟動詞性成分組合，大多數情況下是與表示完結的詞語結合。如：

我本千歲狐也。今變為魅，垂化爲神，而正觸府君威怒，甚遭困厄。（後，9“放伯裘”條）

先從征盧循，值小失利，船舫遭火垂盡，賊亦交逼。（冥，“欒荀”條）

將祈求繼嗣，千遍轉《觀世音經》；其數垂竟，妾便有娠，遂生一男。（冥，“卞悦之”條）

“臨”的組合能力相當有限，衹能與表示“行走”和“死亡”的詞語搭配，如：

臨別，主者曰：“已見地獄罪報如是，當告世人，皆令作善。”（冥，“趙泰”條）

臨去，封而留之，唯作幡八百枚，以駱駝負之先遣。（冥，“耆域”條）

袁乞妻臨終，執乞手云：“我死，君再婚否?”（異，6“妒鬼”條）

“臨”的其他組合有“臨死、臨出、臨來、臨遣還、臨盡、臨辭去、（炊）臨熟、臨發、臨暮”等。從這些組合中，可以看出“臨”的語義重在表示時間與將要産生的動作之間非常短促，

有一種緊迫感。這個詞義的來源在於“臨”是由表示具體的動作的“靠近、接近”發展來的，從空間轉向時間，儘管語義域發生了變化，但是其間的語義特徵“在距離上非常靠近”保留了下來。

“欲”是此時新加進來的一個詞，因此主要與新的語言成分組合使用。“欲”是從表示“心理”的詞語發展過來的，在與具體的動作有關的組合中，還存在理解爲“想要”的歧義現象。如：

時有少年，舉弓欲射之。（後，1“丁令威”條）

村中饒狗，牙欲齧之。（冥，“支法衡”條）

常患頭風，醫欲攻治。（冥，“羊祜”條）

至中食畢，欲讀經，方憶，意甚惆悵。（冥，“周瑫”條）

但是，在下面的例子中就不會産生這種歧義現象。如：

荆州童謡曰：“八九年間始欲衰，至十三年無孑遺。”（搜，6“荆州童謡”條）

見有牝虎當産，不得解，匍匐欲死，輒仰視。（搜，20“蘇易”條）

七日漸大，近欲尺許。（後，10“放龜”條）

“欲”還可以組成“必欲”雙音形式，更加可以説明它具有“將”的意義。如：

蒙君之惠，父喪收藏。永雖小人，必欲服勤致力，以報厚德。（搜，1“董永”條）

“向”表示“將要”的意義也是此時新産生的，但主要用於

時間詞上，而且基本上是固定在表示早、晚的時間概念上，如主要與“明、曉、曙、晨”和“暮、暝、夜”等詞語搭配。可見，“向”加入這個同義詞組中的義位，不是它的主要義位。如：

日已向出，天忽大霧，對面不相見，但聞冢中吆吆破棺聲。（後，6“承儉”條）

時盛暑，慶形體向壞。（幽，“干慶”條）

時夜向曉，行四五里天明，不復進，共逃隱一榛中。（觀，16；冥，“竇傳”條）

向一更中，聞外有小兒喚阿香聲，女應諾。（後，5“臨賀太守”條）

向夜，舉家作粥糜，食餘一甌，因瀉葛汁著中，置於几上，以盆覆之。（後，6“白布褲鬼”條）

時日向暮，鑿者馳以告官。（異，“山陰縣錢船”條）

眠覺，日已向晡，不見人馬，見一婦來，年可十六七，云：“女郎再拜，日既向暮，此間大可畏，君作何計？”（幽，“餘杭上湖”條）

遂與寢止。向晨樹去，乃俱起執別。（異，6“秦樹冥緣”條）

寢處向明，升去，顧謂曰：“且至御亭。”（幽，“費升”條）

向曙，女氣方蘇。（幽，“劉松”條）

**寄·寓—僑** 寄居。

“寄”、“寓”是先秦就存在的一對同義詞，“寄”大概在東漢時已經替換了“寓”，如《孟子·離婁下》：“無寓人於我室，毀

傷其薪木。”趙岐注：“寓，寄也。”《莊子・齊物論》：“唯達者知通爲一，爲是不用而寓諸庸。”成玄英注：“寓，寄也。”而“僑”的本義是“高”的意思，《説文・人部》：“僑，高也。”段玉裁注：“僑與喬義略同。喬者高而曲也。自用爲僑寓字，而僑之本義廢矣。”“僑”有“寄居他鄉”的意義大概就是在此時，如南朝宋鮑照《擬行路難》之十四：“我初辭家從軍僑，榮志溢氣干雲霄。”這三個詞之間的差别在於時間上的長短。其時間差由短到長爲：寄・寓＜僑。如：

見路次有一好新婦，從竺求寄載。（搜，4“糜竺”條）

至泰始末，琰移居烏衣寺，周旋僧以此像權寓多寶寺。（冥，自序）

明至東郭外，有賣食母在肆中，此人寄坐，因説昨所見。（後，6“陳阿登”條）

至門，呼尹兒：“來暫寄息。”（後，10“蛟庇舍”條）

句章人至東野還，暮不至門，見路旁有小屋，燈火。因投寄宿。（幽，“句章人”條）

阮問：“君那得來？”鬼云：“僕受罪已畢，今暫生鬼道，權寄君家，後四五年當去。”（幽，“阮瑜”條）

某郡張甲者，與司徒蔡謨上有親，僑住謨家；暫數宿行，過期不反。（幽，“張甲”條）

“寄”、“寓”由於時間最短，所以小到暫時歇脚的“寄息”、“寄坐”、搭車的“寄載”、過夜的“寄宿”，最長也不過“寄住四五年”而已。即使如此，還常與“權”、“暫”等詞語配合使用。在上古漢語中，“寓”的時間可能比“寄”長，因爲“寓”主要

與“住”、“居”等表示比較長時間的詞語組合，一般不與“坐”、“息”等明顯時間比較短暫的詞語組合①。二者在上古漢語中形成了一對在時間上具有長、短差別的同義詞。而“僑住”例暗示出很長一段時間住在蔡謨家的信息。“寄”與當時的常用詞“住”結合，形成“寄住”，“寓”與古語詞“居”形成“寓居”，屬於不同的系統。如：

乃遣人與曹公相聞：“欲修故廟，地衰不中居，欲寄住。”（搜，17“度朔君”條）

晋元帝時，寓居華亭。（搜，20“華亭大蛇”條）

寓居窮谷裏，有人冶鑄。（拾，5“前漢上”）

常醜奴寓居章安縣，以采蒲爲業。（幽，“常醜奴”條）

晝入村野乞食，夜還寄寓寺舍左右。（冥，“潘僧覆”條）

“寄寓”是一種半白半文的同義結合，一般多用於書面語言中。從“寄居”和“僑居”的組合中又可以看出“寄”、“僑”二者在時間上的差異。如：

庾闡所謂“鸚鵡内游，寄居負殼”者也。（異，3“鸚鵡螺”條）

有鸚鵡飛集他山，山中禽獸輒相貴重。鸚鵡自念，雖樂，不可久也，便去……［鸚鵡］對曰：“雖知不能救，然嘗僑居是山，禽獸行善，皆爲兄弟，不忍見耳。”（異，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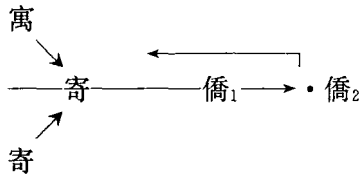
① 正因爲“寓”的時間比“寄”長，所以今天人們將在故鄉以外的住處叫“寓所”，而將大家比較長時間在一起共同居住的地方叫“公寓”。

“鸚鵡滅火”條）

正因爲“僑”具有時間上長的語義特點，所以東晋南北朝時稱流寓江南、短時間不能回去的北方人爲“僑人”，而不是稱爲“寄人”、“寓人”之類。如：

殷允爲章郡，僑人庾僧度家，亦有鬼歌子夜。（異，6“鬼歌子夜”條）

《隋書・食貨志》這樣記載：“晋自中原喪亂，元帝寓居江左，百姓之自拔南奔者，並謂之僑人。”“元帝”是應該回去的，屬於暫時居住，所以用“寓居”，而百姓則不可知，故用“僑”。“僑”在開始時與“寄”一樣，其詞義中還具有一個返回的語義特徵，但是與“僑人”長期組合後，這一語義特徵也就消失了。其間的關係可圖標如下：




表示暫時居住某個地方用“僑”，進入這個系統可能是爲了詞彙系統的平衡。因爲“寄”、“寓”合併爲“寄”一個詞以後，主要表示短時間的寄住，打破了原來系統中在時間上具有的長、短差別。爲了維持系統平衡，因此將表示短時間居住的詞語固定爲“寄”，而長時間的遷居在某個地方就由“僑”來補充。形成新的對立。

此時處於漢語單音節常用詞新舊交替的活躍期，同義詞系統新舊更替、新舊並存的情況相當普遍。如果按照來源分類，單音

節與單音節同義的詞語之間就具有舊與舊、舊與新、新與舊的關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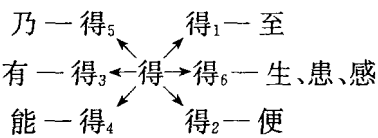
舊與舊：年－兹－載－齒、遺－令－派、晚－夜－夕、皆－咸－並－俱－悉－共－畢－盡－都－舉、灌－澆－灑－濯、旁/傍－側－邊、侶－伴－輩、開－發－啓、植－種、像－似－類、許－餘、巨－甚、任－作、達－至、縈－嬰、盛－貯、登－上、曙－曉、禁－繫、用－因。

舊與新：户－門、普－並、足－脚、躡－蹈、見－顯、貧－窮、恒－常、持－執－把/捉、灌－澆、料－數、爲－向、侯－伺、擊－打－叩/扣－撞、拘－録、馳－走、置－著、滿－徹、臟－藏、凡－每、忽－焱、闕－穿、采－掘、痢－下、寢－睡、極－甚－苦、投－擲、引－掣－牽、可－足、遭－被、爲－作、經－涉、披－開、遲－晚、履－蹈、參－訊－問、愈－除－瘥，等。

新與新：轉－誦、煞－拆、尋－覓，等。

單音節詞多義化是此時漢語單音節詞發展的一個主要方向。一個單音節詞不同的義位會以不同的方式組成不同的同義關係，這在單音節與單音節同義的情況中，是一個普遍存在的現象。比如：

“得”的同義關係網：




得$_1$－至：主要與數量詞搭配，表示數量上的達到。

唯至誠誦經，至［觀：得］百餘遍。（冥，“彭子喬”條；觀，142）

既至中江，波浪方壯……誦《觀世音經》，得二十許遍，風勢漸歇，浪亦稍小。（冥，“顧邁”條）

於西齋中作十日觀世音齋，已得九日。（冥，“釋道冏”條）

父壽可得七十三。（冥，“董青建”條）

**得$_2$—便**　意義比較虛化，相當於“就”。

眠覺，衆患豁然，尋得［觀：便］復常。（冥，“竺法義”條；觀，25）

［琛］如夢非夢，見有五層佛圖在其心上，有二十許僧繞塔作禮，因此而寤，即得大利，病乃稍愈。（冥，“劉琛之”條）

**得$_3$—有**

乃遣人將廓行，經歷寺署甚衆，未得一垣，城門楯並，蓋囹圄也。（冥，“袁廓”條）

**得$_4$—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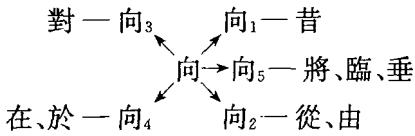
如此者三，竟不得至。（冥，“安羅江縣”條）

家中啼哭，及鄉親塞堂，欲入不得。（冥，“李清”條）

**得$_5$—乃**

里中解喻，然後得止。（冥，“羊祜”條）

“向”的同義關係網：




**向1—昔**

復遇如泥者，味似向塵，復賫以去。（幽，“洛下洞穴”條）

向所逢比丘亦隨惠入。（冥，“程道惠”條）

**向2—從、由**

將泰向城門入。（冥，“趙泰”條）

**向3—對**

滿水寺中有思惟樹，先枯死，域向之咒，旬日，樹還生茂。（冥，“耆域”條）

持此人將歸，向女父母説其事。（幽，“曲阿人”條）

將盡之時，見有兩人執縛將去，向西北行。（冥，“慧達”條）

**向4—在、於**

赤幘人言曰：“向下土有一人，姓陳名良，遊魂而已，未有統攝，是以將來。”（幽，“陳良”條）（參見江藍生1989：225）

**嘔—吐**

上古漢語中表示“嘔吐”的動詞主要是“嘔”，如《左傳·哀公二年》：“吾伏弢嘔血，鼓音不衰。”而“吐”的詞義重在表示“使物從口中出來”，如《荀子·賦篇》：“其冬伏而夏遊，食桑而吐絲。”從漢代開始，“嘔吐”並列聯用，表示“嘔吐”，如

《漢書・西域傳上・罽賓國》:“頭痛嘔吐,驢畜盡然。”經過詞義的沾染,“吐”産生了“嘔吐”的意義。志怪小説中主要用“吐”,“嘔”衹見一例:

常有人山行,見一群寂然,聊學其聲,便嘔血死。(異,3“杜鵑催鳴”條)

而其他的例子全用“吐”,如:

吐血幾死,乃屑桔梗以飲之而愈。(搜,12“犬蠱”條)

咒令叩頭,又咒令吐血,皆從所教。(異,3“叩頭蟲”條)

折食一莖,即覺心中淡淡,欲吐。因歸……忽大吐,吐出一赤蛇。(後,3“蕨莖化蛇”條)

醫令服秫米汁,須臾煩悶,吐一鴨雛。(異,8“啖鴨成瘕”條)

仍令更進五升,乃大吐……既吐此物,其病遂差。(後,3“斛二瘕”條)

另一方面,在“噴灑”意義上與“噴”形成同義詞,如:

能斷舌復續,吐火,所在人士聚觀。(搜,2“天竺胡人”條)

於是吐沫噴灑,氣若雲霧。(異,3“西寺異物”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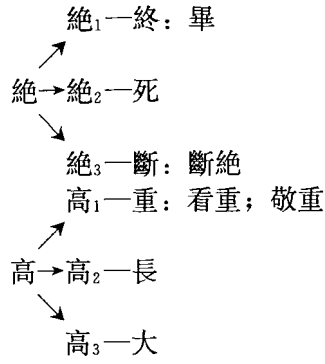
能吐雲噴火,鼓腹則如雷霆之聲。(拾,2“周”)

吐$_1$—嘔

吐

吐$_2$—噴

其他的詞語，如：




另外，一組意義相關的同義詞可能來源於一個動詞的發展，這樣的一組動詞中的各個成員既相聯繫又相區别。如：

**孕** 分娩。

李宣妻樊氏懷妊，過期不孕，而額上有瘡。兒穿之以出。（異，8“額上生兒”條）

孫堅夫人吴氏，孕而夢月入懷，已而生策。及權在孕，又夢日入懷，以告堅曰：“妾昔懷策，夢月入懷；今又夢日，何也?”（搜，10“孫堅夫人”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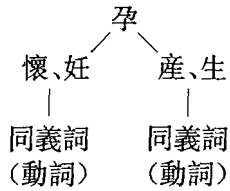
月滿當孕，便遣出外，駐車屋下，産得兒。（搜，10“張車子”條）

蛟龍髓，以傅面，令人好顔色；又女子在孕，産之必易。（幽，“漢武帝”條）

爾夜，幸李太后，而生孝皇帝。（異，4“黄氣鍾靈”條）

長山趙宣母，妊身如常而髀上癢，搔之成瘡，兒從瘡

出，母子平安。（異，8“髀瘡生兒”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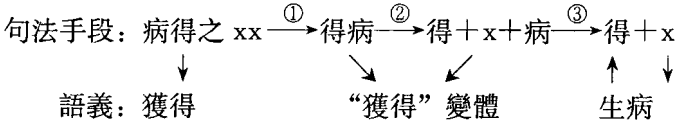

“孕”具有兩個相關的詞義，即“懷孕”和“分娩”，此時由於雙音化，由這兩個詞義各自組成了兩組意義相關的同義詞，分別承擔了“孕”在上古漢語中的兼職任務。“懷孕”意義，就由“懷”繼承，可組成“懷孕”、“懷妊”等雙音詞；而“生育”意義就由“生”繼承，可組成“生産”、“産育”雙音詞。

漢語詞彙的發展是錯綜複雜的，孤立地研究某個詞，往往不容易弄清楚它的來龍去脉。如果將這個詞所處語義場中的相關詞語一起進行研究，就比較容易掌握它們發展演變的規律。上面分析的“疾/病－得－感/患/生”衹涉及志怪小説中一個很小的疾病語義場，通過分析這個語義場在當時的使用，可以得到漢語詞彙發展的一些規律。

（1）詞語競争的選擇性。某個時期一並使用的一組同義詞，競争結果常常是：一個詞不斷得到擴張，其他的詞縮小使用範圍，或者乾脆退出該領域，不再使用。決定這種選擇的因素有兩個。一是，一個詞承擔的任務越多，退出該領域的可能性就越大。如“疾”、“病”與“患”三個詞，從《論語》看，“患”有一個意義，“病”有四個意義，“疾”有六個意義。退出或者縮小在疾病語義場中使用的順序依次是：疾→病→患。二是，一個詞的詞義系統中義位結合的緊密度。如“疾”，不僅承擔的任務多，

而且其“痛恨，厭惡”義與“疾病”義聯繫鬆散，“急遽，快”義與“疾病”義根本上就是兩個不同的引申系列。如此鬆散的詞義系統，使“疾”縮小了其“疾病”意義，讓位於其他表示疾病意義的優勢系統——“病”、“患”。

（2）詞義發展借助的手段。詞義的發展，人們常常衹注重它的方式，很少考慮憑借的手段。從“得”、“感”等用於疾病語義場的分析發現：詞義的發展往往會借助語義和句法兩種手段。在開始進入一個與它既有聯繫又有差别的語義場時，要依靠語義手段來幫助。“得”、“感”開始進入疾病語義場，表示“生病”意義時，其後要有表示疾病的類名來標示語義特徵就是這個道理。而“得”的句式受到“患”的强勢句式的整合，産生出新句式，穩定和提升了“得”的語義，又説明語義演變還要借助句法手段。總結如下：




（注：①“伯牛有疾”的影響；②修飾語前移的影響；③“患”類句式的影響）

（3）詞義系統分析與詞義標記形式相結合。詞義是複雜的，詞義系統更是不容易梳理。一個詞在一定的語言環境中具有的多個義位，哪些已經獨立，哪些僅僅是臨時變體，常常缺乏一個明確的判斷標準。比如“得”的“生病”義，各字典、詞典都没有列爲一個獨立的義項，通常被看成是其常用意義“獲得”的義位變體。但是，與其用法基本相同的“感”却具有一個獨立的“感

染（疾病）”義項。這是不符合語言事實的。正如上文分析的，當“得”帶有標示疾病語義的標記時，理解爲“獲得”義的義位變體是可以的。而當它擺脱了標記時，也就擺脱了語境的制約，在語義、句法上都與“患”類動詞相同。既然“患”的詞義系統存在“生病”義位，“得”的詞義系統中也應該存在，不應該再處理爲義位變體。

2. 單音節對雙音節

第一，單音節詞是雙音節詞的一個語素。

在單音節對雙音節的同義詞組中，常常存在單音節詞是雙音節詞中的一個語素的現象。這主要是在單音節詞的基礎上再加上一個同義的語素，組成一個同義並列式複詞。如：

**睹—睹見—瞻睹**

忽睹異僧，預於座内，容止端嚴，氣貌秀發，舉僧矚目，莫有識者。（冥，“道温”條）

合堂驚躍，皆得睹見。（冥，“闕公則”條）

於是雲日鮮彩，五色燭耀，鄉比親族，頗亦睹見。兩三食頃，方稍除歇。（冥，“葛濟之”條）

時有采藥數人，皆共瞻睹。（冥，“廬山七嶺”條）

**濟·免—免濟／免脱**

唯傳所隱一畝許地，終無至者，遂得免［觀：免脱］還。（冥，“竇傳”條；觀，16）

械忽自破，上得離身，因是便走，遂得免脱［觀：免］。（冥，“張崇”條；觀，159）

尋而大軍遣船迎接敗者，遂得免濟。（冥，“欒荀”條）

**念—誦念**

正在中江，風浪駭目，苟恐怖分盡，猶誦念［觀：念］觀世音。（冥，“欒苟”條；觀，150）

**迎—迎接**

尋而大軍遣船迎接［觀：迎］敗者，遂得免濟（冥，“欒苟”條；觀，150）

所經官府，莫不迎接，請謁吴君，而吴君皆與之抗禮，即不知悉何神也。（幽，“干慶”條）

“迎”在上古就有“迎接”的意義，如《孟子·梁惠王下》：“簞食壺漿，以迎王師。”此時擴展爲雙音節形式，如晋王獻之《桃葉歌》之二：“但渡無所苦，我自來迎接。”

其他的詞語形式有：都—都邑、窗→窗户·窗向、匿—藏匿、何—何等、投—投釋、沸—燋沸、奉—信奉，等。

第二，單音節詞不是雙音節詞的一個語素。

**堰／塘—堤岸—堤防**

東鄉太湖，吴庚申歲，於此有一軍士五百人，將破堰[①]，先以酒肉祈神，約令水涸。（異，1“五百陂”條）

又爲四時浴室，用石爲堤岸，或以琥珀爲瓶杓。（拾，9“晋時事”）

吴郡無錫有上湖大陂。陂吏丁初，天每大雨，輒循堤防。春盛雨，初出行塘。（搜，18“蒼獺”條）

① “堰”作“擋水的堤壩”，同期的其他文獻用例有北周庾信《明月山銘》：“堤梁似堰，野路疑村。”

其他的詞語如：年—春秋、伴—同等、等輩，等。

### 3.2.2　反義詞構成形式

反義詞是指詞義相反、相對而構成的一種特殊的詞義聚合。根據反義詞之間的關係，可以分爲：互補、反義、反向。

1. 互補

互補，即兩個詞義矛盾或對立的詞（Contradictory Terms），這類詞語義上是矛盾的、互相對立的，有了這一個，就不能同時有另一個。如：

**開←→閉**

**└→關**

家葬之，開冢，見婦棺蓋下有衣裾。（搜，2“瞽陵道人”條）

昔生埋工人於冢内，至被開時，皆不死。（拾，5“前漢上”）

主者開篋，檢泰年紀，尚有餘筭三十年在，乃遣泰還。（冥，“趙泰”條）

況小心畏慎，雖居富勢，閉門優游，未曾干世事，為一時之智也。（拾，5“後漢郭況”）

全後有疾，此弟子夜來問訊時，户猶閉如故，全頗驚異，（冥，“釋慧全”條）

視所住房户，猶故關之。（冥，“釋道冏”條）

根據志怪小説的情況看，《拾遺記》、《搜神記》、《異苑》、《幽明録》、《搜神後記》中祇存在“開—閉”的對立，《冥祥記》

出現了“關”。陶淵明《歸去來兮辭》：“門雖設而常關。”“關”的本義爲“門閂”，《説文·門部》：“關，以木横持門户也。”大概在西漢初年産生“關閉”意義，在魏晋南北朝時一直處於與“閉”的競争之中（參見汪維輝 2000：224）。從志怪小説的使用情況看，“關”還處於弱勢。

**脱**

↙↘

**著—戴**

於是脱衣帢，服仙羽，升鵠而騰揚。（異，5“王子晋”條）

帽忽自落［御覽：脱］，仍乘空如人所著。（異，4“王愉”條）

便脱衣，以囊經戴置頭上，徑入水中，量其深淺，乃應至頸。（冥，“董吉”條）

嘗行經建康栅塘，逢一趨步少年，甚寒，便牽住，脱絲布袍與之。（後，2“郭璞弭屬”條，）

又脱褶擲草上，作《懊惱歌》。（後，6“懊惱歌”條）

囑云：“此袍是市西門丁與許，君可自著，勿賣也。”（幽，“李羨”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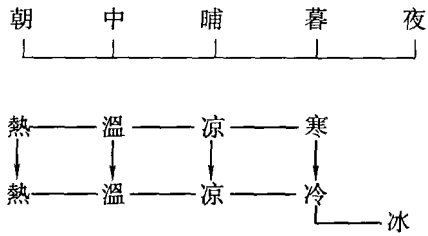
此時表示“穿戴”義的動詞，已經發生了重大的調整，“著”、“戴”取代了上古的“服”、“衣”、“冠”，而“著”則成爲了最常見的通用動詞。“戴”義儘管專指“戴帽子”這個動作，但一直到隋末它的用例仍没有用“著”多（汪維輝 2000：118）。反義詞都爲“脱”。

其他的詞語，如：强－弱，剛－柔，堅－軟，疾－遲，速－緩，快－慢，中－外，陰－陽，有－無，居－止，存－亡，曲－直，同－異，男－女，生、活－死，等。

2. 反義

反義，即兩個詞義相反的詞（Contrary Terms），它們在語義上並不是矛盾的，而祇是表示兩個極端，在它們中間還會存在一些表示同一性質、但程度不同的詞語。如表示時間的一組詞：

又別有異物，藤、花形似菱菜，朝紫、中緑、晡黄、暮青、夜赤，五色叠耀。（異，2“神農窟”條）




蔣紹愚（1989）分析了上面這組詞從上古漢語到現代漢語中的變化。其中有兩個變化，一是以“冷”代替了“寒”，一是古代“凉”的義域和現代“凉”的義域不同。圖標如下：

| 古代 | 熱 | 温 | 凉 | 寒 |
|---|---|---|---|---|
| 現代 | 熱 | 温 | 凉 | 冷 |

蔣先生没有繼續探討這一組詞的交替時代，汪維輝（2000：358）分析了“寒”和“冷”的替換時代爲：“冷”始見於西漢，東漢以後用例逐漸增加，南北朝後期使用頻繁，在大部分場合取代了“寒”。從志怪小説中的使用情况看，這個語義場的變化正

在此時。

趙高先世受韓終丹法，冬月坐於堅冰，夏日卧於爐上，不覺寒熱。（拾，4“秦始皇”）

“熱”對“寒”。

以水灌之，便熱。加鼎於上，炊足以熟，冷則灌之。（異，2“燃石”條）

寒盛則石温，暑盛則石冷。（拾，5“前漢上”）

“寒”對“温”；“冷”對“熱”，超過“凉”。

有盗賊發冢，三十餘年，顔色如故，但肉小冷。（搜，15“馮貴人”條）

道士忽覺冷，驚起解衣，乃伏虎也。（搜，17“倪彦思”條）

艾縣輔山有温冷二泉，同出一山之足。（幽，“艾縣輔山”條）

暴病［死］，心下不冷，七日而蘇。（冥，“李旦”條）

寶兄嘗病氣絶，積日不冷。（後，4“干寶父妾”條）

以上五例“冷”對“温”，同“凉”①。

時日已西傾，凉風激水，女伶歌聲甚遒，因賦《落葉哀蟬》之曲曰：“羅袂兮無聲，玉墀兮塵生。虚房冷而寂寞，落葉依於重扃。”（拾，4“前漢上”）

夜寒噤凍。（冥，“李清”條）

① 比較《冥祥記》“陳安居”條：“經積二年，永初元年，病發，遂絶，但心下微暖，家人不斂。”可知“冷”同“温”。

其處甚寒，有冰如席，飛散著人，著頭，頭斷；著脚，脚斷。二沙門云："此寒冰獄也。"（冥，"慧達"條）

有雲冰麻，實冷而有光，宜爲油澤。（拾，5"前漢下"）

有大螺名裸步，負其殼露行，冷則復入其殼。（拾，10"蓬萊山"）

上五例"冷"同"寒"，超過"凉"。

熱泉可煮鷄豚，冰泉常若冰生。（幽，"艾縣輔山"條）

"熱"對"冰"。

使二人更摇此扇，侍於王側，輕風死散，泠然自凉。（拾，2"周"）

昭王常懷此珠，當隆暑之月，體自輕凉，號曰"銷暑招凉之珠"也。（拾，4"燕昭王"）

這是一組語義上相反的反義詞，在語義上有一個"語義連續統一體"（Semantic • continuum），代表這個語義連續統一體的兩個極端（polarextremes）的是：此前是"熱—寒"，此時發展爲"熱—冷"。在語義特徵上，這個語義連續統一體的兩個極端没有變，衹是反映特徵的詞發生了變化。

**富**

↙↘

**貧—窮**

溥先時家貧，穿井得鐵印，銘曰："傭力得富，錢至億庾。一土三田，軍門主簿。"（拾，6"後漢"）

年常田數十頃，家漸富。（後，3"禾滿"條）

卜者云："三年勿用，長守富也。"（異，2"一船金"

條）

至於貧家不能自辦，自號“無頭”，就人借頭。（異，4“借頭”條）

於是取其財寶，以施貧民。（冥，“釋法相”條）

家貧，未能及時得殯殮，經四日而蘇。（冥，“石長和”條）

苟乃跳梁大罵曰：“天公！我貧窮，展力耕墾！蛇來偷食，罪當在蛇，反更霹靂我耶？”（後，10“斫雷公”條）

廓意亦知是幽途，乃固辭：“凡薄非所克堪，家少窮孤，兄弟零落，公私二三，乞蒙恩放。”（冥，“袁廓”條）

鬼乃凄愴撫其兒頭曰：“我不幸早世，令汝窮乏。愧汝念汝，情何極也？”（幽，“庾紫”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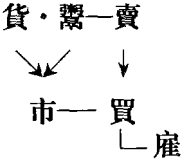
這一組詞語是不對稱的，“富”分別對應於“貧”和“窮”。這主要是因爲，“窮”由表示“困厄不通”的語義場轉到了“貧”這個語義場，與“貧”形成一對同義詞，而其反義詞系統又没有產生出一個相應的詞語來與“窮”形成對應關係。這種不對稱性一致維持到現在。

其他的詞語，如：上一下，高一下，朝一夕，旦一夕，左一右，大一小，老一少，俯一仰，等。

3. 反向

反向，這是一種相對關係（relativeness）的詞，是指一些在語義上並不是矛盾對立的，也不是相反的，而是相對的詞。有了其中一個，就會暗示還有另外一個，或者會引起另外一個，如“賣”與“買”，祇要存在一個“賣”，就必定會有“買”，一方

賣，就必定會存在一個買方。




在這一組反義詞中，“貨”與“賣”爲同義詞，“市”與“買”爲同義詞。但是“貨”、“鬻”與“市”在一個層面上，屬於古語詞；“買”與“賣”在一個層面上，屬於當時的通用詞。而“雇”在語言中作爲“買”的意義很少見（江藍生 1989：71），可能是一個方言詞。這是詞義系統中新、舊反義詞的共存現象。從組合上看，古語詞的運用有限度，祇限於很少的一些固定組合中。

郭懼，運蓋北山埋之，而後賣釜，與人共載出爲貨，船無故自覆。（異，2“銅釜作聲”條）

得一黄牛，時將貨之，便晝夜銜草不食，淹泪瘦瘠。（異，3“貨牛淹泪”條）

桓温在南州禁殺牛，甚急。終祚載數萬，竊買牛皮還東，貨之得二十萬。（幽，“終祚”條）

後有二胡人寄宿，忽求買之……胡人不知，索市愈急。（異，2“洗石孕金”條）

牛常賣衣物市刀戟，圖欲報仇。（幽，“姚牛”條）

公恐其近道買，因曰：“吾昔使人至蜀買錦，可敕人告吾使，使增市二端。”（搜，1“左慈”條）

見二女子，云：“可爲買兩量絲履，自相厚報。”估客至

都，市好絲履，並箱盛之，自市書刀亦内箱中。（搜，4“宫亭湖”條）

有一軍人於武昌市見人賣一白龜子，長四五寸，潔白可愛，便買取持歸，著甕中養之。（後，10“放龜”條；幽，“毛寶”條）

張儀、蘇秦二人，同志好學，迭剪髮而鬻之，以相養。（拾，4“秦始皇”）

終祚乃下聲語其奴曰：“明日市雇十擔水來。”（幽，“終祚”條）

“售”不屬於這個系統，因爲“售”爲“賣出”，詞義中含有一個表示結果的語義成分。如：

充後乘車入市賣，高舉其價，不欲速售，冀有識。（搜，16“催少府墓”條）

後以鄰船至下邳賣鋤，不時售，云欲歸。（搜，15“史姁”條）

### 3.2.3 類聚關係變化對雙音化的影響

根據上面同義詞、反義詞變化的舉例，我們再來討論由此引起的漢語詞彙雙音化發展。由上面的例子看出來，同義詞系統的變化，使漢語可以通過以下幾種方式來擴展詞語形式。

1. 擴大同義擴展的構詞語素

同義擴展是指雙音節詞通過相同意義的兩個單音節詞的同義組合，擴展爲一個並列式複合詞。這種構成形式是立足於語言中的同義詞系統的，如果同義詞系統中增加了新成員，也就相應增

加了構成雙音詞的原材料，會形成更多的雙音詞。從理論上説，同義詞系統中減少了成員，也會像增加了新成員一樣，減少構成雙音詞的構詞語素。但漢語的實際情況顯示，一些已經退出某個同義系統的詞語，却仍然保持着與原來這個系統中其他成員的組詞能力，反映到並列複詞中，就是用不同的詞形來表達一個正在演變的單音詞的意義。這實際上是詞彙系統平穩過渡的一種巧妙手段。例如“窮”在上古主要是“困厄”的意義，此時具有“缺少財物”的意思。爲了不至於造成語言使用的混淆，所以它根據不同的意義，與不同的語素組合成雙音節詞。如：

**窮厄**

而蜀賈亦數罹窮厄，不為己利。（搜，9“張氏鈎”條）

**窮苦**

向寐復夢見，謂穎曰：“我以窮苦告君，奈何不相愍悼乎?”（搜，16“文穎”）

**貧窮**

荀乃跳梁大罵曰：“天公！我貧窮，展力耕墾！蛇來偷食，罪當在蛇，反更霹靂我耶?”（後，10“斫雷公”條）

“窮厄”爲“窮困；困頓”的意思，這裏“窮”用的是古義。“窮苦”等同於“窮厄”，表示走投無路的意思，也是用的古義。“貧窮”即“貧困”，用的是“窮”的新義。“窮”儘管退出了與“盡”組成的表示“困頓”的系統，仍然可以組成“窮厄”、“窮苦”等雙音詞，又能够同時與新系統中的“貧”組成“貧窮”。

（1）舊詞＋新詞

由於這種組合方式是注重同義擴展，所以在同一個語義場中，祇要新增加了成員，就會新組合成更多的雙音組合形式。如上面分析的表示“尋找”意義的語義場中，由於新增加了“尋、覓”兩個同義詞，原來系統中的“索”儘管減弱了獨立使用的能力，却仍然具有很强的與新、舊詞組成同義並列式複合詞的構詞能力。如：

**尋索**

驎之欲更尋索，不復知處矣。（後，1“劉驎之”條）

**求索**

父還，求索，已出失之。（搜，14“女化蠶”條）

**覓索**

有一流光如燕雀者，入君懷中……招呼婦人，覓索餘光。（異，9“王經遷官”條）

**尋求**

或有罪囚寄語報家，道生時犯罪，使為作福，稱説姓字，親識鄉伍，旦依言尋求，借得之。（冥，“李旦”條）

**尋搜**

尤惜大品，不知在何臺中。倉卒應去，不展尋搜，徘徊嘆咤。（冥，“周閔”條）

這些雙音節詞都是由於新的同義詞“尋”、“覓”加入進來後，通過同義擴展的方式分別組成的同義並列複詞。

**慚感**

翁之厚意，出葦相渡，深有慚感，當有以相謝者。（搜，5“丁姑祠”條）

“慚”發展出“慚愧”和“感激”兩個意義，所以能够與“感”在“感激”的意義上組成並列式複詞“慚感”。

又如，“欲”和“向”加入表示“將要”意義的語義場後，可以同該語義場中的原有成員組成同義並列複詞。

**將欲**

並戒嚴出，將欲擊之。（後，8“髑髏百頭”條）

歸命即位，將欲改葬之。（搜，2“石子岡”條）

後有野牛一群，鳴吼而來，將欲加害。（冥，“曇無竭”條）

**垂欲**

及明日當見啖，垂欲成曉，忽有大虎，遥逼群羌，跳距大叫。（觀，152）

游［觀：旋舞］濤波，垂欲沉没。（冥，“吕竦”條；觀，21）

“登”在此時發展出“立即”的副詞意義，如《冥祥記》“慧和”條：“時諸遊軍捕此散諜，視和形色，疑而問之；和答對謬略，因被笞掠，登將見斬。”通過同義擴展，又形成了“登即”、“登時”的雙音形式。如：

**登時**

侯乃設法，三人登時仆地無氣。（搜，2“壽光侯”條）

左右牽伯陽下床，乃以刀環擊之數百而去。登時絶死。（後，6“魯子敬墓”條）

**登即**

習既驚覺，果得刀藥焉，登即服藥，疾除出家。（冥，

“趙習”條）

這是由於漢語在發展中，一些舊詞被新詞代替，而六朝正是這個交替時期。因此，有一些新詞和舊詞，可以作爲語素構成並列式的複合詞。其他的情況如：

**居住** “居”是舊詞，“住”是新詞。

石有弟子戴本、王思二人，居住海鹽，伯始迎之，以助。（搜，10“吕石夢”條）

**叛走·走叛** 逃跑。

［應］夢見三人，以鋼鉤鉤之。應曰：“我佛弟子。”牽終不置，曰：“奴叛走多時。”（冥，“張應”條）

有人姓荀，婦庾氏，大妒忌。……鄰近有年少徑突前詣荀，接膝共坐。……婦便持杖直前向客。客既大健，又有短杖在衣裏，便與手。婦老嫗無力，即倒地，客打垂死。荀走叛不敢還。（《藝文類聚》卷三五引《妒記》）

由於“叛”産生出“逃跑”意義，能够與“走”形成“叛走”、“走叛”的新形式。

**里、閭＋村、落→村里·村閭·村落**

這一組詞語，上古時期里、閭爲近義詞，表示“閭里”的意思。到此時，“村”新産生的一個詞，由“邨”演變過來；“落”由動詞“居住”意義演變爲名詞，可以表示“村落”的意思。如《後漢書·循吏傳·仇覽》：“廬落整頓，耕耘以時。”李賢注：“今人爲院爲落也。”南朝梁·沈約《齊故安陸昭王碑》：“由是傾巢舉落，望德如歸。”可見，這個語義場中的四個成員，“里、閭”爲舊詞，“村、落”爲新詞。可以組成：

**村里**

鄰家有道士祭酒，姓魏名巨，常爲章符，誑化村里。（冥，“劉齡”條）

**村閭**

自是村閭多歸法者。（冥，“葛濟之”條）

**村落**

稅驂逆旅，問逆旅嫗。嫗曰：“此東數十里無村落，止有山陽王家冢爾。”（異，6“山陽王輔祠”條）

又“快”與“疾”、“貨”與“賣”，分別組成“快疾”、“貨賣”。如：

**快疾**

帝於輦上，覺其行快疾，聞其中若風雷之聲，言以行疾也，名曰“雲雷宫”。（拾，5“前漢下”）

**貨賣**①

鍛銀作器，貨賣倍售。餘家市者，隨以破滅。（異，2“玉狍”）

**猶故**

冏生念已盡，慟哭而已。猶故一心呼觀世音，誓願若蒙出路，供百人會，表報威神。（冥，“釋道冏”條）

**種族**　種類。

執刀者點廓坐，坐定，温凉畢，設酒炙果粽菹肴等，廓

① “貨”、“賣”本身都是一對舊詞，但是因爲“賣”是此時的常用詞，所以將它們歸入此類。

皆嘗進，種族形味，不異世中。（冥，“袁廓”條）

“族”有“種，類”的意義（JLS292），如《冥祥記》“王胡”條：“諸鬼遇胡並有饌設，餘族味不異世中，唯薑甚脆美。”所以“種族”能够結合成並列複詞，産生一個新的意義。

副詞的大量雙音化是此時頗具特點的語言現象。儘管副詞的詞彙意義比較虚化，但雙音化時還是利用了這種同義擴展的方式。如：

**寧可** ①表示委婉商榷的語氣。可否，能否[①]。②表示强烈的否定意思。豈能[②]。

①百姓思雨，寧可得乎？（搜，1“葛玄”條）

②[秦巨伯]道經蓬山廟，忽見其兩孫迎之，扶持百餘步，便捉伯頸著地，罵：“老奴，汝某日捶我，我今當殺汝。”……伯歸家，欲治兩孫。兩孫驚悦，叩頭言：“爲子孫，寧可有此？恐是鬼魅。”（搜，16“秦巨伯”條）

“寧”表示反詰語氣在先秦就已經出現（見《詞詮》卷四），但此時與“可”組成複合詞“寧可”。

**頗更** 更加。

數年後，竦身舉臂，遂超出澗上，即得還家。顔色悦澤，頗更聰慧。（幽，“人山行墜澗”條）

“頗”在此時發展出表示程度更進一層的“更”的意義，如

① 此形式最早出現在三國吴·支謙譯《七女經》：“第一女言：‘寧可各作一偈救死人耶？’六女皆言：‘大善。’”

② 北凉·法盛譯《菩薩投身餓虎起塔因緣經》：“夫人罵曰：‘由王慳貪護惜錢財，不愛念子，今寧可以錢財爲子身不？’”

南朝宋・謝靈運《擬魏太子鄴中集詩八首》之五“劉楨”：“既覽古今事，頗識治亂情。”所以能够組成同義並列複詞“頗更”。

**續又**　“續”的雙音節形式。

華容有女子，忽啼呼曰：“將有大喪。”言語過差，縣以爲妖言，繫獄。月餘，忽於獄中哭曰：“劉荆州今日死。”……續又歌吟曰：“不意李立爲貴人。”後無幾，曹公平荆州，以涿郡李立字建賢爲荆州刺史。（搜，6“荆州童謡”條）

“續”在此時發展出副詞“又”的意義，如《搜神記》卷一“漢陰生”條：“常於市中丐，市中厭苦，以糞灑之。旋復在市中乞，衣不見汙如故。長吏知之，械收繫，著桎梏，而續在市乞。”所以“續”能與“又”組成同義並列複詞（黄徵 1997）。

（2）新詞＋新詞

**尋覓**

一人面上有青誌，如藿葉；一人斷其前兩齒折。明府但案此尋覓，自得也。（後，6“承儉”條）

又如上面的“村落”。有時一個新詞，既可以同另一個新詞組合，又可以同舊詞組合，造成十分複雜的情況，如“懊”可以組成：

**懊惋**

推問，知崔是亡人而入其墓，追以懊惋。（搜，16“崔少府墓”條）

**忿懊**

一兒遂自殺，一兒忿懊，亦死。（搜，18“吴興老狸”

條）

**悔懊**

睹之悔懊，乃燒弓矢，永斷射獵。（異，8“獵人化鹿”條）

由於詞義的引申發展，一個詞産生出的新的意義可能與其他的詞的一個不常見的意義結合成一個鬆散的同義連文形式。如：

**嘗進**

執刀者點廓坐，坐定，温凉畢，設酒炙果粽菹肴等，廓皆嘗進，種族形味，不異世中。（冥，“袁廓”條）

由於“進”在此時産生出“吃”的意義（參見3.1.2該條），所以它在“進食”的意義上能够與“嘗”結合，構成一個詞，表示“嘗嘗”的意義。

**將或** 表示測度語氣。或許，恐怕是。JLS96。

年少時嘗打折一鴨翅，將或此鴨因緣之報乎？（冥，“安羅江霍山”條）

“將或”構成並列式詞的情况與“嫌試”同，是因爲“將”引申出表示測度的副詞意義“或許”（參見3.1.3），具備了與“或”構成同義複詞的基礎。

**嫌試** 懷疑。JLS220。

每進酒食，令人跪拜授闈裏，不得開視。復有一身，疑是狐狸之類。因跪急把取，此物却還床後，大怒曰：“何敢嫌試都尉？”（幽，“陳緒”條）

“嫌試”爲並列式，二者本不同義，没有構詞的語義基礎，但是“嫌”在“懷疑”義的基礎上引申出“顧慮”意義，與

“試”的“試探”意義在“估摸不定”的意義上建立了構詞的基礎。

擴大同義擴展的構詞語素中，能産性最强的應該是一個單音多義詞按照不同意義，用同義擴展的方式形成的同義複合詞。這種同義擴展，以往的學者將其歸納爲是爲了區别單音多義詞的不同意義。如“辭”有表示“推辭”、“言辭”、“訣别”、“告别”等意義，若單用一個“辭”，就容易混淆，因此各自用一個能够區别意義的詞語加以區别。這是從語用方面來討論這個問題的，而不是從漢語構詞的方式來探討問題的。就漢語構詞的方式上看這個問題，實際上與兩個單音同義詞的同義擴展形式没有質的區别，衹不過其同義擴展的方向不是綫性的，而是發散性的而已。如：

**辭訣**

向聞與尊夫人辭訣，言辭哀苦。（搜，5“趙公明參佐”條）

家人悉出見之，舉手辭訣。（異，5“左蒼右黄”條）

**辭别**

食畢，禮佛讀唄，遍與家人辭别。澡洗著衣，如眠便盡。（冥，“張應”條）

**辭論**

劉道錫與從弟康祖少不信有鬼，從兄興伯少來見鬼，但辭論不能相屈。（幽，“劉道錫”條）

**辭免**

充父亡時雖小，然已識父手迹，既歔欷，無復辭免。

（搜，16“崔少府墓”條）

**辭却**

僧衆來者，無所辭却。（冥，“抵世常”條）

**辭讓**

公祖辭讓再三，爾乃聽之。（搜，3“喬玄”條）

**辭謝**

述辭謝曰：“既蒙恩德，何敢復煩勞。”（後，6“四人捉馬”條）

由上可知，在從單音節詞發展爲雙音節詞的過程中，同義系統的變化引起詞彙雙音化的發展主要在兩個方面：一是原有的同義詞與新加入的詞之間構成並列式複詞；二是新產生的同義詞之間構成並列式複詞。因爲兩個同義詞之間的理性意義大體相同，所以新產生的複合詞的理性意義一般也没有多大的變化。

2. 同義替換

同義詞系統中如出現一個新的成員，它同時就具有了這種系統中其他成員的一些性質，能够通過同義替換的方式產生出一個新的雙音節形式。如一對同義詞 A、B 中，A 爲舊詞，B 爲新詞，在 AC 的組合中，通過同義替換，可形成新的雙音節詞 BC。即：A＝B，則 AC→BC[①]。如：

**村→里人＝村人**

① 儘管我們這裏使用了替換一詞，但並不是説替換後另一個被替換的詞語形式就不存在了，實際上是新舊詞同時並存。所以這裏的替換，祇是注重於新詞與舊詞之間的發生關係而言的。

常有村人行過，見地有數十具磨，取一具持歸。（幽，“廣陵冢”條）

**村→里中＝村中**

村中人聞有此人，咸來問訊。（後，1“桃花源”條）

**村→里閭＝村閭、村→里落＝村落**　例子參見上面“同義擴展”。

**敬→祇信＝敬信**

琛之素不信法，心起忿慢，沙門曰：“當加祇信，勿用為怒。”（冥，“劉琛之”條）

吾壽命久盡，早應過世，賴比歲來敬信佛法，放生布施，以此功德，延馳數年耳。（冥，“鄭鮮之”條）

3. 反義類聚

反義詞通過反義類聚形成一個新的雙音節複詞，表達一個全包性的概念，是這個時期詞彙的一個特色。這是反義詞系統的變化對詞彙雙音化的影響之一。在前面的並列式複詞中列舉了一些，下面再分類進行詳細的描寫。

（1）方向。到處，所有的地方。

**東西**

蘇峻之亂，都邑人士皆東西波遷。（冥，“周閔”條）

“東”、“西”在方向性上具有相反的性質，代表方位的橫向。構成一個新興的詞語形式，表示一個新興的詞義，在漢代已經出現，如焦贛《易林·訟之未濟》：“避患東西，反入禍門。”

**左右**

女子忽然變成虎，負桓著背上，徑向深山。其家左右尋

覓，惟見虎迹。（異，3“美女變虎”條）

“左”、“右”在方向性上具有相反的性質，代表方位的横向。構成一個新興的詞語形式，表示“到處”。

（2）性狀。

**大小**

又床上當有一大蛇銜筆，大小共視，須臾便去。（搜，3“喬玄”條）

君速歸，在狐嗥處拊心啼哭，令家人驚怪，大小畢出，一人不出，啼哭無休。（搜，3“淳于智［三］”）

琴音清妙，不類世聲；家人大小，悉得聞之。（冥，“史世光”條）

“大小”表示所有的人。由代表事物空間維度的反義詞，用以構成全稱概念。“大、小”本指抽象的形狀概念，並列形式概指全家所有的人，具體化了。

**高下**

俄爾洪雨四澍，高下普沾。（冥，“竺長舒”條）

“高”、“下”本是表示性狀的一對反義詞，在方向性上具有相反的性質。“高下”組合表示全部範圍的人。“高下”組合還能表示不定泛指。如：

康祖不信，問在樹高下，指處分明。（幽，“劉道錫”條）

構成詞語的反義語素在語義上都是屬於同一個“語義連續統一體”（semantic continuum）中的極端的兩個詞。將這些處於同一個語義連續統一體兩端的詞語組合成詞，形成的概念就必定包

含這個語義連續統一體的整個概念。

（3）動作。相反的動作也可以構成表示全稱性概念的詞語。如：

**來去**　表示往來。

有黑蚌飛翔，來去於五嶽之上。（拾，4“燕昭王”）

魏禪晉之歲，北闕下有白光如鳥雀之狀，時飛翔來去。（拾，7“魏”）

水中有白蛙，兩翅，常來去井上，仙者食之。（拾，9“晉時事”）

**往來**　表示往來。

道者，地理，四方所以交通，王命所由往來也。（搜，7“敗屩聚道”條）

今後當上天去，不得復與府君相往來也。（後，9“放伯裘”條）

**來往**

夜半後，有一人著皂單衣，來往户外，呼亭主。（搜，18“安陽亭書生”條）

**出入**

武昌虮山有龍穴，居人每見神虮飛翔出入。（後，10“虮塘”條）

（4）時間。

**俯仰**

既得上岸，失囊經，甚惋恨。進至晃家，三禮懺悔，流涕自責。俯仰之間，便見經囊在高座上。（冥，“董吉”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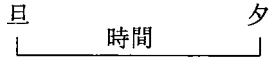
這兩個動作是一上一下的相反動作，用它們構成詞語，表示時間短暫。這個詞構詞的關鍵在於時間，是由於這兩個動作的間隔時間短暫而得來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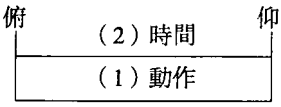
**旦夕** 短暫的時間。

祐知其鬼神，曰："不幸疾篤，死在旦夕。遭卿，以性命相托。"（搜，5"趙公明參佐"條）

超時正羸篤，慮命在旦夕。（後，2"杜不愆"條）

這兩個詞是表示一早一晚的反義時間詞，用它們構成詞語，表示時間短暫。這個詞與"俯仰"都是建立在時間上的，但是在語義組成方式上二者有區別。"旦夕"是直接構詞，而"俯仰"是經過了語義的轉換，在內部形式中存在二次構詞。試圖示如下：




**前後**

亭民曰："此不可宿，前後宿此，未有活者。"書生曰："無苦也，吾自能諧。"（搜，18"湯應"條）

君勿罵我，我是善神，非前後來者。（述異記，《法苑珠林》卷四六引）

這是一個由兩個反義時間詞組成的合成詞，表示時間，多用於動作、行爲在一段時間內先後多次發生，可釋爲"多次"、"經常"等。

**首尾** 總共；從開始到末了。

乎隨軍北征，首尾三載，死桐歛自還立於故根之上。（異，6“青桐樹”條）

組成名詞的，如：

**廣狹**

上有水流下，廣狹如匹布，剡人謂之瀑布。（後，1“剡縣赤城”條）

**本末**　原委。

漢直乃前爲父拜，説其本末，且悲且喜。（搜，17“張漢直”條）

祚即形露，家中大驚，因問祚，因叙本末，遂隨祚迎喪。（幽，“終祚”條）

其他的例子有：曲直、朝夕、晝夜，等。

### 3.2.4　單、雙同義形式及其限制性條件

東漢以後，漢語雙音化加快，漢語詞彙中雙音複合詞不斷增多。但有許多作爲雙音節複合詞構詞語素的單音詞仍然可以獨立、自由地使用，這説明漢語雙音化並没有取代單音詞。在詞彙系統中，許多這些雙音複合詞與作爲其構成語素的單音詞具有同義關係。

單音節與雙音節同義形式，主要是指一個單音詞 A，與另一個或者幾個包含 A 的雙音節詞具有同義關係。漢語中普遍存在單、雙音節同義形式的使用，説明漢語時刻都體現出它的單音節語素性質。對魏晋志怪小説中的單、雙音節同義形式的語義、句法環境、用法限制等作些研究，有利於理解漢語雙音節化的一些

關鍵性的問題。

1. 單、雙同義形式的語義問題

**猶－故－猶尚**

子喬少年嘗經出家，末雖還俗，猶［觀：故］常誦習《觀世音經》。……道策起，見子喬雙械脱在脚外，而械癱猶在焉［觀：癱猶尚著脚］。（冥，“彭子喬”條；觀，142）

**獄－刑獄**

爲涪陵太守，以元嘉九年於郡失守，繫在刑獄［觀：獄］，著一重鎖，釘鍱堅固。（冥，“王球”條；觀，110）

**誦—誦習**

子喬少年嘗經出家，末雖還俗，猶常誦習［觀：誦］《觀世音經》。（冥，“彭子喬”條；觀，142）

**憶—憶得**

長和爾時意中，便若憶［廣 383：憶得］此別時也。（冥，“石長和”條）

**法·佛→佛法**

少奉法［廣 110：佛法］，爲苻堅尚書。（冥，“徐義”條）

鄉里敬信異常，咸皆奉法［觀：信奉佛法］。（冥，“竇傳”條；觀，16）

由上可知，當一個單音詞是一個並列式雙音詞中的一個語素時，單音節與雙音節的意義在理性意義上没有根本的區别。因爲並列式的意義是對其中兩個語素意義的高度概括，而不是對它們的改變。

2. 單、雙同義形式出現的句法環境

單、雙音節形式在句中的出現，是否有句法上的規律還没有經過仔細的研究，有待今後的研究。下面祇是將志怪小說中出現的一些情況作一個簡單的介紹。

**睹—睹見—瞻睹**

吾昔聞其語，今睹其實。（冥，“唐遵”條）

忽睹異僧，預於座内，容止端嚴，氣貌秀發，舉僧矚目，莫有識者。（冥，“道温”條）

合堂驚躍，皆得睹見。（冥，“闕公則”條）

於是雲日鮮彩，五色燭耀，鄉比親族，頗亦睹見。（冥，“葛濟之”條）

時有采藥數人，皆共瞻睹。（冥，“廬山七嶺”條）

從這些例子分析，單音形式多出現在謂語位置上，且後常帶賓語。雙音形式不帶賓語。説明單音節帶賓語的傾向超過雙音詞，反過來説，詞語雙音化會削弱它的及物性。

**罵·詈—罵詈**

曾因醉竊罵大家，今受此罪。（異，6“司馬家奴”條）

彦思奴婢有竊罵大家者，云：“今當以語。”彦思治之，無敢詈之者。（搜，17“倪彦思”條）

*間使任愷黜汝而不去，又使庾純詈汝而不改。（搜，9“賈充”條）

此人咒咀罵詈，奪人財物，假傷良善。（幽，“趙泰”條）

“詈”在志怪小説中單用祇出現一例，且這一例不是原本

《搜神記》的文字，而是來自於《晋書・賈充傳》。但能够説明“罵”、“詈”單用都處於謂語的位置，可以帶賓語，而並列式複合詞“罵詈”則不能。並列式的意義儘管並不改變兩個語素的詞義，却取消了它的及物性。

**摸—捫—捫摸**

乳母密於帳中以手潛摸之，得一蛇。（後，10“女嫁蛇”條）

夜見一臂長三丈許，手長數尺，來摸經案。（異，4“巾箱中鼓角”條）

漢和熹鄧皇后，嘗夢登梯以捫天。（搜，10“和熹鄧后”條）

視其面有色，捫心下稍温，少頃却蘇。（搜，15“賈文合”條）

因起自往，手捫摸之，壁自如故。（搜，3“喬玄”條）

“摸”、“捫”單用都接賓語，組成雙音詞“捫摸”儘管也帶賓語，但衹帶一個代詞賓語。代詞賓語在功能上弱於一般的名詞賓語，可以説它的及物性在減弱。

**齧・咋—齧咋**

可復道還去，狗不齧汝！（冥，“支法衡”條）

見有犎［獌］狗，齧人百節，肌肉散落，流血蔽地。（冥，“程道惠”條）

虎乃前齧柵木，得成小窍，足容人過。（觀，152）

奴失刀仗倒地，狗咋其陰，然因取刀殺奴。（後，9“烏龍”條）

隆爲大蛇所圍繞周身，犬還，便咋蛇，蛇死。（幽，“華隆”條）

寄便放犬，犬就齧咋，寄從後斫得數創。（搜，19“李寄”條）

“齧”、“咋”單用都可以帶上賓語，在《拾遺記》中没有用例，《搜神記》、《搜神後記》、《幽明録》以“咋”爲主，《冥祥記》、《觀世音應驗記》以“齧”爲主。“齧咋”雙音組合不帶賓語。

**攀·牽·援—攀牽·攀援**

*旦夕常至墓所拜跪，攀柏悲號。（搜，11“羅威”條）

人在鑊中，隨沸出没，鑊側有人，以杈刺之，或有攀鑊出者，兩目沸凸。（冥，“智達”條）

援琴而弦歌。（搜，1“淮南八公”條）

堅援之得登岸，而走廬江。（異，3“馬度苻堅”條）

忽過一空宅，廣厦朱門，都不見人，仙牽驢入宿。（幽，“陳仙”條）

乃解腰中緲繩，懸屋角自絞，又覺屋檐上如有人牽繩絞。（幽，“劉松”條）

有一大華，獨空無人，木欲登華，攀牽用力，不覺誦經，音響高大。（冥，“慧木”條）

忽行路相遇，便攀援啼哭。（幽，“甲者”條）

攀援藤葛，乃得至上。（幽，“劉晨、阮肇”條）

從上面的例子看，“攀”、“牽”、“援”單用都可以接賓語，組成雙音詞“攀牽”、“攀援”後，出現的情況複雜，可以帶賓

語，可以不帶賓語。

3. 單、雙同義形式的韵律環境

一些單音節詞與雙音節詞的不同使用，並没有語義上或者句法功能上的區别，而主要是由於句中的韵律作用。如：

**嚴—妝嚴** 妝飾，打扮。

將朝會之夜，精爽擾動，通夕不寐。嚴畢趨出，犬銜引其衣。（搜，9“諸葛恪”條）

盧郎已來，可令女郎妝嚴……及至黄昏，内白：“女郎妝嚴已畢。”（搜，16“崔少府墓”條）

第一個例子中“嚴”所在的子句爲四音節結構，“嚴畢/趨出”構成兩個音步，“嚴”用單音節詞。第二個例子中，“女郎/妝嚴”構成兩個音步，下面一個子句“女郎/妝嚴/已畢”構成三個音步。比較“嚴畢”和“妝嚴已畢”的組合，就易知單、雙同義形式的韵律環境。

**都—都邑**

蘇峻之亂，都邑人士皆東西波遷。（冥，“周閔”條）

此爲《法苑珠林》的引文，《太平廣記》卷一一三引作“邑人皆東西播遷”。從文字表述上看，《法苑珠林》的引文比較接近口語，而《太平廣記》所引比較書面語。這裏要比較的是《法苑珠林》與《太平廣記》所引用的材料。“邑人”和“都邑人士”在語義上没有多大的區别。雙音詞“都邑”與雙音節的“人士”結合使用，而單音詞“邑”與單音節詞“人”組合使用。不出現“都邑”與“人”或者“邑”與“人士”結合使用的情況，完全是由於韵律的要求。

**向·窗→窗户·窗向**

梁上有窗向，有人面辟方三尺，著皂袍，四縱掖，憑向坐。（幽，“石長和”條）

兄子來見林，林小開窗出面見之。（幽，“温敬林”條）

須臾間，在屋頭吐，嗔怒非常，便棒打窗户。（後，6“白衣袴鬼”條）

全頗驚異，欲復驗之，乃語明夕更來。因密塞窗户，加以重關。（冥，“釋慧全”條）

妻即開窗向，見長和問：“石賢者何時來?”（幽，“石長和”條）

第一例中“憑向坐”的音步結構爲“憑向/坐”，單音節動詞前的“憑向”由一個介詞和單音節名詞組成一個音步，在句法上，也構成介賓短語。如果是一個雙音節的詞，則不能構成符合漢語韵律結構的音步。第二例中“開窗”的節律也是如此。與最後一例比較，“開窗向”爲動賓短語，“窗向”爲賓語，在音重上屬於弱音，在音節上相當於現代漢語的“窗子”。第三例、第四例的“打窗户”、“塞窗户”與此相同。

## 3.3　組合關係變化引起的變化

組合關係的變化引起漢語詞彙的雙音化是詞彙史研究中的一個重要方面，組合關係的分析包括一個詞的構詞能力、組合同化

産生新詞的形式等等（李宗江 1999：76）。引起組合關係變化的原因是相當多的。聚合關係的變化，常常會引起組合關係的變化，如上面的“敬信”對“祇信”的替換，就是由於聚合關係的變化引起的組合變化。又如“叛”從上古的“背叛”意義引申出一個相關而又有所區别的“逃跑”意義後，擴大了“叛”的組合能力，能够與“人”、“去”形成動趨式“叛入”、“叛去”組合，如《異苑》卷九“孫溪奴”條：“孫溪奴多諸幻伎，叛入建安治中。”“叛去”組合見上 3.1.1“叛”字條下引《幽明録》“終祚”條。在同時期的其他文獻中還形成了“叛來”、“叛還”等動趨式組合（參見江藍生 1988：152）。一些同義詞、反義詞之間的差别、替換以及組合成新詞的方式等都與組合關係密切相關。如“眼”和“目”的替換以及差别，就引起了二者組合上的不同變化。

**目—眼**

“目”、“眼”在上古就有表示“眼睛”的意思，但是根據王力（1980：499）、管錫華（2000：203）的研究，戰國以前祇用“目”，戰國時期産生了“眼”[①]。二者的主要區别是“眼”在西漢以前祇指“眼球”，西漢纔開始與“目”産生同義（王雲路、方一新 1992：425—427），到東漢二者之間幾乎没有區别了（汪維輝 2000：25）。志怪小説中“眼”與“目”單獨使用時的確是没有區别，如：

① 根據汪維輝（2000：24）統計，先秦“眼”共計出現 5 例，《周易》、《莊子》、《戰國策》、《韓非子》、《吕氏春秋》各一例。

平樂縣有山臨水，岩間有兩目，如人眼，極大。（後，1“目岩”條）

昔騶復令閉目，有頃，忽如故道。（搜，4“胡母班”條）

此鷹軒頸瞪目，無搏噬之志。（幽，“楚文王”條）

兩目沸凸，舌出尺餘。（冥，“智達”條）

頭猶有血，兩眼尚動，甚可憎惡。（後，8“死人頭”條）

舉尸著棺中，縫眼不見。（幽，“張縫”條）

道冏驚其夜至，疑而未言，因眼閉，不覺升車。（冥，“釋道冏”條）

氣從咽喉如雷鳴，眼開，索水飲，飲訖便起。（幽，“趙泰”條）

即使是組合爲雙音節形式，祇要是表示/eye/的意思，二者仍然没有區别，因爲二者基本上都可以與另一個詞發生組合關係。同時，“眼”與“目”同義組合爲雙音形式，不受排列順序的影響，更加可以説明二者在表示/eye/意義上的無差别性。如：

又問婢曰：“汝眼目瞻視，何以不常？”（搜，9“諸葛恪”條）

使以淳漆各點兩玉虎一眼睛，旬日則失之，不知所在。（拾，4“秦始皇”）

寺主奴婢惡戲，以刀刮其目眼。輒見一人甚壯，五色綵衣，持小刀挑目睛。數夜眼爛，於今永盲。（異，5“惡戲

報”條）

俗諺云：“鼠得死人目睛則爲王。”（異，3“鼠王國”條）

由上可見，這兩個字在同義組合中可以互相替換，組成“目睛”、“眼睛”。但是，超出這個範圍，涉及“眼”與“目”的引申意義時就存在差別了。“目”既可以爲名詞性成分，也可以爲動詞性成分，表示動作；而“眼”祇能是名詞性成分。也就是説，二者在名詞性成分的語義特徵上形成了交叉。如：

狗因下頭目井。生知其意，乃語路人云：“以狗相與。”（後，9“楊生狗”條）

懷明追而目之，出門便没，意甚惡之。（冥，“邢懷明”條）

直上沖天，追目此僧，不復知所。（冥，“釋道冏”條）

二者意義上的這種區別，在六朝的詩歌中也表現出來（王雲路 1999：73）。這種差別是很重要的一種差別，是能够維持二者共存在言語活動中的主要區别性特徵。二者在這種差別的基礎上，各自形成精確表達詞義的雙音組合，形成兩個明顯不同的雙音詞系列①。下面是志怪小説中的一些雙音組合：

**目光** 眼睛的光芒。

---

① 管錫華（2000：207）指出“眼”的構詞能力在唐以前都是很弱的，唐以後纔逐漸增强起來。汪維輝（2000：28）統計現存安世高和支婁迦讖兩家所有譯經共29部的材料，得出“眼”和“目”出現的次數是247∶21。可見，佛經翻譯中多用“眼”，而傳統典籍中多用“目”，這説明佛經翻譯初期，爲了有意與漢文典籍進行區别，在用詞上有意加以迴避。

及入水尋之，但見雙龍纏屈於潭下，目光如電，遂不敢前取矣。（拾，10“昆吾山”）

這是“目”作爲名詞性成分組成的一個雙音詞。正是由於是名詞性成分的組合，所以“眼”也能够進入這個組合中，形成“眼光”一詞。如《世説新語・雅量》：“［王夷甫］在車中照鏡，語丞相曰：‘汝看我眼光，乃出牛背上。’”《晋書・王衍傳》作“目光”。

**目前**　眼睛前面；跟前。

益州刺史吉翰遷爲南徐州。先於蜀中載一青牛下，常自乘，恒於目前養視。（幽，“吉翰”條）

此詞的構詞理據是立足於空間域，表示的是就在“眼睛的前面”，也爲名詞性成分，所以“眼”也能够進入該組合。如南朝梁・沈約《和左丞庾杲之病》：“待漏終不溢，囂喧滿眼前。”

但是，在時間域、動作域的組合中，“眼”一般不能進入“目”的組合形式之中。

**目今**　現在；當前。此詞表示時間，“眼”不能進入此組合形式。

目今以後，毒癘歲多，宜勤修功德。（冥，“彭子喬”條）

**矚（屬）目**

乃大驚愕，反屬目睹其首在空中，揮霍而没。（異，4“炙變人頭”條）

忽睹異僧，預於座内，容止端嚴，氣貌秀發，舉僧矚目，莫有識者。（冥，“道温”條）

**目爲** 看作。

桓玄生而有光照室。善占者云："此兒生有奇曜，宜目爲天人。"（異，4"桓靈寶"條）

以上兩詞表示動作，與"眼"的詞義特徵不符合，所以也不能進入該組合形式。

**面目**

在志怪小說中主要有兩個意義。一是表示"面孔；面貌"，如：

衣服塵垢，面目黃腫。（冥，"竺法進"條）

長八九寸，面目頹皺，鬚髮皓白，拄杖僂步，篤老之極。（幽，"漢武帝"條）

一是此意義的進一步引申，表示"顏面"，如：

璞見女之在也，怒曰："吾何面目於當世！"（搜，4"張璞"條）

按照二者詞義的組合方式，"眼"應該也能够進入這個組合形式中。但是，語言中没有生成"面眼"的形式，是因爲"面目"以人體具體的視覺器官的詞義特徵組合成雙音詞早在《詩經》中就出現（向熹 1997：424），而當時"眼"却没有出現。當"眼"出現時，"面目"一詞已經成爲語言中的固定搭配，而且作爲一個整體的雙音形式，已經高度詞彙化，而且引申出了"顏面"的意義，如《國語·吴語》："使死者無知，則已矣；若其有知，吾何面目以見員也。"漢語雙音詞的高度詞彙化，實際上就是漢語詞彙的第二次符號化。就語義説，組成雙音詞的兩個語素的意義已經是一個無縫可插的整體，新産生的一個與其語素

意義相同的語素不能隨意替换。

志怪小説中由“眼”組合成的雙音形式，除“眼目”、“眼睛”外，還有“肉眼”一種形式，屬於佛教詞彙。

組合關係的變化更多的是與詞義的變化聯繫在一起的。馬貝加（1992）分析動詞“沿”虚化爲介詞的過程，其動詞義素的脱落涉及組合關係的變化。隨着漢語的發展，從上古漢語到此時，一些詞語的意義已經比較寬泛，擴大了自己的組合能力，能够與在上古時期不能組合的詞語組成複合詞，既使表達的意義更爲精確，又擴展了詞語的形式。志怪小説中，由於詞義的變化引起組合關係的重新調整的情況是很多的，如表示方位的“中、裏、間、内、上、下”等幾個同義詞，在此時産生變化，形成了許多偏正式複合詞。一些意義比較實在的詞，如“苦”、“治”、“行”等詞義也發生了泛化，致使這些詞語能够與衆多的詞語發生組合。如“苦”可組合

**勤苦**

姑曰：“婦養我勤苦，我已老，何惜餘年，久累年少。”（搜，11“東海孝婦”條）

斷問都竟，使爲水官監作吏，將千餘人接沙著岸上，晝夜勤苦。（幽，“趙泰”條）

常寄江陵市西楊道産家，行般舟勤苦，歲餘，因爾遂頗有感變。（冥，“慧遠”條）

**厭苦**

［陰生］常於市中丐，市中厭苦，以糞灑之。（搜，1“漢陰生”條）

如是數年，家益厭苦。（搜，18“狗”條）

**憂苦**

域往視之，謂曰：“何以墮落，生此憂苦?”（冥，“耆域”條）

今與汝姑，共在地獄，日夕憂苦。不知何時，可得免脱。（冥，“唐遵”條）

**孤苦** 孤獨困苦。

早失父母，天帝哀其孤苦，遣令下嫁從夫。（搜，1“弦超”條）

**煎苦** 煎熬痛苦。

又問云：“汝母憂憶汝，垂死，可令見汝不?”建曰：“不須相見，益懷煎苦耳!”（冥，“彭子喬”條）

**苦難**（nàn） 苦痛、灾難。

受此三歸，可得不横死。受持勤者，亦不經苦難。（冥，“李清”條）

**苦酷** 痛苦[①]。

受法持戒，慎不可犯。一去人身，入此罪地。幽窮苦酷，自悔何及。（冥，“唐遵”條）

賴蒙衆僧，哀憐救護，贖像相珠，故於苦酷之中，時有間息。感恩罔已，故暫來稱謝。（冥，“道志”條）

**苦行**

① 三國·吴康僧會編譯《六度集經》一：“吾心穢行濁，不合三尊四恩之教，苦酷人民，罪當伐已。”（3 / 2a）

汲郡衛士度，苦行居士也。（異，5“天鉢”條）

宗教特指受凍、挨餓、拔髮、裸行、炙膚等使自己身心受苦的行爲。謂行之可求得解脱。《詞典》引南朝梁陶弘景《冥通記》卷二：“昔有劉文長師李少連，少連苦酷不道，鞭打罵詈，無有時節。”

**精苦**

滕普，累世敬信。妻吴郡全氏，尤能精苦。（冥，“滕普”條）

［釋法相］常獨山居，精苦爲業。（冥，“釋法相”條）

**凄苦**　凄慘悲苦。

齊有客來問之，韋云：“今雖免慮，而體氣憒然，未有氣力，思作一羹，尤莫能得，至凄苦。”（幽，“安定人”條）

還能够組成“清苦、困苦、勞苦、窮苦、貧苦、酸苦、哀苦、苦楚、苦辛、苦酒”等詞。這些“苦”，既可以表示感情上的“苦”，也可以表示身體的“苦”，還可以表示生活上的“苦”。

**氣**　在此時具有“氣體”、“自然界寒暑陰晴等現象”、“呼吸”、“節氣”、“氣味”、“人的精神”、“態度”、“勇氣”、“氣概”等意義，所以能够與許多詞語組合，如“氣色”、“氣性”、“氣質”、“氣候”、“氣息”、“氣臭”、“血氣”、“雲氣”、“氣力”、“氣歷（時疫）”、“氣貌”、“氣息”、“氣象”等複合詞。

語言中的動詞，在産生時，大多是一些表示比較具體的動作的詞。隨着這些動詞的發展，其詞義的外延不斷擴大，邊界越來越模糊，與其他詞語的界限也就越來越不那樣界限分明。而動詞又是語言中最活躍的一類詞語，經常與其他的詞語組成固定搭

配，引起其他詞語意義的變化，也因此造成該動詞自身的變化。尤其是一些不表示具體動作的動詞，由於搭配的廣泛性，常常發生詞義泛化。

**下** 此時詞義泛化比較明顯的一個例子。“下”本義爲“位置在低處”的意思，這是其作爲體詞性詞語的核心意義。表示動作，最具體的意義是“由高處到低處”，這是其作爲謂詞性詞語的核心詞義。由於“下”這兩個核心意義都非常常用，所以下面分別按照各自的系統進行分析。

作爲體詞性詞語，由“位置在低處”引申有“處於某個物體的下面”。如：

河流迅急，惟覺脚下如有乘踐，則神物之助焉。（拾，5“後漢”）

問曰：“黄衣者爲誰?”曰：“金也。在堂西壁下。”（搜，18“細腰”條）

局下有一杯白飲。（後，1“仙館玉漿”條）

時諸道俗多采衆華，佈僧席下，驗求真人。（冥，“仇那跋摩”條）

衆試掘之，果得塔下石礎。（冥，“犍陀勒”條）

以上的例子屬於“下”的空間域，表示的是位於某個物體的正下方。從認知的角度看，在【x 下】的語義模塊中，x 的範圍越狹窄，就越能體現出“下”的詞義特徵。

至景午日，超卧南軒之下觀之。（後，2“杜不愆”條）

至李氏家，乃入至東垣樹下，探得小環。（冥，“羊祜”條）

有人著絳衣，坐大屋下。（冥，“趙泰”條）

這一組例子與上一組例子不一樣，x 的外延不斷擴大，“位於正下方”的語義特徵不斷模糊。

晉嵇中散常於夜中燈火下彈琴。（異，6“嵇中散”條）

孫亮作琉璃屏風，甚薄而瑩澈，每於月下清夜舒之。（拾，8“吴”）

這一組例子中“下”的語義差不多已經從【x 下】的語義模塊中脱離，即不能理解爲“在某物的正下方”，理解爲“處於某個物體的下面”也很勉强，祇能抽象理解爲“具有某種環境的情況下”。

有大蛇從林草中出，徑來棺下，委地俯仰。（搜，14“竇氏蛇”條）

棺遂至路，落檀車下。（冥，“唐遵”條）

廊柱下有燈火，一婢子嚴妝直守……乳母驚走出外，柱下守燈婢子，悉是小蛇，燈火乃是蛇眼。（後，10“女嫁蛇”條）

晉孝武帝於殿中北窗下清暑。（幽，“晉孝武帝”條）

這一組例子中的“下”，已經完全脱離於【x 下】的語義模塊，産生了語義變體，形成了“某物旁邊、側面”的詞義。這種組合常常還帶有一些語法化的成分，上面以及下面這些例子，都可以理解爲“用於名詞後，泛指該名詞表示的範圍”（張永言 1992：484）。如：

因入舍中庭下，坐床，一人捉傘覆之。（後，10“蛟庇舍”條）

於錦肆下見公使，已敕增市二端……昔某月某日，見人於肆下，以公敕敕之。(搜，1“左慈”條)

壽既持刀刺肋下，一創立死。(搜，16“蘇娥”條)

有人入嵩高山下，得竹簡一枚，上有兩行科斗書。(異，2“顯節陵策文”條)

魚腹下有丹字。(幽，“桂陽郡”條)

這些意義的理解祇能歸結爲“下”詞義的泛化，如果我們按照句中的語義環境去理解上面這些句子中的“下”，那將使“下”的語義呈現出一個非常複雜的系統，更不應該將其中的“下”理解爲已經演變出某一個義位①。

從另一個方向發展，“下”由表示“位置低下”的具體意義泛化出一種形勢、地位上的“低於某個標準”的意義，由此進一步發展出一些更加泛化的詞義。有以下一些情況：

(1) 等次低的；地位低的。如：

我當爲此土地神，以福爾下民。(搜，5“蔣山祠[一]”)

其後二年，永嘉之亂，四海分崩，下人悲難，無顔以生焉。(搜，7“無顔帢”條)

(2) 由此引申出“時間或次序在後的”。如：

去後，式盜發視書，皆諸死人録，下條有式名。(搜，5“周式”條)

其後鄰比失火，長舒家悉草屋，又正下風，自計火已逼

① 王柯《〈世説新語〉“下”字拾義》(《古漢語研究》2001第2期)一文指出其中的“渚下”之“下”已經引申出表示“水邊泊船之處”的意義。

近。（冥，“竺長舒”條）

（3）（指聲音）低的，與“高”相對。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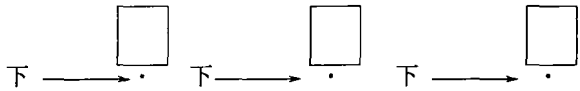
終祚乃下聲語其奴曰：“明日市雇十擔水來。”（幽，“終祚”條）

（4）凡間的；凡俗的。如：

下土諸生，無他異分，幣重言甘，誠有踧踖。（搜，3“喬玄”條）

我是何參軍女，年十四而夭，爲西王母所養，使與下土人交。（後，5“何參軍女”條）

這些都是“下”詞義泛化的表現。“下”的體詞性意義，通過這種空間的移位，使“下”語義弱化的綫條清楚明白：




（中心）正下方→（空間擴展）裏→（移出中心）旁、側→（脱離）泛化

這就大大擴展了它的組合能力，從而廣泛地與具有【x下】的語義模塊 x 特徵的體詞性詞語組成雙音形式。在一些組合中，“下”的語義特徵幾乎完全喪失，衹表示一種語義上的痕迹。

作爲謂詞性的“下”，由“由高處到低處”的動作，在空間域産生出許多新的意義。與此同時，通過轉移義域，還可以廣泛用於感覺域、時間域等。主要有以下一些意義。

（1）從高處到低處。這種意義的“下”的起點絶對要高於目的地。但是，多數情況下目的地不出現。如：

虎弭耳下山，隨者駭懼。（冥，“佛調”條）

下一阪岸，岸下見有鑊湯刀劍楚毒之具。（冥，“張應”條）

充既至東廊，女已下車，立席頭，却共拜。（搜，16“崔少府墓”條）

這種意義組成雙音形式最多的是“下山、下馬、下車、下床、下地”等。

（2）降下；落下。如：

風遂吹紙入空，須臾，碎裂，如飛雪紛下。（異，4“劉毅作逆”條）

須臾，羽墮如雪，血下如雨，有大鳥墮地。（幽，“楚文王”條）

靈寶聞別父母，噓唏累日，泪下沾衣。（拾，7“魏”）

忽見空中有一物下，正落母前，乃則鉢也。（冥，“闕公則”條）

這種意義上的“下”主要是體現一種主動態的語義。

（3）放；放下。這種意義上，“下”後的名詞性成分是動作施與的對象，施動者一般不出現，或者承前省略。所以，從現行的語法觀看，一般應該將“下”理解爲使動用法。如：

下尸於地，心暖不已，屈伸隨人。（冥，“趙泰”條）

妾欲窮慮盡思，能使下綃帷而清風自入，視外無有蔽礙。（拾，8“吴”）

在這個意義上，“下”後面可以跟上“著”，引進補語，相當於“於”。如：

徑至宛市中，下著地，化爲一羊，便賣之。（搜，16“宋定伯”條）

旬日，虎送桓下著門外。（異，3“美女變虎”條）

(4) 用於醫術，“施行；施用”。如：

始下一針，有一獺從女被内走入前港，道香疾便愈。（異，8“王纂針魅”條）

(5)（發）出。如：

卿下手極快，但於古法未合。（幽，“賀思令”條）

舉屍著棺中，縫眼不見，唯聞處分，不聞下釘聲，便見船漸漸升空，入雲霄中。（幽，“張縫”條）

昔有人掘之，始下鏵，便聞土中呻吟聲。（異，2“土精”條）

(6) 置辦；供設。如：

身爲估服，行至舍間，采女下酒食，因共飲食，以為戲樂。（搜，6“赤厄三七”條）

選吉日下禮，聘爲夫婦。（後，4“徐玄方女”條）

“下”在先秦時就有“置辦；供設”的意義，如《吕氏春秋·報更》：“有餓人卧不能起者，宣孟止車，爲之下食，蠲而之。”而且此時此義仍然使用，如《世説新語·紕漏》：“如厠，見漆箱盛乾棗，本以塞鼻。王謂厠上亦下果，食遂至盡。”這種意義可能是詞的相因生義，受到“上”的詞義感染。在這種意義上可以組成雙音形式“下果、下茶、下食”，等等。

(7) 瀉。如：

余外婦姊夫蔣士，有傭客，得疾下血。（搜，12“張小

小”條）

（8）表示“生育”。如：

醫以藥攻之，下龜子數升，大如小錢，頭足完備，文甲皆具，惟中藥已死。（搜，12“五氣變化”條）

鼻非胎孕之所，享道非下物之具。（搜，12“五氣變化”條）

由名詞性的詞義組成的雙音組合有：脚下、壁下、局下、席下、塔下、樹下、屋下；月下；棺下、車下、柱下、窗下；庭下、肆下、臍下、肋下、山下、腹下；下民、下人、下代、下條、下風、下聲、下土、頷下、階下、腋下、堂下、樓下、壇下、地下、閣下、橋下、潭下、廟下、岩下、峰下、以下，等等。有些組合形成的雙音節詞在當時是很有特色的，如：

**竈下**

良怒，殺之，斷其頭而歸，投於竈下，曰：“當令火葬。”（搜，11“頭語”條）

見一少女，從甕中出，至竈下燃火……乃到竈下問之曰：“新婦從何所來，而相爲炊？”（後，5“白水素女”條）

“竈下”表示“厨房”的意思。此詞的構詞理據可能是因爲古代厨房一般比正房位置低下的原因。

**心下** 中醫學指膈下胃脘的部位，即胃之上脘。

［賀瑀］曾得疾，不知人，惟心下温。（搜，15“賀瑀”條）

徐徐抱出，著氈帳中，唯心下微暖，口有氣息。（後，4“徐玄方女”條）

**月下**

和於月下舞水精如意，誤傷夫人頰，血流汙褥，嬌姹彌苦。（拾，8“吴”）

先主召入綃帳中，於户外望者，如月下聚雪。（拾，8“蜀”）

既至經時，三人半夜共出庭前月下觀望，有銅瓮水在其側。（後，3“流星墮瓮”條）

**霜下**

巨桃霜下結花，隆暑方熟，亦云仙人所食。（拾，6“後漢”）

在“月下”、“霜下”組合中，“下”實際上很難表示“位於某物之下”的意思。“月下”常常祇是表示具有月光的某種環境。儘管似乎也可以分析爲“月光之下”，這並不能説明“下”的語義虚化。因爲“月下”爲偏正式組合，結構本身具有語義結合鬆散的特點。

**門下**　組合形式的理據在於處於“某人的門庭之下”，如《戰國策·齊策四》：“使人屬孟嘗君，願寄食門下。”

漢末，零陵郡太守史滿有女，悦門下書佐，乃密使侍婢取書佐盥手殘水飲之，遂有妊。（搜，11“兒化水”條）

玄在馬融門下……業成辭歸，融心忌焉。（異，9“鄭康成”條）

**都下**

手寫《首楞嚴經》，當在都下白馬寺中。（冥，“謝敷”條）

六朝時開始，多用於泛指“京都”。其他典籍也有用例，如《三國志・吴志・吕據傳》：“又遣從兄憲以都下兵逆據於江都。”《南史・儒林傳・顧越》：“弱冠游學都下，通儒碩學，必造門質疑，討論無倦。”

**洛下**

至大漢時，有洛下閎，頗得其旨。（拾，8“蜀”）

歸洛下，問張華。（後，1“仙館玉漿”條）

泰始初，到洛下，不干禄求榮。（異，4“洛城二鵝”條）

六朝時指洛陽城。同時期其他典籍中也有用例，如南朝梁・劉令嫻《祭夫徐悱文》：“調逸許中，聲高洛下。”

**鄴下**

［趙單］自西平迎來，至鄴下，不乘舟車，日行七百餘里。（冥，“趙單”條）

**治下**

吴郡治下狗常夜吠，聚皋橋上。（異，4“孫恩亂兆”條）

［沈宗］在縣治下，以卜為業。（後，9“虎卜吉”條）

**邑下**

後於邑下得一大螺，如三升壺。（後，5“白水素女”條）

謂詞性組合形成的雙音節詞有：下禮、下拜、下果、下茶、下食、下針、下杖、下釘、下手、下血、吐下、下物、下次、下流、下喉、下擊、下去、下都、下手、下頭、下俗、下層、下

帆。用於另一個詞義比較具體的動詞後，表示動作的一種方向。這種組合有：吞下、流下、還下、來下、飛下、適下、墜下、着下、送下、竄下、推下、束下、沉下，等等。

**上**　也是此時詞義泛化的一個顯著例子。有以下的一些常用意義：

(1) 上面；上邊。如：

出語客曰："記小兒時，當床上有燕巢，中有三子。"（後，1"三蕃茨"條）

馬子便令坐對榻上，陳説語言，奇妙非常。（後，4"徐玄方女"條）

(2) 用於名詞後，表示在某一範圍之内。這個名詞可以是一個具有具體範圍的名詞，也可以是一個比較抽象的名詞，後者的意義與該詞加上"裏"、"中"等表示相同的意義。如：

常至田舍，人收穫在場上。（後，1"韶舞"條）

君見渚邊上有魚釵即我也。（幽，"尋陽參軍"條）

又有一人，朱衣玄冠，佩印綬，執玉板，來，曰："簿上未有此人名也。"（冥，"僧規"條）

"薄上"相當於"薄裏"、"薄中"。

(3) 皇上；君王。如：

溫以實問，尼答曰："若逐凌君上，形當如之。"（後，2"比丘尼"條）

(4) 登上；升上。如：

[開達] 隆安二年，登［觀：上］壟采甘草，爲羌所執。（冥，"開達"條；觀，152）

(5) 上等的。如：

臨當布香，忽有一僧，來處上座，衣服塵垢，面目黃腫。法進怪賤，牽就下次，輒復來上。(冥，“法進”條)

其色紫者爲上蔬，其味辛；色黃者爲中蔬，其味甘；色青者爲下蔬，其味咸。(拾，9“晋時事”)

(6) 呈上，進獻。如：

與一青香，如巴豆，曰：“以上支和尚。”(冥，“史世光”條)

武帝討董卓，夜行失馬，洪以其所乘馬上帝。(拾，7“魏”)

(7) 供奉。如：

村中有寺，經過人或以錢上佛，弟屢竊取。(冥，“唐文伯”條)

(8) 用於動詞後，表示動作的趨向。如：

其六歲兒見之，指語祖母曰：“阿爺飛上天，婆爲見不?”(冥，“史世光”條)

行至雀渚而值臺軍西上。(冥，“慧和”條)

(9) 時代早的；時代久遠的。如：

及升遐後，群臣觀其銘，皆上古之字，多磨滅缺落。(拾，1“軒轅黃帝”)

問訊得七世孫，傳聞上世入山，迷不得歸。(幽，“劉晨、阮肇”條)

(10) 報告。如：

尋蜀郡上其事，果如華言。(異，2“洛鐘鳴”條)

(11) 表示方位。如：

形如壺器。此三山上廣、中狹、下方，皆如工製，猶華山之似削成。(拾，1“高辛”)

(12) 位次或時間在前的。如：

宫人年二七已上，三六以下，皆靚妝，解其上衣，惟著内服，或共裸浴。(拾，6“後漢”)

(13) 如；到。如：

建德民虞敬上厠，輒有一人授手内草與之，不睹其形，如此非一過。(幽，“虞敬”條)

(14) 呈現。如：

須臾，屍面赧然上色，於是呼婢共扶之。(異，8“屍生兒”條)

“上”詞義的泛化，也大大擴展了其組合能力，與“下”一樣，可以構成衆多的偏正式詞語。如：

名詞性的組合，有：岸上、案上、被上、背上、臂上、髀上、邊上、波上、簿上、草上、巢上、塵上、瘡上、床上、場上、池上、道上、額上、墳上、峰上、腹上、岡上、棺上、閣上、葛上、海上、河上、火上、几上、肩上、井上、君上、梁上、脚上、樓上、爐上、面上、盤上、陂上、陌上、墻上、橋上、褥上、身上、舌上、樹上、水上、石上、榻上、堂上、體上、天上、頭上、土上、囤上、屋上、葉上、膝上、胸上、牖上、竈上、指上、塚上、坐上；上座、上福、上蔬、上人、上古、上世；上聖、上仙、上列、上官、上皇，等。

動詞性的組合，有：上岸、上車、上表、上升、上厠、上

色，等。

用於動詞後，表示動作趨向的組合，有：飛上、奉上、飄上、跳上，等。

一些組合反映了當時的詞語特色。如“上色”，表示“呈現出顏色”。又如：

**上道**

既空反虞，輿靈入屋。憑几忽於空中擲地，便有瞋聲，曰：“何不作挽歌，令我寂寂上道耶?”（異，6“鬼作嗔聲”條）

“上道”指“出發上路，啓程”，《詞典》引晋李密《陳情事表》文。此例表示“人死魂歸陰府”，後來替換爲“上路”表示死亡。

**上墓** 指“掃墓”。

旦出郭，果有曹郎上墓，徑便升車。（異，9“庾嘉德善筮”條）

**上京** 指“國都”。

二女自此後，容止華雅，音制詮正，上京風調，不能過也。（冥，“俞氏二女”條）

**上祖** 指“先祖”。

晋盧陵太守龐企，字子及，上祖坐事繫獄，而非其罪。（幽，“龐企”條）

**厠上**

初鳴，先聽其聲者主離別，厠上聽其聲不祥。（異，3“杜鵑催鳴”條）

爲日南太守，母至厠上，見鬼頭長數尺。（幽，“陽起”條）

“厠上”指“厠所裏”，是當時的口語詞，如《世説新語·紕漏》：“王敦初尚主，如厠，見漆箱盛乾棗，本以塞鼻，王謂厠上亦下果，食遂至盡。”

**門上**

曉，在門上，求通言：“我天使也，府君宜起迎我，當大富貴。不爾，必有凶禍。”（幽，“劉斌”條）

義同“門首”。《幽明録》“何比干”條：“未已，門首有老姥年可八十餘，求避雨，雨甚盛而衣不沾濡。”

**田上**

祚夜宿息田上，忽見有塚。（幽，“終祚”條）

義同“田中”、“田裏”。

由上可見，“上”也是一個詞義泛化、組合能力比較强的詞語。而且在一些詞義上與“下”始終保持了一種平行關係。

**行**　此時也是一個詞義泛化的典型詞語。主要有以下的一些詞義：

(1) 走，行走；出行。這是最基本的意義。如：

桂陽臨武徐孫江行，見岸有錢溢出，即輦著船中。（異，2“錢變土”條）

(2) 往；去。如：

我舉孝廉，公府辟，不行。（冥，“趙泰”條）

(3) 巡視；巡行。如：

孫堅喪父，行葬地。（異，4“數世天子”條）

(4) 用於食物名詞前，意義相當虚泛。如：

公祖虚禮盛饌，下席行觴。(搜，3“喬玄”條)

净人行食，翻飯於地，傾簞都盡，罔然無計。(冥，“滕普”條)

母自分行齋，人食之皆七日不饑。(異，5“天鉢”條)

“行酒”、“行食”、“行齋”中的“行”，在嚴格意義上都是“巡視、巡行”的義位變體。但是意義已經很虚化了。

(5) 流行；傳佈。如：

晉義熙十一年，京都火灾大行。(異，4“義熙火灾”條)

甲申年當行疾癘，殺諸惡人，佛家弟子，作八關齋，心修善行，可得免也。(冥，“李旦”條)

(6) 施行；執行。如：

雖知不能救，然嘗僑居是山，禽獸行善，皆爲兄弟，不忍見耳。(異，3“鸚鵡滅火”條)

作何孽罪，行何福善？(冥，“仕行”條)

(7) 做，幹。如：

其母嘗誦經長齋，非道不行。(異，5“天鉢”條)

始興郡陽山縣有人行田，忽遇一象，以鼻捲之。(異，3“大象”條)

不信經法，多行殘害。(冥，“何淡之”條)

(8) 安排。如：

行師用兵，萬不失一。(異，5“十二棋卜”條)

武帝謀伐吴、蜀，問彰取便利行師之决。(拾，7“魏”)

(9) 航行。如：

古云越王行海，曾於舟中作籌算。（異，2“越王菜”條）

船官行船，使爲柂工。（冥，“支法衡”條）

(10) 行列。如：

男女大小，亦數千人，行列而立。（冥，“趙泰”條）

(11) 行爲；品行。如：

汲郡衛士度，苦行居士也。（異，5“天鉢”條）

晝夜精思，爲至行沙門。（冥，“支法衡”條）

(12) 讀作 héng，佛教語。戒行，指學佛學道的人遵守戒律、刻苦修道的行爲。如：

戒行精峻，屢有徵感。（冥，“竺道容”條）

(13) 量詞，用於成行的東西。如：

得竹簡一枚，上有兩行科斗書。（異，2“顯節陵策文”條）

詞義泛化引起組合關係變化的詞語很多。名詞性的，如“行列、行像、行迹、行所、行資、行裝、行旅、行侶、行人、行道、行路；至行、苦行、德行、才行、業行、穢行、律行、善行、九行、五行、細行、戒行”。動詞性的，如“行步、行船、行從、行動、行服、行賈、行海、行貨、行酒、行刑、行喪、行善、行觴、行食、行田、行凶、行齋、行炙；案行、徐行、飛行、單行、履行、横行、行墻、修行、周行、理行、走行、巡行、微行、行師、出行、自行、辭行、步行”等。

可見，“行”由於詞義泛化，能够與衆多的詞語發生組合。

在一些組合形式中，已經没有實在意義，如“行酒”的“行”不能認爲具有“斟酒”意義，“行服”不能認爲具有“穿”的意義，最多祇能説明其詞義虚泛。實際上，有些詞語中的“行”已經虚化爲純粹充當擴充音節的構詞語素，如《搜神記》卷一“左慈”條：“行視沽酒家，昨悉亡其酒脯矣。”

**治** 詞義泛化也是比較典型的，能够與許多詞語進行組合，如“治服、治屋、治墓、治棺、治弦、治船、治道、治城；治疾、治病、治水、治喪、治生、治傷、治瘡；攻治、拷治、録治、釘治、修治、治護、療治、治殺、治療、捕治、挑治、收治”等。

下面一類形式，如“可＋x”、“自＋x”、“相＋x”等的歸屬還有争議。從句法形式上看，它們與運用詞序構成的複合詞不同，並不是純粹由詞彙性成分組成的，而是由語法性成分與詞彙性成分共同組成的，這些形式之間具有一個表示大體上相同意義的構詞語素，如“可”、“自”、“相”等。這些構詞語素結合範圍很廣，可以與很多詞彙性成分相搭配，能産性比較高，具有比較强的可類推性。但是從語義上看，這些結合面比較廣的構詞語素的語義特徵還比較明顯，而且有些還相當複雜，無法統一歸類，所以根據各自的理解，就産生了不同的歸類。我們將它們理解爲一種廣義的構詞語素，放在這裏討論。

【可＋x】x＝〈愛、哀、怪、惡、喜〉

**可哀**

又持法興一納架裟隨身。謂法興曰：“此地方大爲造新之罪，可哀如何?”（冥，“耆域”條）

**可愛**

須臾，引出，皆三尺餘，生鮮可愛。（搜，1“左慈”條）

初見一年少，著黄練單衣，白紗帢，甚可愛，笑語如人。（後，9“猴私宫妓”條）

**可怪**

世之呼問，兒具道本末。李、張並謂可怪。（後，4“李仲文女”條）

**可惡**

至夜半時，忽有鬼來，登梯與大賢語，瞠目磔齒，形貌可惡。（搜，18“宋大賢”條）

主者承敕出，將易之；胡形體甚醜，脚殊可惡，甲終不肯。（幽，“甲者”條）

**可喜**　可愛。

祜工騎乘，有一兒五六歲，端明可喜。（幽，“羊叔子”條）

這些詞語本身由助動詞與謂詞性詞語黏合而成，然後詞化爲一個動詞或者形容詞。它們的内部形式有時比較明顯，這是因爲這些成分在句中大多處於謂語位置（第一例的“可哀”位於主語的位置），佔據動詞性詞語的位置。即使是像“可愛”、“可喜”這些動詞性結構已經詞化爲一個形容詞，由於佔據的是謂語位置，内部形式意義仍然清晰可見。

【自＋x】x＝｛愛、伴、裁、稱、處、焚、覆、給、歸、號、恚、濟、絞、解、經、立、賣、念、任、失、守、勝、訴、

隨、投、謂、温、行、懸、縊、責、振〉

聞人死精神不滅，莫不懼然自失。（冥，“漢明帝夢神人”條）

法進懺悔自責，乃止不入山。（冥，“法進”條）

鸚鵡自念雖樂，不可久也，便去。（異，3“鸚鵡滅火”條）

縊女，蟲也。……恒吐絲自懸。昔齊東郭姜既亂崔杼之室，慶封殺其三子，姜亦自經。（異，3“縊女”條）

乃解腰中繻繩，懸屋角自絞。（幽，“曲阿人”條）

［苻堅］爲謝玄破於淮淝，自縊新城浮圖中。（異，“苻堅亡征”條）

有一人，朱衣、平上幘，自稱“後帝”。（異，5“厠神後帝”條）

自謂俄頃，視其馬鞭，摧然已爛。（異，5“撈蒲山”條）

江乘聶湖忽有一板……恒停在此川溪，采菱及捕魚者資以自濟。（幽，“江乘聶湖”條）

民聞其義，涕泗不自勝。（幽，“秦民”條）

諸葛氏兄弟二人，寓居晋陵，家甚貧耗，常假乞自給。（幽，“諸葛氏”條）

吾饑餓殆不自任，卿知諸方便，故當以法見教。（幽，“新死鬼”條）

父亡，無以葬，乃自賣爲奴，以供喪事。（搜，1“董永”條）

炊臨熟，不知釜處，兵弩自行。（搜，3“臧仲英”條）

猛耻見擒，乃登樓自焚而死。（搜，10“張奐妻”條）

賜劍，令自裁。（搜，16“温序”條）

妾孤窮羸弱，不能自振，欲之旁縣賣繒……妾既冤死，痛感皇天，無所告訴。故來自歸於明使君。（搜，16“蘇娥”條）

既毀其名，又絶其願，復何言哉！時節自愛。（搜，16“紫玉”條）

邑人宋大賢，以正道自處。（搜，18“宋大賢”條）

【相＋x】x＝｛別、稱、承、傳、當、對、符、繼、見、接、近、救、類、連、累、棄、隨、通、思、識、率、襲、向、諧、信、應、遇｝

至咸熙多歷年所，代代相傳。（拾，7“魏”）

泰見祖父母及二弟，在此獄中，相見涕泣。（冥，“趙泰”條）

相率詣長舒自説昨事，稽顙辭謝。（冥，“竺長舒”條）

先與傳相識，聞其幽執，出至獄候視之。（觀，16）

傳謂山曰：“今日困厄，命在漏刻，何方相救？”（冥，“竇傳”條）

楚毒科法，略與經説相符。（冥，“慧達”條）

有二沙門，形質相類，並行而東。（冥，“慧達”條）

今觀子年之記，蘇、張二人，異辭同迹，或以字音相類，或以土俗爲殊，驗諸墳史，豈惟秦、儀之見異者哉！（拾，4“秦始皇”録）

夫婦爲誓，有子無子，終不相棄。（冥，“陳安居”條）

忠及二子相繼殞斃。（異，3“鍾忠畜蛇”條）

屋宇連棟，甍檐相接，火至皆焚，無能爲救。（冥，“竺長舒”條）

何嗟鬼神之可已，而疑羲、禹之相遇乎！（拾，1“夏禹”録）

夫因氣含生，罕不以形相別。（拾，1“周穆王”録）

鬼谷子也，鬼、歸，音相近也。（拾，4“秦始皇”）

五運相承，叠生叠死，如飛塵細雨，存歿不可論算。（拾，5“前漢”）

始興機山東有兩岩，相向如鵲尾。（後，1“石室樂聲”條）

有一人項中復有面，生得之，與語，不相通。（異，1“沃沮東界”條）

此盤與洛鐘宫商相諧，宫中朝暮撞鐘，故聲相應耳。（異，2“洛鐘鳴”條）

昔有人乘馬山行，遥望岫裏有二老翁相對擕蒲。（異，5“擕蒲山”條）

若能相思，至三月旦，可修齋潔。（幽，“黄原”條）

如作兩口，一口大，一口小，相累於巾上。（幽，“董卓”條）

池陽有小人景，長一尺餘，或步行，操持萬物，大小各自相稱。（搜，12“池陽小人”條）

得一老翁，可百餘歲，言語了不相當，貌狀頗類於獸。

（搜，14“怪老翁”條）

欲誠所奉，寧不相信？（搜，16“紫玉”條）

## 3.4　單音語素對雙音詞内部形式的影響

漢語複音詞中的單音語素大多能够獨立使用，而且具有自己的詞彙系統和詞義系統，有自己的詞義發展、演變歷史。雖然雙音詞詞義不等於兩個語素義的相加，但是語素義和詞義之間存在着千絲萬縷的聯繫，釐清雙音詞中各個語素參與構成的形式和意義，也就釐清了複合詞内部形式及詞義的關係。可以説，單音節詞的意義演變對漢語複音詞的形式、意義都有極大的關係。當一個複音詞中的一個語素仍然獨自活躍在語言使用中時，它在語言中的意義演變將直接造成複音詞意義的變化。

漢語的一個語素，寫出來就是一個字（聯綿詞除外）。漢語詞彙發展中常常有這樣的情況，一個雙音詞 AB 形成的初期，理據意義十分明顯，隨着詞語的發展，理據意義變得模糊不清，這時就從語言中找出一個與整個複合詞意義比較接近的語素替換原來的語素，也就是 A→A′，形成 A′B 的新形式。這與我們上面分析的同義詞發展中通過替換對雙音詞産生影響有一致的地方。比如：

**聽事**　廳堂。官府治事之所。後也泛指私家大廳。如：

既至大城，徑進聽事。見一人，年可四五十，南面而

坐。(冥,“程道惠”條)

荆州聽事東有别齋三間,由來多鬼,恒惱人。(觀,36)

此詞爲動賓式複合詞。最早時,“聽事”爲詞組,主要指“聽命行事”,如《左傳·襄公三十年》:“穆叔問王子圍之爲政何如。對曰:‘吾儕小人食而聽事,猶懼不給命,而不免於戾,焉與知政?’”由此引申出“治事,辦理公務事情”,如《史記·秦始皇本紀》:“自是後莫知行之所在。聽事,群臣受决事,悉於咸陽宫。”再由此引申爲“處理公務的地方”,如《風俗通·怪神·事件多有見怪怖以自傷者》:“郴還聽事,思惟良久。”

由“聽命行事”到“治事,辦理公務事情”是該詞由詞組到詞的詞化過程。再發展爲名詞,表示“處理公務的地方”,這個詞的理據意義就一步一步地消失了。可見,漢語雙音節詞詞化的程度越高,其理據意義就越隱藏。也就是説,漢語的詞化過程,就是漢語雙音節詞的理據意義的消失過程。但是,該詞的理據意義衹要稍加考察仍然可以看出來,因爲當時語言中“聽”還具有“治事”的意義。隨着這個詞的發展,有兩個方面的原因决定了這個詞變成“廳事”:一是,當“聽”的“治事”意義消失①,主要用於表示“聽”這個動作時,人們不明白“聽事”的意義;二是,“聽事”自身從動詞發展爲名詞。根據人們的認知經驗,在一個名詞性的詞語形體中,相應的語素會變成名詞性的形式。這個詞語形體可公式化爲:

① 《冥祥記》“程道惠”條:“惠後爲延尉,預西堂聽訟,未及就列,欻然煩悶,不識人,半日乃愈。”

$A_{(\alpha\beta)}\rightarrow A'_{(\lambda\beta)}$

（其中A代表一個具有完整意義的詞語；α、β與λ分別代表組成A的文字形式；α與λ之間存在着衍生關係）

用漢語的詞彙形式表示，即：聽事→廳事（其中“廳”來自於“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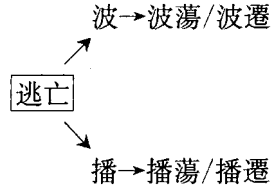
忽有鼠從穴出，在廳事上，語曰：“王周南，爾以某月某日當死。”（搜，18“王周南”條）

蔡謨在廳事上坐，忽聞鄰左復魄聲。（幽，“蔡謨”條）

《資治通鑑·晋愍帝建興二年》：“勒升其聽事，浚乃走出堂皇，勒衆執之。”胡三省注：“中庭曰聽事，言受事察訟於是。漢晋皆作‘聽事’，六朝以來乃始加‘广’作‘廳’。”《三國志·吴志·諸葛恪傳》：“出行之後，所坐廳事屋棟中折。”指官府處理公務的廳堂。《魏書·夏侯夬傳》：“忽夢見征虜將軍房世寶來至其家，直上廳事。”指私家廳堂。此詞由於仍然保留有一個原來詞語構詞理據的文字形式，可以説其演變祇進行了一半，下一步演變就是要將“事”字從其中替換出來。從文字的擴展形式看，可以組成“廳堂”（《魏書·楊播傳》）、“廳宇”（《魏書·李崇傳》）、“廳房”（《老殘遊記》第十七回）、“廳屋”（《古今小説·王信之一死救全家》），這是其以後的發展情況。這個詞的構詞理據本來是非常清楚的，由於“聽”被“廳”替換組成“廳事”後，其構詞理據就不容易爲一般人所知道。從另一方面説，也就促進了這個詞語的詞彙化發展。

**波蕩→播蕩 / 波遷→播遷**[①]

由“聽事”到“廳事”的發展，可以説是一個詞語形式替换另一個詞語形式，存在着時間上的先後關係。有時一個語素意義對應於文字中的兩個形體，這兩個形體以一個相同的語素義分别與另一個形體組成雙音節的形式，同時共存於一個語言平面上。這種複合詞中字與語素之間的關係是以一種潜在的暗流形式實現的。如“波蕩→播蕩”、“波遷→播遷”中，“波”與“播”共同具有“逃亡”意義，同時與“蕩”和“遷”組成複合詞。圖標如下：




“波”在上古爲起伏的水面、波浪的意思。《説文・水部》：“波，水涌流也。”到魏晋時産生出一個新義，即“逃亡、奔跑”。如《樂府詩集・企喻歌》：“鷁子經天飛，群雀兩向波。”而漢語在上古時本身有一個“播”表示遷徙、逃亡義（江藍生 1988：18），如《書・大誥》：“予惟以爾庶邦，於伐殷逋播臣。”《左傳・襄公二十五年》：“復氏之亂，成公播蕩。”《後漢書・獻帝紀贊》：“獻生不辰，身播國屯。”也就是説，在此時的語言中出現了“波”與“播”詞義上的一部分合流。我們可以從兩個途徑來理解這兩個詞的合流。一是從詞義系統出發，“波”根據自己的

① 又作“波散”，《晋書・孔愉傳》：“而神州振蕩，遺氓波散。”

詞義系統，由“水波涌流”引申出“波動”，如漢・張衡《西京賦》：“河渭爲之波蕩，吴嶽爲之陁堵。”此例中的“波蕩”爲同義組合，表示“水波摇蕩”的意思。再由“波動”引申出“逃亡、奔跑”的意義。一是從東漢開始的漢語口語與書面語脱節的情況出發，認爲“波”的這種意義是人們無意識地加在“波”身上的，其原因就是“波”與“播”音近①。也就是説，漢語口語中的一個音節/pua/，對應於書面語中的“波”和“播”兩個文字形式，由於俗寫的原因，就將“播”寫成了“波”②。

這種情況一産生，書面語系統中就並存着這樣兩個系統，既可以有“波蕩”、“波遷”的雙音組合，也可以有“播蕩”、“播遷”的組合。如：

百姓波蕩，從亂如歸。（搜，7“牛能言”條）

蘇峻之亂，都邑人士皆東西波遷。（冥，“周閔”條）

按：《法苑珠林》引作：“蘇峻之亂，邑人皆東西播遷。”

同期的其他文獻用例，如晋・袁宏《後漢紀・獻帝紀二》：“賊臣作亂，朝廷播蕩，四方俄然，莫有固志。”《魏書・樂志》：“自中原喪亂，晋室播蕩，永嘉以後，舊章湮没。”《列子・湯問》：“岱輿、員嶠二山，流於北極，沈於大海，仙聖之播遷者巨億計。”晋・盧諶《贈劉琨》詩：“王室喪師，私門播遷。”北

① 上古都屬於幫紐、歌部，中古時纔産生分化，“波”爲幫母、戈韵、平聲，“播”爲幫母過韵，去聲。如果按照段玉裁“古無去聲”的説法，這兩個字在上古時很可能完全同音。

② 江藍生（1988：18）認爲：“‘波’是一個口語詞，文獻中又借‘播’表其音。”儘管没有明確指出這種情況的存在，但實際上含有此義。

周・庾信《哀江南賦》:“值五馬之南奔,逢三星之東聚,彼凌江而建國,始播遷於吾祖。”

在口語性比較强的《搜神記》、《冥祥記》等小説以及詩歌等通俗文體中,就多用“波”,而比較書面、正規的文獻中就多用“播”。而在實際語音中,“波蕩”與“播蕩”、“波遷”與“播遷”没有區别。其他的形式如“波迸/播迸”的情况與此相同:

爾時鹿王即向諸鹿而作是言:“汝等莫愁,王今所以來至此者,正爲我身,不為汝也。我今雖能逃避遠去……汝等便當東西波迸,乃至喪命。”(三國・支謙譯《菩薩本緣經》下,3/67c)

王與夫人播迸,晨夜至舍夷國。(西晋・法炬等譯《法句譬喻經》,4/583a)

迦葉惶怖,投座而走,五百弟子,奔波並散。(同上,4/599a)

漢語中常常存在許多同音詞,而且這些同音詞在詞形上也相近,但一個爲常用詞,一個爲非常用詞,因爲同音、形近的原因,使雙音形式中的語素發生形式變化。這實際上是漢語單音詞對漢語雙音詞産生的一種無理干擾。這樣形成的一些詞語,是無法從詞形本身的角度去尋找構詞的理據的。如:

**促裝**

*璞將促裝去之;愛其婢,無由得,乃取小豆三斗,繞主人宅散之。(搜,3“郭璞[三]”)

此詞見於當時的其他許多文獻,如孔稚珪《北山移文》:“今又促裝下邑,浪曳上京。”謝靈運《初去郡詩》:“恭承古人意,

促裝反柴荆。”[①] 其中的“促”應該是“娖（琓）”之音借，《廣雅・釋詁》：“琓，齊也。”《玉篇・玉部》：“琓，等也，齊也。”所以“促裝”的形體本當爲“琓裝”，其結構本爲動賓短語（江藍生 1988：32）。而按照現在的形體結構去理解，可以都理解爲偏正式。

**的的—指的—指適—適適**　分明、確實。

天明可發。<u>穎</u>曰：“雖云夢不足怪，此何太適！”（搜，16“文穎”條）

<u>郭</u>聞之悵然，云：“吾昨夜亦夢與人爭錢，如卿所夢，何期太的的也！”（搜，10“謝郭同夢”條）

*天明，母重啓<u>濟</u>：“雖云夢不足怪，此何太適適！亦何惜不一驗之？”[②]（搜，16“蔣濟亡兒”條）

見像在殿之東，衆小像中，的的分明。（冥・自序）

這組同義詞中兩個詞是同一個音節的兩種不同的書寫形式。書面形式中一直將表示分明、確實意義的音節書寫作“的”，如漢・劉向《新序・雜事》二：“故闔閭用子胥以興，夫差殺之而亡；昭王用樂毅以勝，惠王逐之而敗。此的的然若白黑。”《淮南子・説林訓》：“的的者獲，提提者射。”高誘注：“的的，明也，爲衆所見，故獲。”

在實際言語活動中，“適”、“敵”與“的”同音，所以“的的”可以假借爲“適適”，形成了書面語中用來表示“分明”的

① 以上兩例轉引自江藍生（1988：31）。

② 此條不見於任何書引作《搜神記》，但見於《列異傳》，時代同時，姑引之。

書寫形式“適適”。

因此，這兩個書寫形式，都可以與另外一個詞組成兩個不同的書寫形式，如與“指”組成“指的”、“指適”：

夜夢見一神人以烏角如意與之，雖是寤中，殊自指的。（異，7“夢得如意”條）

*某等以其夢指適異常，試往相問，而果各得此夢，符協如一。（搜，5“蔣山祠［三］”）

**駮駱** 文采間雜，斑駁。

東有雲石，廣五百里，駮駱如錦，扣之片片，則蓊然雲出。（拾，10“員嶠山”）

此詞形式可作“駮落”，見《御覽》卷五十二引。此詞形式爲流俗詞源形式，因爲此詞的最早形式爲聯綿詞“駁犖”，見《史記・司馬相如列傳》：“赤瑕駁犖，雜其間。”司馬貞《索隱》引司馬彪曰：“駁犖，采點也。”《水經注・淹水》：“故楊氏《南裔異物志》曰：‘髯惟大蛇，既洪且長，采色駁犖，其文錦章。’”可見，到南北朝時期，人們不能知道這個字的構詞理據，就根據同音的原因，認爲“駁犖”的“斑駁”意義源於“雜色的馬”，改“犖”爲“駱”，“駱”爲“白馬黑毛”（見《詩・魯頌・駉》毛傳、《淮南子・時則》高誘注）。“駮”、“駁”形近字誤。因此，字形又可以作“駮落”，如唐・白居易《玩半開花贈皇甫郎中》詩：“淺深妝駮落，高下火參差。”可見，唐以後字多作“駮落”。

**不借** 草鞋。如：

操二三量不借，挂屋後楮上。（搜，17“張漢直”條）

“不借”爲草鞋，分別見於《急就章》卷二：“裳韋不借爲牧

人。”《方言》卷四：“絲作者謂之履，麻作之者謂之不借。”漢・桓寬《鹽鐵論・散不足》：“及其後，則綦下不借。”

此詞在南北朝以前存在三組詞語形式：薄（博、搏）臘，不借，不惜。“搏臘”見於《釋名・釋衣服》：“（草履）齊人云搏臘。”《儀禮・喪服》“繩履者，繩菲也”鄭玄注：“繩菲，今時不借也。”“不惜”見於《孟子・盡心》趙岐注，以及《齊民要術》引《四民月令》云：“十月作白履不惜。”關於此詞的構詞理據，不同的猜測就形成了不同的詞語形式。東漢・劉熙《釋名・釋衣服》：“不借，言賤易有，宜各自蓄之，不假借人也。”顔師古注《急就章》同。作“借”，是將“不借”的構詞方式理解爲偏正式，構詞理據理解爲“不向人借”。《四民月令》作“惜”，也是從草鞋的賤易、容易得到來理解的，同樣將它理解爲偏正式，將其構詞理據理解爲“不珍惜”。

實際上，此詞爲聯綿詞，構詞理據得源於“粗糙”，與絲做成的“履”形成對比。《廣雅・釋器》“不借，履也”王念孫疏證云：“《釋名》以搏臘爲粗貌，是也。搏臘，叠韵字，轉之則爲不借。”畢沅《釋名疏證補》引葉德炯曰：“不借，履之合音也……云薄臘，則不借之輕讀，此皆方音轉變之故。”

造成這種隨意分析漢語構詞理據，尤其是對聯綿詞的内部形式進行隨意理解的原因在於漢字形體代表的意義掩蓋了音節的意義。這種理解給漢語詞語的替换造成了不小的影響。

這種影響還可以是相反方向的，也就是將一個本身具有理據意義的詞語理解爲一個記音詞。如：

**虎魄／琥珀**

獻玉駱駝高五尺，虎魄鳳凰高六尺。（拾，3“周靈王”）

昔漢武帝寶鼎元年，西方貢珍怪，有虎魄燕，置之静室，自於室中鳴翔。（拾，8“吴”）

得白獺髓，雜玉與琥珀屑，當滅此痕。（拾，8“吴”）

《神仙傳》云：“松柏脂入地千年化爲茯苓，茯苓化爲琥珀。”（博，4“藥物”）

《神農本草》云：鷄卵可作琥珀。（博，4“戲術”）

關於此詞的構詞理據，一般認爲是漢時借自突厥語或者波斯語的音譯詞。項楚（1996）根據衆多的文獻材料研究指出：“虎魄”最先是有構詞理據的，意思是“虎目精魄”，由於“後來的人們不知‘虎魄’一詞的含義，因爲它屬於寶石之類，所以創造了形聲字‘琥珀’來稱呼它，而歷代編寫字書的人也都不能追溯根源，所以人們普遍地把‘琥珀’看做是一個記音的詞，而不知道它的真實來歷了”。項先生在這裏闡述了“虎魄”一詞由於構詞理據的消失，人們對它進行重新分析後從而改變了詞形。

以上的一些分析説明，漢語中字形與音節的關係在許多情況下存在脱節現象。這也可以從我們現在對方言詞語本字的考釋中得到印證。一些詞語，本身存活在人們的口頭語言中，但是反映在書面形式上却具有强制規定性。口語系統中本身（這裏主要指不反映到文字形式）是一個音節的詞語，常常在書面語系統中表現爲多個文字形式。因此，研究漢語詞彙演變應該分兩個系統：一個系統要釐清一個詞語的書面形式，一個系統要找出語音形式。衹有這樣，纔能全面清理漢語詞彙史中的複雜現象。

# 第四章
# 志怪小説雙音詞的發展與詞彙化

## 4.1 引 言

王艾録、司富珍（2001：5）將漢語的詞彙和發展分爲原生、派生和句段三個階段，這三個階段造出的詞分别叫原生詞、派生詞和句段詞。原生詞是最古老的詞，它的發生和發展大多數要推算到語言起源的時代；派生詞是由舊詞産生出來的新詞，如由“立→位”，或者是由詞根加詞綴構成的附加式合成詞，如“刀→刀子”。這二者中的絶大多數詞的造詞理據已經中斷或者磨滅，不容易認識。而由於句法關係形成的句段詞（即合成詞）的理據意義是可以根據組成雙音節詞的兩個語素的意義及構成形式分析清楚的。

因爲漢語作爲單音節語素語言，其詞語的意義總是同其語音形式和一定的構造形式相結合。就單音節詞而言，其理據意義在

字形爲形聲字的詞中表現得特别明顯。就雙音節而言，詞的理據意義常常通過其融合意義而成。儘管“詞的内部形式是詞義最初形成時反映事物對象的特點所采取的形式，它爲詞形所制約和固定”（劉叔新 1990：217），但是由於雙音節詞的意義並不等於兩個語素意義的簡單相加，而是要求詞的内部不存在明晰的意義聯結關係。這就是漢語詞彙化的過程，即逐步隱藏雙音詞的内部形式和消除構詞理據。在大多數情況下，漢語雙音詞的詞彙化的程度與内部形式的隱顯程度成反比關係，内部形式越清楚，詞彙化程度就越低，反之亦然。

漢語大部分的雙音複合詞都經過了從短語到詞的詞彙化過程。這個過程是一個逐漸遞進的過程，具有層級性，因此雙音節複合詞的詞義也具有層級性，初級形式可以從其兩個語素意義看出其融合意義來，而在後來的發展中，這種理據意義逐漸消失，已看不出其理據意義，最終完成了詞彙化的過程。這些具有雙音節形式的詞，與單音節詞一樣，都是語言符號系統中的一個成員，它同樣會像單音節詞一樣，再進一步地發生詞義的引申演變，也就是再次詞彙化。

一個新的雙音節形式的形成或者從短語形式到詞的過程是雙音詞的第一次詞彙化，而一個雙音節詞從最先的内部形式意義逐步發展變化的過程是詞彙的再次詞彙化。因此，我們可以通過這兩個過程來探討志怪小説中的一些雙音詞的詞彙化的問題，從而看出漢語詞義的發展。

## 4.2　雙音詞構成形式與詞義投影

### 4.2.1　雙音詞構成形式的多樣化

漢語詞彙中由一個單音詞變爲雙音詞總體上有兩種方法，即複合法和派生法。複合法是漢語詞彙雙音化的主流形式，有並列式、偏正式、動賓式、主謂式、動補式等五種形式；派生法不是古代漢語詞彙的主流形式，而且它的發展過程是非常緩慢的，主要有前加形式和後加形式兩種。這些主要的雙音詞的構成分析以及構詞原理，儘管在前面第三章中已經介紹了漢語詞彙系統中各種構成雙音詞的方式，但那祇是分離地注重於各個形式的構成方式，沒有將這些形式有機的聯繫起來。因此，本節中主要從雙音詞構成形式的多樣化和雙音詞中詞義的投影兩個方面，來進一步揭示漢語詞彙雙音化方面的一些情況。

複合詞的內部形式是複合詞的語法結構和語義結構的總和，是詞語的理據在語言符號系統中的影射，記録着複合詞發生、發展的信息。詞語反映的是現實社會中客觀存在的一些事物，而現實現象又是複雜的，所以，注定了語言系統中的詞彙現象也是非常複雜的。由於人們認識事物的角度不同，就會用不同的形式來反映具有相同理性意義的一個概念，這就是詞彙系統中爲什麽會出現衆多同義詞的原因。從詞義的角度看，這些詞是同義詞；從詞語的構造方式上看，又是構成詞語的方式不同。這種不同，使

漢語詞彙系統中增加了衆多的雙音詞，而且大大提高了漢語表達的準確度，以適應語言表達的嚴密化、精確化要求。同時，這也是漢語詞彙化研究中的一個重要内容。

4.2.1.1 同一種構詞方式中的不同形式

第一，不同形式中的構詞語素相同，但語序相反。這種情況下的詞語絶大多數是並列式，也有少數是偏正式。如：

**腑臟－臟腑**

剖出腸胃，湔洗腑臟，見有結聚不净物甚多。（冥，“竺法義”條）

《太平廣記》卷一一〇引作“臟腑”。

**往來－來往**

經三年，望子忽生外意，神便絶往來。（搜，5“蔣山祠[四]”）

夜半後，有一人著皂單衣，來往户外，呼亭主。（搜，18“安陽亭書生”條）

偏正式詞語之間一般説來語序是固定的，因爲它主要是依靠語法關係構成的複合形式，不同的語序組詞的結果就是不同的意思。但是，在中古時期出現了一些例外的情況，如：

**中夜－夜中**

夜中［觀：中夜］，械忽自破，上得離身，因是便走，遂得免脱。（冥，“張崇”條；觀，159）

“夜中”在先秦時已見，如《國語·吴語》：“吴王昏，乃戒令秣馬食士，夜中，乃令服兵擐甲，繫馬舌，出火竈。”“中夜”

也見於東漢佛經中，如："中夜覺天地大動，觀見光明輝赫非常。"(184，149，1)①

**中宵—宵中**

中宵，與士庶同睡。虎乘間跳入，跨越人畜，獨取劉而去。(異，3"虎攫府佐"條)

梁馮恭醉卧於山路。夜有虎來，以頭枕其背。恭中宵展轉，以手搏之，復大寢。(異，3"醉共虎眠"條)

夜泊越里，纜舟於大桑樹。宵中，樹忽呼龜。(異，3"諸葛博識"條)

同期材料，如晋·陸機《贈尚書郎顧彦先》詩之二："迅雷中宵激，驚電光夜舒。"又作"宵中"，晋·夏侯湛《周詩》："夕定晨省，奉朝侍昏，宵中告退，鷄鳴在門。"

**年少—少年**

忽有三年少［幽：少年］，容服妍麗，詣鍾乞瓜。(異，4"數世天子"條；幽，"孫鍾"條)

第二，幾個同義詞之間包含一個相同的語素，這種情況中的另一個不相同的語素之間存在同義、近義的關係。如：

**瞻睹—瞻視／視瞻—瞻眄**

時有采藥數人，皆共瞻睹。(冥，"廬山七嶺"條)

又問婢曰："汝眼目瞻視，何以不常?"(搜，9"諸葛恪"條)

亡人亦無生理，可别作屋見置，瞻視滿十月，然後殯。

① 此兩例直接轉引自胡敕瑞(2001：125)。

（幽，“胡馥之”條）

將護累月，飲食稍多，能開目視瞻，屈伸手足，然不與人相當。（搜，15“顏畿”條）

沙門回相瞻眄，意若依然。（冥，“王懿”條）

**疲極—極苦**

今爲把沙之役，辛勤極苦。（冥，“唐遵”條）

唯至心誦經，得百有餘遍。既大疲極，暫晝得眠。（觀，142）

**至誠—至心** 真誠；一心。

唯至誠［觀：至心］誦經，至百餘遍。疲而晝寢，時同繫者有十許人，亦俱睡卧。（冥，“彭子喬”條；觀，142）

［支道山］曰：“若能至心歸請，必有感應。”傳先亦頗聞觀世音，及得山語，遂專心屬念。晝夜三日，至誠自歸。（冥，“竇傳”條）

世以此稱其至誠。（搜，11“諒輔”條）

父母哀號，使至心念佛，爰及宗親，助子屬想。（幽，“國近羅剎”條）

**門上—門首**

曉，在門上，求通言：“我天使也，府君宜起迎我，當大富貴。不爾，必有凶禍。”（幽，“劉斌”條）

未已，門首有老姥年可八十餘，求避雨，雨甚盛而衣不沾濡。（幽，“何比干”條）

家有老婢，素見鬼，云：“見府君先人，來至門首便住。”（幽，“陳緒”條）

“門上”、“門首”都爲偏正式，在上例中皆爲“門口”的意思。

**抵債－捍債**

抵債者爲驢馬牛魚鱉之屬。（幽，“趙泰”條）

淫者作鶴蝟獐麋，兩舌者作梟鴟，捍債［抵債］者爲驢牛馬。（冥，“趙泰”條）

“捍債”中的“捍”爲“拒付”義，是從其“抗拒”、“抵制”義發展而來的。“捍”的“抗拒”義也是此時的新生意義。如《北齊書・酷吏傳・宋游道》：“對捍詔使，無人臣之禮，大不敬者死。”而“捍”的“抗拒”意義又是在它與“抵捍”聯用中從“抵”沾染而來的。因爲“抵”有“抵賴”的意義，如《漢書・酷吏傳・田延年》：“丞相議奏延年‘注守盜三千萬，不道’……延年抵曰：‘本出將軍之門，蒙此爵位，無有是事。’”顔師古注：“抵，拒諱也。”“抵捍”聯用，亦作“抵扞”，表示“抗拒”，如西漢・桓寬《鹽鐵論・未通》：“田地日無，租賦不入，抵扞縣官。”《南史・顔延之傳》：“依傍詔恩，抵捍餘直，垂及周年，猶不畢了，昧利苟得，無所顧忌。”

**積聚－結聚**

刳出腸胃，湔洗腑臟，見有結聚［觀：積聚］不净物甚多。（冥，“竺法義”條；觀，25）

**曛暮—昏夜—昏夕**　猶“黄昏”。

年餘而同學等於昏夜間，聞空中有語，詳聽即道志聲也。（冥，“道志”條）

於昏夕間，閑卧未寢，嘆念萬品死生，流轉無定，自惟

己身，將從何來。（冥，“陳秀遠”條）

其後久之，像於曛暮間放光，顯照三尺許地，金輝秀起，煥然奪目。（冥・自序）

“曛”是此時新産生的詞，最早見於《玉篇・日部》：“曛，黄昏時。”頻繁使用於南北朝的作家作品中，如鮑照《冬日》詩：“曛霧蔽窮天，夕陽晦寒地。”又《行京口至竹里》詩：“折志逢雕嚴，孤遊值曛逼。”由此可知，“曛暮”乃同義詞聯用。

**躬親—親自—身自—手自**

含乃棄絶人事，躬親侍養，以知名州黨。（搜，15“顔畿”條）

爾時長樂公親自臨刑，驚問之，子赦聊爾答云：“能作馬鞍。”（冥，“南宫子赦”條）

策催諸將士，使速引船，或身自早出督切。（搜，1“於吉”條）

後公出近郊，士人從者百數。放乃賚酒一甕，脯一片，手自傾甕，行酒百官，百官莫不醉飽。（搜，1“左慈”條）

“躬親”爲並列式，“親自”、“身自”、“手自”爲附加式，表達的都是同樣的一個意義。

其他的例子如：辭飾—飾言、神宇—神情、服章—衣服、知故—知舊、凶險—凶惡、因是—因此、頓悶—煩悶、栅裏—栅中、淫逸—淫佚、投宿—逗宿、迷閉—迷執、剥爛—壞爛、鄉比—鄉里、清怡—清夷、租課—租税、淡然—恬然、向來—向者，等。

還有一種情況是這些不同的語素處於同一個語義場中，互相

之間或者是同義位的關係，或者是上下義位的關係，如：

**道士—道人**

洛陽道士［高：道人］悉往禮焉，域不爲起。（冥，“耆域”條；高僧傳，365）

有法獻道人，迫而觀之。（異，3“西寺異物”條）

“士”屬於“人”這個義場中的下義位詞，這種替換形成的雙音節詞往往同義。

**鎮戍—方鎮**

爲鎮戍［觀：方鎮］所拘，謂爲遊寇。（冥，“法相”條；觀，159）

第三，各個詞語中没有相同的語素。如：

**澄朗—晴霽**

於時天景澄朗［高：晴霽］，陶踐山足，便風雨晦暝。（冥，“安羅江霍山”條；高僧傳，445）

**歸誠—存念**

遂不復自治，唯歸誠［高：存念］觀世音。（冥，“竺法義”條；高僧傳，172）

**京師—都下**

晉世沙門僧洪住京師［觀：都下］瓦官寺，（冥，“僧洪”條；觀，107）

4.2.1.2　不同構詞方式中的不同形式

這些不同方式形成的雙音詞，在構詞方式上主要是並列式與附加式、並列式與偏正式之間的區别，也有一部分並列式與主謂

式、重叠式與偏正式的區别，如“比伴－同伴－伴輩－等輩”等。

**惆悵－悵然**

琰退，慮此僧孟浪，將遂失此像，深以惆悵。（冥・自序）

女悵然有感，遂相許以私，克以明夕。（幽，“賣胡粉女”條）

“惆悵”爲並列式，“悵然”爲附加式。

**號吼－呼叫－大叫**

及明日當見啖，其晨始曙，忽有大虎，遥逼群羌，奮怒號吼［觀：大叫］。（冥，“開達”條；觀，152）

四娘問：“此爲何聲？”答曰：“此是無行衆僧，破齋犯戒，獲此苦報，呼叫聲也。”（冥，“王四娘”條）

像“號吼－大叫”這類同義詞的構成，是相當有意思的。這兩個詞的構造方式不一樣，“號吼”是同義並列式複詞，“大叫”是偏正式複詞。並列式複詞中的兩個語素都與偏正式中的一個語素是同義詞，但是存在不同的限制性義素，而這個不同的限制性義素就是偏正式複詞中的另一個語素。也就是説，“號、吼”的義素都可分析爲：［大］＋［叫］，“大”這個義素是“叫”没有的，而在“大叫”這個詞語中是以語素的形式表達出來的。可表達爲：$A_{(x+y)}B_{(x+y)}\rightarrow XD_{(y)}$

**首過－辭謝**

年少嗟感。至明，乃叩頭首過［觀：辭謝］。（冥，“竺長舒”條；觀，3）

從單音詞語素分析，“首過”是名詞加動詞性語素，爲主謂式構詞；如果從語義上看，“首”在此詞中語義已經轉移爲動詞性成分，表示“承認”，此詞的構詞形式爲動賓式。

**屏風－步障**

引鳳文錦步障縈蔽浴所，共宫人寵嬖者解媟服宴戲，彌於日夜，名曰“清嬉浴室”。（拾，9“晉時事”）

果於屏風間得扇，上皆如蜘蛛網絡。（異，6“團扇夢別”條）

孫亮作琉璃屏風，甚薄而瑩澈。（拾，8“吴”）

“屏風”爲動賓式，“步障”爲偏正式。

**俄頃－俄而**

子木夜寢，忽聞有人道弼姓字者。俄頃而到子木堂前。（後，6“朱弼”條）

俄而瓜生蔓延，生花成實，乃取食之。（搜，1“徐光”條）

“俄頃”爲並列式複合詞，“俄而”爲不規則構詞形式。

**圍繞－周繞**

隆後至江邊伐荻，犬暫出渚次，隆爲大蛇所圍繞周身。（幽，“華隆”條）

竺乃掘溝渠周繞其庫。（拾，8“蜀”）

有時，兩個不同的語素之間是因果關係。如：

**風攣－攣屈**

時在洛陽，兩脚風攣［高：攣屈］經年。（冥，“耆域”條；高僧傳，365）

“風”是引起人疾病的原因之一，“風攣”的結果引起手脚的攣屈，所以實際上“屈”是“風”的結果。

**久久－良久－久之**

久久，方聞屋裏有人言：“賓堂下有人，不可進。”（搜，19“陳仲舉”條）

良久復蘇，被擊處皆發疽潰，尋便死。（後，6“魯子敬墓”條）

婦劉氏見狗銜謝頭來，久之，乃失所在。（異，4“安石薨兆”條）

“久久”爲並列式，“良久”爲偏正式，“久之”嚴格意義上並不成其爲詞，“之”作爲一個助詞，衹不過爲單音節的“久”起補充音節的作用而已。

**數數－數次－數四－數爾**

路忽見一貴人，儼然端坐，即蔣侯象也。因擲兩橘與之。數數形見，遂隆情好。（後，5“吴望子”條）

數數如此，旁人怪之。（搜，12“落頭民”條）

數日如此，便往謝鄰人。鄰人曰：“吾初不為是，何見謝也?”端又以鄰人不喻其意，然數爾如此，後更實問。（後，5“白水素女”條）

如此數次，周旋跬步，草皆沾濕。（後，9“楊生狗”條）

經歲，無隴聞有乘馬人呼“樓無隴”數四聲，云：“汝故不還楊明府扇耶?”（異，5“楊明府”條）

有人與女子會於神座上，有一蛇來，繞之數四匝。（幽，

“鄧艾廟”條）

**衰老—衰淩**

魏郡張奮者，家本巨富，忽衰老財散，遂賣宅與程應。（搜，18“細腰”條）

猶“衰敗”。

溥奕世衰凌，及安帝時，家貧不得仕，乃挾竹簡插筆，於洛陽市傭書。（拾，5“後漢”）

猶“衰落”。

**衰邁—篤老**　衰弱老邁。

群問曰：“公是何年生?”答曰：“已衰邁也，忘其年月。”（拾，8“蜀”）

木母篤老，口無復齒，木恒嚼哺飴母。（冥，“慧木”條）

梁上見一老翁，長八九寸，面目頹皺，鬚髮皓白，拄杖僂步，篤老之極。（幽，“漢武帝”條）

**妝束—莊飾—妝飾—妝嚴**　打扮。

見橋上士女，往返填衢，衣服妝束，不異世人。（冥，“陳秀遠”條）

齊王氏，名四娘，永明三年病死，下屍在地，爲莊飾者，覺其心暖，故未殯殮。（冥，“王四娘”條）

哀帝尚淫奢，多進諂佞，幸愛之臣，競以妝飾妖麗，巧言取容。（拾，5“前漢下”）

盧郎已來，可令女郎妝嚴。（搜，16“崔少府墓”條）

### 4.2.2 雙音詞中語素義的影射

吕叔湘（1980：64）在分析漢語詞的意義時提出了“佔據一點，控制一片”的觀點。他説：“語言不可避免地要有概括作用或抽象作用。外界事物呈現無窮的細節，都可以反映到人的腦子裏來，可是語言没法兒絲毫不漏地把它們全都表現出來，不可能不保留一部分，放棄一部分。”比如“布鞋”，不僅有“布”、“鞋”的意義，還有依靠語序來表達的語法意義“是一種鞋而不是一種布”，同時還具有在組詞的過程中被概括放棄掉的意義“用……做成的……”。揭示出了漢語雙音詞形式的兩個語素衹是整個形式的意義支點。這些支點隱藏着整個複合詞的理據意義，許多複合詞由於缺乏擴展的性能而使其語素義之間具有大跨度的語義斷裂，其理據等信息衹能靠意義支點暗示。意義支點最明顯的是縮略詞，如前面 2.2.10.4 的“泣魚”等。

#### 4.2.2.1 雙音詞中語素義的影射分析

在某種意義上，漢語複合詞的詞義，是兩個語素義的影射。兩個語素義融合後形成了一個更加抽象化的詞義，這種抽象化的融合機制正是漢語詞彙化的機制。根據這個原理，我們可以反過來探索漢語複合詞的形成機制，以及作爲意義支點的兩個語素對複合詞的語義的投射。影射的方式不同，詞形和理據意義就有所不同。如：

**剪刀／交刀**

忽有人得剪刀於石下者，衆咸異之。綜問主簿，主簿對曰：“昔吴長沙桓王嘗飲餞孫洲，父老云：‘此洲狹而長，君

當爲長沙乎?'果應。夫三刀為州，得交刀，君亦當交州。"（幽，"爰宗"條）

"剪刀"，《詞典》引唐杜甫《戲題王宰畫山水圖歌》。"交刀"，《詞典》引晋張敞《東宫舊事》："太子納妃，有龍頭金縷交刀四。""剪刀"，影射的是功用；"交刀"，影射的是形狀。儘管二者理性意義相同，但是由於影射的方式不同，詞語的内部形式就不同，理據意義也就不同。同樣的例子如：

**書刀**

估客至都，市好絲履，並箱盛之，自市書刀亦内箱中。（搜，4"宫亭湖［一］"）

群抽所佩書刀投猿，猿化爲一老翁。（拾，8"蜀"）

**瓜刀**

［杜子恭］嘗就人借瓜刀，其主求之，子恭曰："當即相還耳。"既而刀主行至嘉興，有魚躍入船中。破魚腹，得瓜刀。（後，2"杜子恭"條）

"書刀"，是指"在竹木簡上刻字或削改的刀"。古稱削，漢人稱書刀。"書刀"、"瓜刀"都影射的是功用，但是施與的對象不同，所以詞形就不同。

**鈴下**　門吏。

烏與燕鬥者，直老鈴下耳。（搜，3"管輅"）

王敦在武昌，鈴下儀仗生花，如蓮花，五六日萎落。（搜，7"儀仗生花"條）

門中一鈴下唱："客前。"（搜，16"崔少府墓"條）

"鈴下"影射的是處所。"鈴"指"鈴閣"，"鈴下"的構詞理

據爲“站在鈴閣之下的人”。《資治通鑑·漢獻帝建安元年》“遣鈴下請靈等”胡三省注：“鈴下，卒也，在鈴閣之下，有警至則掣鈴以呼之，因以爲名。”

**大蟲／大靈** 老虎。

扶南王范尋養虎於山，有犯罪者投於虎，不噬，乃宥之。故山名大蟲，亦名大靈。（搜，2“扶南王”條）

“大蟲/大靈”影射的是形狀。“大蟲”最初見於《史記·扁鵲倉公列傳》，但指的是蠑螈。此時老虎稱大蟲，後世沿用。如唐·李肇《國史補》上：“大蟲、老鼠，俱爲十二相屬。”

**大客** 大象。

彼境田稼，常爲象所困，其象俗呼爲“大客”。因語云：“我田稼在此，恒爲大客所犯，若念我者，勿復見侵。”便見躑躅，如有馴解。（異，3“大客”條）

“大客”和“大象”都影射的是形狀。東漢佛經中就已經出現“大象”一詞，如：“譬若大象而有六牙……大象聞之嗅便奔走入山。”（626，399，2）[①] “大客”一詞還具有比喻的意義，直接構成雙音詞，不經過詞彙化。“大象”是通過語法構詞，最初與“小象”相對，隨着使用的增多，“大象”中的語素“大”失去意義，詞彙化爲一個雙音詞。

**執別** 握手告別。

向晨，樹去，乃俱起執別。（異，6“秦樹冥緣”條）

此詞影射的是方式。《詞典》引南朝梁·簡文帝《與劉孝綽

① 此例轉引自胡敕瑞（2002：92）。

書》、《北齊書・神武帝紀上》文。

相似論認爲，宇宙之間的萬物充滿着相似現象和相似性質（張光鑒 1992）。這些相似現象在人類大腦中形成相似塊，使人類具備相似思維。當人們面對現實中的某一事物時，就會利用相似思維去創造詞語。由於事物之間的相似點非常多，而且不同的人選擇相似物和相似點的習慣和角度不同，所以選擇的意義支點就會千差萬別。漢語中有許多根據相似性原理創造的複合詞，這些複合詞影射的都是相似性。如：

**虎牙**　突出的門牙。

有嫗坐於户外，口中虎牙。（冥，“劉薩荷”條）

《説文・牙部》：“牙奇，武牙也。”段注：“虎，一本作武，避唐諱耳。今俗謂門齒外出爲虎牙，古語也。”此詞現代稱爲“犬牙”，也是相似性的反映。四川俗稱“暴牙齒”，是其形狀的影射。

**鐘乳**　鐘乳石，形似鐘乳的石頭。如：

漢和熹鄧皇后嘗夢登梯以捫天，體蕩蕩正清滑，有若鐘乳狀，乃仰吸飲之。（搜，10“和熹鄧皇后”）

道懿遣至河南霍山采鐘乳，與同學道朗等四人共行。（冥，“道冏”條）

《詞典》引《後漢書・皇后紀上・和熹鄧皇后》文。此詞最早出現於鄭玄注《周禮・考工記・㚔氏》“篆間謂之枚”引漢・鄭司農云：“枚，鐘乳也。”“鐘乳”是指古代鐘面隆起的裝飾物，在鐘帶中間，形狀像乳，故稱。而“鐘乳石”是指石灰岩洞中懸在洞頂上的像冰錐的物體，由於形狀像鐘乳，故稱“鐘乳石”。

**指環** 以金屬或寶石製成的小環，作爲飾物或信物戴在手上，相當於今天的戒指。

又嘗煮水令沸，以金指環投湯中，然後以手探湯。（搜，2“扶南王”條）

以指環一雙贈之，結置衣帶，相送出門。（異，6“秦樹冥緣”條）

得火齊指環，即挂石榴枝上，因其處起臺，名曰環榴臺。（拾，8“吴”）

年五歲時，嘗令乳母取先所弄指環。（冥，“羊祜”條）

《冥祥記》例子中的“指環”，《晋書·羊祜傳》作“金環”。“金環”影射的是質地，“指環”影射的是功用和形狀。“指環”是魏晋時期形成的一個新詞語，當時字形多作“指鐶”，如《晋書·四夷傳·大宛》：“其俗娶婦，先以同心指鐶爲娉。”在漢語中“指環”本身祇作“環”，這可能與當時製作材料多爲玉質有關。而隨着冶煉技術的發展，可以用金、銀、銅等金屬製作，故字形又可以寫作“鐶”。“環”相似於圓的形狀。而組成雙音節詞“指環”，這又是根據這個詞在語言中的作用形成的。此詞影射的是形狀的相似性。

**朝霞** 布名。

其國使者皆拳頭尖鼻，衣雲霞之布，如今“朝霞”也。（拾，2“周”）

此詞的理據意義是“初升太陽照映的雲彩”，如《楚辭·遠游》“餐六氣而飲沆瀣兮，漱正陽而含朝霞”王逸注：“朝霞者，日始欲出赤黄氣也。”變爲布名是經過了偏正式“朝霞布”的過

渡，《御覽》卷八二〇引正作“朝霞布”。經過漢語雙音節形式的規整，可以省作“霞布”，《廣記》卷四八〇引正作“霞布”，也可以省作“朝霞”。此詞影射的是顏色的相似性。

**充飢**　進食解飢。

步行百餘里，覺所踐如塵，而聞粳米香，啖之芬美，過於充飢，即裹以爲糧。（幽，“洛下洞穴”條）

“充飢”投射的是“解除飢餓”，用兩個意義支點“充”和“飢”來表達“用一些事物填充胃而使其不感覺飢餓”的意義，與吕叔湘（1980：62）提到的“謝幕”一樣，放棄了很多東西，祇抓住“充”和“飢”兩點，然後將大量的語言信息隱含在裏邊，充分體現出漢語雙音詞在表達信息方面的經濟原則。

但是，在漢語詞彙發展史上，有不少的雙音節詞語的單音語素義的影射是與雙音詞義不相符合的。因爲作爲“意義支點”的語素所表示的不是自身的語素義，而是另外的某個複合詞的詞義（王艾録、司富珍 2001：29）。如：

**廣屋**

曲阿有一人，忘姓名，從京還，逼暮不得至家。遇雨，宿廣屋中。（幽，“曲阿人”條）

“廣屋”不是指“寬廣的房屋”，而是映像（mapping）的“曠屋”，指廢棄的房屋。

**長波**

初濟之時，長波安流，中江而風起如箭，時又極暗，莫知所向。（冥，“伏萬壽”條）

“長波”不是連續不斷的波浪，而是比喻風平浪静。

**死友**

*元伯臨終，嘆曰："恨不見我死友。"子徵曰："吾與君章，盡心於子，是非死友，復欲誰求?"（搜，11"范巨卿張元伯"條）①

"死友"不是指死亡之友，而是指交情篤厚、至死不相負的朋友。

**房老**

及翔風年三十，妙年者爭嫉之，或者云"胡女不可爲群"，競相排毀。石崇受譖潤之言，即退翔風爲房老，使主群少。（拾，9"晋時事"）

"房老"在這裏隱喻"年老而色衰的婢妾"。

**桂漿**

［頻斯國］使不食中國滋味，自賫金壺，壺中有漿，凝如脂……其國人皆多力，不食五穀，日中無影，飲桂漿雲霧。（拾，9"晋時事"）

"桂漿"不是"桂枝之漿"，而是指"牛羊乳之類的飲料"。

這類複合詞的投射方式大多不是直接的，而是經過了一個比喻的方式，如果按照其中的語素義直接去理解，肯定會出現錯誤。

由於時代的變化，一些具有時代特色的詞語的影射方式已經不清楚了，我們祇有依靠其他同時代的文獻進行推測。如：

① 此例未見各書引作《搜神記》，但見於《後漢書·范式傳》，《藝文類聚》卷二一、七九，《太平御覽》卷四〇七引謝承《後漢書》。時代相同，姑且用之。

**澄華**

華清夏潔，灑以纖縞。華清，井水之澄華也。（拾，3“周靈王”）

“澄華”爲“井華水”，指每日清晨第一次所汲之水，傳説喝後會令人容顔美好。見於《本草》。據此，“澄華”之“華”當爲“花”，“澄”是“澄潔”的詞義投影。

4.2.2.2　雙音詞語素義的影射與詞彙化

當複合詞形成後，它就以一個語言符號的身份進入語言使用，也就是説，它必定進入一個句法環境中，置於一個句子的語義網絡的制約之下，與具體的、特殊的事物和現象建立起聯繫，從而獲得一個意義的概括過程。這種句法環境是一個動態的環境，一些在投影時被舍棄了的語義特徵有可能重新出現，就會産生出一些存在於這個環境（複合詞）中的義位變體。這是雙音詞與單音詞參與語言交際時最大的一個不同點。

在區分一個形式是否是詞時，人們很注重看它的構成成分是否可以單獨使用。如果能够單獨使用，説明這個形式詞彙程度比較低。而漢語的實際情況是，許多複合詞中的語素可以單獨使用，或者可以以其他的方式組成另外的雙音形式。這樣就不容易把漢語中雙音詞的詞義的義素關係區别清楚。比如説，“門”這個詞，作爲一個獨立的成分，從古到今都在使用，而且離散性非常强，但同時又能够組成雙音形式“家門”（家庭的門風）、“合門”（指全家的人）、“門訓”（家庭教育），等等。我們不能够説這些詞語的詞彙化程度不高，因爲它們都已經發生了意義、功能

的轉變，絶對應該是詞彙化了。

因此，在分析漢語複合詞的詞彙化的時候，我們認爲應該將其中各個語素義的詞義系統和雙音形式的詞義結合起來分析，找出各個語素在這個雙音形式中的詞義投影方式，分析其變化。比如：

"門"作爲單音詞，具有兩個主要的意義：（1）建築物的出入口；（2）家族，門第。如《搜神記》卷四"張璞"條："或曰：'投女則船爲進。'皆曰：'神意已可知也，以一女而滅一門，奈何?'"當"門"作爲一個語素進入複合詞時，這兩個意義都可以各自進行自己的投影，組成各自的雙音詞系統。以第一個意義爲系統的雙音化形式，如：

**門庭**

每夜，門庭自有血數升，不知所從來，如此三四。（搜，9"劉寵"條）

**門士**

王時爲會稽府佐，門士云："恒見一老黄狗，自東而來。"（後，9"老黄狗"條）

**門徒** 弟子；徒弟。

門徒有問者，則爲注記，而口不能説。（拾，6"後漢"）

以第二個意義爲系統的雙音化形式，如：

**門訓** 家教，家訓。

演少因門訓，獲奉大法，每欽服靈異，用兼綿慨。（觀，28）

**閨門**

日中許，慶蘇焉，旋遂張目開口，尚未發聲，闔門皆悲喜。（幽，“干慶”條）

**門户**　家庭。

昔求還里社，當爲門户作福，而孫息死亡至盡，何也？（搜，4“胡母班”條）

**家門**　家庭的門風。

父曰：“勿言，恐辱家門。”（搜，14“女化蠶”條）

**滅門**

此大怪，應滅門。（搜，17“釜中白頭公”條）

從詞彙化程度的高低來説，第二個系統明顯高於第一個系統，這不能歸結爲“門”可以單獨使用。因爲第二個系統中的“門”是以一個本身發生了意義變化的身份參與組詞的，詞義比第一個系統抽象，更能符合漢語雙音詞的詞化要求。

## 4.3　雙音詞的詞義發展與詞彙化

漢語詞彙由單音形式演變爲雙音形式，從語素上分析，就是由一個語素增加爲兩個語素。兩個語素的意義結合是這個雙音形式的語源意義（包括短語和詞兩種形式），這個時候的意義基本上與這個形式的内部形式是一致的。但是，在這個雙音詞進入動態的言語環境後，這個語源義就會不斷地變得模糊。因爲作爲一個雙音詞，儘管在音節上表現爲兩個音節，但是在語義上是作爲

一個整體來理解的，在語義和功能上等同於一個單音詞，因此它也會像單音詞一樣，重新經歷詞義的變化。從而也會像單音詞一樣，發生詞義多義化、詞義演變、替換等等情況。

由一個雙音形式的短語演變爲詞，最重要的就是發生意義的凝結，使原來這個形式的意義更加抽象化，作爲其詞義源頭的兩個語素意義不斷淡化，拋棄掉一些多餘的成分，增添一些兩個語素本身不具有的意義，最終使這個形式中的兩個語素意義衹作爲這個詞語的意義支點。可以説，雙音詞在産生和發展過程中所經歷的變化就是詞義的規整，這是首要的、也是最重要的變化。而詞義發展對漢語雙音化影響主要有意義的抽象化、意義的轉變等。

### 4.3.1 意義的抽象化

漢語中的大多數雙音節形式都是由兩個本身具有明確語義的語素組成的，形成時間比較久的雙音形式，可能因爲語言的發展，其中的一個語素退出了在語言中的單獨使用功能，衹能在一個雙音形式中出現，而更多的雙音形式中的兩個語素却同時具有雙重身份，既可以單獨使用，又可以與其他的詞形成雙音節形式。這樣的情況下，人們常常會産生分歧，對一個雙音形式是否詞彙化産生異議。而漢語雙音節形式的大多數模塊具有將兩個語素的意義抽象化的功能。如：

**堅固**

吴以草創之國，信不堅固，邊屯守將，皆質其妻子，名曰“保質”。（搜，8“熒惑星”條）

［王球］繫在刑獄，著一重鎖，釘鍱堅固。（冥，“王球”條）

“堅固”形成雙音組合早在先秦就開始了，如《管子・内業》：“定心在中，耳目聰明，四枝堅固。”儘管“堅”與“固”都含有“結實”的意思，其基本意義也相同，但是它們涉及的主體和對象是不同的。“堅”本指土塊結實，如《吕氏春秋・辯士》：“凡耕之道……堅者耕之。”“固”的本義指地理險要，城郭堅固，如《荀子・王霸》：“如是，則兵勁城固，敵國畏之。”二者通過並列語義模塊【堅固】的組合，可以使這些具體的差别消失，也使意義抽象化。“堅固”在形成雙音形式時，主要用於具體的有形的東西，如城墻等等，但是一旦經過這種雙音節形式的語義組塊後，意義抽象化，可以用於“信用”等非常抽象的概念，如《搜神記》中的例子就證明了這種情況。可見，並列式的語義模塊具有將具體意義抽象化的作用。

**料理**　［遇到麻煩，如訴訟時］打理，想辦法。

［李瑶］遭事在郡。婦出料理①，過廟，請乞恩，拔銀釵爲願。（異，5“徐君廟”條）

被録天曹，天曹主者是其外兄，料理得免。（異，8“樂安章沉”條）

這是“料理”意義的抽象化發展。“料理”結合，有“管理”、“整理”、“處理”、“拾掇”等多種意義，對象多爲事物，如照料莊稼，梳理頭髮，處理家務、公務等等。如晉《清商曲辭・

① 《晉書・王徽之傳》：“冲嘗謂徽之曰：‘卿在府日久，比當相料理。’”

懊儂歌十四首》十二："髮亂誰料理，托儂言相思。"北魏·賈思勰《齊民要術》卷五"種榆白楊四十六·又種榆法"條："榆生，共草俱長，未須料理。"南朝梁《雜歌謡辭·梁末童謡》："不見馬上郎，但有黄塵起。黄塵污人衣，皂莢相料理。"食物加工之類的工作，如宰殺、摘擇、清洗、烹調、盛裝等等程序都可稱爲"料理"。如晋·葛洪《肘後備急方·治卒得蟲鼠諸瘿方》："取狸猫一物，料理作羹如食法。"

**依憑**

望君之容，必是賢者，是以停留，依憑左右。（搜，15"賈文合"條）

同時期用例，如《後漢書·南蠻傳·巴郡南蠻郡》："聖等依憑阻礙，久不破。"從單個的語素意義看，"憑"和"依"都有"依傍"之義，但"依"是"靠近"，義輕，如三國魏·曹操《短歌行》詩："繞樹三匝，何枝可依？"而"憑"是緊靠着，義重，如《書·顧命》："憑玉几。"構詞的内部形式爲"依靠着某個有形的東西"，如"依憑阻礙"中"阻礙"指一種險要的地勢、地理位置等。二者也可以通過並列語義模塊【依憑】的組合，使這些具體的差别消失，而使意義抽象化。如《搜神記》中的"依憑"就是指抽象的意義。而《左傳·莊公十年》："神所憑依，將在德矣！"其"憑依"的意義更加抽象。

**活／蘇→蘇活**

根據汪維輝（2000：302）的研究，"活"在漢末已經取代了"生"的動詞用法。志怪小説中，"活"與"蘇"成爲同義詞，並且二者通過同義組成雙音詞"蘇活"。如：

娥兒聞母活，來迎出，將娥回去。（搜，15“李娥”條）

婦伺察之，至曉，心中更暖，漸漸得蘇。既活，云：“爲吏將去，比伴甚多。”（後，4“李除”條）

沙門釋曇典，白衣時，年三十，忽暴疾而亡，經七日方活。（冥，“曇典”條）

至六年正月復死，七日又活，述所見事，較略如先。（冥，“李旦”條）

留屍十日，平旦，喉中有聲如雷。俄而蘇活。（冥，“趙泰”條）

應尋氣絶。經日而蘇活。（冥，“張應”條）

死十許日，良忽蘇活，得歸家。（後，4“陳良”條）

遂發冢開棺，女即蘇活，因負還家……曰：“卿婦已死。天下豈聞死人可復活耶?”（搜，15“河間郡男女”條）

信復道而還，倏忽醒活，亦不復見手中香也，幡亦故在寺中。（冥，“史世光”條）

上面的例子顯示，單音詞“蘇”、“活”表達本身的意義，與“死”相對。而雙音詞“蘇活”在多數情況下表示“蘇醒”，這個變化從“醒活”的組合中看得更加清楚。這種意義變化的發生，是由於“蘇活”的雙音節形式取消了詞語形式中語素的具體性，使它們的意義發生了轉變。

**骨肉**

君有妄誅之暴，臣有劫弑之逆，兵革相殘，骨肉爲仇，生民之禍極矣。（搜，6“夫婦相食”條）

今當復更生，豈非骨肉所願?（搜，15“顔畿”條）

“骨”、“肉”都屬於人體器官語義場的相類詞語，用於並列式的語義模塊之後，具有了表示“親人”的意義。這個意義是從“骨”、“肉”具有的血緣關係經過比喻而來的，因而帶有形象修辭的特點。

**酒殽**

酒殽既設，魅乃取廁中草糞，佈著其上。（搜，17“倪彦思”條）

“酒殽”原指酒和菜，合成複合詞之後，其具體的詞義消除了，泛指宴席。

**筆迹**

一人戴幘送書，粗紙，有七十許字。筆迹婉媚，擬羲、獻。（異，6“梁清家諸異”條）

“筆迹”本是指書寫工具在紙上留下的痕迹，在這裏指“字迹”，即所寫文字在形體上表現的特點。意義抽象化。

### 4.3.2 雙音詞詞義的抽象化模式分析

雙音詞的兩個語素之間的語義怎樣抽象化、概括化是漢語詞彙化的一個主要内容。作爲整個複合詞意義支點的兩個語素通過一種語素義融合的方式，産生出一個更加凝聚的意義，這是漢語詞彙化的前提。就總體上看，主要有將具體屬性抽象化和將數量關係抽象化兩種。

第一，將具體屬性抽象化。

具體屬性在名詞、動詞等詞類中表現得比較突出，而雙音詞的形式中又主要以名詞、動詞的組合最多。根據漢語詞彙雙音化

的一般規律，凡是進入雙音節的組詞模式中的語素，意義越抽象就越容易成詞。反之亦然。因此，具有具體意義的語素，進入複合詞的組詞模式，一般都要經過將具體的屬性抽象化的過程。其中又以名詞、動詞性語素的具體屬性抽象化佔多數。如：

**銜恨**

祖銜恨，至嘉興殺懷仁，以棺殯埋於祚後田頭。（幽，"任懷仁"條）

**飲恨**

黃金一億斤，錦綉氈罽積如丘壟，駿馬萬匹。及蜀破後，無復所有，飲恨而終。（拾，8"蜀"）

"銜、飲"的義素分析如下：

銜＝［嘴］＋［含］＋［具體］＋［固體］

銜恨＝［心＋懷＋具體↓＋固體↓＋抽象］①

飲＝［嘴］＋［喝］＋［具體］＋［流體］

飲恨＝［心＋懷＋具體↓＋流體↓＋抽象］

"銜"、"飲"與另一個相同的表達抽象概念的語素組成複合詞，分別將各自不同的具體動作抽象化，並且義域發生變化。如果與另一個表達具體意義的語素組合，那麼就要將整個雙音形式放入句段環境中去判斷。如：

**銜淚**

市有女子素服銜淚，持所射箭。（異，3"射蛟暴死"條）

① 符號"↓"表示語義的消失。

晉左軍琅邪王凝之夫人謝氏，頓亡二男，痛惜過甚，銜淚六年。（幽，“王凝之夫人”條）

“銜淚”中的“淚”與“銜恨”中的“恨”比較，意義具體，所以在《異苑》的用例中，“銜淚”理解爲“銜着眼淚”的意義的傾向大於表示“悲傷”的意義。而《幽明録》中的用例，由於後面有一個時間限定詞“六年”的限制，理解爲“悲傷”的意義大於理解爲“銜着眼淚”。這種分歧源於具體語境對這種雙音詞意義的限制。

**開晨** 破曉；天亮。

户前一處火甚盛而不然，鬼紛紜相就，或往或來，呼顧談，或入去其被，或上頭，而輕如鴻毛。開晨失。（幽，“吴中人姓顧”條）

開＝［手］＋［分離］＋［具體］＋［固體］

開晨＝［手↓＋分離↓＋具體↓＋固體↓＋時間］

**分袂** 分别，離别。

至明日，解佩分袂，臨階涕泗，後會無期，深加愛敬。（幽，“黄原”條）①

分＝［刀］＋［斷］＋［具體］

分袂＝［刀↓＋别＋具體↓＋抽象］

**割哀** 節哀。

於墓東見建如生，云：“願母割哀還去，建今還在寺住。”母即止哭而還。（冥，“董青建”條）

① 《列異傳》作：“解佩分袂，臨階涕泣。”

割＝［刀］＋［斷］＋［具體］

割哀＝［刀↓＋斷↓＋心情＋具體↓＋抽象］

**出没**

師曠者，或出於晉靈之世，以主樂官，妙辨音律，撰兵書萬篇。時人莫知其原裔，出没難詳也。（拾，3“周靈王”）

“出、没”本是兩個表示相反意義的動詞，具體屬性相當强。動作性消失，意義轉變爲“行徑”。

第二，將數量抽象化。

**兩舌**

淫者作鶴鵝獐麋，兩舌者作梟鴟，捍債者爲驢牛馬。（冥，“趙泰”條）

“兩舌”表示“言語反復，前後不一”。漢·焦贛《易林·坤之夬》：“一簧兩舌，妄言謬語。”原注：“兩舌，言不一也。”“兩”是一個表示具體數量的詞語，抽象化爲“多次反復”。“舌”爲人的生理器官，但是人們説話需要用它，所以抽象化爲“言語”。

**再三**

生畢，牝虎負易還，再三送野肉於門内。（搜，20“蘇易”條）

或器物自行再三發火。（後，2“幸靈”條）

“再”和“三”的語義成分中都含有數量，組合後，將共同具有的數量關係抽象化，表示“多次”的意義。

**百戲**

或變爲虎、兕，口中生人，備百戲之樂，宛轉屈曲於指掌間。（拾，2“周”）

聚金玉錢貝之寶，以賞百戲之人。（拾，9“晉時事”）

“百戲”爲古代樂舞雜技的總稱，而不是專指一百種戲。數量關係已抽象化了。

**數四**

白日常燃火，忽見帳帶自卷自舒，如此數四。（後，8“死人頭”條）

“數四”中的“四”是一個表示具體數量關係的數詞，但是在進入組合時已經完全將這種數量關係抽象化，泛指多次，僅僅具有一個數量上多的意思。

**長大**

有材仆地，生枝如人形，身青黄色，面白，頭有髭髮，稍長大。（搜，6“木生人狀”條）

“長”、“大”詞義中都包含有數量關係。“長”是縱向上的數量多，常常用於形狀；“大”是横向的數量多，往往用於體積。這些不同的數量關係都可以抽象化，組成一個共同的表達形式。

### 4.3.3 意義的轉變

雙音詞意義的抽象化是詞義轉變的一個初級階段，也是詞義轉變的第一步工作。再進一步發展就是詞義的轉變性變化。詞義的轉變，主要是一些詞語根據構詞的内部形式分析，無法揭示其内部的語義組成，大多數出現了重新分析的現象，同時産生了認知域的變化。如：

**斟酌** 增删、删改。

涅槃尊經，衆藏之宗，何得以君璞思，輕加斟酌？（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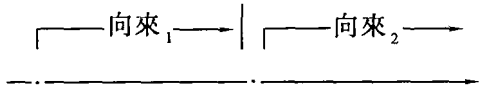
“慧嚴”條）

此詞内部形式爲“倒酒”，如《後漢書・方術傳下・左慈》：“慈乃爲賚酒一升，脯一斤，手自斟酌，百官莫不醉飽。”發展出“增删”意義，再由此就可以引申出反復考慮、思忖義，發生詞義的轉變。同時代還可以組成“斟裁”，義爲“增減”，如《齊民要術・作豉法》：“[造酒法] 初下米五斗，米必令五六十遍淘之。第二酘（dòu，投放）七斗米。三酘八斗米。滿二石米以外，任意斟裁。”

**向來**

都督云：“頭覺微痛。”向來轉劇，食頃便亡。（搜，16“黑衣客”條）

“向來”的語源意義爲“剛纔”，是由時間詞“向”加上詞綴“來”組成的。此例中，詞義發生轉變，指“後來；以後”。這個詞義的變化在於時點的變化，如下所示：




（過去某個時點）　　（現在）

**州里**　魏晋人謂同州的人爲州里。

有頃，奄然來至，曰：“與卿士類，有自然之分。又州里，情便款然。”（搜，5“趙公明參佐”條）

又如《晋書・陶侃傳》：“時豫章國郎中令楊晫，侃州里也，爲鄉論所歸。”此詞本爲並列式同義複詞，泛指鄉里或本土。詞義發生轉變，指“同州的人”。

**滴瀝**

神芝發其異色，靈苗擢其嘉穎，陸地丹藥，駢生如蓋，香露滴瀝，下流成池。（拾，1“炎帝神農”）

甘露蒙蒙似霧，著草木則滴瀝如珠。（拾，10“昆侖山”）

“滴”、“瀝”都爲“水滴”的意思，這裏發生意義的轉變，指“圓潤明麗貌”。由具有這種性狀的名詞向性狀轉變。

**道路**

父便跣走出，比出，已不復見矣。村鄰道路，莫不驚怪嘆息。（觀，191）

雙音詞“道路”爲同義並列複合詞，本是“路”的意思。在這裏指“路人，行人”，詞義發生轉變（董志翹 2002：193）。又如《北史・元坦傳》：“傲狠凶粗，因飲酒之際，於洛橋左右頓辱行人，爲道路所患。”

**足下**

介子推逃禄隱迹，抱樹燒死。文公拊木哀嗟，伐而製屐，每懷割股之功，俯視其屐曰：“悲乎足下！”“足下”之稱，將起於此。（異，10“足下之稱”條）

“足下”本是一個表示方位的詞組，爲“脚之下”。由於這個典故，意義發生轉變，成爲一個稱謂詞[①]。顯然，它已經詞彙化。

有時一個詞義演變後産生出多種意義，由於我們還不是十分清楚這個雙音詞的内部形式，這些意義之間的衍生關係就不甚清

① 這實際上是對“足下”一詞的推測，但無論這種推測是否正確，並不影響確定這個詞已經詞彙化。

楚。但是，一個詞形具有了多種意義，説明這個詞的詞彙化程度已經相當高了。如“方便”一詞，在志怪小説中至少有三種意義。(1) 名詞。方法；訣竅。《幽明録》“新死鬼”條：“有新死鬼，形疲瘦頓，忽見生時友人，死及二十年，肥健，相問訊，曰：‘卿那爾?’曰：‘吾饑餓殆不自任，卿知諸方便，故當以法見教。’”(2) 副詞。設法，千方百計。《搜神後記》卷六“韓冢人”條：“奴載我船，不與我牽，不得痛手！方便載公甘羅，今欲擊我。”《冥祥記》“慧木”條：“唯静稱尼聞其道德，稱往爲狎，方便請問，乃爲具説。”(3) 副詞。方始，方纔。《觀世音應驗記》：“便各以頭叩石，同伴歸念。須臾，漸覺光明，遂日出照地，眼見荆棘，方便得下。事畢奄失向日，大暗如初。”

意義變化後，詞的内部形式也隨之變得模糊。内部形式與詞義之間的關係脱節，從而産生重新分析。重新分析是指一個雙音詞中語素的意義已經不爲一般人清楚地認識的情況下，人們對它的語義結構和語法結構進行的一種錯誤分析。重新分析大多數是由於詞語意義的轉變引起的。如：

**酣醉**

常在孫策座上酣醉，忽卧，於夢中誦《周易》一部，俄而驚起。(拾，8“吴”)

“酣”本爲“飲酒盡興；半醉”，如《幽明録》“丁嘩”條：“命僕具肴饌，酒酣嘆曰：‘今夕之會，令人無復貞白之操。’”《謝氏鬼神列傳》：“五年後，已漸替解，與親舊臨水戲，酒酣，共説往來事。”此雙音詞本爲不平等並列式複合詞，意思爲“大醉”。隨着意義的改變，致使其内部形式不清楚，人們對它進行

重新分析，將此詞理解爲偏正式。

## 4.4 雙音詞的功能與詞彙化

### 4.4.1 雙音形式詞類的變化

一個詞組詞彙化後，在功能和作用上與一個單音節的詞相等，在語義和功能上以一個整體作爲語言中的一個符號參與語言交際，從而開始了它的新一輪詞彙化過程。這是漢語複合詞的進一步符號化。

從漢語詞彙雙音化的一些例子可以發現，發生了轉類的詞比未發生轉類的詞詞化程度高。這是因爲，詞語發生轉類之後，内部形式從直接變得迂曲，詞語的理據意義模糊。因此，一個雙音形式是否發生詞彙化，往往可以從其轉類上體現出來。詞性的轉類可以發生在一個詞組向詞的轉化過程，也可以發生在一個詞進一步的符號化過程中。

#### 4.4.1.1 動詞性形式轉爲名詞

動詞性的詞組轉變爲名詞，完成詞彙化，這是一個詞組發生詞彙化的常用手段。如：

**伏虎**

魅乃取伏虎，於神座上吹作角聲音。（搜，17“倪彦思”條）

即虎子，狀似蹲獸的尿器。作爲雙音形式的“伏虎”是指“蹲伏着的老虎”，出現得比較早，在《荀子・解蔽》中就出現了。《搜神記》中的例子如卷十一“熊渠子”：“楚熊渠子夜行，見寢石，以爲伏虎，彎弓射之，没金鏃羽。”從來源上看，詞化的“伏虎”來自於動詞性詞組“伏虎”，得源於這種器具的形狀像尊伏着的老虎。

**束頭**

見一女人，年可三十餘，上著青錦束頭，紫白夾裳。（搜，2“石子岡”條）

“束頭”的構詞理據意義十分清楚，但是發生了詞類的轉變，由一個表示妝飾頭部的動作變爲一種用來裝飾的物品，成爲一個名詞，指“頭巾”。

一個雙音節詞的轉類情況有時是非常複雜的。如：

**周旋**

有馬馳走，周旋反復，父老異之。因依馬迹以築城，城乃不崩。（搜，13“馬邑城”條）

因將步騎數十，領獵犬，周旋於城外求索，果見孝於空冢中。（搜，18“阿紫”條）

如此數次，周旋跬步，草皆沾濕。（後，“楊生狗”條）

沙門竺法師，會稽人也，與北中郎王坦之周旋甚厚。（後，6“范啓之妻”條）

某第三子，有隽才，方當與君周旋。（幽，“董奇”條）

[吕]竦後與郗嘉賓周旋，郗所傳説。（冥，“吕竦”條）

“周旋”本爲並列式動詞，表示圍繞一個地方來回走動，如

上面《搜神記》中的例子。從例子反映的情況來看，在晋以前此詞主要爲這個意義，與“周回”爲同義詞，如《搜神後記》例中的“周旋”，《搜神記》引作“周回”。三國時開始産生“交往”義，如三國魏·曹操《與荀彧追傷郭嘉書》：“郭奉孝年不滿四十，相與周旋十一年。”晋以後主要爲此義，這是該詞的理據意義及其引申意義。進一步發展，該詞發生轉類，變爲名詞，爲“友人”的意思。如：

荆州聽事東有別齋三間，由來多鬼，恒惱人。至王建武時，猶無能住者。唯王周旋惠簡道人素有膽識，獨就居之。（觀，36）

又如《世説新語·儉嗇》：“乃開庫一日，令任意用。郗公始正謂損數百萬許，嘉賓遂一日乞與親友、周旋略盡。”《宋書·范曄傳》：“臣與范曄本無素舊，中忝門下，與之省，屢來見就，故漸成周旋。”此義的産生可能存在一個詞語形式上的橋梁，也就是説，這個意義是由一個更大的詞組經過詞彙化得來的。如：

**周旋人**

説死時見周旋人劉舒，舒久已亡。（後，4“陳良”條）

“周旋人”一作“友人”。

**周旋僧**　與自己有交情的僧人。

琰移居烏衣，周旋僧以此像權寓多寶寺。（冥·自序）

根據詞義引申的一般規律，由一個動作發展爲一個與之相關的名詞，表示“人”，其中常常經過了一個由此動作和一個名詞性成分組成的偏正式詞組的過渡。因此，“周旋”的詞性轉變爲：周旋（動詞）→周旋人（詞組）→周旋（名詞）。

4.4.1.2　形容性形式轉爲名詞

雙音詞中的兩個形容性語素經過組合轉變爲名詞性詞語，主要是由性能轉變爲具有該性能的某類事物。如：

**曩舊**　老交情。

果有此婦，相見依然，如有曩舊，云已死得生。（冥，“陳安居”條）

“曩”和“舊”都有“過去的，已往的”的意思，屬於形容詞。此處變爲名詞，指“舊交情”。

**中表**

晉湘東太守，與南陽宋協中表昆弟，情好綢繆。（冥，“庾紹之”條）

中表内外驚怖，無敢近者。（幽，“馬仲叔、王志都”條）

指與祖父、父親的姐妹的子女的親戚關係，或與祖母、母親的兄弟姐妹的子女的親戚關係。此詞的兩個語素“中”和“表”爲一對反義形容詞，結合成複合詞後，表示親屬關係，爲名詞。

**故老**

訪之故老，咸云：“嘗有人冒雨送葬，至此遇劫，一時散走，方相頭陷没泥中。”（幽，“露白村”條）

“故”和“老”本爲形容詞性詞語，在此雙音形式中轉變爲名詞，指“年高而見識多的人”，發生了詞類的轉變。

**高壯**　此指音量。

紹爲人語聲高壯，此言論時不異恒日。（冥，“庾紹之”

條）

其他更多的例子參見 2.2.3 並列式複合詞。

4.4.1.3 名詞形式轉爲動詞

這種類型常常由一個事物轉變爲一個與此事物相關的動作。這是由於人類認知中的相關性因素造成的。如：

**樗蒲**

謝忽夢郭與人於浙江上爭樗蒲錢，因爲水神所責，墮水而死，已營理郭凶事。（搜，10“謝、郭同夢”條）

潁川宋寂，晝忽有一足鬼，長三尺許，爲寂驅使，欲與鄰人樗蒲。（異，6“鬼作五木”條）

“樗蒲”本是兩個賭博用的用具，轉變爲指賭博。發生詞類的轉變，由名詞性組合變爲動詞性組合。

4.4.2 **動詞由單音到雙音形式的功能變化**

張國憲（1994）指出動詞在由單音轉變爲雙音的過程中，不僅音節長度發生了變化，而且功能也會或多或少地發生增殖或變異，其中最明顯的變化是名詞性的增强和動詞性的減弱。這主要表現在單音動詞帶賓語强於雙音動詞，而雙音動詞用於定語、狀語位置的情況多於單音動詞。因爲帶賓語是動詞的一個原型特徵，單音動詞帶賓語的性質强於雙音動詞，所以單音動詞的動詞性强於雙音動詞。志怪小説中從單音節變爲雙音節的動詞，總體上反映了這個情況。儘管仍然有單音節詞帶賓語，組合成雙音節時同樣帶賓語的情況，但數量很少。如：

**起／立→起立**

府君問："何所奉事?"得曰："家起佛圖塔寺，供養道人。"（幽，"康阿得"條）

[劉齡]頗奉法，於宅中立精舍一間，時設齋集。（冥，"劉齡"條）

世常奉法精進，潛於宅中起立精舍，供養沙門。（冥，"抵世常"條）

單音節動詞"起、立"都是及物性强的動詞，在表示"建築"義上都要求帶賓語，雙音化爲並列式"起立"後，仍然帶賓語。

**過→過世／去世**

**過**　婉詞。過去；去世。

汝命已盡，不復久生。可暫還家。頌唄三偈，並取和上名字，三日當復命過，即生天矣。（冥，"張應"條）

三國魏·曹植《贈白馬王彪》詩之五："存者忽復過，亡没身自衰。"

**過世**　去世。

吾壽命久盡，早應過世，賴比歲來敬信佛法，放生佈施，以此功德，延馳數年耳。（冥，"鄭鮮之"條）

闍黎過世，當生婆羅門家。（冥，"慧全"條）

《晋書·苻登載記》："陛下雖過世爲神，豈假手於苻登而圖臣。"同義詞爲"去世"，如：

回見憑，具宣其意。憑嘆曰："昔有此人，計去世近五十年。"（異，6"麻子軒"條）

表示“去世”的單音節動詞“過”，本身詞義中包含有賓語性成分，所以不能再帶賓語，是不及物動詞。組成雙音節詞“過世、去世”後，將其賓語從單音詞詞義中溢出，作爲雙音動詞本身的賓語，所以也不能再帶賓語。

**抱持**

得卿同心健兒二三十人，皆令持竹竿……人共逐得，便抱持歸。（後，2“郭璞活馬”條）

諸鬼兩兩三三相抱持，在祠邊草中伺望。（後，6“歷陽神祠”條）

人解其意，便抱熊足，於是躍出。（後，9“熊穴”條）

從這裏看出來，單音詞“持”、“抱”都可以帶賓語，而組成雙音詞“抱持”，作表示方式的狀語。而第二例中的“相抱持”可以換成單音詞“抱”或者“持”。

**求、索、尋、覓→求索、尋索、尋求、尋覓**

娥比舍有蔡仲，聞娥富，謂殯當有金寶，乃盜發冢求金。（搜，15“李娥”條）

書生曰：“促索劍來，吾與卿取魅。”（搜，18“安陽亭書生”條）

覓清酒一榼，鹿脯一斤。（搜，3“管輅［一］”）

家人尋喪於釣所，見老翁及魚並死，爲釣綸所纏。（幽，“桂陽老翁”條）

這四個同義詞單用時都能够帶賓語，組成雙音形式後，基本上也都能够帶賓語。如：

有人求索寄載，云：“我家在韓冢，脚病不能行，寄君

船去。”（後，6“韓冢人”條）

家人於冢尋索此物，乃是大龜。（幽，“潁川人女”條）

發迹雍州，西至于闐，尋求經藏。（冥，“仕行”條）

此媒屢雊，野雉亦應。試令尋覓所應者，頭翅已成雉，半身故是蛇。（異，3“蛇應雉媒”條）

**飲、食、啖→飲食、飲啖、啖食**

“飲、食、啖”是先秦時就産生的同義詞，三者的區别在於“飲”多用於液體，“食、啖”多用於固體。三者都可以帶賓語。如：

[李旦]暴死，心下不冷，七日而蘇，含以飲粥，宿昔復常。（冥，“李旦”條）

不食五穀，而啖百草華。（搜，1“赤將子輿”條）

體畏風寒，唯啖椒薑。（冥，“趙畢”條）

人定後，聞鬼從外來，發盆啖糜。（後，6“白布褲鬼”條）

各啖數枚，而饑止體充。（幽，“劉晨、阮肇”條）

三者兩兩組合成雙音形式後，詞性和功能都發生了變化，同時出現了一些不同的情況。如：

**啖食／食啖**

聞糍香氣，先啖食之。（搜，19“李寄”條）

伯祖問其所食啖，欲得羊肝。（搜，18“劉伯祖狸神”條）

但見一群小人來座所，食啖此祭。（幽，“陳素”條）

“啖食／食啖”的結合是詞義最接近的組合，因爲二者都能

與固體物質搭配。組合成雙音形式後，仍然是動詞，而且也衹與固體物質相搭配。儘管仍然能够帶賓語，但是一般衹帶代詞賓語或者抽象賓語，帶賓語的性質有所減弱。

**飲食／食飲**

“飲食”的組合屬於不完全同義組合，因爲“飲”與“食”之間存在語義組合上的區别。這種語義搭配上的情況對形成雙音形式的直接影響是改變其單音節詞的一些性質。表現爲雙音形式“飲食”既可以是名詞，又可以爲動詞。動詞，如：

以葉可以藉飲食，以供宗廟祭祀，亦止人渴饑。（拾，9“晋時事”）

往來常可得駕輕車，乘肥馬，飲食常可得遠味異膳，繒素常可得充用不乏。（搜，1“弦超”條）

頃之，馬即能起，奮訊嘶鳴，飲食如常。（搜，3“郭璞［二］”）

言時人苟且飲食之間，而其智不可及遠。（搜，7“晋世寧舞”條）

王雙忽不欲見明，常取水沃地，以菰蔣覆上，眠息飲食悉入中。（異，8“暫同阜螽”條）

前所行道邊，所在有亭傳吏民床坐飲食之具。（幽，“石長和”條）

名詞，如：

無迹者賜以真珠百琲，有迹者節其飲食，令身輕弱。（拾，9“晋時事”）

云寶父常致飲食，與之寖接，恩情如生。（後，4“干寶

父妾”條）

便睹屋宇精麗，飲食鮮香，言語接對，無異世間。（異，5“江神祠”條）

每晡後無人，輒有一少年，就奇語戲，或命取飲食。（幽，“董奇”條）

作爲雙音節的動詞，儘管詞性没有改變，但是後面不能再接賓語；而且詞化程度不高，上面的例子中大多數的理據意義仍然清楚可見。而變成了名詞的雙音詞，不僅詞性改變，而且意義也發生轉變，指“所吃的一切東西”。其内部形式已經非常模糊。作爲名詞，還可以形成詞序相反的“食飲”，如：

剡縣有一家事蠱，人啖其食飲，無不吐血死。（後，2“曇游”條）

“食飲”的形式在志怪小説中没有發現用作動詞。

**飲啖**

坐上數百人，飲啖終日不盡。（搜，1“薊子訓”條）

飲啖奇異，饌具醴酒，與超共飲食。（搜，1“弦超”條）

“飲啖”爲泛指意義。這個形式的組合表面上與“飲食”組合相同，内部機制也應該是一樣的，但却不能形成名詞性成分，祇具有動詞的性質，這説明還有影響其構詞的因素存在。

由上面的幾組分析可知，當幾個詞意義相近時，意義差别較小的詞語組成雙音詞後詞性變化小，功能變化也小。反之亦然。

## 4.5 小 結

以上我們從雙音詞的構成形式、詞義變化、功能變化等三個方面探討了漢語雙音詞在詞彙化過程中出現的一些問題。研究表明：漢語詞彙從單音節詞演變爲雙音節詞所産生的變化，會體現在各個方面，而且情況比較複雜。從構形上看，一個單音節詞可以通過多種構詞手段形成雙音詞，構成形式是多樣化的，具有相同理性意義的一個概念，可以用多種構詞方式産生，這既使語言表達精確化、嚴密化，又使漢語詞彙中增加了衆多的、可供選擇的詞語形式；這些形式的不同，實際上還涉及雙音詞中各語素義在雙音組合中的不同影射，通過一些例子，我們對這些詞義的不同投射方式加以了研究，進而揭示出雙音詞構成形式與詞彙化的關係問題。在詞彙化過程中，雙音詞詞義常常會經歷由具體到抽象化、甚至詞義徹底轉變等變化，這是一個在詞彙史研究中經常會遇見的問題。根據一些學者的研究（張國憲 1989；邵敬敏 1994；董秀芳 2002），漢語中的單音詞向雙音詞演變的同時，還會發生功能上的變化，4.4 中列舉了志怪小說中一些發生了功能變化的雙音詞，將它們的單、雙形式作了一個粗略的比較，得到了一些相同的結論。這些方面的討論儘管還較膚淺，但是已經涉及漢語雙音詞詞彙化中的一些主要問題。

# 第五章
# 志怪小説中的借詞及佛經詞彙

## 5.1 引 言

任何語言都曾受到過外族語的影響。漢語從很早的上古時期就從其他語言中吸收了相當多的東西。但是在東漢以前，漢語吸收外來語是零星的，且多集中在名物詞上。而從東漢開始，佛經翻譯活動的興盛，使古印度和中亞的一些語言大量進入漢語，給漢語詞彙帶來了前所未有的影響。這種影響在志怪小説中也有較多的體現。

在中古以前的所有外來詞中，對漢語影響最大的是佛教詞語。數量上，超過了其他的語言；廣度上，進入漢語的佛教詞語幾乎涵蓋了社會生活的各方面，並爲各個階層的人士所使用；深度上，進入漢語的佛教語詞與中土漢語的融合程度是最突出的，以佛教詞語爲載體的佛教思想對中國民衆思想的影響也是最深刻

的。

關於外來詞的研究，張永言（1982：94）說：“我們不僅要研究一個外來詞是從哪裏傳來的，什麽時候傳來的，爲什麽傳來和怎樣傳來的，而且要研究它是怎樣被同化的，也就是它是怎樣服從或適應借方的語音系統（包括音節結構）和語法結構（包括構詞法）的，它的意義發生了什麽變化，這些變化是怎樣發生的，它的出現引起了借方詞彙裏的哪些變化，等等。”這樣的研究，是對外來詞與本土語言的融合的全方位研究。

按照外族語在漢語詞彙中的性質，可以分爲純粹音譯的外來詞和利用漢語的構詞材料來意譯外來概念的意譯詞。1.2.2.4“外來詞”中描寫了純粹音譯的外來詞，這裏將大致描寫佛經意譯詞的構成情況，並簡單闡述佛經詞語怎樣進入漢語，怎樣與漢語詞彙融合、滲透。

## 5.2 意譯詞

意譯詞及由意譯詞重新組合而成的詞語，“以其符合於漢語民族習慣和民族特點的要求及表意明白的功能而取得了壓倒音譯的優勢”（劉叔新 1990：244），成爲外來詞中土化最主要的方式，對漢語詞彙系統的影響也是最大的。

### 5.2.1　由“胡”構成的雙音節詞

在志怪小説中有許多由“胡”構成的詞，這些詞屬於漢語本身的詞彙，因爲它使用的是漢語自身的構詞材料，並按照漢語自身的構詞方式構成。它們也許並不是嚴格意義上的意譯詞，但它們反映了當時外來文化在漢語中的深度影響。這些由“胡”字組合而成的詞語，可能更應該理解爲意譯詞向漢語詞彙融合的中間狀態。如：

**胡床**　東漢後期傳入我國的一種可以折叠的輕便坐具。

見亡師法柱，踞胡床坐。（冥，“支法衡”條）

**胡人**　泛指所有中亞來的人。

晉永嘉中，有天竺胡人來渡江南。（搜，2“天竺胡人”條）

有胡人長鼻深目，左過井上，從婦人乞飲。（冥，“陰丁承”條）

**胡書／胡語**　“胡書”泛指所有的中亞文字。“胡語”也是泛指中亞的一些語言。

啼呼有頃，卒然起坐，胡語指麾……得筆，便作胡書：横行，或如乙，或如己。（冥，“陰丁承”條）

**胡言**　指佛教。

古來正道，莫逾李、老。何乃信惑胡言，以爲勝教。（冥，“程道惠”條）

**胡神**　指佛。

君家衰禍未已，由奉胡神故也。若事大道，必蒙福佑，不改意者，將來滅門。（冥，“劉齡”條）

**胡國** 泛指所有的中亞國家。

被髮偶步，執持刀索，云斥佛還胡國，不得留中夏，爲民害也。（冥，“劉齡”條）

**胡奴** 泛指爲奴的胡人。

侃家童千餘人，嘗得胡奴，不喜言，嘗默坐。（異，5“海山使者”條）

**胡麻** 即芝麻。相傳漢·張騫從西域帶回，故稱“胡麻”。

復一杯流出，有胡麻飯糝。（幽，“劉晨、阮肇”條）

**胡賊** 對胡人的蔑稱。

［王仲德］年少時遭亂，避胡賊，絶粒三日。（幽，“王仲德”條）

**胡僧** 泛指西域、北地或者所有外來的僧人。

問東方朔，朔曰：“臣愚，不足以知之，可試問西域胡僧。”（幽，“漢武鑿昆明”條）

### 5.2.2 佛經意譯詞

1. 單音節的意譯詞

**嚫** 謂施捨財物給僧尼[①]。

所設講齋，迄今月八日，嚫會有限，名簿索定，旨次就度，數無盈減。（冥，“道温”條）

**度** 佛教語。超度。

號名世尊，度人之師。（冥，“趙泰”條）

① 隋煬帝《法諱奉智書》：“弟子一日恭嚫，猶以陋薄，不稱宿心。”

**對**　佛家語，指前世孽報、冤債。

君福報將對，而復對來隨之。君能守貧修道，不仕宦者，福增對滅。君其勉之！（冥，“李恒”條）

［世高］周旋二十八年，云當至廣州，值亂，有一人逢高，唾手拔刀曰：“真得汝矣！”高大笑曰：“我夙命負對，故遠來相償。”遂殺之……世高神識還生安息國，復爲王作子，名高安侯。年二十，復辭王學道，十數年，語同學云：“當詣會稽畢對。”（幽，“安世高”條）

“對”本義爲“應答”，一問一答的方式包含有“對立”的語義特徵。因此，譯經者用來翻譯佛教中的“冤報”的概念。

**法**　梵語 dharma 的意譯，指事物及其現象。

經云：“千載將末，法池東流。”若疑非佛説，請以至誠驗之。（冥，“仕行”條）

奉法弟子，精進持戒，得樂報，無有謫罰也。（冥，“趙泰”條）

太康中，禁晋人作沙門。世常奉法精進，潜於宅中起立精舍，供養沙門。（冥，“抵世常”條）

**定**　指專注修行而心無旁騖的精神狀態。

曾與姊共寢，夜中入定，姊於屏風角得之，身如木石，亦無氣息。（冥，“曇輝”條）

印每入定，輒見遷先世乃是其師，故遂度爲弟子。（冥，“慧遠”條）

“定”在上古典籍中常作安定、平定義。《説文·宀部》：“定，安也。”《禮記·大學》：“知止而後有定，定而後能静。”譯

經者用“定”來意譯梵詞，常與人連用。組成動賓式“人定”，指“安心一處而不昏沉，了了分明而無雜念”。

**塔** 此詞是專門爲佛教音譯詞而造的文字形體。

又於白馬寺壁，畫千乘萬騎繞塔三匝之像，如諸傳備載。（冥，“漢明帝夢神人”條）

應聲碎散，乃斂骨起塔。（冥，“仕行”條）

“塔”是晋宋時期爲梵語 stūpa（塔婆、窣堵坡）專門造的字體形式，始見於東漢《道行般若經》（參向熹 1993：548）。

**願** 向佛發下的誓言和心願，或求佛保佑時許下的酬謝。

東陽長山縣吏李瑶，義熙中遭事在郡。婦出料理，過廟，請乞恩，拔銀釵爲願。（異，5“徐君廟”條）

“願”在上古漢語有名詞“願望”義，如《詩・鄭風・野有蔓草》：“邂逅相遇，適我願兮。”動詞“希望”義，如《漢書・蕭何傳》：“願君讓封勿受，悉以家私財佐軍。”又有“祈求”義，如《墨子・非命上》：“聞文王者皆起而趣之，罷不肖，股肱不利者，處而願之曰：‘奈何乎使文王之地及我。吾則吾利，豈不亦猶文王之民也哉！’”佛教用來指對佛發下的某種誓願，同時包含求佛保佑時所許下的酬謝。這是外來詞意譯中的一種近親投靠。

2. 雙音節的意譯詞

除單音節意譯詞外，更多的是雙音節複合詞。這些雙音節複合詞的結構模式與漢語固有的雙音節詞構造模式大體一致。可具體分爲：

第一，同義連文，即翻譯者用兩個同義或近義語素組合而成。如：

**平等**　梵文 upeksa 的意譯，也譯作“舍”。意思是没有差别。指一切現象在共性或空性、唯識性、心真如性等上没有差别。

當使平等，心無彼我，其福乃多。（冥，“孫稚”條）

**圓滿**　梵語 pari（波利）的意譯。本爲佛教語，指佛事完畢。後指凡事完畢皆可爲“圓滿”。

洪既發心鑄丈六金像：“像若圓滿，我死無恨。”（冥，“僧洪”條）

**拔濟**　猶濟度。亦泛指拯救。

先是福人，當易拔濟耳。（冥，“李清”條）

**誓願**　①動詞，發誓；②名詞，誓言和心願。

①罔生念已盡，慟哭而已。猶故一心呼觀世音，誓願：若蒙出路，供百人會，表報威神。（冥，“道罔”條）

後夕將眠之際，忽親睹菩薩光明照獄，宣瞻覲禮拜，祈請誓願，久之乃没。（冥，“郭宣之”條）

②以一石置前，發誓願[①]，言今欲過江東，訴亂晉帝，理此冤魂，救其妻息。若心願獲果，此石當分為二。（冥，“法相”條）

含曰：“鬼多知，我生何來？何因作道人？”答曰：“人中來，出家因緣，本誓願也。”（冥，“司馬文宣”條）

**申濟**　獲救，得到振救。

後因懺悔，説因果，乃曰：“前身承有諸罪，賴造此寺，

① 《觀世音應驗記》“發誓願”作“致願”。

故獲申濟，所以使供養之情偏殷勤重也。”（冥，“羊祜”條）

**安樂世界** 佛教中指西方極樂世界。是阿彌陀佛所居住的國土。

乃言曰：“我是闕公則，今生西方安樂世界，與諸菩薩共來聽經。”（冥，“闕公則”條）

**智識** 即“善知識”，梵語 kalyānamitra 的意譯。指與佛教結緣的人，聽聞正法，有意趣入佛道的人。

杲幸邀釋迦遺法，幼便信受，見經中説光世音，猶生恭敬，又睹近世書牒及智識永傳其言，威神諸事，蓋不可數。（觀，59）

**結跏趺坐** 佛教徒坐禪法，即交叠左右足背於左右股上而坐。

至元嘉八年九月十八日卒，都無扃患，但結跏趺坐，襝衽叉手，乃經信宿，容色不變。（冥，“仇那跋摩”條）

顔洽茂（1997：226）引慧琳《一切經音義》等典籍解釋了它的動作特點。從結構上看，結和跏都是坐的姿勢，結猶“交”，即左右腿交盤而坐；“跏”亦作“加”，玄應《一切經音義》卷六“加趺”條云：“《爾雅》：加，重也。今取其義，則交足坐也。”

也有反義並列者，如“道俗”，總稱佛教徒和非佛教徒。如：

今道俗常以二月晦鼓舞祈祠。（異，5“丹陽袁雙”條）

蘭以語於弟子法階，階每説之，道俗多聞。（冥，“抵世常”條）

第二，偏正式詞語，即兩個詞語之間具有修飾、限制的關係，這些詞語中又主要以定中式的詞語爲主。如：

**福業**　指佈施行善、慈悲利生等造福的功德。

規曰："横濫之厄，當以何方而濟免之？"帝曰："廣設福業，最爲善也；若不辦，爾可作八關齋；生免横禍，死離地獄，亦其次也。"（冥，"僧規"條）

**前身**　猶前生。

後因懺悔，叙説因果，乃曰："前身承有諸罪，賴造此寺，故獲申濟，所以使供養之情偏殷勤重也。"（冥，"羊祜"條）

**現世**　今生。對前世、來世而言。

謂朗伴云："慧此居植根深，當現世[1]得願。"（冥，"康法郎"條）

**應器**　梵語 patra 的意譯，音譯鉢多羅。即鉢，比丘量腹而食的乞食器。

下病人於地，卧單席上，以應器置腹上，紵布覆之。（冥，"耆域"條）

**精進**　爲"六波羅蜜"之一。梵語 virya（毗梨耶）的意譯。指堅持修善法，斷惡法，毫不懈怠。

政遂精進，乞爲好道士。（後，2"吴舍人"條）

唯奉法弟子，精進持戒，得樂報，無有譴罰也。（冥，"趙泰"條）

"精進"是漢語中本身就具有的一個詞語形式，出現在漢代，指精幹而有上進心，如《漢書·叙傳上》："乃召屬縣長吏，選精

① 《百喻經·嘗庵婆羅果喻》："目睹現世貴賤貧窮，皆是先業果報。"

進掾史。”受到佛教詞彙的影響，該詞發展出“精通；熟練”的新義，如《幽明録》“趙泰”條：“精進典籍，鄉黨稱名。”

**精舍** 梵文 vihāra 的意譯。指道士、僧人修煉居住的地方。

祜後爲荆州都督，鎮襄陽，經給武當寺，殊餘精舍。（冥，“羊祜”條）

琛之以元嘉十七年夏，於廣陵遥見惠汪精舍前，旛蓋甚衆而無形像。（冥，“劉琛之”條）

這個詞本來在漢語中就有，原指“學舍”、“書齋”，如《後漢書·黨錮·劉淑》：“淑少學明《五經》，遂隱居，立精舍講授，諸生常數百人。”但是佛教傳入後，據此引申爲道士、僧人講經修煉的地方。這種用法在晋代就已經出現了，如《三國志·吴志·孫策傳》裴注引晋庾溥《江表傳》：“時有道士琅邪于吉，先寓居東方，往來吴會，立精舍，燒香讀道書，製作符水以治病，吴會人多事之。”

**梵志** 梵語 brāhmana 的意譯，古印度一切“外道”出家修行者的通稱。

案其經云：或現沙門、梵志之像。（冥，“竺法義”條；觀，25）

**小品** 指佛經七卷本《小品般若波羅蜜經》，與二十四卷本《摩訶般若波羅蜜經》相對。

時經曲未備，唯有小品；而章句闕略，義致弗顯。（冥，“仕行”條）

**小乘** 梵文 hina—yana（希那衍那）的意譯。

中有一小乘沙門不信觀世音，獨不肯稱，惡鬼便索此沙

門。（觀，80）

**現報**　佛教謂現世所作善惡之業，現世即得報應。

臨死向人說：年少時曾折一鴨翅，驗此以爲現報①。（異，“折鴨翅報”條）

第三，動賓式詞語。此類詞語並不多見。除上面提到的“入定”外，其他的詞語形式，如：

**同法**　表示一道事佛的人。

八人便捨事還家，向同法者說，衆無以驗之。共發冢開棺，不見其屍。（冥，“佛調”條）

**應真**　羅漢的意譯。意謂得真道的人。

沙門釋曇諦《廬山賦》曰：“應真②凌雲以踞峰，眇翳景而入冥者也。”（冥，“廬山七嶺”條）

**持戒**　遵行戒律。

奉法弟子，精進持戒③，得樂報，無有譴罰也。（冥，“趙泰”條）

於是出家，持戒菜食。（冥，“支法衡”條）

---

① 晋·慧遠《三報論》：“現報者，善惡始於此身，即此身受。”

② 《文選·孫綽〈遊天台山賦〉》：“王喬控鶴以冲天，應真飛錫以躡虛。”李善注：“應真，謂羅漢也。”李周翰注：“應真，得真道之人。”

③ 《百喻經·毗舍闍鬼喻》：“若能修行善行，及以佈施持戒禪定，便得離苦，獲得道果。”《梁書·文學傳下·任孝恭》：“孝恭少從蕭寺雲法師讀經論，明佛理，至是蔬食持戒，信受甚篤。”但是，此詞結合鬆散，因爲還可以拆開爲“持……戒”的形式，如《冥祥記》“曇遠”條：“宋沙門曇遠，廬江人也。父萬壽，御史中丞。遠奉法精至，持菩薩戒。”

## 5.3 佛教詞彙與漢語詞彙化的關係

### 5.3.1 與漢語詞彙雙音化的同步發展

意譯的外來詞主要是根據一個外來的概念，利用漢語的語素材料、構造方式等形成的，完全符合漢語的雙音詞要求。這些外來詞要達到與漢語的高度融合，就必須首先在形式方面服從漢語雙音形式的構成方式。佛教詞彙與漢語雙音化的同步發展，主要是指佛教詞彙具有同漢語詞語一樣的構成機制，包括由單音節詞組合成雙音節詞以及雙音節詞的進一步詞彙化。

#### 5.3.1.1 單音詞雙音化

漢語中的單音詞雙音化主要是通過複合和派生兩種方式實現的，而又以複合爲主。複合方式構成新詞，主要是通過同義語素的並列聯合和組合關係結合成的雙音詞。

**婚對** 婚配。

晋安帝元興中，一人年出二十，未婚對，然目不干色，曾無穢行。（幽，“蘇瓊”條）

“婚對”作爲一個複音詞，應該是並列式結構。正如前面5.2.2“對”下所顯示的，佛教借用漢語已有的“對”來表示“冤家”的意義，而佛教認爲人世間男女的婚配是由於前世的恩

怨所致，所以稱妻子爲“冤家”。也許這正是“婚對”聯合成詞的内在聯繫。佛教促進了漢語中原有的兩個絶不相關的單音詞的複音化。

**眼**

上面 3.3 談到“目/眼”的組合中的一些問題，王力（1980）、管錫華（2000：207）都指出“眼”的構詞能力在唐以前都是很弱的，唐以後纔逐漸增强起來。這是僅就傳統文獻統計的。汪維輝（2000：28）統計現存安世高和支婁迦讖兩家所有譯經共 29 部的材料，得出“眼”和“目”出現的次數是 247∶21。可見，佛經翻譯中多采用“眼”，而傳統典籍中多用“目”，這説明佛經翻譯初期，爲了有意與漢文典籍進行區别，在用詞上有意加以迴避。汪維輝提到的當時佛經中的組合，如“佛眼、德眼、肉眼、天眼、慧眼、黠慧眼、法眼、净眼、道眼”等都是佛教用語。通過這種方式，“眼”不僅擴大了組合成雙音節詞的能力，而且最終取代了“目”，成爲漢語中表示“眼睛”的最主要的詞。這充分説明，佛教詞彙不僅對漢語雙音化有促進作用，而且在某些場合可以影響到漢語常用詞的演變。

**阿練**　對僧道的昵稱。

長安道人足白，故時人謂爲白足阿練也。（冥，“王胡”條）

有一阿練莫知所從，語之曰：“有觀世音菩薩，能救衆生。”（觀，122）

這在當時用得比較多，如《隋書・五行志下》：“開皇末，渭南有沙門三人，行投陀法於人場圃之上。夜見大豕來詣其所，大

豕從者十餘，謂沙門曰：‘阿練，我欲得賢聖道，然有負他一命。’言罷而去。”名詞加上詞頭“阿”是漢語此時的一個明顯發展。

**法→正法／大法／佛法**

指佛教的教法，是來自梵語的一個意譯詞。但通過漢語雙音節的構詞方式，在志怪小説中可以擴展成“正法”、“大法”、“佛法”的雙音節詞。由於佛教徒稱佛教爲正教，而稱其他的宗教爲外教，所以又形成雙音詞“正法”，如：

西域僧徒，多小乘學，聞仕行求方等諸經，咸駭怪不與。曰：“邊人不識正法，將多惑亂。”（冥，“仕行”條）

其後帝每入道屋，輒見神人爲沙門形，盈滿室内，帝疑容所爲，因事爲師，遂奉正法。（冥，“竺道容”條）

“正法”又稱“大正法教”。如：

命惠就坐，謝曰：“小鬼謬濫，枉相録來。亦由君忘失宿命，不知奉大正法教也。”（冥，“程道惠”條）

《太平廣記》卷三八二引作“正教”。

“大法”又特指佛教的教義。如：

勸示親識，並奉大法。（冥，“唐遵”條）

少有高操，隱於東山，篤信大法，精勤不倦，手寫《首楞嚴經》。（冥，“謝敷”條）

鄉里有一千餘家，並奉大法，造立形像，供養僧尼。（冥，“劉度”條）

“佛法”指佛教教義及其所表達的佛教真理。如：

汝曹分流佛法，不以真誠，但爲浮華，求供養耳。（冥，

“耆域”條）

世以儒專，不信佛法。（冥，“王淮之”條）

佛家又稱“法家”。如：

妻，法家弟子也，謂曰：“今病日困，求鬼無益，乞作佛事。”（冥，“張應”條）

裁決處稱爲“法局”。如：

師資義著在三，而奸之，是父子相淫，無以異也。付法局詳刑！（冥，“陳安居”條）

“大法”、“佛法”、“正法”、“法家”、“法局”這些雙音節形式實際上都是單音節詞“法”通過偏正式的擴展而形成的。一些詞語在表達上存在差異，如“大法”、“正法”等，而像“佛法”這一形式，没有語義上的區别，完全是爲了雙音化而産生的。

5.3.1.2　形成一些新的構詞語素

構詞語素的大量産生是魏晋南北朝時期漢語詞彙雙音化的一大特色。佛教詞彙中一些表示佛教的基本概念的詞語，如“佛、僧、刹、禪、法、經”等，使用頻率最高，對漢語詞彙的影響也最大。它們在漢語詞彙系統中，形成了大大小小的詞群。如：

**佛**　以“佛”爲構詞語素形成的雙音節詞，如“佛法、佛事、佛像、佛道、佛教、佛經、佛子、佛國、佛家”等。

**禪**　以“禪”爲構詞語素形成的雙音節詞，如“禪房、禪師、禪法、禪基、禪誦”等。

**僧**　以“僧”爲構詞語素形成的雙音節詞，如“僧徒、僧衆、僧房、僧主、僧尼”等。

**法** 以“法”爲構詞語素形成的雙音節詞，如“正法、大法、佛法、法師、法家、法事、法寶、法教、法堂、法局、禪法、法食、經法”等。

**經** 以“經”爲構詞語素形成的雙音節詞，如“經給、經像、經説、經臺、經典、經曲、經藏、經法、經唄、經座、經堂、經教”等。

這類大家通常稱爲“音譯＋非指類名詞”的雙音組合形式，具有相當强的能産性。其中的構詞語素或爲梵語音譯的縮略，或爲梵語的意譯，它們都通過這種構詞方式，密切了與漢語詞語的聯繫，加速了中土化的進程（梁曉虹 1994：195；化振紅 2001：102），並藉此獲得了與漢語固有詞同等重要的構詞特點。儘管就其内部結構的緊密程度而言，它們比其他造詞法構成的詞語鬆散，但在各種典籍中出現的頻率非常高，經常以一個雙音形式的身份出現在一個音步中，構成一個韵律詞。這些詞語在漢語詞彙中佔有相當重要的地位，向漢語詞彙提供了衆多的雙音節形式。

### 5.3.2 加速漢語雙音詞詞彙化的進程

漢語詞彙化是指漢語雙音節詞形成和變化的過程，其主要的内容是研究一個詞從短語或者更大的單位向詞的變化過程。但是，作爲漢語中的一個詞，尤其是一個雙音節詞，詞彙化的程度與其具有的詞義多少有一定的關係。因爲作爲一個詞組，它的意義是兩個語素的相加，這個詞組的意義注定是比較單一的。如果一個雙音節形式具有多個意義，其詞彙化的程度相應來説也就比較高。

一些漢語中的短語形式，由於佛教的進入被用來表達一個佛教的概念從而獲得詞彙化。這些詞語儘管後來主要用於表達佛教概念，但它賦予了這些詞彙更多的意義，或進一步擴展了這些詞的組合能力，也就加速或鞏固了這些詞語的詞彙化。如：

**出家**　到寺廟道觀裏去做僧尼或道士。

衡渴欲飲水，乃墮水中，因便得蘇。於是出家，持戒菜食。（冥，“支法衡”條）

奉法精勤，遂即出家，字曰慧達。（冥，“慧達”條）

“出家”一詞在漢代就出現了，爲詞組“從家裏離開”的意思，如王符的《潛夫論・贊學》：“是故無董景之才、倪匡之志，而欲强捐身出家曠日師門者，必無幾矣。”《搜神記》卷十七“費季”條：“季與同輩旋宿廬山下，各相問出家幾時。季曰：‘吾去家已數年矣。’”佛教引進後，專門用以表示“到寺廟道觀裏去做僧尼或道士”的行爲，也用於一般的文獻中，如《南史・齊紀上》：“自今公私皆不得出家爲道，及起立塔寺，以宅爲精舍，並嚴斷之。”根據漢語動賓式短語詞化的選擇限制，像“出”這樣表示具體動作的動詞性成分和“家”這樣具體的名詞性成分之間的詞彙化是非常困難的。其詞彙化的完成完全源於佛教的影響。

**還俗**　僧尼或出家的道士恢復俗人的身份。

子喬少年嘗經出家，末雖還俗，猶常誦習《觀世音經》。（冥，“彭子喬”條）

“俗”在漢語中本來主要是表示“風俗”的意義。佛教傳入，謂塵世間爲“俗”，與出家相對，所以後用“還俗”與“出家”相對，指“僧尼或出家的道士恢復俗人的身份”。此詞在志怪小

説中廣泛使用，同時也進入了一般的文獻中，如《宋書·徐湛之傳》："時有沙門釋惠林，善屬文，辭采綺艷，湛之與之甚厚。世祖命使還俗。"

**肉眼** 佛經所説五眼之一，謂肉身之眼。

若有善人，讀誦經處，其地皆爲金剛，但肉眼衆生，不能見耳。（冥，"慧達"條）

此例中的"眼"爲"眼光、眼力"。按照漢語詞彙化中的普遍規律，像"肉"這樣離散性非常强的詞語一般是不能够和"眼"組合在一起的，更不用説詞彙化了。但是，通過佛教詞彙的使用，這個詞却在漢語中佔據了一定的地位。説明佛教詞彙在某種程度上對漢語雙音化的發展具有非常大的促進作用。

**白衣** 未出家的俗人。

[佛調] 白衣弟子八人，入西山伐木，忽見調在高巖上，衣服鮮明，姿儀暢悦，皆驚喜作禮。（冥，"佛調"條）

沙門釋法智為白衣時，常獨行，至大澤中，忽遇猛火，四方俱起，走路已絶，便至心禮誦觀世音；俄然火過，一澤之草，無有遺莖者，唯智所處容身不燒。（冥，"法智"條）

規稽首諸佛，祈恩請福，帝曰："汝命未盡，今當還生；宜勤精進，勿屢遊白衣家。殺鬼取人，亦多枉濫，如汝比也。"（冥，"僧規"條）

這個詞産生於先秦時期，當時爲一個修飾性的詞組，爲"白色的衣服"。如《吕氏春秋·孟秋》："天子居總章左个，乘戎路，駕白駱，載白旗，衣白衣，服白玉，食麻與犬，其器廉以深。""白色的衣服"本爲崇尚簡樸，後來又泛指平民服，因即指平民。

亦指無功名或無官職的士人，如《史記・儒林列傳》："公孫弘以《春秋》白衣爲天子三公，封以平津侯。"《晋書・陶侃傳》："侃坐免官，王敦表以侃白衣領職。"詞語的這種發展，是屬於借代的修飾手法産生的，是詞語系統内部的一種發展方式。

佛教的傳入使這個詞取得了一個新義，這是由於佛教徒穿緇衣，故用黑衣借代指佛教徒，即沙門。通過相因生義的方式，而將未出家的俗人稱爲"白衣"（蔣紹愚 1994：81）。

佛教詞彙加速漢語詞彙雙音化的進程還包括改變漢語中雙音詞的詞義，使它獲得一個新的意義。這種借形表義的方法使用得非常普遍，而且手段也很隱秘，是佛教詞彙中土化中經常使用的手段，最具有隱蔽性。如上面的"精舍"、"精進"等詞語，又如：

**精至**　即"精進"。

長舒奉法精至，尤好誦觀世音經。（冥，"竺長舒"條）

知是神人。因此事佛，而亦不能精至。（冥，"李恒"條）

此詞形出現在東漢時期，如《吕氏春秋・誣徒》"從師苦而欲學之功也"高誘注："苦不精至也。"在中土文獻中都是用此義，如酈道元《水經注・谷水》："又石工細密，非今之擬，亦可爲精至也，遂因用之。"但用於佛經文獻時，主要指精進。

**功德**　佛經中，"功"原指做善事，"德"原指由此而得到的福報。後泛指念佛、誦經、佈施等事。如：

若見塔殿，或有草穢，不加耘除，蹈之而行，禮拜功德，隨即盡矣。（冥，"慧達"條）

吾壽命久盡，早應過世，賴比歲來敬信佛法，放生佈施，以此功德，延馳數年耳。（冥，“鄭鮮之”條）

問生時所行事：有何罪故，行何功德，作何善行，言者各各不同。（幽，“趙泰”條）

“功德”這個雙音組合在先秦就出現了，是一個結構鬆散的形式，指“功業與德行”，如《禮記・王制》：“有功德於民者，加地進律。”又可以用作“功績”義，如《漢書・平帝紀》：“群臣奏言大司馬功德比周公，賜號安漢公。”佛教詞義産生後，在一定程度上加固了這個詞的詞彙化。

**供養**　供奉與佛教有關的神、人、物等。如：

先是諸供養具，別封置一室。（後，3“蜜蜂螫賊”條）

帝重之，如夢所見也。乃遣畫工圖之數本，於南宫清凉臺及高陽門顯節壽陵上供養。（冥，“漢明帝夢神人”條）

世常奉法精進，潛於宅中起立精舍，供養沙門。（冥，“抵世常”條）

佛教傳入前，已有“供養”一詞。可以作“奉養的物品”講，如《韓非子・亡徵》：“宫室供養太侈，而人主弗禁，則臣心無窮。”《禮記・月令》“[季秋之月] 收祿秩之不當，供養之不宜者”鄭玄注：“熊蟠之屬。”又可以作“侍奉”義，如《漢書・翟方進傳》：“身既富貴，而後母尚在，方進内行修飾，供養甚篤。”但自從佛教傳入後，這個詞的言語義發生了變化，與其他詞語的

組合關係進一步擴大。根據化振紅（2001：82）的研究[①]，主要表現在“供養”的具體手段多樣化，除了上古的衣食之類物質手段外，還有精進修行之法。

**解脱**　梵語 vimukta 的意譯。指從一切煩惱中擺脱出來。

有觀世音菩薩救人有急難，歸依者無不解脱。（觀，89）

《説文解字・角部》：“解，判也。”又《肉部》：“脱，消肉臞也。”段注：“消肉之臞，臞之甚者也。今俗語謂瘦太甚者曰脱形，言其形象如解蜕也。”從此可見，這兩個詞意義相近，同義連文有“解開”的意思，如《史記・酷吏列傳》：“是時九卿罪死即死，少被刑，而成極刑，自以爲不復收，於是解脱，詐刻傳出關歸家。”司馬貞《索隱》：“謂脱鉗鈦。”此爲解脱具體的東西。進一步虚化表示“開脱、免除”的意思，如《漢書・趙廣漢傳》：“釋質，束手，得善相遇，幸逢赦令，或時解脱。”顔師古注：“或逢赦令，則得免脱也。”但是，將此詞與更加抽象的意義結合，却是源於佛教，今天的“擺脱”義就是繼承於佛教的用法的。

**使者**　佛教指伺命使。

使者催令束裝。（異，8“吏變三足虎”條）

“使者”本爲“奉命出使的人”，佛典中經常用作“催命鬼”的意思。

**同學**

---

① 原文是三方面，但是如上引，其中的“養育”義在《漢書・翟方進傳》中已經出現，非佛經影響的結果。

相識有一梵沙門，每瞻珉風采，甚敬悅之，輒語同學云："若我後生得為此人作子，於近願亦足矣。"（冥，"王練"條）

冏以七年與同學來遊京師，時司空何尚之始構南澗精舍，冏寓居焉。（冥，"道冏"條）

[慧玉]見寺東樹有紫光爛起，暉映一林，以告同學妙光等，而悉弗之見也。（冥，"慧玉"條）

這是現在使用廣泛的一個常用詞。關於這個詞的來源，魏達純（1997）認爲"同學"來源於佛書，最先指"一起共同學習的佛教徒"，以後被俗家普遍使用纔流傳開來。葛佳才（2002）根據佛教進來以前的中土文獻的衆多用例，如《莊子·知北遊》："何荷甘與神農同學於老龍吉。"《商君書·愼法》："彼言說之勢，愚智同學之。"指出"同學"爲中土文獻所固有，與"同門"、"同窗"、"同舍"等形式同構，而"同學"能够脱穎而出則源於佛教的使用。可見，佛教詞彙對於漢語中一些固有的詞彙形式的詞彙化具有促進作用。

**心業**

晉司空盧江何充，字次道，弱而信法，心業甚精。（冥，"何充"條）

佛教詞彙對雙音化影響最明顯之處是使漢語詞彙中通過數量修飾中心語的偏正式詞語大量擴展，如"三垢、三禮、三僧、三歸、三寶、三藏、三途、三世"等。

上面我們對志怪小說中出現的一些佛教詞彙進行了簡單的描寫，主要是想闡述佛經詞彙對漢語詞彙的影響。由於這方面的研

究著作很多，成果也非常豐富，再加上志怪小説中除了《冥祥記》、《觀世音應驗記》以外，大多不是專門性的佛教典籍，所以本章就重點討論了佛經詞彙融入漢語詞彙的主要方式，即借形、借義兩種方式。

借形是指借用漢語中已有的詞語形式來表達一個佛教概念，而該詞不再表達原來表達的概念，如“精舍”被借來表示“道士、僧人修煉居住的地方”後，原來的“學舍”、“書齋”意義就不再使用了。借義是將要表達的佛教概念寄托在一個漢語詞的詞義系統中，從表面上看似乎是該詞詞義的正常引申，如“定”、“願”、“精進”、“平等”等詞。這是一種非常隱蔽的外來詞中土化的方式。

佛典翻譯對漢語詞彙的影響還體現在漢語構詞法方面。前面2.2.3.1談到重叠詞從東漢時開始，叠音詞與重叠詞在語義上和詞性上可能都有所分工，重叠詞所包含的意義與現代漢語的重叠式已經表現出許多相同之處。那麽這種模式的突破是怎樣産生的呢？胡敕瑞（2002：66）認爲是口語造成的，這種解釋祇説明了這類現象出現的環境，而没有解釋這種現象産生的原因。朱慶之（2003）認爲是漢語仿譯梵語的結果，並列舉“處處”、“各各”、“數數”等常用詞來進行了分析，這種分析可能有一定的道理。從志怪小説看，重叠詞主要出現在《冥祥記》中，而且使用頻繁，如其中“慧達”一條，就出現了“久久”、“器器”、“獄獄”、“種種”等重叠詞。如：

**久久**

汝得濟活，可作沙門……送人推引，久久乃附形，而得

蘇活。

**器器** 每一個器皿。

若製器物，以充供養，器器摽題，言爲某人親奉上三寶，福施彌多，其慶逾速。沙門白衣，見身爲過，及宿世之罪，種種惡業，能於衆中盡自發露，不失事條，勤誠懺悔者，罪即消滅。

**獄獄** 每個監獄。

次第經歷，觀見甚多。獄獄異城，不相雜廁。

**種種** 見“器器”條。

# 結　語

通過對魏晋南北朝志怪小説詞彙的初步研究，我們揭示出其詞彙的兩個主要特徵：詞彙具有很强的口語性；詞彙系統正處於資源重組階段。

詞彙具有很强的口語性體現在：志怪小説記録了當時出現的許多新詞新義，以及衆多的俗語詞、名物詞語，如“熊”稱“子路”、“桑”稱“子明”、“龜”稱“元緒”、“虎”稱“大蟲/大蠹”、“象”稱“大客”等等，都相當生動形象，而且口語性極强。因爲是純粹記録當時口音的詞語，所以這些植物名稱、稱謂詞語中相當一部分詞語的構詞理據、内部形式都還不清楚，有待於進一步研究。一些新義的産生，無論是單音詞或雙音詞，新的義位大多表達的是一些比較鄙俗的、口語性濃的概念，如單音詞的“唱”、“耳”、“鼻”等情況，都反映了這個事實。雙音詞的“燕好、燕婉、嬿接、嬿婉”，“綢謬”，“交接、交歡、交通”等表示“交媾”意義，也是如此。

詞彙系統的資源重組體現在以下幾個主要的方面：

就詞彙形式而言，大規模單音詞雙音化是此時詞彙系統資源

重組的一大特點。單音詞方面繼承上古漢語的傳統，通過産生新的形體、借用舊形、改變舊形體的讀音以及由上古舊形派生新詞等多種途徑，産生出了一些新詞。這些新産生出的單音節詞，有一部分對漢語的影響相當廣泛和深刻，如“墅”、“灣”、“村”等詞都成爲現代漢語中的常用詞。一些常用的單音節詞大體上都讓位於雙音節形式，如“尋”、“覓”形成“尋覓”，“村”、“落”形成“村落”等等情況，體現了詞彙形式的大規模雙音化。這種由單到雙的合併，相當程度上是詞彙系統重新分配、發揮優勢、適應交際的需要使然。

與此同時，詞彙系統發生了明顯的調整，新舊常用詞交替頻繁，一些新的詞語剛剛加入某個系統，而該系統中原有的成員又開始了變動，如“軟”在東漢時加入“柔、弱”同義系統中，與“剛、堅、强”中的“堅”配對，形成反義系統，但這一格局形成的同時，又開始了“硬”對“堅”的替換，形成“軟”與“硬”重新配對的組合。這説明語言的詞彙系統是一個有組織的系統，每一個成員大體上對應什麽工作崗位基本上是固定的，與我們現在社會正在流行的定編定員制基本相同，在某一個崗位上來了一個更加適合的人選，那麽另一個成員必定會“下崗”或者重新就業。這些都屬語言系統的資源重組。

就詞義系統而言，情況更爲複雜。單音詞詞義不僅存在一對一的替換關係，更多的是單義詞普遍多義化，形成一個相當複雜的詞義系統。同時上古時期的多義詞更加多義化，而且許多詞義泛化（bleaching）後進一步虚化，極大地擴展了這些詞語的組合能力，如“嘗進”、“將或”等新興的組合，在一般的理解上它們

是很難形成組合的，但在此時的言語實踐中的確有過使用。從第三章的一些分析中可以看到，中古漢語詞彙復音化的兩大主要構詞方式——並列式和偏正式——主要是由於單音詞詞義系統的變化引起了聚合關係的變化，牽一髮而動全身，語言中因此出現了更多通過詞形擴展的方式產生的雙音節詞。最甚的是，產生了數量不少的構詞語素，通過它們形成的雙音詞在語義上與原來的單音詞没有太大的區別，它們的構詞作用僅僅是爲了雙音化而雙音化，起一種補充音節的作用而已。雙音詞進一步詞彙化的主要表現體現在詞義系統的重新調整上，一些雙音詞的構詞理據模糊，内部形式不清楚，普遍發生了轉類現象。

外來資源的重組主要體現爲佛經詞彙的中土化加强。佛經翻譯對漢語的影響在此時表現得非常明顯。佛經詞彙的引進由音譯詞轉向意譯詞和音意合璧詞是外來詞中土化的一個主要表現。志怪小説中的佛經詞彙除了一些表達佛教專門性術語的音譯詞外，融入漢語詞彙的方式主要有借形和借義兩種情況。借義是一種非常隱蔽的外來詞中土化的方式。

# 附錄一
# 二十卷本《搜神記》語料構成及價值

## 1. 語料來源追索

就來源看，今本《搜神記》的464條材料中，有286條分別被39種古籍[①]，598次引作《搜神記》，佔61%；9條引文有歧義，佔1.9%；169條未見任何書引作《搜神記》，而是出自於其他典籍，佔36.4%。

① 有13條被《法苑珠林》引作《搜神異記》、《搜神傳記》，但據考查，它們實際上應該是《搜神記》。

## 2. 語料輯録的方式

輯録的書籍大抵都是用其他書籍中的材料東拼西凑而成，其材料的來源稍加追索就可以找到出處。逐一核對今本《搜神記》中真正標有出自《搜神記》的286條材料，我們發現，今本《搜神記》的輯録者不僅“多見古籍，頗明體例”，而且其手段也十分高明。

綜合論之，其輯録的手法大致有以下幾種：

第一，祇見於一種典籍引用的材料，就基本上如實地輯録下來。今本《搜神記》中150條祇見於一種典籍引用的材料大多是這樣輯録出來的。但是，個别條目爲照顧情節的完整，或者内容上的豐富，又根據其他典籍有所增加。

第二，同時見於幾種典籍引用的材料，主要根據引文詳細的典籍輯録。在此基礎上，又根據情節、内容的需要，從其他典籍引用的材料中補充出相關的語句。這種補充不是作者隨意添加，而是將其他典籍引用的材料直接用來填補，即使是從詞語、語法等方面來檢查，也不容易發現漏洞。如“楊伯雍”條，分别見引於南北朝、唐、宋三個時期的十種典籍。比較各書的引文，今本《搜神記》大概是輯自《藝文類聚》，但在具體的語句上又糅和了《太平御覽》卷八〇五所引的“使至高平好地有石處種之”句，綜合成爲今本《搜神記》的文字材料。

第三，不同典籍對同一個人的不同事迹的記載，原則上是將它們用一些連接句連接起來，組成一條材料。

第四，如果一件事情，有典籍引作《搜神記》，但比較簡略，而這條材料的内容又見於記載晋代事情的其他典籍中，輯録者就根據其他典籍中的材料加以擴充。如“兩足虎”條，見於《法苑珠林》卷四三所引，文字較簡略，而今本《搜神記》的文句却幾乎全同於《宋書・五行志》、《晋書・五行志》，所以，我們判斷該條實際上輯自於《晋書・五行志》①。

第五，最能體現其高超手段的是，對一些體現時代特徵的詞語的换用，往往起到了掩蓋其抄襲痕迹的作用。如“周暢”條，根據《太平御覽》輯録，但又根據《後漢書》、謝承《後漢書》將“注雨”换成“澍雨”，就是這樣偷梁换柱的。

綜合上面的情况，可以看出，輯録者的高明之處在於：明白類書、注釋家引用原書的手段，反其道而用之。從理論上講，是假定原《搜神記》爲一個大集合 A，所有類書、注釋語言裏的語料都是從屬於這個集合的子集，爲 $A_1$、$A_2$、$A_3$、$A_4$……$A_n$，那麽：

$$A_1 \cup A_2 \cup A_3 \cup A_4 \cup \cdots\cdots \cup A_n = A$$

這種手段，在方法論上是正確的。如果我們假定每一個子集裏的語料都是如實地來自於原本《搜神記》的話，那麽這樣輯録出來的語言雖然是一種綜合的語言，恢復的結果可能就是原本

① 《晋書・五行志》、《宋書・五行志》中許多關於晋代的怪異故事，又與其他各家《晋書》的記載基本符合，它們可能采自當時的各種志怪書籍。

《搜神記》。但事實上，這裏的各個子集多數情況下是不完全屬於集合 A 的，所以這樣得出來的集合並不是 A，而是 A′。其語言也不會完全是原本《搜神記》的語言。

## 3. 各條材料真偽鑒定

從今本《搜神記》的材料構成與輯録方式的分析中看出，今本《搜神記》中真僞混雜的材料不是那些未見任何書引作《搜神記》的材料，而正是見於各類書明明白白引作《搜神記》的材料。要判定這些材料的真僞情況，找出其語料的出處僅僅是第一步工作，還應該更深入地比較它們的差異，全面、準確地判斷出哪一條中哪一些句子是經過加工的。下面就這些材料的構成作一個具體分析，談談今本《搜神記》中材料的真僞情況。

從理論上説，這 286 條材料應該是可靠的，而且是屬於研究《搜神記》的唯一材料。但是，這些材料的實際情況是真僞參半的，它們並不是完全等值的。

從被引用次數上看，最少的祇被一種典籍引用，最多的被十種典籍引用。具體情況如下表所示①：

① 表中引用兩次以上的條目的時代劃分以時代最早的典籍爲準；次數的統計以每條被不同典籍實際引用的次數多少爲準。

| 引用典籍 | 條 | 時代 | | | 次數 | 百分比 |
|---|---|---|---|---|---|---|
| | | 南北朝 | 唐 | 宋 | | |
| 1種 | 150 | 4 | 93 | 53 | 158 | 52.4% |
| 2種 | 69 | 9 | 45 | 15 | 136 | 24.1% |
| 3種 | 37 | 3 | 33 | 1 | 118 | 12.9% |
| 4種 | 13 | 3 | 9 | 1 | 60 | 4.6% |
| 5種 | 7 | 2 | 5 | 0 | 44 | 2.5% |
| 6種 | 5 | 1 | 4 | 0 | 40 | 1.7% |
| 7種 | 4 | 1 | 3 | 0 | 35 | 1.5% |
| 10種 | 1 | 1 | 0 | 0 | 13 | 0.3% |
| 合計 | 286 | 24 | 192 | 70 | 604 | 100% |

祇見於一種典籍引用的150條材料，有6條[①]不屬於原本《搜神記》的材料，應該删除；11條[②]材料不是完全屬於原《搜神記》，應該加以重新整理。

被兩種或兩種以上的書籍引作《搜神記》的136條材料。它們可以分爲三種情況：各種典籍引文相同的材料；個别文句和内容的詳略程度有細微差别的材料；引文完全不同的材料。

各種典籍引文相同的材料，共計83條。從文句上看，又有三種情況：

第一，各種典籍引文都與今本材料基本相同，共56條。

第二，各種典籍引文儘管都相同，但今本又根據其他非《搜

① 條目：95、96、178、217、421、464。

② 條目：32、44、53、103、120、138、142、184、249、251、273。

神記》材料增補了故事内容和故事情節。這種情况共 20 條[①]。如“徐光”條：

> 吴時有徐光者，嘗行術於市里。從人乞瓜，其主勿與。便從索瓣，杖地種之。俄而瓜生蔓延，升花成實。乃取食之。因賜觀者。鬻者反視所出賣，皆亡耗矣。凡言水旱，甚驗。過大將軍孫綝門，褰衣而趨，左右唾踐。或問其故，答曰：“流血臭腥，不可耐。”綝聞，惡而殺之。斬其首，無血。及綝廢幼帝，更立景帝，將拜陵，上車，有大風蕩綝車，車為之傾。見光在松樹上，拊手指揮，嗤笑之。綝問侍從，皆無見者。俄而景帝誅綝。

該條見於《藝文類聚》卷八七、《太平御覽》卷九七八、《事類賦注》卷二七引作《搜神記》。三種典籍引文相同，都引在“皆亡耗矣”止。而文章的後面部分完全同於《法苑珠林》卷三一引《冤魂志》。

第三，在某一件事上，各種典籍引文相同，但今本却是根據另一種典籍輯録的。這種情况共 7 條[②]。如“戴文謀”條，《藝文類聚》卷九二、《太平廣記》卷二九四引作《搜神記》，但它們的引文與此今本相比較甚爲簡略，而今本輯録自《太平廣記》卷四六三引《窮神秘苑》。從輯録、整理《搜神記》的角度來説，應該移去今《搜神記》中的這些材料，重新補録被引作《搜神

① 條目：18、24、26、29、35、43、47、51、62、84、87、88、146、191、232、237、258、294、309、373。

② 條目：86、255、330、368、393、394、453；加上祇見於一種典籍引用的類似材料 95、96、178、217、421、464，共計 13 條。

記》的材料。

所以這 83 條材料，除第一類 56 條是完全屬於原本《搜神記》外，第二類 20 條材料不完全屬於原本《搜神記》，第三類的 7 條材料完全不屬於原本《搜神記》，不應該直接用來作爲研究《搜神記》的語料使用。

各種典籍引文大致相同，衹是部分詞句有出入的材料（不是增加内容和情節），共計 41 條①。如“魯少千”條：

魯少千者，山陽人也。漢文帝嘗微服懷金過之，欲問其道。少千拄金杖，執象牙扇，出應門。

該條見於《北堂書鈔》卷一三三、一三四，《太平御覽》卷七〇二、七一〇、八一一，《事類賦注》卷一四引作《搜神記》。《太平御覽》卷七〇二服用部“扇”下引有“執象牙扇”句，而無“拄金杖”句；而卷七一〇“杖”下却正好相反，有“拄金杖”句，而無“執象牙扇”句。這是因爲，類書是按類編次資料，它不像叢書那樣會完整保存原書的面貌，而是根據自己的分類需要，任意割取，自取所需，所以，從不同的類書中，甚至在同一部類書不同的門類中輯佚出的材料也會有不同的情況。儘管在材料的取捨上不盡相同，但是這類材料没有經過改動，可以認爲是原《搜神記》的材料。

涉及同一個人的不同事情，見於兩種或兩種以上的典籍引作

① 條目：14、21、31、41、74、90、92、95、97、98、149、168、181、182、187、189、190、204、205、231、239、245、250、252、254、266、271、274、275、285、287、302、306、316、322、323、333、404、436、437、438。

《搜神記》，今本將各種材料連綴成文。這類材料共計 12 條①。如“諸葛恪”條：

> 吴諸葛恪征淮南歸，將朝會之夜，精爽擾動，通夕不寐。嚴畢趨出，犬銜引其衣。恪曰：“犬不欲我行耶！”出仍入坐。少頃復起，犬又銜衣，恪令從者逐之。及入，果被殺。其妻在室，語使婢曰：“爾何故血臭？”婢曰：“不也。”有頃，愈劇。又問婢曰：“汝眼目瞻視，何以不常？”婢蹶然起躍，頭至於棟，攘臂切齒而言曰：“諸葛公乃爲孫峻所殺。”於是大小知恪死矣，而吏兵尋至。

該條見於《三國志·吴志·諸葛恪傳》注、《藝文類聚》卷三五、《太平御覽》卷五〇〇引作《搜神記》。從文句上看，《藝文類聚》、《太平御覽》引文相同，祇有“其妻在室”以前的部分；《三國志》注祇有其以後的部分。

這類情況與上面的第二類情況也是不一樣的，因爲這裏的材料都見於典籍引用，並没有根據其他非《搜神記》的材料進行增補和删改，從理論上説，它們也是屬於原《搜神記》的。

小結：286 條材料中，真正屬於《搜神記》的材料祇有 230 條，加上經過重新整理，可以利用的 43 條，共計 273 條，佔今本《搜神記》的 59%。

3.《搜神記》的語料價值分析

今本《搜神記》保存了許多漢魏六朝時期新興的口語詞，以及一些新型的句法形式，所以歷來都受到研究者的重視，被視爲

① 條目：6、22、74、78、223、224、246、300、320、321、332、341、

研究中古漢語的重要典籍。遺憾的是，今本《搜神記》作爲一種輯録書籍，在語料上本來就具有先天性的缺陷。以往的一些研究者儘管注意到了區分今本《搜神記》中一些非《搜神記》的材料，但忽視了今本《搜神記》語料構成的複雜性。

從語料純潔性上看，最好的是不見於任何書引用爲《搜神記》的169條材料，因爲它們多數情況下是直接照抄於其他96種典籍。但從利用價值上看，都不應該屬於原本《搜神記》的材料，它們可以用來研究魏晋語言，但是不能用來研究《搜神記》的語言。儘管其中的一部分材料，如見於《晋書》、《宋書》中的一些怪異材料，有可能屬於原本《搜神記》[①]，但這並不標志着它們就是原《搜神記》的内容。如果没有更加可靠的資料證明它們與原本《搜神記》的確有聯繫的話，就不能輕易作爲原《搜神記》的語料來處理。

勉强能够體現原本干寶《搜神記》的語料的，是被各種典籍明白引作《搜神記》的273條材料。但這些材料，也還没有考慮類書引用材料與原材料的同構型的問題。如果考慮這個問題，問題就更複雜了。

今本《搜神記》的語料大多數已經不是原《搜神記》的語言，見於不同典籍引用的同一條材料，有時會形成幾種不同的形式。如“杜錫婢”中的一段文字：

> 初，婢埋時，年十五六。及開冢後，姿質如故。更生十五六年，嫁之有子。

① 劉知幾《史通·采撰》有明確説明。

本條見於《藝文類聚》卷三五、《法苑珠林》卷九七、《初學記》卷一九、《太平御覽》卷五〇〇、《太平廣記》卷三七五引作《搜神記》。同時又見於《晉書・五行志》、《宋書・五行志》。試比較各書引用的文字：

“婢埋時”：《法苑珠林》、《太平廣記》作“婢埋時”；《晉書》、《宋書》、《藝文類聚》、《太平御覽》作“婢之埋”；《初學記》作“埋之”。

“及開冢後，姿質如故。更生十五六年”：《法苑珠林》作“及開冢後，更生十五六年”；《太平廣記》作“及開冢後，姿質如故。更生十五六年”；《晉書》、《宋書》、《初學記》、《太平御覽》作“及開冢更生，猶十五六也”；《藝文類聚》作“及開冢時，猶十五六”。

從各書引文比較看出，今本《搜神記》是根據《太平廣記》輯録的。但是，這不一定就正確①。像這樣複雜的情況，根本無法利用來研究語法。因爲這樣研究出來的語法，不能代表任何一個時代的語法。

就單個的詞語研究看，也存在同樣的問題。郗鳳岐（1992）統計其中的介詞“以”，共計 431 次②；吴曉臨（2001）統計爲 387 次③，兩者相差四十多次。如果介入這些“以”字被各種類書引用的情況，如“天竺胡人”條輯録自《太平御覽》卷七三

① 根據前賢時哲的研究，原本干寶《搜神記》亡佚於唐五代時期。宋代類書中引用的《搜神記》材料都不是直接取自原本，而是轉引自前代類書。

② 依據的是商務印書館 1957 年胡懷琛標點本。

③ 依據的是汪紹楹 1979 年校注本。

七，其中“先以舌吐示賓客”句，《藝文類聚》卷一七、《太平御覽》卷三六七引無“以”字；《法苑珠林》卷七六、《太平廣記》卷二八四引作“先吐以示賓客”。根據不同類書所引的材料進行研究，不僅將得出使用次數上的差異，而且完全會得到不同的研究結果。

因此，今本《搜神記》的這些材料不適宜用來進行語法研究。

從詞彙方面來看，根據各種情況顯示，今本《搜神記》也存在很大問題。一個方面是，一些詞語不應該是原本《搜神記》的形式。如上引“杜錫婢”的“瞑目”，《初學記》、《藝文類聚》引作“眠”；“冢”引作“墓”；而“資質如故”四個字，除《太平廣記》引有外，其他所有典籍的引文皆無。又如“張氏鈎”條中的“張氏祝曰”句，同《藝文類聚》卷九二、《太平廣記》卷四六三所引，而《初學記》卷二七、《北堂書鈔》卷一三二、《太平御覽》卷三五四、四七二、七〇一、七六七、九二一都引作“張氏披懷祝曰”，有“披懷”一詞。“披懷”是魏晋時期的一個常用詞，表示“坦懷”的意思，如《文選·潘岳〈金谷集作詩〉》“投分寄石友”李善注引漢·阮瑀《爲魏武與劉備書》：“披懷解帶，投分托意。”晋·陸機《辯亡論下》：“披懷虚己，以納謨士之算。”原文有“披懷”於義爲長，因爲可以顯示張氏面臨禍福坦懷處之的心境，也與下文表現的天命觀相符合。今本《搜神記》中這種情況是相當多的。

另一方面是，今本《搜神記》中的詞語實際上不是一個層面上的東西，含有從魏晋到唐宋各個階段的形式。如“才名”與

“芳名”，“椎”與“槌”、“捶”、“捶打”，“貲”與“資”、“資産”，“估客”與“賈客”、“估”、“賈”、“客”等等，都反映了作爲輯録典籍在詞語上存在的複雜性。如果没有經過深入的考察，我們的研究將不知所爲。

如此紛繁複雜的材料自然給研究其中的語言帶來了諸多不便，但是這些材料，分别被 39 種典籍引用，它們與同時期其他幾十種文獻中記載的相關材料形成了大量的異文。這些異文會給我們研究上古漢語向中古漢語的演變提供許多思路，借助它們，往往可以揭示出從魏晋南北朝到唐、宋時的漢語詞彙演變情況。如：

（周）暢收葬洛陽城旁客死骸骨萬餘，爲立義塚，應時澍雨。

“澍雨”，《太平御覽》卷三五作“注雨”，《後漢書·周嘉傳》、謝承《後漢書》[①] 記載此事皆作“澍雨”。“注”和“澍”形成異文。究竟哪一個正確呢？追踪這個詞語的發展綫索，大致可以看出這兩個詞語的演變情況。“澍”，爲“降（雨）”的意思，是漢魏時的常用詞。如漢·董仲舒《春秋繁露·求雨》：“祝曰：‘昊天生五穀以養人，今五穀病旱，恐不成實，敬進清酒、膊脯，再拜請雨，雨幸大澍。’”《後漢書·和帝紀》：“[帝] 未及還宫而澍雨。”“澍”[②]，梁·顧野王《玉篇》中音之樹反，與“注”同音。因此，在南北朝時，由於音同的關係，“澍雨”就寫作“注

① 《太平御覽》二五二引。

② 《漢語大詞典》“注雨”條釋爲“猶大雨；暴雨”，不符合原句中的語義。

雨”了，如北魏·賈思勰《齊民要術·大小麥》：“到榆莢時，注雨止，候土白背復鋤。”又《種芋》引《泛勝之書》：“二月注雨，可種芋。”①

這些異文材料，在文字學方面也具有很高的價值。衆所周知，唐代以前的一些典籍，在唐代經過孔穎達、陸德明等人的訂定之後，今本文字頗不同於原本。《搜神記》的材料中，有 44 條被唐以前的典籍引用過，再加上《北堂書鈔》引用的 26 條、《法苑珠林》引用的 129 條材料，總共有近 200 條材料。與其他類書引用的材料相比較，這些材料更多地保存了原書的文字面貌。如“創”作“刅”、“琵琶”作“鞞婆”等等，都可以反映出當時文字使用上的一些情況。

因此，儘管今本《搜神記》的語料是雜亂而又混淆不清的，但是，如果系統清理這些材料，還是可以給漢語史的研究帶來許多有價值的東西。

① 大徐本《説文·水部》：“澍，時雨澍生萬物。从水，尌聲。常句切。”

# 附錄二
# 志怪小說新興單、複音詞詞表

## 一、單音節新詞表（198）

名詞（68）

熬 襖 脞 舶 缽 傖 蕈 村 麨 查 槎 秤 幀
篛 埭 店 斷 對 惡 襪 幹 柑 港 貫 鑵 鮭
桁 幌 臞 急 妓 假 間 胛 邏 虹 彊 婆 浦
帢 錢 嵌 鏹 裙 褥 繖 墅 寺 梭 寰 肫 狍
灣 踠 錩 限 箱 痣 埏 堰 鷹 鮓 麝 齋 猪
瀋 治 誌

動詞（30）

懊 躃 擘 泊 漕 慚 唱 覷 承 秤 感 雇 換
醮 澆 進 利 覓 惱 輦 嘔 僑 泅 嘆 亞 齟
簪 捉 噉 澆

形容詞（10）

弊 柘 差 稱 錯 洞 酣 交 卷 勵

副詞（50）

垂 粗 促 催 當 登 頓 定 都 分 規 還 互

將 僅 經 遽 鞠 絶 可 了 略 莫 那 寧 偏

頗 頻 豈 卻 仍 容 少 適 遂 喜 向 幸 徐

續 雅 奄 要 永 欲 乍 暫 正 轉 總

代詞（4）

見 那 身 所

助詞（5）

將 來 宜 者 足

量詞（17）

本 遍 餅 處 段 斷 度 襆 量 梁 軀 臺 町

通 頭 丸 次

介詞（5）

際 投 向 以 著

方位詞（1）

裏

連詞（8）

必 當 都 仍 若 脱 爲 自

# 二、雙音節新詞表（2157）

1. 並列式（1106）：

（1）並列式詞性分類表

名詞（246）

名＋名＝名（199）

伴輩　班序　瘢迹　婢使　比伴　並鄰　舶船　波浪　濤浪
簸箕　部伍　才情　才識　才望　財寶　城府　椽角　窗户
窗櫺　窗向　瘡痂　茶飲　縗服　村里　村落　村閭　村野
彈弓　道俗　地處　堤岸　等伴　旛幢　氛霧　粉屑　風操
風德　風景　風浪　風貌　風神　風調　風姿　峰嶺　夫婿
符籙　服章　郛郭　綱佐　棺器　館宇　桂芝　灰燼　洄澓
洄流　婚宦　昏夕　昏夜　火炬　禍故　箋紙　郊坰　郊衢
漿水　界分　節朔　睛瞳　精智　居宇　屙患　坑塹　窟宅
褲褶　理意　曆筭　曆紀　吏佐　簾幌　梁棟　寮友　僚佐
鄰比　壟阜　樓宇　樓堞　孿癖　倫次　綸理　慮望　芒針
莓苔　門扉　門户　甍檐　廟宇　磨礱　謀議　年代　年時
女兒　旁邊　僕客　器識　氣貌　氣象　契會　錢賄　橋閣
情色　情願　軀命　衢路　詮次　容質　山岨　事例　孫息
屍喪　世載　世曆　瀋汁　寺宇　塔寺　痛毒　土俗　途徑
網絡　煨燼　文辭　伍伯　廡舍　限極　鄉里　鄉比　信宿

兄弟　墟里　曛暮　眼睛　言聲　烟霞　烟焰　閹竪　殃酷
橈楫　雲霄　儀容　業操　業用　儀相　衣冠　衣衫　意性
意識　音息　音旨　楹柱　影像　運命　墉壁　油澤　宇堂
齷齪　齋屋　氈罽　旃檀　朝晝　指掌　志意　種族　種落
子女　州里　粥糜　姿顔　姿質　姿儀　姿貌　姿形　貨業
滋味　蹤迹　租課　罪謫　神慮　信問　志向　資蓄　哀念
毒瘴　富勢　情好　意思　灾弊　費設　親識　親援　親知
姻好

動＋動＝名（13）

裁製　出没　存想　導從　端揆　封署　封題　給使
鼓吹　誓願　衛從　消息　妝束

形＋形＝名（34）

殘廢　誠契　澄寂　重複　楚毒　楚痛　慈愍　膽勇　悼惜
方便　故老　瑰奇　乖闊　寒温　華珍　狡獪　精靈　精爽
苦楚　苦難　曩舊　親表　親舊　神睿　勝貴　瞬息　荼毒
微奥　細小　幽明　英賢　幽窮　燥濕　腫痛

動詞（494）

動＋動＝動（467）

愛玩　安處　安設　安施　安葬　諳誦　拔濟　跋跌　謗訴
拜禮　擺撲　爆咤　奔迸　奔竄　奔赴　奔逃　崩裂　迸竄
迸走　逼近　逼突　逼迫　蔽礙　蔽映　邊屯　鞭撲　鞭杖
辨識　嘗進　存録　逗宿　頓伏　頓卧　封記　封檢　覆溺
更除　供養　供辦　攻治　構累　構造　構製　嗥叫　慰問
裝束　表報　炳映　波蕩　波遷　剥奪　佈散　捕捉　慚感

唱言　超出　抄擊　抄掠　猜貳　猜疑　裁截　參訊　纏縛
纏屈　沉覆　稱計　稱論　稱謝　稱叙　斥除　叱詈　叱咀
抽拔　酬抗　出賣　楚拷　處分　辭別　辭訣　辭論　辭卻
伺候　促裝　傳示　傳通　撞觸　竄逸　催逼　催促　黨附
蕩除　倒踣　登薦　點校　典知　顛撲　雕斫　定省　頂戴
督切　斷勘　斷問　餌釣　發遣　發揚　犯害　翻還　翻轉
方比　訪履　防護　防衛　放落　放散　飛揚　廢病　分飛
分意　奮起　縫緝　縫製　服練　覆漫　撫按　諷誦　敷演
浮涌　干突　感徹　歌唱　哽咽　告辭　給與　顧問　觀歷
含嚼　號吼　號叫　號呻　號踴　核問　呵叱　輝映　婚對
呼噪　化導　化生　歡踴　還復　悔嘆　悔懊　迴避　渾雜
貨賣　將護　激怒　稽懺　計度　寄寓　譏誚　濟活　濟免
繫念　假托　湔洗　洗濯　間息　檢校　檢問　踐躡　講說
交並　澆灌　教使　降斥　接對　接見　嗟感　借賃　結束
禁護　禁衛　經給　經涉　經營　驚損　警防　居處　居生
居住　拘黵　拒逆　絶塞　覺悟　訣別　開度　開解　刊記
刊削　刊正　拷掠　掠拷　拷楚　課勸　控訴　寇亂　跨越
闊絶　寬割　窺伺　窺視　禮拜　禮覲　料理　了悟　零落
零失　流泊　流沉　流泛　流通　流溢　流轉　路過　淪覆
淪胥　論算　論叙　輪轉　履行　埋葬　埋築　蒙冒　迷著
覓索　免脱　勉勵　滅歇　明通　鳴喚　湣念　磨琢　逆冒
毆打　攀留　攀牽　叛走　滂澍　滂注　噴灑　拍張　飄揚
漂蕩　平等　平夷　破滅　敷陳　起造　啓佑　啓佐　牽率
僑居　竊窺　欽順　寢燕　侵克　傾倒　傾没　慶樂　慶慰

驅迫　驅使　趨附　勸逼　勸化　闕少　繞越　任用　熔鑄
芟截　掃除　商略　燒灼　申濟　申明　呻嘆　生産　誦念
守護　思懷　嘶鳴　伺察　送護　蘇活　書記　隨逐　釋放
誓願　嗜愛　收録　收畜　舒張　束裝　恕亮　搜檢　搜覓
嘆嗟　逃竄　逃避　逃越　逃走　騰飛　騰躍　題記　調弄
挑治　跳躍　銚鋭　挺動　統攝　投釋　禿落　推遷　推蕩
推校　脱易　亡耗　違離　慰勉　謂爲　問訊　訪問　嗚撮
誣妄　誣謗　銜接　嫌試　翔踴　餉遺　囂動　哮吼　協贊
泄瀉　信奉　信許　信悟　行次　行動　行旅　形象　省覺
噓吸　修建　修謹　修立　修理　叙述　宣布　宣譯　喧囂
旋回　尋究　尋覓　尋搜　尋索　馴解　訊問　依擬　延接
淹没　沿溯　糅嚴　嚴妝　掩藏　宴戲　嬿戲　偃息　厭毒
厭苦　要尋　搖揚　搖漾　蔭翳　引導　堙毀　營理　營視
營侍　縈蔽　縈纏　迎接　盈積　浴浣　圓轉　怨酷　湧沸
沸湧　湧流　幽僻　遊處　遊歷　遊望　游漾　原赦　原釋
耘除　殞斃　造建　造製　澡洗　沾潤　瞻禮　瞻覿　瞻睹
瞻眄　遮護　責誚　整理　贈賻　指麾　指揮　知悉　鎮迮
診視　治護　治療　種耨　逐凌　注記　注痢　注連　鑄鍛
轉動　莊飾　妝飾　準許　斫削　資待　咨詢　嗟誑　走逸
阻塞　作使　飲瀝　張列　蹙縮　興造　隱没　招引　職典
止住　治搗　宰殺　哀號　褒飭　奔迅　辨正　洞曉　訛落
訛替　改異　遊樂　釘治　釘鍱　損益　窺擬　掃定　蜇螫

形＋形＝動（27）

哀惜　悲喜　悖亂　輝耀　乖隔　光耀　乖散　精洞　敬異

誑誘　誑惑　虧廢　禮敬　亮徹　謬濫　赧愧　强逼　尪瘠
温凉　污累　弄狎　消腐　朽爛　忻喜　欣笑　羞愧　妖惑

形容詞（338）

形＋形＝形（332）

哀慟　哀割　哀苦　哀愍　哀傷　哀喜　愛念　愛遇　愛重
安隱　諳究　懊惋　悲惜　弊陋　便易　辯捷　炳耀　怖恐
慚惶　暢悦　沉重
沉正　澄澈　澄朗　遲徐　充足　寵恣　臭穢　臭腥　淳和
淳古　粗暴　脆美　悴陋　單貧　都雅　端備　端潔　端媚
端明　端遠　愕懼　煩悶　煩疼　凡薄　繁昌　繁廣　繁紊
方等　方遠　豐艷　浮靡　浮妄　附狎　該博　該暢　干捷
感激　高峻　高麗　高逸　高壯　孤寒　孤苦　光彩　光徹
光澈　光大　光輝　光潔　光净　光悦　光澤　貴尚　怪駭
駭怪　廣漫　乖錯　貴重　瑰妙　瑰異　瑰壯　詭怪　詭妄
過差　旱燥　駭愕　豪縱　和暢　和韵　熇厲　横濫　宏整
洪腫　華曠　華雅　華整　幻耀　晃爛　晃昱　回曲　暉映
穢慢　晦昏　昏暗　昏僻　惛僻　昏錯　峻急　激揚　極苦
饑荒　堅韌　煎苦　儉逼　嬌姹　驕侈　交切　澆訛　焦爛
潔白　潔澈　潔誠　潔敬　驚怛　驚惋　驚惕　驚悸　驚躍
驚異　精峻　精妙　精勤　精苦　精麗　精熟　精整　静寂
敬服　懼耆　隽發　峻急　懇到　苦急　苦酷　快疾　寬隙
款曲　曠拙　虧殆　困劇　困匱　爛碎　縲縷　老邁　老朽
羸篤　連累　練解　靚妝　遼絶　靈異　流暢　流俗　亂惑
忙怕　美艷　猛威　秘奥　迷閉　迷很　迷惑　迷悶　綿篤

妙絶　明粲　明朗　明亮　謬僻　謬略　盤錯　疲頓　疲極
疲懈　平安　平毒　樸拙　凄愴　凄愴　凄苦　巧妙　巧麗
巧密　峭礪　親察　輕便　輕麗　輕柔　輕弱　輕凉　輕險
輕揚　清徹　清滑　清冷　清朗　清利　清亮　清霽　清密
清妙　清明　清貧　清肅　清婉　清雅　清怡　遒亮　詮正
闕略　冗長　稔熟　柔滑　柔弱　生鮮　神秘　神爽　深沉
深密　瘦瘠　疏漏　淑令　殊好　衰老　衰凌　衰邁　竦杰
聳秀　酸苦　嘆咤　嘆異　嘆羨　特絶　特異　替解　挑達
調暢　調弄　恬澈　通顯　喎偏　頑陋　完整　惋恨　婉媚
婉妙　偉異　委頓　危篤　危頓　萎悴　温柔　喜怒　黠慧
遐絶　鮮明　鮮白　鮮麗　鮮榮　鮮新　諧密　辛勤　欣敬
信直　幸愜　修明　修平　修慎　修整　羞慚　凶懼　凶虐
凶逆　凶頑　虚弊　迅駛　迅急　梟殷　驍勇　縣遠　衒惑
衒麗　妍净　嚴肅　嚴遠　妖麗　杳昧　淫曼　盈溢　英明
瑩澈　瑩滑　憂感　憂苦　愚悖　脹滿　貞整　真確　整麗
質素　周章　周皇　周悉　周正　專精　專輒　壯偉　滋阜
醉迷　完整　完備　枉濫　委悉　鮮白　鮮麗　洋溢　誠慎
謹篤　圓滿　指的　指適　尊仰

動＋動＝形（6）

嗔怒　沉下　反側　符同　絶倒　斜側

副詞（28）

副＋副＝副（16）

垂欲　登即　將或　將欲　略皆　略要　寧可　倏忽　率皆
欻忽　續又　尋續　要須　猶故　還復　善能

動＋動＝副（1）

顛倒

形＋形＝副（9）

多少　分明　頗更　頗已　勤至　浸淫　仍便　如似　少多

名＋名＝副（2）

前後　首尾

（2）並列式語義結構分類

相同相近（385）

諳誦　伴輩　拔濟　跋跌　班序　瘢迹　爆咤　逼迫　蔽映
邊屯　舶船　波浪　濤浪　簸箕　部伍　裁截　裁製　猜疑
瘡痂　重複　楚痛　椽角　窗向　村里　村落　村閭　地處
堤岸　等伴　女兒　旛幢　分意　粉屑　氛霧　峰嶺　夫婿
符籙　郛郭　覆溺　綱佐　給使　供養　鼓吹　嗥叫　灰燼
晦昏　洄澓　洄流　昏夕　昏夜　郊坰　界分　狡獪　睛瞳
居宇　坑塹　苦楚　苦酷　窟宅　褲褶　曆筭　曆紀　吏佐
簾幌　梁棟　料理　莓苔　門扉　門户　甍檐　磨礱　謀議
曩舊　年代　年時　旁邊　衢路　屍喪　世載　世曆　瀋汁
瞬息　寺宇　塔寺　途徑　網絡　微奧　煨燼　鄉里　信宿
兄弟　墟里　曛暮　眼睛　橈楫　衣冠　楹柱　墉壁　鼈鼉
宇堂　齋屋　氈罽　旃檀　張列　種族　種落　州里　安處
安設　安施　安葬　蹤迹　擺撲　奔迸　奔竄　奔赴　奔逃
辭別　辭訣　構累　構造　構製　館宇　慚感　防護　防衛
鞭撲　鞭杖　纏縛　沉覆　稱論　稱叙　澄澈　抽拔　倒踣
顛仆　雕斫　定省　釘鍱　發遣　發揚　翻還　翻轉　訪問

縫緝　服練　諷誦　歌唱　乖隔　哽咽　告辭　給與　光耀
號吼　號叫　號呻　號踴　呵叱　呼噪　貨賣　將護　將或
計度　寄寓　譏誚　湔洗　洗濯　檢校　踐躡　講說　澆灌
教使　借賃　結束　禁護　禁衛　居處　居住　拒逆　覺悟
訣別　拷掠　掠拷　拷楚　跨越　窺伺　寬割　誑誘　誑惑
路過　壟阜　樓宇　履行　埋葬　蒙冒　覓索　滅歇　磨琢
毆打　攀牽　滂澍　滂注　噴灑　拍張　飄揚　漂蕩　平等
平夷　破滅　敷陳　起造　强逼　竊窺　寢燕　闕少　芟截
掃除　商略　燒灼　生産　誓願　誦念　守護　伺察　蜇螫
蘇活　書記　隨逐　釋放　嗜愛　收録　收畜　舒張　束裝
搜檢　搜覓　嘆嗟　違離　推校　亡耗　恓瘠　慰勉　謂爲
温凉　問訊　嗚撮　污累　誣妄　誣謗　翔踴　消腐　朽爛
協贊　信奉　忻喜　行動　行旅　形象　省覺　噓吸　羞愧
修建　修立　修理　叙述　宣布　喧囂　旋回　尋覓　尋搜
尋索　湔没　沿溯　糅嚴　嚴妝　偃息　搖揚　搖漾　蔭翳
引導　堙毁　營理　縈纏　迎接　涌沸　沸涌　游漾　原赦
造建　造製　澡洗　咨詢　瞻覩　瞻睹　瞻眄　贈賻　鎮迮
治療　注痢　注連　鑄鍛　莊飾　妝飾　準許　斫削　轉動
阻塞　作使　怖恐　慚惶　暢悦　嗔怒　沉下　沉重　澄朗
充足　都雅　愕懼　反側　該博　該暢　干捷　感激　怪駭
駭怪　旱燥　昏暗　昏僻　惛僻　饑荒　静寂　快疾　爛碎
繿縷　老邁　明朗　明亮　平安　欽順　詮正　闕略　稔熟
柔弱　瘦瘠　神秘　神爽　疏漏　淑令　殊好　衰老　孫息
特異　替解　喎偏　羞慚　細小　續又　欻忽　迅駛　迅急

驍勇　縣遠　尋續　顛倒　誠慎　謹篤　浸淫　仍便　如似
倏忽　率皆　善能　猶故　掩藏　閹竪　隱没　幽僻　圓滿
招引　指的　指適　職典　止住　治搗　宰殺

相類相關（705）

哀念　婢使　比伴　並鄰　殘廢　才情　才識　才望　財寶
城府　誠契　澄寂　楚毒　窗户　窗櫺　茶飲　慈愍　縗服
村野　膽勇　彈弓　悼惜　毒癘　端揆　方便　費設　封署
封題　風操　風德　風景　風浪　風貌　風神　風調　風姿
服章　故老　棺器　桂芝　乖闊　瑰奇　華珍　婚宦　火炬
禍故　箋紙　漿水　節朔　屑患　苦難　理意　寮友　僚佐
鄰比　樓堞　孿癖　倫次　綸理　慮望　芒針　廟宇　僕客
器識　氣貌　氣象　契會　錢賄　橋閣　親表　親舊　親識
親援　親知　情好　情願　軀命　詮次　容質　山岨　神慮
神睿　勝貴　事例　誓願　荼毒　伍伯　鄉比　廨舍　信問
言聲　烟霞　烟焰　殃酷　英賢　雲霄　儀容　業操　業用
衣衫　意思　意性　意識　音息　音旨　姻好　影像　運命
油澤　幽窮　指掌　志向　志意　資蓄　姿顔　姿質　姿儀
姿貌　姿形　貲業　滋味　租課　罪謫　腫痛　哀惜　愛念
訛落　訛替　愛玩　謗訴　拜禮　崩裂　迸竄　迸走　悖亂
逼近　逼突　蔽礙　辨識　存録　逗宿　頓伏　頓卧　封記
封檢　更除　供辦　攻治　慰問　裝束　表報　炳映　波蕩
波遷　剥奪　佈散　捕捉　嘗進　唱言　超出　抄擊　抄掠
猜貳　參訊　纏屈　稱計　稱謝　斥除　叱詈　叱咀　酬抗
楚拷　處分　辭却　伺候　促裝　傳示　傳通　撞觸　竄逸

催逼　催促　存想　黨附　蕩除　登薦　點挍　典知　頂戴
督切　斷勘　斷問　釘治　餌釣　犯害　方比　訪履　放落
放散　飛揚　分飛　縫製　廢病　覆漫　撫按　敷演　浮湧
干突　感徹　顧問　觀曆　乖闊　乖散　乖錯　貴尚　含嚼
核問　化導　歡踴　還復　悔嘆　悔懊　回避　輝耀　輝映
婚對　繫念　激怒　稽懺　濟活　濟免　假托　間息　檢問
交並　降斥　接對　接見　嗟感　精洞　經給　經營　驚損
警防　敬異　居生　拘黵　絶塞　開度　開解　刊記　刊削
刊正　課勸　控訴　寇亂　闊絶　窺視　窺擬　虧廢　禮拜
禮覲　禮敬　亮徹　了悟　零落　零失　流泛　流溢　流轉
淪覆　淪胥　論算　論叙　輪轉　埋築　迷著　免脱　勉勵
明通　鳴喚　謬濫　赧愧　愍念　逆冒　弄狎　攀留　叛走
啓佑　啓佐　僑居　傾倒　傾没　慶樂　慶慰　驅迫　驅使
趨附　勸逼　勸化　繞越　任用　熔鑄　掃定　申明　呻嘆
思懷　嘶鳴　送護　恕亮　逃竄　逃避　逃越　逃走　騰揚
騰躍　題記　調弄　挑治　跳躍　銚鋭　挺動　統攝　投釋
禿落　推遷　推蕩　脱易　銜接　嫌試　囂動　信許　信悟
欣笑　行次　修謹　尋究　馴解　訊問　依擬　延接　宴戲
嬿戲　厭毒　厭苦　要尋　妖惑　營視　營侍　縈蔽　盈積
憂苦　浴浣　圓轉　怨酷　湧流　遊處　遊歷　遊望　原釋
耘除　殞斃　沾潤　瞻禮　指麾　指揮　知悉　診視　治護
種耨　逐凌　注記　資待　訾詆　走逸　飲瀝　蹙縮　興造
哀號　褒飭　奔迅　辨正　洞曉　改異　遊樂　方等　奮起
富勢　渾雜　極苦　焦爛　精靈　精爽　精智　流通　率率

情色　痛毒　土俗　衛從　枉濫　文辭　儀相　子女　灾弊
脹滿　朝晝　遮護　責誚　整理　粥糜　妝束　出賣　辭論
化生　堅韌　煎苦　儉逼　郊衢　經涉　困匱　忙怕　輕便
侵克　申濟　餉遺　宣譯　哀慟　哀割　哀苦　哀愍　哀傷
安隱　愛遇　愛重　諳究　懊惋　悲惜　弊陋　便易　辯捷
炳耀　沉正　遲徐　寵恣　淳古　臭穢　臭腥　淳和　粗暴
脆美　悴陋　單貧　端備　端潔　端媚　端明　端遠　煩疼
凡薄　繁昌　煩悶　繁廣　繁紊　方遠　豐艷　浮靡　浮妄
符同　附狎　高峻　高麗　高逸　高壯　孤寒　孤苦　光彩
光徹　光澈　光大　光輝　光潔　光净　光悅　光澤　廣漫
貴重　瑰妙　瑰異　瑰壯　詭怪　詭妄　過差　和暢　和韵
宏整　駭愕　豪縱　熇厲　横濫　洪腫　華曠　華雅　華整
幻耀　晃爛　晃昱　回曲　暉映　穢慢　昏錯　峻急　激揚
嬌姹　驕侈　交切　澆訛　潔白　潔澈　潔誠　潔敬　驚怛
驚惋　驚惕　驚悸　驚躍　驚異　精峻　精妙　精勤　精苦
精麗　精熟　精整　敬服　懼嗇　絶倒　隽發　懇到　苦急
老朽　寬隙　款曲　曠拙　虧殆　困劇　羸篤　連累　練解
靚妝　遼絶　靈異　流暢　流俗　亂惑　美艷　猛威　秘奥
迷閉　迷很　迷惑　迷悶　綿篤　妙絶　明粲　謬僻　謬略
盤錯　疲頓　疲極　疲懈　平毒　樸拙　凄愴　凄愴　凄苦
巧妙　巧麗　巧密　峭礪　親察　輕麗　輕柔　輕弱　輕凉
輕險　輕揚　清徹　清滑　清净　清朗　清利　清亮　清霽
清密　清妙　清明　清貧　清肅　清婉　清雅　清怡　遒亮
冗長　柔滑　深沉　深密　生鮮　衰凌　衰邁　竦杰　聳秀

酸苦　嘆咤　嘆異　嘆羨　特絶　挑達　調暢　調弄　恬澈
通顯　頑陋　完備　完整　惋恨　婉媚　婉妙　偉異　委頓
危篤　危頓　萎悴　温柔　喜怒　黠慧　遐絶　鮮白　鮮麗
鮮榮　鮮新　限極　哮吼　諧對　諧密　斜側　泄瀉　辛勤
欣敬　信直　幸愜　修明　修平　修慎　修整　凶懼　凶虐
凶逆　凶頑　虚弊　梟殷　衒惑　衒麗　妍净　嚴肅　嚴遠
妖麗　杳昧　淫曼　盈溢　英明　瑩澈　瑩滑　憂感　愚悖
貞整　真確　整麗　質素　周章　周皇　周悉　周正　專精
專輒　壯偉　滋阜　寧可　醉迷　尊仰　委悉　洋溢　垂欲
分明　繫念　登即　經常　略皆　略要　頗更　頗已　勤至
要須　將欲　還復

相反（16）

哀喜　幽明　悲喜　損益　寒温　流泊　流沉　燥濕　出没
道俗　導從　多少　前後　少多　首尾　消息

2. 偏正（648）

白鶴　白灰　白李　白鷺　白米　白飲　白帢　白衣　白越
白鵝　白粥　百部　百戲　百足　稗草　本命　本妻　本體
本質　本州　筆管　筆迹　比舍　比輪　忭舞　遍體　邊屯
標榜　賓僚　賓親　賓堂　鬢髮　餅金　搏殺　剥爛　柴積
長波　長川　朝貴　朝庭　抄盜　財運　塵土　澄華　沉秀
沉吟　赤光　赤爪　鴟視　出處　傳館　淳漆　辭牒　大黄
名牒　名薄　辭意　辭致　慈烏　慈心　賜貸　從伯　從女
從叔　叢毛　槎段　村人　大蟲　大靈　大婦　大家　大品
大士　單心　丹輝　丹蕖　道力　道人　登日　冬瓜　地黄

鏑鋒　雕雲　定本　斗柈　斗酒　篤性　碓柵　碓屋　爾日
法局　梵唄　梵唱　簷蓋　方相　仿用　房老　飛車　飛塵
飛蛾　粉碎　芬美　風角　風孿　豐姿　蜂巢　佛道　複齒
福會　福舍　福業　府佐　甘鼠　高操　膏藥　歌曲　隔房
格言　葛巾　孤女　貴賓　光材　光芒　廣屋　龜子　鬼彈
桂漿　桂髓　貴人　海鳧　海苔　寒門　好意　何物　河精
熇筋　黑狗　橫禍　後漢　胡書　胡桃　胡言　華表　華馨
幻術　黃河　黃羊　灰墨　羈客　基墟　機發　機戾　機捩
即時　籍没　藉亂　妓女　罽毳　家居　家門　家親　家信
家貲　佳流　箋布　餞送　交刀　交界　交禮　角聲　鮫人
漿水　江表　燋銅　潔心　戒行　巾箱　筋竹　凈人　荆筱
經典　經曲　經藏　經唄　精光　精進　精仁　精義　居士
絹布　絶色　俊名　空青　口氣　苦酒　苦行　狂花　藍首
郎君　老公　老翁　老子　冷水　籬援　理思　麗色　絡帶
隔房　鄰黨　鄰中　鄰左　林表　林野　靈座　靈坐　靈床
靈筵　靈徵　露桁　露犬　禄籍　陸畜　律行　旅生　麻油
馬鞍　馬埒　曼聲　媒人　秘訣　迷心　妙年　墨汁　目光
目今　目前　目眩　南裔　男丁　内親　内御　凝膚　年曆
年命　年限　女郎　女弱　傍人　蓬塊　膨脹　片脯　貧道
平生　屏處　平流　平路　瀑布　蒲博　七夕　氣候　氣曆
奇識　前漢　前身　先身　僑人　僑住　青絳　清才　清弄
情黨　青絲　青香　晴日　頃日　窮桑　丘壟　區丘　燃石
人道　人户　人力　人事　人性　日光　乳汁　沙海　沙瀨
山頭　山羊　善流　上祖　少童　蛇迹　事條　神力　神宇

神慮 神睿 神儀 神姿 識宇 石髓 世譜 手迹 思義
四輩 四厢 戍邏 死友 手力 生理 世間 世人 世務
時患 時病 秫米 樹杪 水産 俗屍 俗務 俗諺 宿命
算曆 算録 碎銀 甚至 神迹 神蓬 神情 神時 神通
神味 神效 神影 聖典 生貲 聲句 聲響 盛意 石磨
釋法 釋教 時望 時鮮 時賢 手巾 書生 書紙 水脉
水藻 私所 俗世 酥油 蜀黍 熟地 璅思 堂屋 桃花
天曹 天公 田畯 土漿 土人 土俗 條次 條狀 挺力
通名 通身 通體 通夜 童謡 同法 同侶 頭髮 頭頂
土精 土藷 唾壺 同鄰 同旅 同伍 銅青 銅瓦 外賓
外面 外人 外甥 外孫 外兄 外意 萬歲 萬象 腕囊
琬琰 威容 威儀 未來 蚊蟲 握中 屋棟 屋梁 亡靈
希闊 溪澗 先主 孝感 性理 細雨 下聲 限量 先時
仙夷 瞷目 現報 現世 鄉親 小豆 小名 小品 霄漢
小錢 小人 心緒 行服 行貨 行侶 行像 行裝 行資
形類 形面 形氣 形器 形體 形像 形質 性理 凶具
凶儀 凶問 旋風 旋流 玄微 血色 言功 烟氣 顔容
艷質 謡言 瑶階 義致 遺書 遺址 囈語 異議 應器
應真 幽途 陽道 腰帶 藥丸 野老 意色 意中 移居
陰溝 陰莖 陰霧 浴池 餘裔 原裔 獄所 樂曲 雲間
雲實 雲霄 遊寇 遊文 幽祇 丈夫 皂莢 朝霞 真人
真相 真形 珍味 正法 指環 著姓 貞志 蒸氣 陣勢
職局 質狀 中晡 中食 中宵 鐘乳 著姓 周身 周迴
周流 周繞 周旋 竹簡 竹簾 專使 罪報 尊侯 坐客

作兒　哀救　哀嗟　安眠　悲喚　不辦　不聽　不憶　不展
辭飾　垂接　從征　單行　毒噬　都録　篤信　頓奪　頓伏
頓卧　紛鬧　奮擊　高援　灌蕩　胡語　回憶　回意　悟睡
寄載　迹訪　煎罵　剪刀　減瘦　噤凍　進化　驚矚　敬信
儈賣　虧奪　闊別　臠截　臠切　僂步　妙解　難産　凝視
偏孤　欽想　請謝　卻蘇　睿鑒　神會　恬波　條記　條疏
痛打　痛念　推問　懸許　諧對　雅貶　譯語　冤訴　斟酌
振濟　證見　執別　直是　指示　指言　自分　自審　制伏
追恨　酣醉　横慮　開朗　開明　亢旱　可哀　可惡　可喜
隆暑　難過　努力　人工　神悟　神智　熟眠　無苦　秀髮
秀舉　一等　玉潔　玉色　壯熱　何當　石脂　石沼　徒勞
非凡　了不　了無　略不　略無　乃即　切勿　若爲　相與
依常　已經　永無　永不　志心　細辛　仙道　香氣　相與
象車　小麥　雄黄　燕麥　嚴冬　野女　野絲　遊走　員石
怨情　月水　燋毒　眞茶　種人　重名　朱砂　族兄

3. 動賓（128）

比日　比歲　畢對　沉香　沉生　承塵　持戒　傳教　當路
抵債　捍債　動容　斷穀　開晨　來月　歷操　斂眉　凌晨
流響　抹頭　掃帚　束頭　置論　按次　抱疾　拚掌　步虛
唱佳　唱名　稱名　稱冤　充饑　出世　傳唱　到職　搗藥
掉尾　丁艱　發意　犯惡　分風　分袂　浮水　負言　拊掌
附形　輔時　割哀　過世　去世　合散　還俗　還直　積年
寄語　加害　交鋒　交好　解職　結誓　經懷　經途　絶迹
絶粒　絶鋭　看産　刻期　立誓　臨刑　凌空　凌浪　留懷

弭耳　耐寒　盤馬　披懷　傾心　請急　取名　入定　攝意
設法　肆力　守口　失措　受苦　梳頭　探命　探頤　剃頭
通情　投誠　徙謫　退迹　問鼎　卧疾　銜恨　銜泪　小住
行凶　修學　揚兵　飲恨　傭力　與手　有懷　有命　致敬
作禮　致望　轉式　推式　阻甲　作伴　稱名　合懷　合意
失意　累膝　迷魂　隨時　隨心　隨意　握命　無故　無狀
緣何　逐聲

主謂（6）

步障　華清　局司　蘭香　蛇銜　性靈

動補（21）

撤去　掣絶　摧陷　廢去　織成　悶絶　目爲　禳卻　延長
叛去　碎散　碎爛　調匀　遊散　跳起　磔死　播及　樹枝
書卷　瓦礫　羊群

附加（68）

阿母　阿旁　阿練　阿儂　阿爺　阿子　阪頭　婢子　簿次
材頭　刀子　法家　富兒　附子　估客　賈客　官家　何物
合子　盒子　或者　葵子　老羌　老子　門上　門首　蒙然
默自　茄子　舌頭　石子　椹子　松子　雖知　桃子　瓦子
亡來　藐然　惙然　恍然　翕然　歙然　蕭然　湛然　自然
便爾　大爲　遞相　了自　聊爾　偶爾　倏然　手自　適來
數爾　向來　奄然　奴子　相當　相承　相爲　相聞　已自
宜自　湧起　運取　鑿取　知復

聯綿詞（含有結構不可考的）（84）

愔懆　褊褊　飄燁　彪發　繽紛　渤潏　駮駱　滄茫　纏曼

纏綿　遲疑　惆悵　蚩蚩　處跱　仿佛　翡翠　蝴蝶　瓠蘺
琥珀　回遑　駒跋　伉儷　碼碡　馬腦　蟛蚏　遲回　恨恨
洪鬱　連綿　霹靂　逡巡　揭躭　僵梁　狼藉　漫略　婞娟
生薑　苒弱　通曨　婉轉　蔚薍　蓊蔚　殷勤　優俳　侏儒
躅陸　怔營　狼狽　較略　宛若　吴公　蜈蚣　蚱蜢　蠐螬
鸛鴿　扇赫　乘黄　熏華　脂蘇　陳葵　馬蹄　羊角　羅勒
經總　薺苨　門冬　狼毒　荇華　拔揳　蕇蘞　遠志　佔斯
黎盧　班茅　擘蘿　漕漼　倅倅　轟磕　悢悢　砰磕　蔌蔌
嘵嘵　跳梁　跳踉

外來詞（14）

檳榔　側理　陟裏　佛圖　浮屠　和尚　火齊　菩薩　沙彌
舍利　檀越　夜叉　獨力　懺悔

化典（7）

欻飛　泣魚　桑中　翳桑　譖潤　篤終　遊刃

不規則（51）

即後　詰旦　苣藤　某甲　石蕖　薯蕷　已上　以往　所生
比於　出自　以來　燕好　嫕接　嫕婉　陰陽　在於　數四
不遇　不偶　不當　不時　從來　定不　都未　都無　非凡
何忽　何物　那忽　忽復　尋復　豈況　想必　由來　不須
不易　不足　幸可　雖復　此外　邇來　及乎　仍便　無論
因此　一旦　不爾　政複　所在　年幾

重叠（24）

暧暧　滄滄　各各　輝輝　急急　片片　飄飄　勤勤　適適
浥浥　隱隱　蠢蠢　啾啾　磕磕　快快　紛紛　楚楚　盈盈
蒼蒼　歷歷　寂寂　翛翛　呦呦　還還

# 引用資料

## 中土文獻

《博物志校證》　［晋］張華撰，范寧校證，中華書局 1980 年

《古小説鉤沉》　魯迅輯，《魯迅全集》第八卷，人民文學出版社 1973 年

《搜神記》　［晋］干寶撰，汪紹楹校注，中華書局 1985 年

《燕丹子》　無名氏撰，程毅中點校，中華書局 1985 年

《西京雜記》　舊題［晋］葛洪撰，中華書局 1985 年

《搜神後記》　舊題［晋］陶潛撰，汪紹楹校注，中華書局 1981 年

《拾遺記》　［晋］王嘉撰，［梁］蕭綺録，齊治平校點，中華書局 1988 年

《異苑》　［劉宋］劉敬叔撰，范寧校點，中華書局 1996 年
《觀世音應驗記》（三種）　［劉宋］傅亮、張演［齊］陸杲撰，董志翹注譯，江蘇古籍出版社 2002 年
《殷芸小説》　［梁］殷芸編纂，周楞伽輯注，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4 年
《風俗通義校釋》　［東漢］應劭撰，吴樹平校釋，天津人民出版社 1980 年
《抱朴子内篇校釋》　王明著，中華書局 1980 年
《藝文類聚》　［唐］歐陽詢撰，汪少楹校，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2 年
《初學記》　［唐］徐堅等編，中華書局 1962 年
《北堂書鈔》　［唐］虞世南編撰，中國書店 1989 年
《太平御覽》　［宋］李昉等撰，中華書局 1985 年
《太平廣記》　［宋］李昉等撰，中華書局 1981 年
《法苑珠林》　［唐］釋道世編，《大正藏》卷 53
《事類賦注》　［宋］吴淑撰注，冀勤、王秀梅、馬蓉校點，中華書局 1989 年
《荀子集解》　［清］王先謙集解，諸子集成本，上海書店 1986 年
《管子校正》　戴望校正，諸子集成本，上海書店 1986 年
《吕氏春秋校釋》　陳奇猷校釋，學林出版社 1984 年
《國語》　韋昭注，上海古籍出版社 1978 年
《戰國策》　［西漢］劉向輯録，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5 年
《鹽鐵論校注》　［西漢］桓寬著，王利器校注，中華書局、

古典文學出版社 1989 年
《淮南鴻列集解》　［西漢］劉安著，劉文典集解，中華書局 1989 年
《論衡校釋》　黄暉校釋，中華書局 1990 年
《醫宗金鑒・傷寒論注》　［東漢］張仲景著，（清）吴謙等編，人民衛生出版社 1963 年
《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全）四册　［清］嚴可均校輯，中華書局 1991 年
《先秦漢魏晋南北朝詩》（上、中、下）册　逯欽立輯校，中華書局 1998 年
《易林注》　《四部叢刊初編》本
《方言箋疏》　［西漢］揚雄撰，［清］錢繹箋疏，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4 年
《釋名疏證補》　［東漢］劉熙撰，［清］畢沅疏證，王先謙撰集，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4 年
《高僧傳》　［梁］釋慧皎撰，湯用彤校注，中華書局 1992 年
《世説新語校箋》　［劉宋］劉義慶撰，［梁］劉孝標注，徐年震堲校箋，中華書局 1984 年
《世説新語箋疏》　［劉宋］劉義慶撰，［梁］劉孝標注，余嘉錫箋疏，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3 年
《水經注疏》　無名氏撰，［北魏］酈道元注，楊守敬、熊會貞疏，段熙仲點校，陳橋驛復校，江蘇古籍出版社 1989 年
《洛陽伽藍記校注》　［北魏］楊衒之撰，范祥雍校注，上

海古籍出版社 1982 年
《周氏冥通記》　［梁］陶弘景撰，《叢書集成初編》本
《齊民要術校釋》　［北魏］賈思勰撰，繆啓愉校釋，農業出版社 1982 年
《顏氏家訓集解》（增補本）　［北齊］顏之推撰，王利器集解，中華書局 1993 年
《史記》　［西漢］司馬遷撰，中華書局 1959 年
《漢書》　［東漢］班固撰，中華書局 1962 年
《三國志》　［晋］陳壽撰，［劉宋］裴松之注，中華書局 1982 年
《晋書》　［唐］房玄齡等撰，中華書局 1987 年
《宋書》　［梁］沈約撰，中華書局 1993 年
《南齊書》　［梁］蕭子顯撰，中華書局 1987 年
《魏書》　［北齊］魏收撰，中華書局 1992 年
《周易》　十三經注疏本，中華書局 1980 年
《尚書》　十三經注疏本，中華書局 1980 年
《詩經》　十三經注疏本，中華書局 1980 年
《禮記》　十三經注疏本，中華書局 1980 年
《左傳》　十三經注疏本，中華書局 1980 年
《論語》　十三經注疏本，中華書局 1980 年
《孟子》　十三經注疏本，中華書局 1980 年

# 佛典文獻

阿闍世王經　二卷，支婁迦讖譯，第626號，第15卷
修行本起經　二卷，竺大力共康孟詳譯，第184號，第3卷
佛説成具光明定意經　［後漢］支曜譯，《大正藏》第15册，第630號，第1卷

# 參考文獻

陳愛文、于平（1979），並列式雙音詞的字序，《中國語文》第 2 期。

陳寶勤（1994）：試論“而後”“而至”“而況”“而且”“既而”“俄而”“然而”，《古漢語研究》第 3 期。

陳家樞、張雲徽（1989）：並列式雙音複合詞名詞的字序規律新探，《雲南教育學院學報》第 1 期。

陳滿華（1994）：詞義之間的關係與同義詞、反義詞的構成，《漢語學習》第 2 期。

陳寧萍（1987）：現代漢語名詞類的擴大，《中國語文》第 5 期。

陳瑞衡（1989）：當今“聯綿字”：傳統名稱的“挪用”，《中國語文》第 4 期。

陳望道（1932），《修辭學發凡》，上海教育出版社 1979 年版。

程湘清（1992a）：先秦雙音詞研究，《先秦漢語研究》，山東教育出版社。

——（1992b）：《論衡》雙音詞研究，《兩漢漢語研究》，山東教育出版社。

——（1992c）：《世説新語》雙音詞研究，《魏晋南北朝漢語研究》，程湘清主編，山東教育出版社。

鄧志强（2001）：《幽明録》複音詞構詞方式舉隅，《株洲師範高等專科學校學報》第3期。

董秀芳（2002）：《詞彙化：漢語雙音詞的衍生和發展》，四川民族出版社。

董志翹（2000）：《〈高僧傳〉詞語通釋（一）》，《漢語史研究集刊》（第2輯），巴蜀書社。

——（2002）：《觀世音應驗記三種》，董志翹譯注，江蘇古籍出版社。

方一新（1997）：《東漢魏晋南北朝史書詞語箋釋》，黄山書社。

——（2001）：南朝人撰三種《觀世音應驗記》詞義瑣記六則，《中國語文》第2期，商務印書館。

馮勝利（1996）：論漢語的韵律結構及其對句法構造的制約，《語言研究》第1期。

——（1997）：《漢語的韵律、詞法與句法》，北京大學出版社。

——（2000）：《漢語韵律句法學》，上海教育出版社。

符淮青（1997）：《現代漢語詞彙》，北京大學出版社。

高福生（1991）：讀《魏晋南北朝小説詞語匯釋》札記，《江西師大學報》第3期。

葛佳才（2002）：《"同學"源流考》，《漢語史研究集刊》（第五輯），巴蜀書社。

管燮初（1981）：《西周金文語法研究》，商務印書館。

管錫華（1996）：《爾雅研究》，安徽大學出版社。

———（2000）：《〈史記〉單音詞研究》，巴蜀書社。

郭錫良（1986）：《漢字古今音手册》，北京大學出版社。

———（1997）：先秦漢語構詞法的發展，《漢語史論集》，商務印書館。

郭在貽（1989）：讀江藍生《魏晋南北朝小説詞語匯釋》，《中國語文》第3期。

胡敕瑞（2002）：《〈論衡〉與東漢佛典詞語比較研究》，巴蜀書社。

———（2005）：從隱含到呈現（上），《語言學論叢》第三十一輯，商務印書館。

化振紅（2001）：《〈洛陽伽藍記〉詞彙研究》，四川大學博士學位論文。

黄建寧（1997）：《太平經》複音詞初探，四川師範大學碩士學位論文。

黄樹先（1997）：夷語雜釋，《語言研究》第2期。

黄月圓（1995）：複合詞研究，《國外語言學》第2期。

黄徵（1997）：《搜神記》譯詞，《敦煌語文叢説》，臺灣新文豐出版公司。

洪成玉（1983）：古漢語同義詞及其辨析方法，《中國語文》第6期。

江藍生（1988）：《魏晋南北朝小説詞語彙釋》，語文出版社。
蔣紹愚（1989a）：《古漢語詞彙綱要》，北京大學出版社。
———（1989b）：關於漢語詞彙系統及其發展變化的幾點想法，《中國語文》第1期。
———（1994a）：《蔣紹愚自選集》，河南教育出版社。
———（1994b）：《近代漢語研究概況》，北京大學出版社。
———（1999）：兩次分類——再談詞彙系統及其變化，《中國語文》第5期。
———（2001）：《世説新語》、《齊民要術》、《洛陽伽藍記》、《賢愚經》、《百喻經》中的“已”、“竟”、“訖”、“畢”，《語言研究》第1期。
蔣文欽、陳愛文（1982）：關於並列結構固定詞語的内部次序，《中國語文》第4期。
李劍國（2000）：二十卷本《搜神記》考，《文獻》第4期。
李新建（1989）：《搜神記》複合詞研究，《鄭州大學學報》第3期。
———（1990）：《搜神記》複合詞淺探，《黄淮學刊》第2期。
———（1991）：《搜神記》複合詞研究，《鄭州大學學報》第4期。
———（1992）：《搜神記》複音詞研究，《鄭州大學學報》第6期。
李運富（1990）：王念孫父子的“連語觀”及其訓解實踐，《古漢語研究》第4期。

——（1991）：是誤用不是“挪用”——兼談古今聯綿字觀念上的差異，《中國語文》第5期。

李運益（1993）：《論語詞典》，李運益主編，西南師範大學出版社。

李宗江（1999）：《漢語常用詞演變研究》，漢語大詞典出版社。

劉翠（1994）：樂府民歌中的新詞新義，《安徽師大學報》第3期。

劉釗（1995）：談《搜神後記》中的“惡”字，《古籍整理研究學刊》第4期。

劉綸鑫（1996）：《〈搜神記〉的若干語言特點》，《語文研究》1996年第4期。

劉麗川（1984）：試論《搜神記》中的結果補語，《語文研究》第4期。

劉世儒（1959）：論魏晋南北朝的量詞，《中國語文》第11期。

劉叔新（1987）：《現代漢語同義詞詞典·導論》，天津人民出版社。

——（1990）：《漢語描寫詞彙學》，商務印書館。

柳士鎮（1992）：魏晋南北朝歷史語法，南京大學出版社。

魯迅（1931）：《中國小説史略》，人民文學出版社1973年版。

駱曉平（1989）：《搜神記》所見六朝新詞考論，《四川大學學報叢刊》第四十五輯。

吕叔湘（1942）：《中國文法要略》，商務印書館 1982 年重印。

———（1954）：漢語語法分析問題，《漢語語法論文集》，商務印書館 1999 年版。

———（1965）：“很不……”，《中國語文》第 5 期。

———（1980）：《語文常談》，三聯書店。

梁曉虹（1994）：《佛教詞語的構造與漢語詞彙的發展》，北京語言學院出版社。

馬貝加（1992）：介詞“沿”的産生，《語文研究》第 3 期。

馬真（1980）：先秦複音詞初探，《北京大學學報》1980 第 5 期和 1981 年第 1 期。

毛遠明（1999）：《左傳詞彙研究》，西南師範大學出版社。

牛太清（2001）：量詞“層”、“重”的歷時替換，《古漢語研究》第 2 期。

———（2003）：常用詞“隅”“角”歷時更替考，《中國語文》第 2 期。

錢乃榮（1995）：《漢語語言學》，北京語言出版社。

錢宗武（1997）：論今文《尚書》複合詞的特點和成因，《湖南師範大學社會科學學報》第 1 期。

邵敬敏（1994）：雙音節 V＋N 偏正結構分析，第八次現代漢語語法學術討論會論文，蘇州。

沈家煊（1993）：句法的象似性問題，《外語教學與研究》第 1 期。

———（1999）：《不對稱和標記論》，江西教育出版社。

史存直（1989）：《漢語詞彙史綱要》，華東師大出版社。
帥志嵩（2005）：從語義融合看漢語並列式複音詞的産生和演變，（日本）《現代中國語研究》第 7 期。
石安石（1961）：關於詞性和概念，《中國語文》第 8 期。
孫雍長（1985）：古漢語的詞義滲透，《中國語文》第 3 期。
孫玉文（2000）：《漢語變調構詞研究》，北京大學出版社。
湯廷池（1992）：漢語句法與詞法的照應詞，《清華學報》（臺灣）Vol. 22，No. 4
汪維輝（2000）：《東漢—隋常用詞演變研究》，南京大學出版社。
王艾録、司富珍（2001）：《漢語的語詞理據》，商務印書館。
王洪君（1994）：從字和字組看詞和短語，《中國語文》第 2 期。
———（1999）：《漢語非綫性音系學》，北京大學出版社。
王柯（2000）：同形反義之“下”字，《中國語文》第 2 期。
王力（1958）：《漢語史稿》，科學出版社。
王寧（1996）：《訓詁學原理》，中國國際廣播出版社。
———（1997）：訓詁學與漢語雙音詞的結構和意義，《語言教學與研究》第 4 期。
王雲路（1999）：《六朝詩歌語詞研究》，黑龍江教育出版社。
王雲路、方一新（1992）：《中古漢語語詞例釋》，吉林教育出版社。
魏達純（1996）：《顔氏家訓》中的並列式同義（近義、類義）詞語研究，《古漢語研究》第 3 期。

——（1997）：《觀世音應驗記》詞語拾零，《古漢語研究》第 3 期。

吴金華（1990）：《世説新語》詞語考釋，《南京師大學報》第 2 期。

吴曉臨（2001）：《搜神記》介詞研究，《西南民族學院學報》第 10 期。

伍宗文（2000）：先秦漢語中字序對換的雙音詞，《漢語史研究集刊》第三輯，巴蜀書社。

——（2001）：《先秦漢語複音詞研究》，巴蜀書社。

郗鳳岐（1992）：《搜神記》的介詞“以”，《北京師範學院學報》第 3 期。

項楚（1986）：敦煌本勾道興《搜神記》補校，《文史》第 26 輯。

——（1996）：寒山詩箝讀札記，《中國古籍研究》第 1 期。又收入《著名中年語言學家自選集·項楚卷》，安徽教育出版社 2002 年版。

向熹（1993）：《簡明漢語史》，高等教育出版社。

——（1997）：《詩經詞典》，巴蜀書社。

徐通鏘（1996）：《歷史語言學》，商務印書館。

——（1997）：《語言論—語義型語言的結構原理和研究方法》，東北師範大學出版社。

徐震堮（1956）：《漢魏六朝小説選譯》，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4）：《世説新語校箋》，中華書局。

許嘉璐（1987）：論同步引申，《中國語文》第 1 期。

顔茂恰（1997）：《佛教語言闡釋——中古佛經詞彙研究》，杭州大學出版社。

楊克定（1992）：從《世説新語》、《搜神記》等書看魏晋時期動詞“來”、“去”語義表達和語法功能的特點，《魏晋南北朝漢語研究》，山東教育出版社。

殷作炎（1982）：關於普通話雙音常用詞輕重音的初步考察，《中國語文》第 3 期。

余嘉錫（1993）：《世説新語箋疏》，上海古籍出版社。

俞理明（1993）：《佛經文獻語言》，巴蜀書社。

———（2005）：《漢語縮略研究——縮略：語言符號的再符號化》，巴蜀書社。

曾曉渝（1998）：論説聯綿詞，《紀念馬漢麟先生論文集》，南開大學出版社。

張博（1996）：先秦並列式連用詞序的制約機制，《語言研究》第 2 期。

張赬（2002）：《漢語介詞詞組詞序的歷史演變》，北京語言文化大學出版社。

張岡（1980）：“調序説”異議，《中國語文》第 5 期。

張國憲（1989）：“動＋名”結構中單雙音節動詞功能差異初探，《中國語文》第 3 期。

———（1994）：雙音節動詞功能增殖探討，《語法研究與語法應用》，北京語言學院出版社。

張光鑒等（1992）：《相似論》，江蘇科技出版社。

張敏（1998）：《認知語言學與漢語名詞短語》，中國社會科

學出版社。

張雙棣（1989）：《〈吕氏春秋〉詞彙研究》，山東教育出版社。

張萬起（1992）：《世説新語詞典》，商務印書館。

張永言（1982）：《詞彙學簡論》，華中工學院出版社。

———（1992）：《世説新語辭典》，張永言主編，四川人民出版社。

———（1999）：《語文學論集》（增補本），語文出版社。

趙克勤（1994）：《古代漢語詞彙學》，商務印書館。

趙小剛（1996）："前有浮聲，後有切響"别解，《中國語文》第 1 期。

趙元任（1968）：《中國話的文法》，丁邦新譯，商務印書館。

周俊勛（2003a）：二十卷本《搜神記》的構成及整理，《西南師範大學學報》第 3 期。

———（2003b）：試論詞彙系統的"碎片整理"，四川大學漢語史研究所編《漢語史集刊》，巴蜀書社。

———（2004）：《搜神記》（二十卷本）語料構成及價值，《北京科技大學學報》第 3 期。

周祖謨（1958）：語言學常識，《語文學習》第 9 期。

———（1985）：漢語駢列的詞語和四聲，《北京大學學報》第 4 期。

朱慶之（1989）：從魏晋佛典看中古"消息"詞義的演變，《四川大學學報》第 2 期。

———（1992）：《佛典與中古漢語詞彙研究》，文津出版社，

1992。

——（2001）：《佛教混合漢語初論》，《語言學論叢》第二十四輯，商務印書館。

——（2003）：論佛教翻譯對古漢語詞彙的影響（下），《普門學報》第十六期，臺灣佛光山文教基金會。

祝敏徹（1981）：從《史記》《漢書》看漢代複音詞的構詞法，《語言學論叢》第八輯，商務印書館。

Haiman, J. 1985. *Natural Syntax*.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Halliday, M. A. K. 1985. *An Introduction to Functional Grammar*, Edward Arnold.

# 詞語索引[①]


A

阿旁　41
阿練　187、435
阿母　187
阿儂　186
阿鼠　187
阿爺　186
哀慟　84
曖曖　75
安處　85
安可　198
安樂世界　430
懊惋　323
熬　58

B

拔濟　429
百戲　407
白衣　440
瘢迹　82
絆　261
阪頭　188
抱持　418
抱疾　158
本　30、245
本末　331
奔竄　213
奔走　213
迸竄　213


① 本索引收録書中討論過的主要詞語，並按音序排列。

迸走 213
比可 199
比丘 43
比丘尼 43
比至 203
脾 46
鼻 232
筆迹 404
婢僕 115
婢使 115
婢子 191
避雨 156
閉 309
遍 32
辯口 130
冰 313
餅 31
檳榔 40
病 272
病疾 85
波蕩 370
波瀾 118
波浪 119
波遷 370
波濤 119
泊 59
薄 233
鉢 42
播蕩 370
播遷 370
不復 195
不借 374
簿 233
步障 387

## C

猜貳 101
猜忌 101
慚 231
慚感 318
蹌 232
傖 47
操事 157
漕 59
側理 40
厠上 358
層 267
查 47
差 60

懺悔 44
唱 233
常可 199
常自 194
嘗進 324
長波 395
長大 408
悵然 386
覿 426
沉醉 150
誠契 87
澄華 397
澄朗 385
承 234
承塵 159
秤 53
稱名 158
稱謝 159
稱冤 159
持戒 433
蚩蚩 75
齒 60
重 267
充飢 395
惆悵 386
出 234
出家 439
出没 96、99、407
出入 97、329
出世 160
出自 202
處 31
處分 90
傳教 35、160
窗 205、337
窗户 205、337
窗向 205、337
垂 292
垂欲 319
捶 283
辭別 325
辭訣 325
辭論 325
辭免 325
辭却 326
辭讓 326
辭謝 326、386
此外 201

次 32、245
侠飛 224
伺候 207
從來 223
粗 235
促 62
促装 372
催 61
倅倅 75
村 47
村里 82、321
村落 82、208、321
村閭 321
村人 326
村中 327
存念 385
搓段 185
錯 235

**D**

打 283
大蟲 392
大法 436
大家 129
大叫 386
大客 392
大老子 29
大靈 392
大小 328
戴 310
啖 419
啖食 419
單行 150
丹輝 151
旦夕 330
但當 197
當 33、246
當復 195
當可 199
埭 48
箅 47
刀子 190
盜竊 90
搗藥 157
到職 159
道路 410
道人 385
道士 385
道俗 96

得 272
登 62
登即 103、319
登時 319
堤岸 82、308
堤防 308
的的 373
滴瀝 409
抵債 383
店 48
定 427
丁艱 157
釘 54
東西 209、327
動容 164
都 33、246、336
都下 353、385
都邑 336
獨力 41
篤老 389
篤信 148
度 32、426
睹 307、333
睹見 307、333
端遠 102
段 31
斷 31
對 427
頓 235
咄 236
多少 97

**E**

俄而 193、387
俄頃 387
訛替 87
耳 232
耳順 224

**F**

乏 61、232、291
法 332、427、436、438
梵志 432
反側 224
方 247
方當 197
方鎮 385
房 236
房老 396
訪履 164

飛塵 136
分 236
分袂 406
忿懊 323
粉碎 151
風操 99
風調 87
風孿 387
佛 332、437
佛法 332、436
佛圖 42
覆漫 90
伏虎 412
福業 431
復魄 36
服 237
襆 31、48
俯仰 329
腑臟 380
浮水 160
浮圖 42
浮屠 42
富 313
富兒 132
富室 143
婦 237
G
感 272
港 49
高聲 212
高下 328
高壯 415
告辭 162
各各 79
各自 195
格言 149
割哀 406
根 237
躬親 384
功德 441
供養 442
構 287
構造 120
孤苦 344
骨肉 403
雇 315
故 247、332
故老 100、415

瓜刀 391
乖闊 100
關 309
廣屋 395
廣狹 331
歸誠 385
詭怪 102
桂漿 396
過 417
過世 417

**H**

捍債 383
酣醉 217、411
寒 312
寒温 211
寒暑 211
寒暄 211
號吼 386
核問 149
閤門 398
和尚 42
何當 197
何復 195
何物 30
桁 49
橫濫 151
恒自 194
呼叫 386
胡床 425
胡可 199
胡國 426
胡奴 426
胡麻 426
胡人 425
胡僧 426
胡神 425
胡書 425
胡言 425
胡語 425
胡賊 426
虎魄 375
虎牙 393
琥珀 375
忽復 195
花子 189
還 247
還復 94、195
還俗 439

寰 49
患 272
幌 49
活 402
或復 196
貨 315
貨賣 207、321
悔懊 324
輝輝 79
昏錯 91
昏夕 383
昏夜 383
婚對 434
火齊 40

J

迹訪 85
疾 272
疾病 85
及乎 202
及至 202
即復 195
積聚 383
極苦 382
急急 79
擊 282
偈 41
際 33
寄 296
濟 307
家門 399
家生 151
佳人 127
家生婢 27
枷 232
袈裟 43
架 286
堅固 400
剪刀 390
檢問 149
間 28、248
煎苦 344
見 29
建 287
建築 120
將 249、292
將或 324
將欲 319
交刀 390

駮駱 374
醮 51
教 35
角 269
脚 237
劫 42、58
劫盜 90
接對 90
揭躡 206
解 36
解脱 443
結跏趺坐 430
結聚 383
今後 201
進 237
京師 385
精進 431
精苦 345
精舍 432
精至 441
敬信 148、327
久久 388、445
久之 388
酒殽 404
居 238
居住 208、320
鞠 62
懼怕 207
絶倒 103

**K**

開 309
開晨 406
看 238
可哀 362
可愛 363
可怪 363
可惡 363
可喜 363
克 238
坑頭 188
箜篌 40
口 238
口喙 95
苦 239
苦酒 146
苦酷 344
苦難 344
苦行 344

苦自　195
酷　59
快　62、240
快疾　207、321
窺伺　84
困　291
**L**
郎　55
郎間　140
浪　56
悢悢　80
來去　329
來往　209、329、380
來自　202
老子　29、191
樂　240
壘壘　79
立　285、417
詈　333
凉　312
良久　388
梁　31
量　31
兩舌　130、407
了了　78
了自　194
聊爾　192
料理　101、401
鄰比　207
臨　292
臨當　197
鈴下　391
凌晨　158
靈床　35
靈筵　35
靈座　35
琉璃　39
流寓　150
留懷　162
攣屈　387
洛下　354
絡帶　145
羅刹　44
邏　50
略要　103
論　240
**M**
罵　333

罵詈 333
買 315
賣 315
芒針 87
忙怕 91
莓苔 98
門户 399
門上 359、382
門士 398
門首 382
門庭 398
門徒 398
門下 353
門訓 398
捫 334
捫摸 334
彌復 196
覓 52、268
覓索 119、318
免 307
免濟 307
免脱 307
面目 342
滅門 399
瞑 260
謬濫 102
摸 334
默自 194
目 338
目光 340
目今 341
目前 341
目爲 342
木片 185

N

那 30、249
難可 199
曩舊 415
年少 381
念 308
齧 334
齧咋 334
寧可 322
奴 241
奴婢 114
奴隸 114
奴僕 114
奴子 191

O
毆 282
毆打 206
毆擊 206
偶爾 192
嘔 302
P
攀 335
攀牽 335
攀援 335
叛 233
叛走 320
排 290
噴灑 207
披懷 163
婆 55
疲弊 92
疲病 92
疲頓 92
疲極 206、382
疲懈 92
貧 313
貧耗 93
貧苦 93
貧困 93
貧窮 93、317
貧賤 93
貧陋 94
平等 429
屏風 387
頗 241
頗更 322
僕客 83
菩薩 43
浦 53
Q
凄苦 345
泣魚 225
起 285、417
起立 120、417
起造 121
乞兒 132
豈復 196
器器 446
器識 87
氣 345
帢 50
僑 296

竊自 194
牽 335
前 250
前後 103、330
前身 431
錢 36
嵌 51
鑿 51
切勿 203
且可 199
親表 88
親舊 88
親戚 88
親識 89
親屬 88
親知 89
親自 384
勤 63
勤苦 343
勤勤 79
清酒 146
晴霽 385
窮 313
窮厄 317
窮苦 317
輕便 91
求 268
求索 119、318、418
軀 32
曲直 210
去世 164、417
茄子 189
却後 86

**R**

冉冉 76
燃石 163
熱 312
人定 169
肉眼 440
如言 222
入室 160

**S**

賽 37
散滿 179
桑中 226
桑梓 226
僧 42
沙彌 43

沙門 43
善能 94
尚當 198
上船 216
上道 358
上墓 358
上京 358
上祖 358
紹 241
少年 381
蛇銜 170
舌頭 188
舍利 44
申濟 429
身 30
身自 384
慎勿 203
甚可 199
椹子 189
生 272
生鮮 92
石子 190
食啖 419
食飲 420
適適 373
時病 221
時行病 221
失御 164
使婢 115
使者 443
市 315
世間 221
世俗間 221
視瞻 381
誓願 429
首過 386
首尾 330
手自 384
書刀 391
殊可 199
殊自 194
束頭 413
熟 242
熟眠 217
熟醉 217
墅 50
數次 388
數爾 193、388

數數 388
數四 388、408
衰老 389
淩 389
衰邁 389
率皆 206
霜下 353
爽口 130
死友 396
嘶鳴 95
誦 332
誦念 308
誦習 332
蘇 402
蘇活 402
蔌蔌 75
俗間 221
俗世 221
雖復 196
索 268
所 30
梭 51
損益 101

T

撻 283
遝 63
塔 428
塔寺 44
鈍氈 41
臺 32
檀越 43
塘 308
湯 256
濤波 119
濤浪 119
桃子 189
天公 36
天景 136
田頭 188
田上 359
町 32
聽事 367
庭 60
同法 433
同學 443
偷盜 90
頭風 147

凸 52
吐 302
推 290
吞齧 97
脱 34、310

W

瓦子 190
外間 140
灣 63
丸 32
往來 123、329、380
威怒 151
圍繞 387
謂當 198
唯當 198
温 312
温凉 102、211
問鼎 161
甕器 95
卧疾 158
勿復 196
無復 196
楎蒲 416

X

細小 100
下 37、346
下船 216
下聲 212
下食 215
嫌 242
嫌試 324
銜恨 405
銜淚 405
現報 433
現世 431
想必 204
向 250、292、302、337
向來 409
宵中 381
消息 99
嘵嘵 76
小品 433
小乘 433
小住 155
小坐 155
心上 215
心下 215、352

心業 444
信問 90
性靈 170
行 359
刑獄 332
修 287
修建 121
修立 121
續又 323
旋風 136
旋復 196
還還 81
曛暮 383
尋 268
尋復 196
尋求 119、318、418
尋覓 120、208、323、418
尋搜 318
尋索 119、318、418
噗 52
Y
牙 56
嚴 336
眼 338、435
眼睛 99
埏 36
堰 50、308
厭苦 343
羊群 185
要當 198
要須 103
腰帶 144
藥丸 147
鄴下 354
夜叉 43
夜間 140
夜中 380
依憑 402
亦復 196
邑下 354
浥浥 80
翳桑 226
憶 332
憶得 332
已而 193
已上 204
已往 201
已經 203

以來 204
音聲 83
飲 419
飲啖 419
飲恨 405
飲食 419
迎 308
迎接 308
應器 431
應時 162
應手 161
應真 433
憂苦 344
由來 223
遊刃 226
猶 332
猶故 208、321
猶尚 332
猶自 194
獄 332
獄獄 446
鬻 315
隅 269
欲 292
寓 296
圓滿 429
援 243、335
願 428
願當 198
月下 353
孕 304

## Z

咋 334
再三 407
臟腑 380
竈下 352
燥濕 212
造 288
造建 121
造立 121
齋 57
齷齪 82
瞻睹 307、333、381
瞻眄 381
瞻視 381
朝霞 394
朝朝 80
者 251

柘 61
鎮戍 385
斟酌 408
正當 198
正法 436
政復 197
智識 430
執別 392
至誠 382
至心 382
直是 151
陟理 40
指的 373
指環 394
指適 373
制伏 179
祇信 327
治下 354
中表 209、415
中宵 381
中夜 380
鐘乳 393
種族 321
種種 446
周皇 214
周繞 387
周旋 413
周旋人 414
周旋僧 414
周章 214
州里 409
矚目 341
築 288
築架 121
注連 101
著 310
撾 282
轉 251
壯熱 148
妝飾 389
妝束 100、389
妝嚴 336、389
莊飾 389
醊 37
濁酒 146
自 252
自可 200
自來 223

總 63
踪迹 82
走 259
走叛 320
晝夜 209
足下 410
左右 327
作息 97

# 後　記

本書是在我的博士學位論文的基礎上修改而成的。除第一章、第二章作了較大的變動以外，其他章節基本上没有多大的改動。

學位論文的撰寫是在導師項楚教授的精心指導下完成的，論文的完成花費了項先生大量的心血。先生的道德文章皆爲楷模，將使我終生受益。我的碩士研究生導師伍宗文教授和董志翹教授也時刻關心我的學習和工作。論文選題最初是在董志翹先生的指導下進行的，而論文佈局、寫作以及成文後的一些細節問題都曾得到伍宗文先生的悉心指導，不僅如此，伍宗文先生還爲我分擔教學任務、解决日常生活中的各種困難。我謹向他們表示誠摯的謝意！

在川大學習和工作的8年時間裏，曾多次聆聽過趙振鐸、張永言、向熹、經本植、宋永培、李崇智、羅憲華、俞理明、張一舟、雷漢聊等先生的教誨。在論文寫作階段，教研室的俞理明、雷漢卿、顧滿林、譚偉等先生，犧牲他們自己的寶貴時間，爲我分擔了繁重的教學任務，讓我争取到足够的時間用於論文寫作。

在此也向他們表示我誠摯的謝意!

感謝江藍生、蔣驥騁、董志翹、王繼如、王雲路等先生在百忙之中抽出寶貴的時間審閱我的論文，感謝趙振鐸、向熹、劉志成、伍宗文、俞理明、張志烈、彭裕商等先生在論文答辯會上給我提出的寶貴意見。遵照趙振鐸、伍宗文先生的意見，補充了第一章“志怪小説詞彙構成”；遵照江藍生先生的意見，增加了必要的數據庫和關於虛詞的討論；遵照張志烈先生的意見，將原來的第一章第二節“志怪小説語料的構成”中的“語料的甄別和價值分析”作爲附録放在了文章的後面。由於自己學識和時間的問題，書中諸多方面仍然存在缺失。實在有愧於心!

感謝給予我衆多關心和幫助的阿壩師專余行達教授、北京大學朱慶之教授、董秀芳博士、南京大學汪維輝教授、陳文杰博士、西南師大古籍所毛遠明教授、喻遂生教授、四川大學蔣宗福教授、成都大學夏中易教授、四川師範大學黄尚軍先生、張能甫教授、西南民族大學鄧文彬教授。

2005 年 1 月，我到北京大學中文系做博士後，參與朱慶之教授、梅維恒教授合作主持的《中古漢語詞典》的編纂工作，更加廣泛地接觸到中古漢語詞彙的研究成果，一些成果被利用到本論文的修改中。本書的一些成果，也得源於正在編纂的《中古漢語詞典》。

還要特别感謝四川省教委將本課題作爲“四川省十五期間人文社科重點課題”立項，並給予經費支持；感謝四川大學文學與新聞學院、西南科技大學文學與藝術學院對本論文出版的支持、關心和幫助；感謝阿壩師專景亞新、靳客、吴天德等先生的關心

和幫助。

感謝巴蜀書社楊宗義、駱曉平、汪啟明先生平時給予的諸多幫助。

大雪山下，岷江河畔。陽春三月，悠悠羌笛。這些年我能够東奔西走，完成學業，離不開家人的支持和幫助。妻子錢紅艷和我年邁的母親付出多多，承擔了全部家務和撫養女兒的教育任務。我的妹妹、妹夫也爲此分擔了許多繁雜的瑣事。當我終於能够坐下來完成這篇後記的時候，愛女周婧彧也以優異的成績免試直接升入高中階段學習，這更是對我莫大的支持和鼓勵。

總之，没有上述的各種幫助，我的論文要完成並出版是很難想象的。

感謝一切因緣！

**周俊勛**

2006 年 4 月 2 日